

武俠世界
第32年
9
$12.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所著「龍氣震江湖」，故事中描述張青奴被何仙姑帶引至「無門洞天」，參悟天上人間的奧妙，悟透天機，更學得三項神功……張青奴後被選美入宮，見到隋煬帝的荒淫無道，蕭后弄權，眼見李靖的未婚妻將要被淫辱，挺身而出，拯救弱女，殺出宮門，因尋找李靖，便和徐茂公分頭上龍山，原來李靖棄官潛逃，在江湖上歷險……故事情節緊張刺激，橋段新穎精彩，打鬥場面壯觀慘烈，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今期猛稿連篇，令你目不暇給，如雲飛雁所著的「名劍風流」、石磊先生所著「破風神箭驚鬼神」，篇篇精彩，切勿失之交臂！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洗錢」，一個西西里島的老教父，為了要考驗兩個兒子的能力，而把一筆黑錢交給二人，讓他們各展奇謀「洗錢」，馬獅龍如何牽涉在內？請注意下期故事的刊出。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9期

（總號160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龍氣震江湖

尋龍八部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天象異兆

何仙姑引領張青奴，頃刻掠到一座峭壁之下，峭壁中刻有四個朱漆大字：「無門洞天」。

張青奴吃驚道：「既然無門，如何稱洞天？又如何可進？」

何仙姑微笑道：「洞本無門，唯緣可進，但看你是否欲進罷了！」

張青奴眉一揚道：「若無門亦可進，為何不進？」

何仙姑哈哈一笑，道：「你既欲進，自然便有門矣。」

何仙姑說罷，伸出中指，在石壁中間直劃而下，但見花啦啦一聲脆響，石壁從指劃處裂開，剛好把「無門洞天」四字分為兩半，左半是「無門」，右半是「洞天」。

何仙姑引着張青奴，從「洞天」這面進去，那石壁竟又重新合攏起來，紋絲不透，仍然是一道壁立千仞的險陡峭峯。

隋宮開始

洞內兩邊均是石壁，中間是一條用天然冰紋白石鋪成的大道，足有丈許寬闊。

大道兩旁盡是一些盤槐、絲柳、牙松、湘竹等蓬萊仙洞之物，翠郁青葱、清音蕭瑟，登時令人心神為之肅然。

何仙姑引領張青奴再進了一道石門，原來卻是一個奇異的院落，有石匾書「別有洞天」四字。院落周遭盡是奇花異卉，其色如五雲飄落，其香如百花匯聚、濃郁芬烈。

張青奴指着其中一色花，道：「此乃何花？」

何仙姑道：「翠芙蓉，別有洞天內有芙蓉城，芙蓉城內有五色，此翠藍即其一也。」又指一樹道：「此玄珠花也，樹高數丈，花色淺墨帶赤，圓如磐口，又如玄珠，故名。」

張青奴一聽，忽然省悟，微笑道：「此花簇重樓、猩紅奪目者，非杜鵑花麼？」又指另一樹大十圍，聳幹直上，花皆千葉，色淡紅者，道：「此即揚州瓊花也！此花若移宮苑，即行枯萎，但歸於荒野，卻復繁榮，不知因何緣故？」

何仙姑微笑道：「揚州瓊花乃逍遙花，猶如月中丹桂，豈耐俗世血腥之氣？」

何仙姑言中意味深長，張青奴若有所思，但也難明究竟，只好點頭道：「是！仙姑所言甚是。」

何仙姑微笑不語，她知張青奴此時尚難明玄機，但也不便深究，只略加點撥便了。

兩人言談間已到了一座大石橋邊。橋下碧波粼粼，波下碧石嶙峋，水從碧石穿走，琮琮有聲，音韻清洌。

在碧波之中，卻有一物穿梭其中，此物似魚非魚，似蛇非蛇，四爪有如蝎虎，其鱗甲又似人間所養之朱魚，其色有八九種，大者尺許，小者卻僅二三寸。

張青奴吃驚指道：「此乃何物？」

何仙姑微笑道：「龍有九種，此九種之餘脈也。此物能變化騰挪，興雲播雨，人間只存於峨嵋山頂石池之內，名曰龍魚。」

張青奴奇道：「然則為何出現此地？」

何仙姑笑道：「此物乃介於仙凡之間，凡間若有，仙地豈可或缺？」

張青奴一聽，又陷進似懂非懂間。但她心道：「既然這位仙姑不欲明言，問也白費，既然如此，又何必多問？」於是便只好點頭稱是。

走過石橋，但見石坡之上，叢草繁茂，草心卻有紅有綠有青有藍，不可名狀。

張青奴忽然道：「請教仙姑，仙花仙草至秋可有凋謝？」

何仙姑大笑道：「仙家花草，一開五百年，謝則隨風而化，不墮於地，且邊謝邊開，是謂長春也！」

張青奴若有所思道：「是，原來仙家之物卻有這許多好處。」

何仙姑又大笑道：「是極！是極！仙家果然有萬般好處，但仙道之難，猶如平步登天，危乎高哉，千難萬險。」

張青奴道：「如何千難萬險？」

何仙姑一聽，微微一笑，便略示端倪道：「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尚不過，猿猱欲渡愁攀緣，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長途巉巖不可攀！天道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仙家雖雲樂，仙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不如早還家吧！」

張青奴面不改容，靜靜的道：「仙道雖艱難，但若然人人畏之，這世上又何來仙道？青奴以為仙佛本無路，但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關節只在知難而進四字罷了！」

何仙姑一聽，沉吟不語，不禁暗道：「果然是領導諸仙佛應劫之人！其身現下雖處塵世混沌之中，但靈台稍復清明，便忽發奇言，連身在仙道之人亦足以自警！吾等仙佛中人能不歷劫重生，看來亦端在知難而進這四字眞言矣！」

張青奴見何仙姑久久沉吟不語，忙道：「難道青奴說錯了麼？」

何仙姑點頭微笑，道：「不錯！不錯！你既能悟透此道，便足證已到登堂入室之時了……你且隨我來！」

何仙姑說罷，領前便走。張青奴雖心中恍惚，難明究竟，但只知這何仙姑是言不可違拗，便也緊跟而去。

張青奴隨何仙姑又進了一層碧玉砌成的石門，但見上面有一座大殿，大殿門口左右各有四株大梧桐，高挺參天，左鳳右凰，和鳴其上。庭園正中有一眼池，池水可鑒毛髮，裏面有千奇百怪的水族游弋。



張青奴正感驚異，忽聽潑刺刺一聲脆響，大殿前面凌空飛下三個金光閃閃的大字——天機殿。

張青奴又驚又奇，忙悄聲問何仙姑道：「天機殿是何去處？」

何仙姑微微一笑，道：「塵世間參神拜佛修仙學武之人，皆欲達最高境界，此最高境界便即天機殿是也。塵世中人能進天機殿者，千萬中難望其一。」

張青奴驚道：「青奴如何便可輕易而進？」

何仙姑微笑道：「天機殿乃處仙凡立界，塵世中人欲進自然千難萬難，但若根基深厚，且是歷劫之人，踏足天機殿自然不難！」

張青奴迷惑道：「這天機殿如此玄妙，卻有甚麼好處？」

何仙姑微微一笑道：「參仙求佛學武之人，他們追求的是甚麼？」

張青奴想了想，道：「參仙者欲登蓬萊仙境，求佛者欲達西方極樂世界，學武者自然求一身絕頂神功，天下無敵。」

何仙姑道：「你所論道自然可算追求之一也，但只論決非仙佛武三道最高境界，仙佛之道姑且不論，因其道實無底深潭，決無止境可言，但若論塵世之人的最高境界，則不外六字也！」

張青奴奇道：「是那六個字？」

何仙姑道：「智謀，用人，防身！若備此三項至高本領，則於塵世間足以縱橫天下，所向無敵矣！塵世之人，若能進此天機殿者，便可獲此三項神功，立成人中龍鳳，雖貴爲帝皇，亦足以取而代之。」

張青奴悚然動容道：「青奴有幸得進天機殿，但如何敢存此非份之想？」

何仙姑微笑道：「欲罷不能，欲退而進，劫數如此，夫復何言？一切隨遇而安便了！」

何仙姑道罷，輕彈中指，迎個懸空飛下的「天機殿」三大金字。

忽然從「天」字下面，又飛落一卷文書。何仙姑輕啓素手，把文書接住了，遞給張青奴道：「此乃天機殿三大神功之首卷智謀篇！」

張青奴接過翻閱一遍，但通篇竟無一字，驚異道：「這智謀篇怎的一片空白？」

何仙姑微笑道：「天書本無文字，是謂無字天書。白紙好寫字，正好任由你縱橫馳騁！時機到時，天書自然便有文字出現矣！」

張青奴若有所悟，點頭道：「是，青奴知道了！」

何仙姑又輕彈中指，「機」字下面又飛下一卷天書，卻是「用人篇」，但裏面仍然並無隻字。何仙姑又着張青奴收藏好了。

何仙姑再彈中指時，那「殿」字卻掉下一個金光閃閃的光環，在張青奴面前閃爍搖轉不停。

張青奴道：「這卻是甚麼寶貝？」

何仙姑道：「此乃天機殿第三項神功防身篇！此篇匯塵世之武學大成，沾了塵世氣味，因此便有形跡，『殿』字掉下之物，乃天機殿根據各人不同之特點而幻形，你所見的，便是適合於你的圓月神功防身篇也！」

張青奴驚道：「這金環旋轉不定，如何可窺其玄妙？」

何仙姑道：「金環猶如武學，雖閃爍不定，但總有形跡可尋，而且天機殿防身篇所現之物，必合所見之人特性，你只須依動靜兩字細察，便可明白其中奧妙矣！」

張青奴依言細察飛旋之金環，她本就是根骨奇特之人，再加何仙姑現身指點，依動靜兩字細察，果然被她尋出其中的奧妙。

但見金環忽然凝住不動，肅然閃鑠，彷如乾坤懸月，令人凜然起敬；忽而飛旋直下，猶如天仙下凡，令人戰慄，不戰而退；忽而光華頓斂，猶如月落星沉，卻奇兵突起，令人心神震脅，不攻而破。

張青奴定睛望着，不禁爲之心神俱往，口中喃喃而吟頌道：「好！這不就是月裏乾坤麼！咦？此乃天仙下凡！這一下恰如月落星沉，卻奇兵突起，好一式氣吞山河！這當眞是月轉經天，江河行地！好！好！這才叫月灑銀光，光華萬里！」

張青奴話音甫落，突見金環在天機殿上急促迴旋，然後騰沖直上九霄，光華灼灼，躍於天際，令人肅然而不敢逼視。

何仙姑微笑點頭，賀道：「果然是有根基之人，片刻之間，便領悟了一套絕頂圓月神功矣！」

張青奴若悟若惑道：「是，青奴但覺金環猶如明月，於動靜之間，便已變換展示八種防守路數，但何謂圓月神功？」

何仙姑微笑道：「你且把你所領悟的八種防身路數道出來！」

張青奴想了想，便朗聲道：「是！起首該是月裏乾坤！接下麼，該是天仙下凡，月落星沉，氣吞山河，月轉經天，江河行地！最後兩式更令人匪夷所思，這豈非月灑銀光、光華萬里麼！但青奴尚難明瞭這套防身圓月神功的妙絕之處？」

何仙姑大笑道：「若塵世中人，防身之術達到月灑銀光，光華萬里境界，自身已化光華，對手視之猶對皓皓明月，那還有絲毫鬥志？早已不攻而破矣！此乃圓月神功的玄妙之處！」

張青奴尚感迷惑，何仙姑笑道：「你此時不必深究，只須領悟其八式套路，在實際對敵之時融匯貫通，憑你非凡的根基悟性，自可得心應手，隨心所欲！」

何仙姑道罷，忽然一聲脆響，眼前院落、仙草、天機殿等一切物事皆倏而頓失，張青奴但覺脚底土地如飛

向後縮去，眨眼工夫，她與何仙姑便已重新立於「無門洞天」石壁前面。

張青奴又驚又喜，道：「這又是甚麼通天本領？若青奴有此本事，則天南地北，片刻可至矣！」

何仙姑微笑道：「此乃縮地之術，這些技倆，何足掛齒？你日後重返本位之時，當可明瞭，但現下你乃肉身，難用此法，你自有應急座駕之物！」

何仙姑說罷，豎起中指，凌空一指，口中輕喝道：「舊人寵物，主人在此，請速現身！」

話音甫落，荒野半空之中，忽有一頭青色大鳥，凌空而下，伏於張青奴身前，伸頸拍翼，狀甚依戀親暱。

張青奴驚喜，以手撫青鳥頸項，道：「此乃何物？」

何仙姑道：「此鳥名青鸞，乃通靈神鳥，他日若有應急之時，以法相召，可負你於背，千里之遙瞬息可到！」

何仙姑說罷，向張青奴授以召青鸞之法，又微笑道：「此鳥原乃仙家座駕，你現爲肉身，恐其不勝負荷，我再以大力法施於其身，便可用作你日後的得力座駕。」

何仙姑以手撫青鸞之頭，忽爾一道熱流注入青鸞體內。青鸞受此激蕩，登時拍翼聳身，躍躍欲試。

何仙姑向張青奴點頭道：「此鳥已足可負你翺翔於九霄，你且一試！」

張青奴依言跨坐於青鸞背上，青鸞輕展雙翼，騰空而上，在半空中迴旋飛掠。

張青奴但見下面山野樹木，如閃電飛矢般向後疾退，心中又驚又喜，道：「果然是疾如飛天，千里瞬息可至！但此時身在百丈之高，若這青鸞忽然頑皮起來，把我弄翻，這跌下去豈非粉身碎骨麼？」

這般思忖間，青鸞似已明白張青奴心事，忽爾在半空中一個大迴旋，飛臨何仙姑頭上，然後如青雲般輕輕飄落地面，待張青奴離了背上，才向張青奴、何仙姑點頭致意，然後騰空而起，歡叫數聲而去。

張青奴喜道：「這青鸞爲何這般歡欣鼓舞？」

何仙姑微笑道：「浮沉雲海裏，落日故人情罷了！」

張青奴迷惑道：「仙姑此言何意？」

何仙姑道：「日後你自會明白，此時不說也吧！我在此地之事已了，亦該告辭矣！」

張青奴知仙家難留，但依然戀戀不捨，她與何仙姑相處時日已久，視她如師如母，如何捨得一朝分離？她歎了口氣，道：「十多年相伴，仙姑難道便說去就去麼？」

何仙姑笑道：「青奴何太痴哉？十多年於吾等看來，不過彈指間事而已！日後尚有甚多相聚之時，又何必爭在這一朝半夕？目下劫運已起，人神仙佛皆劫數難逃，不日天下行將大亂，羣雄併起，逐鹿中原，連我亦在劫中，身不由己。你且收拾這等兒女私情，返家準備，你與天狠星一段孽緣已屆了結之期矣！」

何仙姑道罷，雙足一頓，飛昇而起，足下有雲兩朵輕托其足。

張青奴又驚又奇，忙揚聲道：「請問仙姑，何謂劫數？何謂天狠星？何謂了結孽緣？」

半空中傳來何仙姑之言，道：「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天運亦如是也！劫數一道，你父已預演天機，你只須仔細參詳，便知其端矣！你與天狠星一段孽緣亦須在劫運中了結。你現已身負天機殿三大絕頂神功，天下雖大，亦足以任你行走縱橫，但望你好自爲之。吾去也！」

何仙姑話音剛落，已倏忽不見。

張青奴歎了口氣，心中似懂非懂，若明若暗，她摸了摸懷中收藏的「智謀」、「用人」兩部無字天書，無奈只好先行返家，以便靜觀其變。

返家數日，張青奴依然悶悶不樂。她對自己的身世，已有所領悟，據何仙姑之言，自己似與天上明月有甚麼宿緣，而因此何仙姑才甘願化作乳母，誘引她步入正途。

但到底是何宿緣？她要遍歷甚麼彌天劫數？先父所示的天機應驗於何時何地？天狠星是甚麼人物？爲甚麼註定他與自己有一段孽緣？

這等驚天大謎，張青奴如何參詳得透？

她越是參詳不透，就越感迷惑，越是迷惑，就越發悶悶不樂。

第四天晚上，張青奴倚窗向天上望去，但見一輪朗月，灼灼懸於天際。

張青奴心中忽有所悟，便步出庭園，仰視明月，不由便手舞足蹈，演練起八式「圓月神功」來。

她先走月裏乾坤，又走天仙下凡，再走月落星沉，一轉而氣吞山河，再變月轉經天，驟化江河行地，最後更急轉而下，登成月灑銀光，光華萬里。

此其時，但見天上朗月灼灼，光華罩蒙大地，與張青奴渾成一體，猶如朗月忽墮人間，滴溜滾轉，光華逼照，令人神奪魂飛。

就在此時，北面天際突地騰起一道赤煙，赤煙衝天而起，突又化作一頭赤色巨狠，張牙舞爪，向北面天際一沉而降。

張青奴目睹天象異兆，心中一陣驚惶，暗道莫非這便是天狠星肆虐天下的兇兆麼？

＊　＊　＊

這時，在北面的都城洛陽宮內，隋煬帝楊廣正從偏殿返回後宮蕭后處。

隋煬帝方才在偏殿怒斥幾位進諫的大臣，直到此時，心中依然餘怒未息。

蕭皇后見煬帝面有怒色，連忙上前迎侍。

隋煬帝見了蕭后，這才陡然憶起，方才就連她的弟弟亦被他一怒趕出京師，心中忽然有點悔意。

蕭后遣走宮娥，靠在煬帝身上，嬌聲問道：「臣妾待陛下久了，今晚卻上那兒尋樂？」

隋煬帝怒氣這才一消，笑道：「還是皇后識朕心意。」

蕭后見煬帝來了興致，便輕輕握住他伸向她胸部的右手，含笑道：「陛下，不若去迷樓一行，哪兒已有美人侍候，爲報陛下眷顧之恩，今晚妾做東道，宴請陛下和二位新美人。」

隋煬帝連聲道：「好極！賢哉，皇后！」

蕭后款款而起，召宮娥備了輕便鸞輿，與隋煬帝往迷樓而去。

隋煬帝後宮這迷樓，無數樓閣，起伏不一，九轉百折，屋宇有玉欄朱杆相通。裏面有密室、暗門、暗道，樑盤金龍，門伏玉鳳，集普天下的奇華豪麗。不識途者初進迷樓，猶如步入迷宮，一月也走不出來。

迷樓裏面，自然少不了美人，裏面的妃嬪、貴人、美人竟達千人之數。

到得樓前，有女官領幾名妃子前來跪接。隋煬帝扶起她們，進入迷樓。蕭后示意女官導入一室，但見兩位美人正在對弈，一位神情恬靜，一位卻嬌憨可掬。

隋煬帝見兩位美人生面，又一靜一動，別有情趣，心中大喜，忙問姓氏。原來一位姓趙，一位姓錢。隋煬帝便要神情恬靜的趙氏與他對弈。

隋煬帝見趙氏佈局平淡無奇，並不在意，便隨手落子，一面更扭頭與錢氏調弄。

錢美人也不甚答話，只是笑着撫弄懷中的波斯貓，任由隋煬帝的手在她身上活動。

橫入中局爭奪，隋煬帝這才皺眉，因爲他突然發覺，趙美人原來是巧佈陷阱，引他入巷，此時他的局勢已不甚妙。

隋煬帝雖百般努力，自亦無法扭轉乾坤，他心中不禁懊怒。

周圍觀戰的后妃，只有蕭后瞧出大局已定，再也無法挽回。但她亦深知隋煬帝極爲自負，絕不會認輸，更不會容她助力。

若隋煬帝因此而怒，與他對弈之人，便大有殺身之禍，他也不必明來，只消尋個藉口，就立刻把人殺了。

趙美人和錢美人都是蕭后爲取媚煬帝，特別選的美女，她絕不想自己的一番心血付諸流水。

蕭后略一沉吟，便向抱着波斯貓的錢美人示意，錢美人會意，微微點頭。

這時，錢美人見隋煬帝思索的時間越來越長，目光更不斷瞟向趙氏，這目光已隱含殺機。錢美人心中一寒，便忽然笑道：「趙美人好力氣啊！」

煬帝一怔，道：「何以見得？」

錢美人嬌憨笑道：「若趙美人沒大力氣，如何引得天龍頻頻抬起龍頭？」

隋煬帝和衆后妃大笑，錢美人自己更笑得前仰後翻，她故意把懷中的波斯貓一鬆，波斯貓向前一竄，跳上棋壇，把棋局攪亂了。

蕭后立刻微笑道：「可惜一場龍鳳鬥，竟被假虎打斷了！」

隋煬帝正求之不得，見狀聞言大喜，當即下旨重賞趙、錢兩位美人，又把兩人拉到自己的身邊，雙手摟着她倆的小蠻腰。

衆妃嬪見狀紛紛拜辭。

蕭后又略坐一會，對煬帝道：「趙美人十七了，兩年前入宮，陛下曾寵幸過一次，錢美人十五歲，剛入宮一月，尚是處子完璧之身，陛下請放溫柔臨幸，但願早見龍子鳳兒。」

蕭后道罷，便離席欲走。

隋煬帝笑道：「多日未與御妻共榻，何故告隱？朕欲與三卿共渡良宵。」

蕭后笑道：「妾身已老，豈敢虛耗陛下龍精？」

隋煬帝見蕭后決意要走，便道：「卿要避夕可以，但望成全朕三卿同榻之願！」

蕭后一聽，便笑道：「唐國公李淵外甥女兒王美人，早等着陛下召幸了！妾身這就去宣她進見。」

蕭后說罷，就走了出去。

一會後，果然有敲門聲，趙美人起來開門一看，原來果然是王美人。王美人手上還有一個錦盒。

王美人手捧錦盒，向隋煬帝呈奉道：「唐國公向皇上進獻。」

隋煬帝打開錦盒，裏面原來是一顆巨型珍珠，光彩逼人，照耀一室，不禁大喜道：「朕雖有天下異珍，卻少有這等夜明珍珠，唐國公眞有朕心，朕尚疑他甚麼？」

隋煬帝對唐國公的疑心因此大爲減輕。

隋煬帝心中喜悅，便一手把王美人抱住，笑道：「卿今晚就在朕身邊侍寢吧！」

王美人知隋煬帝每晚必先與處女作樂，便從隋煬帝懷中輕輕溜下來，笑道：「陛下忘了錢妹妹等着完璧歸趙麼？」

隋煬帝聞言不禁大笑，道：「卿果然聰慧，深得朕心，三位愛卿皆重重有賞！」

王美人微笑，目示趙美人，趙美人微笑點頭，兩人便一齊把錢美人按住，合力把她的衣裙剝光，推入隋煬帝懷中。

錢美人的胴體雪白無瑕，光可照人，隋煬帝樂得猶如醉酒饞貓，在錢美人身上亂嗅亂吻，一面哈哈大笑。

王美人與趙美人互視一眼，便含笑自剝衣裳，裸身鑽上床，又放下帳幔，一左一右夾住隋煬帝和錢美人，又一左一右伸出玉臂在隋煬帝背上輕拍。

這是隋煬帝的一種習慣。因爲隋煬帝曾試過刺客闖入內宮作反，他被嚇怕了，因此每躺上床，均要與三數妃嬪瘋狂取樂，待自己精疲力竭，發洩過後，由妃嬪左右伴護，以手拍其背上，他才能入睡。隋煬帝更替專責這種侍件的美人取了個名字，叫「來夢兒」。

第二天上朝，隋煬帝把呈上民間盜賊作亂奏章的大臣殺了幾個，心中猶餘怒未息，恨恨不樂。

他坐在龍案上，忽然回想起昨晚錢美人「完璧歸趙」的美味，便突發異想，向戶部大臣下詔道：「傳朕旨意，下令民間所有未嫁女孩，凡十五歲以上者一律呈上花名冊，若有姿色出衆者，更須配以圖貌，不得有誤，違旨者殺無赦！」

戶部大臣眼見隋煬帝已鬼迷心竅，哪還敢道半個不字？連忙叩頭領旨去了。

皇帝旨意一下，民間就亂了套。

地方官吏爲保烏紗帽，哪敢怠慢，當即廣派線眼，在民間明查暗訪，把所有略有姿色的民間十五歲以上的少女，也不管她嫁與未嫁，一律劃入花名冊，姿色上佳的，更着人繪其樣貌，附於花名冊內，呈送上去。

保甲呈上縣官，縣官呈上知府，知府接冊，十萬火急派人兼程送上洛陽京師戶部。

各地高官辦事神速，因此不消一月時間，戶部大臣便已齊集各縣呈上的「完璧少女」花名冊，人數竟達十萬，其中姿色上佳，繪圖附送的少女，竟亦達三千人之數。

戶部大臣把花名冊呈送後宮。隋煬帝一見花名冊名錄繁多，就感厭煩，吩咐宮娥，送去蕭后處，着她代他先行審視，上上之選者，再送他過目。

蕭后果然不愧甚得帝心，她接旨後，果然在花名冊中精挑細選，先是萬中選千，再從千中選百，更從百中挑一。經蕭后的精選，花名冊上的十萬人選，沒有繪圖的一律落第，就算有繪圖的，亦僅是百中挑一，近千幅少女圖，能到隋煬帝面前的，竟是百中挑一的絕色美女，總數約達百人。

隋煬帝接過花名冊，略一翻閱，便喜得眉開眼笑，大讚蕭后絕佳目力。

隋煬帝再翻閱下去，在第三十六幅少女圖下面，忽然見到「張青奴」三字，再仔細一看圖上的少女樣貌，心中便不由突突一跳，心血潮湧，猶如目睹前世宿緣人。

隋煬帝也不再細看，隨口便下詔道：「愛卿絕佳眼力，就依卿所審，把所選百名美人全數召進宮來！」

皇帝旨意既下，民間弱女如何可以違抗？因此，不到半月，花名冊上的百名美女，就如數送入洛陽皇宮中了。

張青奴果然就在這百名美女之中。

她不知爲何被送進皇宮，地方官吏只道是當今蕭后娘娘召見民間孝女，似乎大有獎賞，因此她雖然可以反抗，但爲弄明究竟，便乖乖從命進宮。

進宮後一連數天，均有宮中女官教導她們訓習宮中禮儀，例如見皇帝時如何三跪九叩，皇帝親近時，手足如何擺放，均有一套規矩，不得錯亂，極爲嚴謹。

這時，張青奴才隱隱覺得不妥，暗道如此陣仗，豈非替皇帝選妃的排場麼？可憐身邊這百名少女尚不知死活，一心等着討賞。

皇帝固然該死，這蕭后娘娘也太無恥，爲了取媚皇帝，竟用民間少女的肉體作爲工具。

張青奴心中動怒，便更不想逃走了，而且在深宮禁苑中，她也委實不知如何可以逃得出去，更何況還要救護身邊這百名無辜少女？

張青奴雖然身負天機殿三大神功，但根本尚未實際應用，她因此不敢輕舉妄動，暗道：「目下情形，只好見一步走一步了！」

到第七天晚上，女官突然而來，說蕭皇后於選美房召見，着衆少女打扮整齊，隨她去見鳳駕。

衆少女以爲重賞在即，均甚雀躍。

張青奴不由暗歎口氣，暗道這選美房是好去的麼？這一去，只怕變了白骨也休想出宮了！但此時張青奴不敢道破，因爲她知道就算她道破也沒用，衆少女財迷心竅，未必肯信她所言，就算相信，也絕無辦法反抗。

女官把衆少女領入選美房，但見裏面非常華麗，宮燈紗幔，香氣郁郁，更奇特的是選美房的中央擺了一部以絲綢包身的車子，車子如躺椅，人躺上去，想必非常舒適。

選美房外有太監重重把守，未領旨意，就算一隻蒼蠅也休想飛遁出去。

選美房的正面，此時端坐二人，一男一人，男的身穿雕龍便袍，女的穿綉鳳華服。

衆少女由女官引領，依次上前參拜，行的竟是三跪九叩的朝聖大禮。

這時那鳳服女人忽然發聲道：「陛下請用足目力，試看臣妾的眼光如何？」

龍服男子凝目審視了幾名少女，不由哈哈大笑，道：「妙，妙，妙之極了！愛卿以此法選美，當眞妙絕天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此時，已有十數少女上前拜見過了。隋煬帝隨口誇讚幾句，便吩咐女官先行領入後宮備召。

不多一會，近百少女中便只剩下十數名尚未上前拜見。

隋煬帝心中忽然一動，扭頭對蕭后道：「朕於花名册中，曾目睹張青奴三字，且繪有圖貌，張美人是否在衆佳麗之中？」

蕭后一聽，不敢怠慢，便向女官宣道：「宣張青奴上前見駕！」

「宣張青奴上前見駕！」女官連忙輕喝道。

到此地步，張青奴避無可避，不能不見，無奈只好低頭上前，微一萬福，卻不下跪，更不叩拜。

女官驚喝道：「聖駕在上，張青奴還不三跪九叩麼？」

張青奴低頭不語，卻挺立不動。

隋煬帝這時卻出奇的不怒，凝視張青奴的身影，默然不語，若有所思。

蕭后眼見衆女中獨張青奴不肯叩拜，心中又驚又奇，她舉目朝張青奴一望，但見她臉如滿月，眼如朗星，閃閃生輝，心中不由一凜，暗道民間中哪來此等威儀女子？莫非有詐？

再仔細一望，又見她雖威儀凜凜，卻遍體溫柔，決不似身負江湖武技之人，因此，懷疑心登時消去一半。

蕭后目注張青奴，忽然作聲道：「張青奴你好大膽，見了聖駕，尚敢挺立不拜麼？你父親是誰？可有教習禮儀？」

張青奴默然不答。

女官大驚道：「此乃皇后娘娘問話，你竟敢不答話麼？」

張青奴聞言微一抬眼，與隋煬帝呆望她的目光一觸，她心中一動，又掃了蕭后一眼，雙眉一揚，似欲發作，但隨即又斂去鋒芒，輕聲道：「身爲皇后娘娘，本該勸戒皇上惜身愛民，以謝天恩，但反而以色慾取媚於上，豈是爲皇后娘娘之道？民女因此大惑不解，不敢貿然拜錯！」

張青奴此言一出，不但選美房內其餘十數少女面無人色，女官亦嚇得大汗淋漓，暗道如此大逆不道之人，豈非公然反了麼？若聖上皇后怪罪下來，身爲訓導禮儀女官，人頭萬難保存得住了。

蕭后果然氣得渾身亂顫，戟指向張青奴罵道：「大膽民女！竟敢公然侮辱哀家？執刑太監，速把此人拖出去斬了！」

蕭后此言既出，執刑太監應聲而進，但卻呆立不動，因爲宮中人人均知道，但凡美女入宮，隋煬帝照例親掌生殺大權，宮中數千妃嬪，除了隋煬帝下旨外，誰也不敢擅自處置。此時蕭后雖有令旨，但隋煬帝目注張青奴，卻默然不語，因此執刑太監豈敢妄動？

蕭后見狀，心中又氣又苦，向隋煬帝顫聲道：「皇上便任由如此刁蠻野女侮辱臣妾麼？皇上務必替臣妾作主，以存臣妾顏面！」

隋煬帝這時一晃腦袋，猛然驚醒似的，咳了一聲，才道：「愛卿莫與村野民女一般見識，朕對愛卿一番美意明白便是。」

蕭后知隋煬帝已被眼前這美女迷住心竅，一時三刻間，他斷斷捨不得殺了，若不知機，再行糾纏，惹怒了他，說不定殺的卻是自己。蕭后這般思忖，便不再作聲，揮手示意執刑太監先行退出，她自己另行思想整治張青奴的妙法。

張青奴這時微微冷笑，卻不作聲。

隋煬帝見張青奴不謝他不殺之恩，反而微微冷笑，心中不由大奇，目注張青奴道：「若非朕似乎與你有一段宿緣，愛惜不殺，你的人頭早就掉落三數十次了，難道你一個弱質女子竟敢公然與朕和皇后作對麼？」

張青奴這時忽把眼線一抬，公然與隋煬帝直視不動，道：「陛下只怕把話說錯了！」

隋煬帝見張青奴似乎眞的吃了豹子膽，不禁又驚又奇，道：「朕如何說錯？」

張青奴微微一笑，道：「請問陛下，人的腦袋有多少個？」

隋煬帝嘿嘿道：「人的腦袋只有一個。」

張青奴道：「這便是了，但陛下方才所言，民女的腦袋已掉下三數十次，民女的腦袋豈非有三數十個麼？皇后娘娘方才只殺了一個，尚有三數十個，陛下就要殺民女，起碼亦先要饒恕三數十次！」

隋煬帝怒道：「那是朕一時氣語！」

張青奴正容道：「君無戲言，若陛下僅憑一時之氣以治國，國家豈非危如纍卵麼！又如人之腦袋若非有三數十個，爲君處政，豈可視人命如草芥？民女此言，未知陛下以爲是也不是？」

張青奴此言既出，已滿座皆感戰慄。衆人皆料隋煬帝聞此反語，必定龍顏大怒，張青奴固然難逃一死，便在座中人，隋煬帝說不定亦加以遷怒，皆難倖免。

* * *

但說也奇怪，隋煬帝此時卻悶聲不語，竟似無言以對。

好一會，隋煬帝才忽然嘿嘿道：「大膽張青奴！你可知朕爲何三番數次不忍殺你？」

張青奴凜然道：「民女自忖所言上無愧於天，下無負於地，因此不知。」

隋煬帝冷笑道：「朕與你似有一段未了之緣，因此欲先了結，再來殺妳！」

張青奴頭一揚，道：「是甚麼未了之緣？」

隋煬帝嘿嘿道：「完璧歸趙！你知道其中含意麼？」

張青奴臉上忽地一紅，她已隱隱

明白其中的含意，但意料不到這堂堂一國之君，竟當着衆女面前說這等無恥之言，她畢竟是女兒家，乍聞此言，羞意頓生。

隋煬帝對女人的心態瞭如指掌，見張青奴臉上忽綻紅霞，神態忸怩，便知其意，當即哈哈大笑道：「你或不知，待朕向你解說！朕即天地，世間一切皆朕所有，世上女兒雖乃父母所生，實亦朕之物，因此女兒家身上瑰寶，自然歸朕所有，這便叫『完璧歸趙』！你懂了麼？嘿嘿！」

張青奴無言以對，她委實意料不到，隋煬帝竟能把這般下流意識，以上流言辭直白而道出。試問她一個女兒家如何應對？

隋煬帝見張青奴臉色羞紅，啞口無言，心中大樂，不由哈哈大笑。

蕭后見狀，心中一動，暗道整治張青奴這鬼丫頭的機會來了！

蕭后隨即亦嘻嘻一笑，向隋煬帝道：「張青奴似乎仍不明白完璧歸趙之意，陛下龍體駕臨，衆美人自然爭獻瑰寶，陛下何不即席示範，讓美人承接眞龍雨露？」

隋煬帝本就是一位色慾奇旺之人，聞言不由大喜，但又不大放心，道：「愛卿之意甚是，但其中若有野女，不知禮儀，忸怩作態，教朕如何處之？」

蕭后微微一笑，以手一指選美房中的那輛車子，嘻嘻道：「陛下放心，臣妾早就爲陛下安排妥善矣！」

蕭后說罷，手兒輕輕一拍。

女官會意，當即把留在選美房的十數少女帶出去一半，剩下其中的八名。

選美房中的這八名少女，當眞是萬中選千，千中選百，百中選十，十中選一，集天下衆美女的精華。

張青奴自然是其中一個，因爲無論如何蕭后也不會放過她，何況她的資質，就算在八位絕色美女中，亦算得上名副其實的艷壓羣芳。

張青奴此時心中亦突突亂跳，不知眼前這對色皇淫后會玩出甚麼驚人花樣。

蕭后目注張青奴，微微冷笑，存心慢慢折磨她，便向女官點頭示意。

女官會意，輕聲令道：「唐萍聽令，上車以迎聖駕！」

女官一聲令下，八位絕色美女中走出一位俏佳人，她年方十六歲，初逢如此陣仗，不由花容失色，手足微顫。

女官向宮娥一擺手，即有兩名高大力壯的宮娥，走上前來，左右挾持唐萍，把她向那部車子拖去。

宮娥把唐萍拖到車前，隨即把她按躺在車上，但聽卡察一聲，車子的上下各彈出一副金鈎玉鐲，把唐萍的雙手雙脚扣住。此時唐萍被逼雙手雙脚張開，猶如一個「大」字。

宮娥伸手剝脫唐萍身上的衣裙，就連貼身的兜肚內褲亦被剝脫，唐萍登時成了一具光裸的玉體，橫陳在隋煬帝和衆女眼前。

唐萍雙手雙脚被扣，根本無法反抗，她自出娘胎，從未嘗試過這等羞人之事，心中一急，早就昏過去了。

張青奴和其餘六位佳麗亦瞧得心驚膽跳，均羞得垂首無言，花枝亂顫。

蕭后和衆宮娥卻無丁點窘意，似乎於此道早就習以爲常。

蕭后嘻嘻一笑，便向隋煬帝道：「陛下，請過去相驗，是否完璧歸趙？」

隋煬帝樂得眉開眼笑，携了蕭后的手兒，就一同走過去車前，向唐萍的光裸玉體仔細審視。

一會後，隋煬帝便哈哈一笑，道：「好極！果然是完美處子，當眞是完璧歸趙！」

蕭后微笑道：「陛下並未親身嘗驗，便能如此斷定麼？」

隋煬帝呵呵一笑，以手一點唐萍玉臂上的一顆硃砂，道：「此乃守宮砂也，製法乃取七月七日守宮牝牡各一，藏之甕中，陰乾百日，以丹塗之，不去者貞，去者有姦，因此又名處子紅。她的處子紅既鮮艷欲滴，片色未褪，可證果然完璧！」

蕭后湊趣道：「她這個完璧，豈非留着歸皇上這個趙麼？」

隋煬帝樂得狂笑道：「妙，妙極了！愛卿這玩意當眞妙絕天下，不知叫甚麼名堂？」

蕭后嘻嘻笑道：「普天下美女皆可隨皇上之意，這豈非『任意車』麼？」

隋煬帝大笑道：「好！好一輛任意車！皇后果然秀外慧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隋煬帝說罷，把手一抬，兩名宮娥立即走近身邊，替隋煬帝寬衣解帶。不一會，隋煬帝便脫得赤條條，向任意車上的唐萍湊近去，竟欲當衆收取唐萍身上的「完璧」。

唐萍這時忽然醒了，她一看眼前的情景，便嚇得幾乎再度昏死，但到此關頭，她也顧不得女兒家的羞態，大聲哀叫道：「不要！求皇上放過民女生命！」

隋煬帝此時倒有憐香惜玉之心，聞言並不動怒，卻奇道：「朕只是臨幸於妳，並非要取妳性命，你爲何如此害怕？」

唐萍哀求道：「民女在家已許配一位公子，若被皇上弄去宮砂，教民女如何向公子交代？民女唯有一死以存清白。」

隋煬帝大笑道：「普天下皆皇土，何況區區一位平民。朕驗收宮砂後，自然下旨免去你與那位公子的婚盟，封你爲貴人。」

蕭后忙道：「此乃皇上莫大恩典，唐萍還不叩謝聖恩？宮中數千美人，誰也沒你這般榮幸，甫承龍露，便晉

為貴人。」

唐萍依然淚流滿面，哀告道：「民女不求甚麼貴人，只求皇上大恩放民女出宮，與那公子生死相聚。」

隋煬帝微怒道：「你那位公子是誰？難道朕一國之君尚比不上區區一位平民麼？」

張青奴一聽，便吃驚暗道：「你千萬莫說出那位公子的名號，否則憑這奸皇的脾性，他便十個腦袋也沒了！」

唐萍似亦有所顧忌，好一會默默不語。

隋煬帝見狀，便一本正經道：「你只管道出，若其情可憫，朕或許會破例恩准你平安出宮。」

唐萍畢竟是少女心性，她一聽便又羞又喜，道：「皇上此言當眞？」

隋煬帝笑道：「當眞！朕從不說假話。」

唐萍一聽，便大為放心，坦然道：「那位公子姓李名靖。」

隋煬帝一聽，臉上登時勃然變色，厲聲道：「你這位公子當眞姓李？」

唐萍毫無機心，續道：「是啊！他叫李靖，乃京兆三原人氏，托皇上洪福，現任朝廷馬邑郡丞。皇上請念民女乃許配於朝廷命官，恩准放民女出宮，與李公子團聚。」

隋煬帝忽然嘿嘿冷笑，道：「可惜啊可惜！」

唐萍不解道：「皇上可惜甚麼？」

隋煬帝嘿嘿道：「可惜你許配的那位公子姓李。」

唐萍奇道：「姓李的又如何啊？」

隋煬帝咬牙切齒道：「你可知朕已發誓，但凡姓李的均要殺？」

唐萍驚道：「天下間姓李的人多着呢，皇上卻如何處之？」

隋煬帝冷笑道：「有一千殺一千，有一萬殺一萬。殺盡普天下姓李之人！來人，傳朕旨意，先把京兆三原人馬邑郡丞李靖滿門抄斬！」

傳旨太監應聲而進，領了旨，又欲轉身而出。

唐萍又急又驚又氣，不堪折磨，又昏死過去。

隋煬帝嘿嘿冷笑，跨步上前，湊到唐萍腰腹前面，就欲挺身接收「完璧」，一面冷笑道：「姓李的被殺，試問你對朕還不死心塌地麼？嘿嘿！」

這時，那傳旨太監已如飛的出去傳旨了。

張青奴這時實在忍無可忍了，忽地厲聲喝道：「慢！」

張青奴這一聲斥喝，如天雷震耳，把淫興勃勃的隋煬帝弄呆了，好一會，才直勾勾的盯着張青奴道：「你說甚麼？竟敢喝斥朕麼？」

張青奴把心一横，乾脆豁出去了，凜然道：「光燈明火，竟能幹此無恥勾當，更兼草菅人命，僅因一個『李』字，便要滿門滅族，如此淫奸暴虐之君，天下臣民，人人得而誅之！」

隋煬帝一聽，登時暴跳如雷，戟指道：「反了！來人！立把此妖女推出去斬了！」

執刑太監應聲而進，這些執刑太監均是身懷絕頂武功的高手，不但負責替皇帝行刑，更兼護駕的重責。

這時進來的執刑太監共有四名，均是精悍之士，但身手敏捷，略一晃動，四人便分前後左右向張青奴包抄逼近不到二尺。

執刑太監伸手便欲扣住張青奴的手臂，張青奴知道若被這等人執住，生命難保，情急之下，不由便向側斜斜的滑了三步。

這雖然是小小的三步，但步法與方位均匪夷所思，明前實後，形左實右，前仰後翻，狼狽之極，但也玄妙至極，恰恰在不可能的情形下避開四大高手的擒拿手。

四名太監均「咦」了一聲，因為誰能想像在他們四人如電閃的擒拿手下，竟有人安然避開，而且還是一位似乎弱不禁風的少女。

隋煬帝此時又驚又怒，火氣攻心，根本不曉眼前情勢，只是咬牙切齒的連連怒喝：「斬！斬！斬！把此妖女千刀萬斬，否則難洩朕心頭之恨！」

執刑太監心中雖感驚疑，但君令如山，豈敢怠慢，當下又疾速撲上，再施閃電手，直扣張青奴的脖子。

張青奴情急之下滑出三步，豈料這三步却是「圓月神功」中的起首一式「月裏乾坤」的步法，猶如月色朦朧，白兔繞丹桂冉冉而動，又如仙家騰雲駕霧，凡夫俗子如何可以分辨？更如何捉摸？

四名執刑太監在選美房內瘋狂追撲張青奴，張青奴卻猶如仙子凌雲，飄飄若仙，施然漫步，四名太監休想追擒張青奴，倒似張青奴牽着彼等鼻子，繞室而轉。

張青奴趁混亂間，擦過那輛任意車，隨手拍開車上的暗掣，扣住唐萍手脚的金鈎玉鐲便縮了回去。

唐萍尚昏迷不醒，張青奴知她急氣攻心，一時背氣，並無大礙，便隨手抄起一件衣裙把唐萍包住，抱在懷中。

這時因張青奴救人一緩步法，四名太監已欺近身前，疾伸鷹爪，直攫張青奴的咽喉，眼見張青奴萬難避開這致命一擊。

豈料「圓月神功」一經施為，便不可抑止，張青奴心中一急，「月裏乾坤」便突轉「天仙下凡」，步法比「月裏乾坤」更不可思議，四名太監的狠狠一擊居然又被抱着人的張青奴避開了。

「天仙下凡」一式既經施展，張青奴於在場中人眼中越發飄逸如風，施然如仙，她的步法入目令人心神浮蕩，連己身亦幾乎飄飄欲仙。

蕭后與衆少女此時均已目瞪口呆，她們委實不敢想像，執刑太監中的四大高手聯手出擊，竟難奈張青奴分毫，更何況張青奴懷中尚抱着一位昏

迷不醒的唐萍？皇宮禁院中幾曾見過此等如仙如幻的奇女子？

隋煬帝此時的怒罵也突然停止，他目注張青奴的步法身影，心中忽地一動，似乎憶起一段往事。那是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他向一位仙女追撲，但仙女卻不把他瞧在眼內，逃入九天玄女的宮中避而不見，他自知九天玄女乃玉皇大帝的孫女，他斷斷不敢冒犯，只好悻悻然降到一處華麗的民間地方……而那位仙女就恰如眼前被執刑太監追撲的張青奴。

如幻如眞的感覺，令隋煬帝不禁神思恍惚，不能自已，他這時甚至已忘了自己急着欲殺人洩恨了。

「莫殺她！朕要活捉！」隋煬帝忽然若有所思的叫道。

四名執刑太監中，此時已有二人神思陷入恍惚之中，功力最深的大太監雖然尚能勉強按捺心神，因此聽聞隋煬帝變卦再下的令旨，他不禁暗暗苦笑道：「此女簡直非人所可思議！休說活捉她，不被她弄得神智痴迷已屬萬幸矣！再這般轉下去，就連老夫亦難逃厄運！」

大太監自苦間，張青奴的「圓月神功」已走到「月落星沉」一式，但見選美房內燈光忽然一暗，登時烏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滿室之中，但聞呼呼風聲，猶如天狗食月，鬼怪橫行。

隋煬帝嚇得大叫一聲，沒命的奪門逃了出去。他也不辨東西南北，赤身露體在迷樓中左竄右撞，猶如喪家之犬。

蕭后與衆少女早就嚇得昏了過去。

四名執刑太監自出江湖，入宮為太監，殺人如麻，但幾曾碰見此等驚世神功？震懾之下，四人均已神智痴迷，口不能語，只是盲目的繞室亂轉。

就在此時，選美房內突然由暗轉明，一團光華電閃而出，掠出選美房後，在迷樓中飄然閃動，轉樓繞閣，片刻失了影踪。

* * *

原來此時張青奴的「圓月神功」已由「月落星沉」，一轉「月轉經天」，「月轉經天」一式甫施，她便身不由己，抱着唐萍，身如閃電飛掠而出。

此乃「圓月神功」初次臨戰而施，豈料威力如此驚世駭俗，此時就連張青奴亦不禁暗暗吃驚道：「天機殿這套防身術雖然威力無窮，但却不能傷敵，只能逃命，豈非窩囊透頂？再者一經施為，便江河直下，不可抑止，施展之人豈非被其弄得精疲力竭？」

張青奴驚疑不定，電閃飛掠，就在此時，剛掠過一座樓閣，突見裏面透出一道光華，直射而來。

張青奴甫觸此光華，心念電轉，「圓月神功」的「月轉經天」便突然收攝，她的身子便降了下去。

原來這是一座皇宮別苑，其名「何樂宮」，是隋煬帝與新選完璧貴人行樂的禁地，就連皇后未承旨意，亦不敢擅闖，因此此時寂然無人，鴉雀無聲。

張青奴暗道此時闖出去，赤手空拳，必然凶多吉少，再者唐萍依然昏迷不醒，玉體光裸，行動更為不便。她把心一横，乾脆便闖入何樂宮內，暫時隱蔽。

何樂宮內人影不見，張青奴忖料此地必是如天宮禁地的皇帝專房，這般一想，她就定下心來，暗道逃遠不如就近，待唐萍醒轉再作打算便了。

張青奴把唐萍放在一張雕龍的綉榻上，替她穿上衣裙，唐萍經這一折弄，嚶嚀一聲，又昏睡不醒。

張青奴歎了口氣，暗道這少女受的驚駭也委實太慘酷了，因此她更不忍心拋下她不顧。

張青奴靜靜的坐了一會，忽然想起方才有光華射出，她觸及光華，便可收攝「圓月神功」，不知放出光華的是甚麼驚人寶貝？

想到此，張青奴不由童心大發，也忘了此刻身處險地，腦袋隨時不保，躡足便在四周搜索。

張青奴轉過一道迴廊，忽見前面光華，光華冉冉，在一個擺在龍案上的錦盒放射出來。

張青奴此時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走過去，搶過錦盒，揭開一看，放射光華的原來是一顆碩大的寶珠，近看光華反而收斂了許多。

張青奴暗道如此昏君，得此寶物何用？眼看朝廷傾覆在即，寶物遲早落入他人手上，既然如此，本姑娘不如及早笑納。

張青奴這般轉念，便把錦盒隨手放入懷內衣兜，貼身而藏。

錦盒甫一觸及玉體，張青奴便突覺一道暖氣直透心胸，她情不自禁便打了個噗嗤。

張青奴心中一驚，暗道邪門透了，這盜來之物也不知是稀世奇珍，抑或妖邪之物？

張青奴並不知道，她所盜的寶珠，便是太原唐國公李淵為討好隋煬帝，特派外甥女王美人進獻的貢物。此珠的來歷就連李淵自己也不知道，因為這是李淵在太原一座古寺內偶然得來的，他以為只是一顆特大的珍珠而已。

而此珠的眞名其實叫「龍晶珠」，乃集天地靈氣，孕育於浩浩龍脈，歷經千年，於火山洪岩中噴薄而出，凝結而成。

此珠不出猶可，一出即天地震動，因龍晶珠一出，便必然萌生一代帝皇，新帝既出，舊帝必亡，因此必有一番驚天浩劫，因此龍晶珠又被歷代帝皇稱為「浩劫珠」。

於新帝乃「龍晶珠」，於舊帝卻是「浩劫珠」，同一有幸遇之，一新一舊，境遇懸殊，天地靈物，當眞不可思

議。

張青奴亦並不知此珠來龍去脈，但見其光華灼灼，十分喜人，便隨手盜走。

張青奴把龍晶珠錦盒藏於懷中，暖氣注入心胸，令她心神爲之一振，膽氣也登時爲之一壯。

張青奴的精神膽氣一壯，耳目也變得特別聰靈，她側耳一聽，便覺迷樓四周風嘯習習，知是武功高强之士，施展輕功破空之聲。

這等禁宮高手穿行迷樓，不必說，一定是奉旨搜捕她和唐萍，但誰也不敢靠近「何樂宮」這個皇帝禁地，更料不到張青奴和唐萍竟然藏身於迷樓「何樂宮」內。

最危險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之處，這些江湖經驗，張青奴雖然初出江湖，但也很快便明白了。

張青奴微微冷笑一聲，也不急着闖出宮去，反而返回唐萍身邊，坐在她身前，靜靜的等她醒來。

張青奴此時甫一靠近，唐萍忽然便渾身一顫，嚶嚀一聲，竟然便睜開了眼睛，她迷茫的四周一望，目光落在張青奴的臉上。

張青奴微笑道：「你醒了麼？」

唐萍迷惑的點點頭，又搖搖頭，顫聲道：「我是否被皇帝弄死了？」

張青奴歎了口氣，道：「放着本姑娘在，豈容奸皇肆虐？況且你不是念着那位李靖公子麼？怎能就此死去？你已昏迷許久了，但到底醒來了。」

唐萍這時神智已清醒了許多，她想了想，斷定自己是未死了，但卻失聲驚叫道：「如今得罪了皇帝，李公子必定凶多吉少了！」

張青奴冷笑道：「這奸皇殺人豈講道理？得罪他是死，不得罪他亦是死！你還怕這怕那怎的！你若要救你那位李公子，就鼓起勇氣，隨我闖出宮去，搶在奸皇的欽差前面，向李公子報訊才是。」

唐萍心中牽掛她那位李靖公子，對自己的羞辱苦楚倒忘記了，她掙扎着挺身而起，道：「是，姐姐！走啊，出宮去報訊！」

張青奴喜道：「你不怕了麼？」

唐萍點點頭，道：「不知怎的，靠近姐姐身邊，奴家便感溫暖，膽也壯了許多了。」

張青奴心中一動，道：「你方才是否自感有一道暖流入心，因此便忽然甦醒了？」

唐萍點點頭，道：「是啊！正是如此，姐姐怎會知道奴家心事？」

張青奴暗道你的情形與我一般，大概均是那顆怪珠的魔力，但此事說出來決計沒人相信。這般轉念，便微微一笑道：「你大概深愛妳那位李靖公子，因此一想起他，便暖入心窩了！此乃人之常情，不必大驚小怪。」

稍頓，張青奴又道：「妳既稱我一聲姐姐，我姓張，名青奴，路上你以青奴姐稱呼便是，也不必依那俗套，甚麼奴家長奴家短的，乾脆一句小妹便了！」

唐萍柔順的點點頭，再不敢辯駁。

張青奴皺眉道：「如此嬌滴滴的一位美人兒，我見猶憐，那位李靖公子，既甘在馬邑當郡丞，大概也是弱不禁風的公子哥兒，帶着這兩位寶貝兒，卻如何能在江湖行動？」

張青奴自與隋煬帝見面，目睹他的荒淫殘暴，對他已恨之入骨，對這個腐朽朝廷也不再存有任何幻想，因此已萌決然與昏君作對的驚人念頭。

但眼見唐萍身世如此可憐，又不忍拋下她不理，暗道爲今之計，唯有先把她帶去未來夫婿李靖處，若可能的話，便由李靖帶她逃命，從此隱匿民間，以待天下太平便了。

張青奴打定主意，便思索如何携唐萍闖出宮去。

張青奴側耳細聽，近處雖然寂靜無聲，但遠處卻呼斥聲不絕，顯然迷樓四周，已被禁宮高手重重包圍，目的雖然並非她和唐萍二人，因爲誰也不敢想像，張青奴竟膽大如斯，公然藏身在隋煬帝的行樂禁地，而他們都去護迷樓和護駕。但如此一來，張青奴便極難悄然出宮，她二人一旦現身，必有一番驚人的大斷殺，張青奴自保已然勉强，因爲她的「圓月神功」尚未能收控自如，再多了一位嬌滴滴的唐萍小妹妹，要安然脫身，簡直比登天還難！

何樂宮暫時雖然安全，但也斷不能久留，因爲一到天明，宮中禁衛必定奉旨前來搜索，到時她和唐萍就當眞如甕中之鱉了。

唯一的辦法是及時硬闖出去。

張青奴望一眼唐萍，若有所思道：「萍妹試過在瓦面行走麼？」

唐萍顫聲道：「可憐！小妹在家過河橋，尚要奶媽扶持，那還敢在瓦面屋頂行走？小妹眼看是逃不出去了，姐姐不必犯難，及早隻身逃出宮去，向李公子報個訊，就說小妹唯有一死以存清白，決不辱了李公子他的名聲！」

張青奴皺眉道：「來到絕境，休輕言死！」

唐萍歎氣道：「小妹手無縛鷄之力，留在姐姐身邊，反拖累了姐姐，到時連姐姐也賠小妹送命，教人如何心安？」

張青奴深知若携着唐萍步行，必定兇多吉少，但若把她留在此地，也如把她推入地獄。張青奴左右爲難，忽然把牙一咬，決然道：「姐姐把你綁於背上，猶如負嬰，如此或可逃出生天！」

唐萍搖頭道：「斷斷不成！姐姐你比小妹大不了多少，如何有力氣背負小妹出去？反害姐姐丟了生命！」

張青奴朝四下側耳一聽，但聽四

周呼斥之聲已漸沉寂，暗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她也不理唐萍是否願意，就近抄起一幅綉鳳軟緞，把唐萍攔腰綁住，猛一咬牙，甩到背上。

張青奴這動作是模仿婦人背娃娃的手勢，她自忖自己並無這般力氣，因爲唐萍雖然嬌小，但畢竟並非那丁點嬰兒。

豈料一甩之下，竟然得心應手，毫不費力便把唐萍負於背上。

張青奴自己亦不禁駭然，暗道自己在突然間，何來這偌大氣力？

張青奴並不知道，她本來已身負天機殿的防身篇「圓月神功」，只是火候未到，因此未能收控自如。

但如今她誤打誤撞，不但把龍晶珠盜到手，而且把龍晶珠貼身而放，龍晶珠乃集天地靈氣的千年奇寶，甫一觸身，即有效應，其盛天龍氣與她身上的圓月神功心法竟貫通融滙，潛移默化，便把張青奴身上的奇經百脈打通了。武學中把打通「任、督」二脈視爲登堂入室的至高境界，武林中人，能夠打通任督二脈者，若無奇遇，至少需苦練十載，至於打通「任、督、冲、帶、陽蹻、陽維、陰蹻、陰維」等奇經八脈，那就更視之爲畢生武學修練的至高境界，武林中能達此境界者，百年難得一見。

張青奴卻竟於三數日間，便達此武學最高境界，一方面是因她的仙源早種，另一面亦是龍晶珠的宏浩奇力。

張青奴的奇經八脈既已豁然而通，她的內力便如百川歸海，無窮無盡，而且任意發揮，隨心所欲。

張青奴吃驚自己竟可一甩，把唐萍負於背上，其實她這時的內力，休道唐萍只有七、八十斤，就算如磐巨石，只要張青奴意到，則心到，心到則力生，亦可隨意拋擲移動。

張青奴眼見自己突生神力，雖然吃驚，但也喜悅，暗道如此或可逃出宮去了。

就在此時，何樂宮外面忽然傳來一聲厲喝道：「咄！我宇文化及所到之處，誰人敢阻？」

又有一句壓抑的低聲道：「回宇文將軍，此地已近何樂宮，乃皇上御旨禁地，周圍百尺之內，連皇后娘娘亦不敢擅闖！」

那宇文化及嘿嘿冷笑道：「那如何可進？」

那壓抑聲道：「末將在此把守，除非領有聖旨，否則萬難放進！」

那宇文化及一聽便怒道：「本帥奉旨追拿女欽犯，雖未領入何樂宮聖旨，但爲捉欽犯，何處不可進，秦將軍欲阻本帥麼？」

那聲音壓抑的人原來是「秦將軍」，只聽秦將軍道：「末將不敢，但若無聖旨，任何人不得擅闖！此乃末將職責所在，宇文元帥務請鑑諒。」

宇文化及大怒，厲喝道：「秦瓊！你僅爲殿前檢尉，小小七品武官，竟敢阻本帥去路？不怕死了麼！若再擋路，休怪本帥重鐧無情！」

此時，但聽嗆啷一聲，那擋路的秦瓊將軍似乎亦亮出武器。

宇文化及怒喝一聲，便動手了，登時傳來兵器交擊碰撞聲。

張青奴心道這宇文化及固然兇殘暴戾，那姓秦的將軍也該死之極，對昏君竟然如此愚忠！他倆雖然交上手，暫時不會搜到何樂宮，但那宇文化及身爲元帥，奉旨捉拿欽犯，那秦瓊必然阻他不住，不消片刻，宇文化及必定領兵搜到，此時不走，稍遲便再無機會了。

張青奴這般思忖時，忽地耳畔傳來一絲細如蚊蚋的聲音，雖然微細，但卻絲絲入耳：「姑娘！此地兇險，不宜久留，尚不知機退走？」

張青奴一怔，暗道：「是誰以邪術向我說話？我如何應對，發話之人怎能聽到我的答話？」

正當張青奴心中翻念，她耳畔又有聲音絲絲入耳：「末將秦瓊，深佩姑娘怒斥昏君，致惹殺身之禍，因此不忍姑娘就此命喪奸朝之手，其實末將早知姑娘藏身何樂宮內了！姑娘內力深厚，竟可以腹音回話，末將拜服！但此地委實不宜久留，末將只能勉强抵擋片刻！」

張青奴一聽，不禁苦笑暗道：「本姑娘何來腹語之術？秦瓊看來乃有心之人，不然，他早就把自己擒拿了！他日有緣，倒願與此人一聚！」

張青奴這般心語，絲絲聲又入耳道：「姑娘不必多疑，秦某人眞心助姑娘脫險！今日秦某已得罪昏君奸帥，偌大朝廷也再無秦某容身之地矣！日後有緣，再行相見！姑娘快走！」

張青奴又驚又疑，暗道秦瓊怎的知悉自己的心語？她不知道，她此時的內力，已達超凡境界，她的意念所致，心語便以奇幻之法飄出，直達她意念中的對方耳內，這種「心語大法」，比之武林中的「傳音入密」，顯然又更上一層樓了。

張青奴此時也不敢猶豫，她猛一咬銀牙，背負唐萍，即越窗而出，三幾下起落，已掠出何樂宮十數丈遠。

驀地劍光一閃，一柄青鋒劍刃直刺張青奴的咽喉。原來張青奴甫一掠出，便已驚動宇文化及伏於暗處的禁宮的高手，隋煬帝已下旨格殺勿論，因此向張青奴出手便是致命的殺招。

張青奴猛吃一驚，猝遇殺招，不禁手忙腳亂，心道這一劍萬萬不能被其刺中，否則便是數十條無辜的人命，自己不但要救唐萍，更要救她那位李靖公子，以及李靖的滿門！何況就此被那昏君殺死，豈非太冤枉了麼？

張青奴的意念電閃，「圓月神功」當即隨意而生，出手便是「月轉經天」，手如鈎月，疾如電閃，向那柄刺近咽喉的青鋒劍伸去，在間不容髮中，

竟以玉手把青鋒劍尖鈎住。

持劍之人潛伏暗處，出手如電，自忖一招便可致欽犯死命，立建奇功。豈料一劍刺出，張青奴的身上似發一道光華，手如鈎月，竟向劍尖鈎去，立時便感一道强大熱流從劍尖瀉奔而下，他握劍之手如遭電殛，再也把握不住，脫手而飛。

持劍人不禁大駭，厲聲尖呼道：「欽犯在此！快來追剿！」

宇文化及在另一面正與秦瓊激鬥，聞聲不禁暴跳如雷，吼道：「秦瓊！欽犯果然在此，你尚敢阻本帥去路？欲想作反麼？」

秦瓊悶聲不語，手中的雙鞭卻絕不放鬆，招招擊向宇文化及的要害，其意乃在阻擋宇文化及趕去圍剿張青奴。

宇文化及被秦瓊拚命的招式纏住，一時脫不得身，氣得暴跳如雷，連連吼道：「反了！反了！放走欽犯，你這是滅門的死罪！」

秦瓊卻猶如聾子，任由宇文化及怒吼，手中的雙虎鞭絕不停緩，直把宇文化及逼得哇哇大叫。

宇文化及被秦瓊纏住，張青奴的壓力就減輕了不少。

宇文化及統領的禁宮高手，眼見主帥受困，倒有一半趕去圍攻秦瓊，撲來追截張青奴的只有八名高手。

八名禁宮高手的身手非常了得，身影展動，四面八方的向張青奴飛掠過來，眼看包圍圈已縮小不到三丈，在八名禁宮高手的合擊下，張青奴也萬難倖免。

張青奴眼見勢頭不妙，心中一急，她的意念甫動，圓月神功的「月轉經天」一式，便突轉「江河行地」，身形猶如玉燕穿雲，直插十丈虛空，在空中略一迴旋，便向迷樓外面飄然而去，其勢當眞猶如飛流千尺，不可遏止。

隋宮高手不禁瞧得目瞪口呆，搖頭苦笑道：「如此絕頂輕功，猶如仙家騰雲駕霧，豈是我等所能堵截？由她去吧！」

殺出宮門　義助孤女

張青奴背負唐萍，風馳電掣掠出皇宮，她一心只念着速速逃遁，心隨意動，意動力生，雖然城門緊閉，張青奴背着唐萍，竟然一掠而過，猶如嬌燕騰空。

守城門的隋兵，只見一團光華掠過，根本不辨何物，便已失了影踪。

直掠出城外數十里，眨眼已到黎明時分，張青奴才猛然驚覺：若大白天這般飛掠，世人準把她當作天降的怪物，不把人嚇死才怪！

心念電轉，「圓月神功」心法隨即收攝，張青奴便降了下來。

此時天色已大明，路人也漸多。張青奴背唐萍走路，別人還以爲她背着一位未滿七歲娃娃，因爲唐萍的身子甚爲嬌小。

這般走動，不多一會，張青奴便微見氣喘，呼呼吐氣。

連番飛掠，張青奴背上的唐萍但覺耳邊呼呼風响，人如騰雲駕霧，下面黑沉沉的，城樓、村寨、樹林一閃而過，心中又驚又奇，暗道：「青奴姐姐莫非是天降的神仙？」

這時卻聞張青奴氣喘呼呼，才猛地驚覺：青奴姐姐背着她，已達半個晚上，自然非常疲勞，她並非神仙，而是活生生的凡人。

唐萍說甚麼也不肯再讓張青奴背着她走路了，她在背上一陣掙扎，但她力氣微小，無論如何也掙脫不出。

張青奴覺唐萍在背上一陣亂動，微吃一驚，忙道：「萍妹妹，有甚不對？」

唐萍急道：「姐姐快放我下來，再背着我趕路，要累死姐姐你了！」

張青奴皺眉道：「妹妹雙腳纏成三寸金蓮，如何走得遠路？此地距馬邑郡尚有數百里路，若被昏君的欽差趕在前面，你的李靖公子就兇多吉少矣！」

唐萍心中一急，忍不住又掉下淚來，歎氣道：「但姐姐畢竟是人不是仙，再背着我走數百里路，如何支持得住？若姐姐累壞了，不但小妹生命難保，李公子亦必定難以倖免，這卻如何是好？」

張青奴想了想，便忽然笑道：「萍妹妹說的也是，我等何不顧輛馬車，直奔馬邑？再加多幾錢賞金，令馬伕日夜趕路，必可趕在昏君的欽差前面！」

唐萍一聽，轉憂爲喜，拍手道：「不錯！姐姐的辦法好極了！你快放我下來，入了鎮，僱了馬車，再趕路好啦！」

張青奴抬眼望去，石板路一直向前伸延，甚遠處才露出幾點樓宇的灰影，心道此地距大鎮少說亦有十數里，憑你的三寸金蓮緩緩移動，何時才入得鎮裡？

再向前走了三里路，張青奴漸感精疲力竭，雙腳幾乎難以邁動。此時已漸近那座大鎮，路上的行人更多，張青奴不敢施展「圓月神功」心法，只能如常人般緩緩走路。

即使如此，惹來的驚疑目光也漸漸多了起來，因爲張青奴年方二十，卻背着一個大女娃，那豈非十歲八歲便嫁人生娃娃？

路人投來的目光越來越複雜，有的更冷言冷語的挑逗道：「可憐呵！孤兒寡母晨早趕路，想必是娃娃得了重病，急着前去就醫，何不趁早尋個好人家，母女嫁過去，便有好歸宿啦！就算娃娃死了，也不用傷心啦！」

有的更故意擦身而過，沾一沾油水；有的又故意在前面停下，擋住張青奴的去路。

張青奴充耳不聞，也不發怒，只

是急急向前行。

但說也奇怪，任何人也休想靠近張青奴的身邊一尺，因爲甫一接近，便有一道熱流疾射而出，觸之如遭電殛，避猶不及，如何敢接近？

張青奴並不知道，這又是她懷藏的龍晶珠的威力，龍晶珠並非常人可以接近，若非有緣，觸之如遭電殛。

張青奴雖然鎮靜，但她背上的唐萍卻驚得花枝亂顫，她既驚這些無賴之徒的調戲，又爲張青奴的體力不支焦急，再加連番兇險，這是她自出娘胎從未碰過的，如何承受得住？又急又驚又氣之下，幾乎昏了過去。

張青奴知唐萍心事，但又不便出聲安慰，心中一急，便欲施展「圓月神功」的心法。

就在此時，一輛馬車飛速擦身而過。

張青奴一見大喜，暗道：「何不趕上前去，求馬車載唐萍一程？只須酬以重資，諒車伕必定答允。

正這般思忖，突地，身邊又掠過四匹快馬，疾如箭矢的向前面的馬車射去，眨眼距奔馳的馬車已不到三丈。

馬上的一條漢子倏的亮出傢伙，揚聲大叫道：「馬車上的臭道士聽着！快快乖乖下來，隨我等回去向公子交差，否則休怪老子手下無情！」

大漢喝聲剛落，馬車上便傳出一把男音，歎道：「在下不愼吐了眞話，難道便犯了大罪，非要斷在下一條手足不可麼？」

車後的漢子喝道：「你詛咒公子早死，這便犯了死罪！斷你一條腿，免你再妖言惑衆，已算天大便宜！你再不停車受縛，斷的便非一條腿，而是你項上的人頭！」

馬車上的人求道：「在下並非詛咒你家公子，只是依相直道兇災，令其趨吉避兇，早知如此，在下便違心說假話便了！望幾位大哥高抬貴手，放在下一馬！」

馬上的漢子大笑道：「你這臭道士好不愚蠢！知否世風喜說假話？似你這等不識世道，書生氣十足，怎敢在江湖行走？這還不該死？我家公子說，斷你一條腿，乃免你再在江湖胡混，免丟了生命尚不知悔悟！」

馬車上的道士似乎啞口無言，無話可說，但卻也絕不停車，依然拚命疾奔。

馬上的漢子大怒，反手一拍馬背，馬如箭矢，直射上去，眨眼已掠到馬車旁邊，揚刀就向馬車斬下。

張青奴把剛才的對答點滴不漏聽入耳內，心中又驚又怒，暗道說假話者生，道眞語者死，這世風簡直豈有此理！

這時突見馬上的漢子公然行兇，車上的道士危在指髮，心中一急，「圓月神功」的「月轉經天」一式，意動而施，身如電光，向馬車直射而去。

馬上漢子的大刀劈破馬車頂蓋，順勢向下，直取馬車上的道士頭顱，道士雙目一閉，歎道：「道假話者生，說眞話者死，世風如此，夫復何言？」

就在此時，電光一閃而至，張青奴不及細思，即疾伸二指，把疾劈而下的刀刃挾住。

持刀漢子但見一道光華射至，頓覺頭昏目眩，隨又突有一道强大熱流，從刀刃一射而至手臂，登時雙臂發痲，如遭電殛，大刀把捏不住，立刻脫手而飛。

這漢子雖感震驚，但仍不甘休，突又猛衝一拳，直砸車上道士。這一拳他已凝聚全身功力，道士被擊中，一般難以倖免。

張青奴又急又氣，便又依樣施爲，伸出二指，挾住漢子的拳頭。

漢子此時突感心胸一熱，神思立刻迷幻，擊出的拳頭竟化爲掌，輕按在道士的胸前，但體內的熱流激湧，無處渲洩，便緣手臂，流向手掌，再緣手掌導入道士的體內。

此時，後面的三條大漢亦已馳至，見爲首大漢手掌與道士的前胸相抵，不言不笑，神情古怪之極，不禁大駭，暗道這臭道士莫非暗施妖法麼？

心中雖然驚駭，但其勢又不敢不上前相救，便發一聲喊，齊衝上前，刀槍棍三樣武器直向道士擊來。刀劈道士的手臂，槍挑道士的咽喉，棍擊道士的天靈蓋，三招均是致命的殺着，務求立置道士於死地。

張青奴此時就隱在道士的身後，但見道士前胸與爲首大漢手掌相抵，臉上卻突現微笑，心中亦大感驚奇，暗道這人怎的了？莫非已遭不測？

張青奴不明所以，便伸手向道士的後胸按去，試試他是否仍有脈息，這一按之下，道士渾身一顫，臉上的笑意突然更歡，但伸掌的大漢卻臉如死灰，形如枯槁。張青奴心中莫名其妙，心道莫非這是「圓月神功」的心法所致麼？爲救道士，她按在道士背上的手便不敢鬆脫了。

就在此時，後面三條大漢驟然殺到，刀槍棍齊發，擊向道士的要害。張青奴此時已分身乏術，不禁暗歎道：「道士今番休矣！」

三條大漢的刀槍棍已一齊擊中道士的要害部位，但竟然一觸即止，因爲一觸之下，道士體內便有一道强大熱流，反彈而出，幾乎把三條大漢的刀槍棍震脫。

三大漢不由自控，拚命握牢所持武器柄把，運全身功力，才能抵禦柄把上傳來的强大反彈力，而因此三大漢均感全身的功力不受抑止，源源外洩，登時亦如爲首大漢一般，嚇得面如死灰。

張青奴心中越感驚疑，暗道這道士莫非當眞會施妖法？若如此，她倒是狗咬耗子多管閑事了！

張青奴並不知道，她負「圓月神

功」，再懷藏驚天至寶龍晶珠，圓月神功隨心而動，隨意而發，與龍晶珠的千年龍氣滙聚，威力之大，直可翻江倒海、旋乾轉坤，尋常武林中人如何可以抵禦，她的手掌偶然與道士的背部相觸，這道無形的威力便有部份導入道士的體內，道士的內力立時大增，猶如普通人苦練五十載，再以五十年的功力與四條行兇大漢相抗，大漢不敵他的五十年功力，因此頓成刀槍不入之身。不但如此，四條大漢的功力碰上道士五十年的內力，猶如綉花針碰上大磁鐵，紛紛揚揚，直向道士這塊大磁鐵飛去，再也不可遏止。若這般僵持下去，四條大漢必定內力全失，直至虛脫而亡。

幸而張青奴心疑道士有甚妖法，救他之心大減，再看行兇的四條大漢臉如死灰，已奄奄待斃，心中不忍，便欲罷手不理，把按在道士背上的右手驀地抽回。

就在此時，忽聽道士不可壓抑的大叫一聲：「脹殺我也！」

叫聲未落，四條大漢竟如風掃飛絮，應聲被道士叫聲彈落馬背，伏在地上，再也不能動彈！

道士的馬車此時繼續奔馳，貶眼便把伏在地上的四條大漢拋遠了。

張青奴被道士的馬車帶着向前飛馳，她也被方才的一幕弄得驚疑萬分，一時間怔怔的竟也說不出話來。

這時的情景當眞怪異之極，破頂的馬車沒命的向前飛馳，車座正中一位道士正襟危坐，神色古怪、目瞪口呆，道士的旁邊，斜斜站立一位妙齡少女，少女臉上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神色怪異，更奇特的是，少女背上，還用一幅皇宮的錦被裹背着一位一動不動的娃兒，這娃兒不哭也不動，也不知是大還是小。

這情景被過往的路人見了，必定目瞪口呆，以爲碰上甚麼驚世駭俗的怪物，眼尖的卻必然斷認，那道士該死之極，不但誘奸民間少女，竟連娃娃也生下來了。

好一會，張青奴才回過神來，她用手拍拍背部，唐萍嚶嚀的嗯了一聲，沒事人似的，大概方才電光火閃的一幕，她尚不知是怎麼回事。唐萍安然無恙，張青奴暗鬆口氣，不然，爲救這臭妖道，累她出事，豈非太寃枉了麼？

張青奴定了定神，望一眼車上的道士，但見他年方廿五六，丰神俊朗，甚有道骨仙風，根本不似會施妖術的邪怪。再一細看，道士目瞪口呆，似也被方才一幕震懾幾失魂魄，這便斷定，方才他並非施展甚麼妖法，而是被那「妖法」所震驚。

但這樣一來，誰是施「妖法」之人？行兇的四條大漢斷然不是，因爲他們已被「妖法」弄得幾失生命，道士也斷然不是，背上的唐萍不外一名弱質女孩，如何懂甚妖術？那唯一施出「妖術」的，只能是張青奴自己了！

張青奴這般思忖，不禁大吃一驚，以手指鼻，失聲叫道：「施妖法的，難道是我自己？」

「……姑娘！請稍移半步，不然，便熱煞小道了！」

就在此時，車上那道士忽然作聲道。

張青奴正暗自驚疑，聞言忙向道士瞧一眼，只見他滿臉忽然漲紅，以手撫胸，似乎眞的熱得難以忍受，於是情不自禁，果然立刻移開半尺，這時她的身子距道士便有一尺遠了。

張青奴甫一移開，道士便立見輕鬆了點，他鬆胸張臂，猛吸大氣，吞向腹內，與體內欲破胸而出的熱流相滙相混相抗，這般過了半個時辰，他臉上的紅氣才緩緩消退；再過一會，便與常人一般無異。

道士並不自知，方才電光火閃的一霎，他不但立增了五十年功力，更把四條武功不弱的行兇大漢內力激扯而導入自己的體內，他的內力便有常人百年的火候，這道强大內力在他體內穿行膨脹，無處容身，欲破體而出，幸而此時他以空間冷氣拚命吸入，空間冷氣與他體內熱流相滙，冷熱交滙，便即凝聚，緩緩沉入丹田，遂成他自身收蓄的內力。

在短短的一個時辰內，這道士便如常人苦練了百載，內力之深，尋常刀劍已傷他不得，雖不能隨意傷人，但自保卻已綽綽有餘，猶如脫胎換骨，頓成道家內功心法的不壞之身。

張青奴怔怔的盯着道士，眼看他霎間的變幻，竟忘了發話。

* * *

「多謝姑娘相救！」道士此時目現神光，向張青奴拱手道謝。

張青奴與道士的目光甫觸，不知爲甚，心中便忽然突突一跳，臉上紅霞乍現，她唯恐被道士察覺，便連忙別過臉去，低聲道：「謝甚麼？因爲連我也不知自己如何會把你救了！」

道士奇道：「方才不是姑娘以無上神功，輸入小道體內，助小道退敵麼？」

張青奴苦笑道：「說甚無上神功？連我自己亦不知道，那到底是神功還是妖術？」

道士向張青奴凝目一看，忽然面露驚容，半晌不語。

張青奴見狀苦笑道：「如何？你斷定我是妖怪了麼？」

道士連忙搖頭道：「非也！非也！小道怎敢輕侮姑娘如天貴相！」

張青奴歎道：「我生來便喪父喪母，顚沛流離，被逼浪跡江湖，還說甚如天貴相！你必定是說眞話被人追殺怕了，因此連忙說起假話來了？」

道士歎了口氣，道：「姑娘說笑了！小道就說遍天下假話，在姑娘面前亦不敢有半句虛言！」

張青奴奇道：「你怎知我的相格貴

如天人？我與你偶然邂逅，連話也不多一句，你便可以瞧出我的根底來了麼？好不教人迷惑！」

道士笑笑道：「姑娘生時奇特，遭遇亦必奇特，且一生三度接近君皇，甚至有帝王之份，但看姑娘一念之間罷了！小道所言，未知是也不是？」

張青奴一聽，心中一動，暗道這道士似大有來頭，不然爲甚竟隱隱示喻我的身世？

道士見張青奴沉吟不語，便又微笑道：「姑娘必定雲英未嫁，因此何來娃娃？姑娘所背之人，必與姑娘非親非故，想必有甚急難，才累姑娘背負奔波，若姑娘不嫌，便把她放下，同坐馬車趕路便了。」

張青奴臉上微紅，這才明白爲甚路人諸多嘲弄，原來均誤會她背着娃娃趕路，於是也不推卻，便把背上的唐萍解放下來。她與唐萍坐在馬車的右首，左面是那道士，道士拚命向外擠靠，中間因此空出近尺虛位相隔。

張青奴見道士不貪女色，更不趁機胡混，心中對他又添了幾分好感。

張青奴道：「請問眞人如何稱呼？」

道士歎了口氣，道：「在下姓徐名茂公，並非甚麼道士眞人，爲勢所逼，不外藉此行走江湖便了，其實並未跟隨入道。」

張青奴想了想，忽然微微吃驚道：「素聞江湖近日出了一位奇人，精於察人相貌，教人趨吉避兇，靈驗非凡，人稱賽諸葛，莫非便是徐茂公徐先生麼？」

道士苦笑道：「正是區區在下，但世人言過其實罷了，甚麼教人趨吉避兇？在下自己幾乎就連人頭也弄掉了！」

張青奴道：「世風與說假話，徐先生偶遇挫折，又何必耿耿於懷？目下昏君奸臣當道，百姓苦不堪言，徐先生身負此神技，何不仗此拯救世人？」

徐茂公苦笑道：「徐某雖有此意，但憑區區在下一人，持此微末之技，成得甚麼氣候？」

張青奴道：「不然，徐先生既身負察人相貌神技，他日必可大展抱負，若能因此羣集有志之士，便足可與當朝昏君鬥上一鬥！徐先生以爲然否？」

徐茂公一聽，不禁聳然動容道：「姑娘所言，乃抄家滅族的反話，姑娘難道不怕？」

張青奴嘿嘿一笑，道：「本姑娘怕就不說，既說必爲！實不相瞞，我與這位唐萍妹妹，就因昏君淫亂，被選入宮，不甘被昏君凌辱，才星夜闖出禁宮，日後必伺機取昏君人頭！」

徐茂公一聽，臉上微微變色，又驚又疑道：「憑姑娘單身一人，又背着唐姑娘，竟可闖出皇帝禁宮？這豈非痴人說夢麼？」

張青奴嘿嘿一笑，道：「本姑娘果然闖出來了！不過其中亦多虧一位姓秦名瓊的禁軍將官暗地相助，此恩此德，只好他日再行報答了，可惜目下尚不知秦將軍生死如何。」

徐茂公聞言，臉色又突變，立即在懷中取出銅錢，袖占一課，他仔細一看，才鬆了口氣，道：「姑娘放心，秦瓊雖有驚無險，可保平安。」

張青奴奇道：「徐先生爲何便可判斷？」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實不相瞞，在下本是朝廷靈台郎，掌習天文占星之職，因不愼直道『楊花敗李花開』一句讖語，被隋煬帝視爲反逆，非殺不可，幸秦將軍聞訊故意走漏風聲，在下才逃出京師，苟存一命。秦將軍與在下份屬至交，於其生辰八字了然如胸，因此剛才據此替其袖占一課，乃『呂祖桃木劍』，讖文道：安知此劍不成龍，見水都應出袖中，他日飛騰千萬里，上空妖嬌有雲從。秦將軍目下雖逢災劫，但其心性耿直，他日必成一代賢將，因此可知其雖危而不兇。」

張青奴一聽，雖感驚奇，但也不敢盡信，她眨了眨眼，道：「徐先生又如何斷定我有天人貴相？」

徐茂公沉吟道：「徐某亦正爲此暗自驚疑，因爲姑娘週身龍氣郁郁，此乃眞龍入體之象，有此象兆，他日必成一代帝皇。但姑娘臉如朗月，心清如水，乃仙道中人，不惹塵埃，如何做得世間君皇？形貌氣象兩相矛盾，因此竟連徐某亦難以判斷。」

徐茂公並不知道，張青奴此時身藏天地至寶龍晶珠，因此自然週身龍氣郁郁。

徐茂公不知，張青奴自己就更不知道了。

張青奴直聽得連連眨眼，若非「徐茂公」三字大有來頭，她對他的風度又暗生愛慕，她就必然以爲徐茂公在胡說八道了。

張青奴想了想，又指指唐萍，微笑道：「徐先生既精於此道，可否替唐妹妹相相她的來路？」

徐茂公目注唐萍，唐萍歷遭驚變，此時已略爲鎭靜，見徐茂公定神凝望，居然不怕，還報以一笑，神能嬌美之極。徐茂公一見，暗暗歎了口氣，心道此女樣貌清麗，脫俗出塵，貞潔之極，可惜運如清水，容不得半點俗物，註定畢生憂郁而渡。徐茂公這般思忖，便笑笑道：「姑娘欲替唐姑娘問何事？」

張青奴脫口而出道：「姻緣！」話剛出言，臉上便感一陣臊紅。

幸而徐茂公並沒留意張青奴的神態，聞言略一沉吟，便道：「唐姑娘之唐字與李字相衡，因此與李姓人必難成姻緣之事！」

張青奴未及發話，唐萍驟然被徐茂公點中心事，不由急得滿臉通紅，忙道：「小女子自小已許配與李家，徐先生爲甚斷定唐字與李姓相衡？」

徐茂公微笑道：「唐者君也，乃王氣之姓；又據在下占星所得讖語，楊花敗李花開，他日一代新君必爲李姓之人，兩王相遇，必有激爭，因此在百十年內，唐李二姓，必定難圓姻緣好事！」

唐萍一聽，登時淚流滿面，悲道：「若然如此，小女子與李公子必定難圓好夢了！」

徐茂公見唐萍不勝悲傷，心雖不忍，但他所斷實情如此，也無言相慰。

張青奴卻想道：「唐妹妹休要悲傷！徐先生雖然素負盛名，但偶爾也會出錯，本姑娘就斷然不信，只要兩心相愛，兩情相悅，世上有甚麼人可以阻擋你與李公子的姻緣！」

唐萍深知張青奴的本事，一聽便心安了點，隨又破啼爲笑，道：「小妹他日能與李公子成鴛侶，皆青奴姐姐成全之德也！」

徐茂公卻是微笑不語。

張青奴不服氣道：「徐先生似乎胸有成竹，當眞判定此事不可逆轉麼？」

徐茂公微笑道：「世人皆欲聽順耳恭維假話，世風如此，夫復何言？」

張青奴生氣道：「徐先生把本姑娘也算進去了麼？」

徐茂公歎了口氣，道：「姑娘週身龍氣郁郁，此乃歧黃之術的大忌，徐某在姑娘面前，豈敢胡言？不外據實直道罷了！」

張青奴眨了眨眼，忽然盯着徐茂公，道：「既徐先生如此自負，敢隨我與唐萍妹走一遭馬邑郡麼？」

徐茂公微一怔道：「走一遭馬邑郡又如何？」

張青奴格格一笑，道：「李公子便是馬邑郡丞，刻下正被昏君下旨滅門，我等趕到馬邑，危急之際，諸事草草，青奴便逼李公子立刻與唐妹妹拜堂成親，然後逃遁，如此，唐李不能聯婚的預兆便不攻自破矣！」

徐茂公略一沉吟，便決然道：「徐某反正浪蕩江湖，便隨姑娘走一遭馬邑郡便了！」

張青奴微笑道：「徐先生連我的名姓亦不知，便敢隨我等同赴馬邑郡？不怕本姑娘怒起來，把徐先生殺了麼？」

徐茂公大笑道：「姑娘滿臉正氣，凜然而令人不敢稍存歹念，若姑娘亦會輕率殺人，那徐某這雙眼珠便算瞎了！既然如此，名姓知否，又有何干連？」

張青奴見徐茂公胸襟磊落光明，斷然不是邪歹之輩，心中對他的好感又添了幾分，於是也不隱瞞，把自己的眞名姓向他說了，又順帶把她和唐萍如何被選入宮，如何面斥隋煬帝的荒淫無道，隋煬帝如何下旨追殺等事說了。

徐茂公聽罷，只淡然一笑道：「原來是張青奴姑娘，姑娘俠義心腸，敎人佩服。」

張青奴見徐茂公忽然變得冷漠，心中有氣，暗道他一聽昏君名號，便嚇得話也少了，如此膽怯之人，如何成得大事？他所負的盛名，或許只是虛有其表罷了！

張青奴這般思忖，便一心只盼快些趕抵馬邑郡，以便當場拆穿徐茂公的胡言，因此不再多言。

馬車日夜奔馳，第二天傍晚，便已抵達馬邑郡境。

三人棄車入城，向過往路人一打探，馬邑郡丞果然是李公子李靖，而且郡內中人，對李郡丞均衆口交讚，言其爲官清正，不貪不枉，甚得民心。

唐萍見人人均讚她的李公子，歡喜得臉泛桃紅。

張青奴見李靖果然是一個好官兒，救他的心就更殷切。

徐茂公卻淡然處之，不動聲息，既不歡喜，亦無怒氣。

張青奴懲着一肚子悶氣，向路人打探清楚，便直奔馬邑郡丞府。

此時已過郡丞當值時分，郡丞府中堂大門早已關閉。三人轉到角門，當值的門丁把三人擋住，說郡丞正在休憩，閑雜人等不得打擾。張青奴本就一肚子悶氣，聞言便欲發作。此時唐萍卻忽然款款向前，向門丁福一福道：「多謝大哥進內通報郡丞，就道湞水郡唐家求見，郡丞必有打賞，大哥不信，進去一試便知。」

門丁聞言，果然半信半疑的進去了。

不多一會，門丁便連滾帶撞的衝了出來，大開角門，向唐萍打拱作揖，道：「原來是唐家小姐駕到，小的有眼無珠，唐小姐千萬恕罪！李郡丞已在大堂迎候！」

三人由門丁引領，直抵郡府後堂。在後堂正廳門前，果然佇立着一位年輕的官兒，雖是素裝便服，但亦甚有威儀。

官兒一見唐萍等三人走近，神色驚喜，立刻快步迎上前，與唐萍執手相見，連聲道：「唐小姐突然降臨馬邑郡，怎不及早傳信？以便下官相迎？唐伯伯，唐伯母身子安好？」

唐萍此時已淚流滿面，顫聲道：「但見李公子安然無恙，奴家便死而無怨了！」

李公子聞言一驚，忙道：「萍妹有甚事如此悲惶？」

張青奴見李公子只顧與唐萍依偎親熱，心中有氣，便大聲道：「你便是馬邑郡丞李靖麼？我等護送唐小姐遠道來此，好歹無功有勞，如此怠慢，豈是待客之道？」

李公子一聽，目注張青奴和徐茂公，並不生氣，反而向張青奴拱手道：「是極！是極！這位姑娘教訓的是，是下官輕慢了！這便請進內堂用茶謝罪如何？」



李靖出手助老婆婆解危。

張青奴便發作不得，格格一笑，果然乖乖隨李公子走入後堂。竟然只有一位衙役，衙役獻上香茶，就退了出去。

張青奴奇道：「請問李公子，既貴爲郡丞，難道連侍婢亦不設一個麼？」

李郡丞微笑道：「下官叨光任此郡丞，乃無奈之舉，隻身赴任，時日無多，一切從簡，倒樂得耳根清靜。」

徐茂公聞言目注李郡丞，不禁微微一笑，暗暗點頭。

張青奴卻以爲李郡丞性子謙遜，不好女色，心中大生好感，她見內堂並無外人，便單刀直入道：「實不相瞞，我等護送唐妹妹來此，乃向李公子報兇訊！李公子危在旦夕，務請及早謀劃！」

李郡丞一聽，微微變色道：「姑娘所報，是甚兇訊？」

張青奴便把隋煬帝因唐萍反抗，遷怒李靖，要把李靖滅門的事簡略說了，又道：「欽差料必快抵馬邑郡，李公子務請速作準備！」

李郡丞聞言，半晌無言。好一會，他才仰頭歎道：「朝廷如此無道，夫復何言！倒是他有先見之明，把此火坑口讓了出來！」他一頓，又道：「姑娘好意，下官心領！但姑娘放心，下官敢擔保，李靖滿門必然安然無恙！」

張青奴吃驚道：「莫非李公子已早接風聲，已作準備了麼？」

李郡丞苦笑搖頭道：「下官偏處馬邑，朝中更無交好，如何會早知噩耗？但下官早已無心戀此官位，如今被逼遠遁，倒也沒甚留戀之處！」

張青奴一聽，大喜道：「難得李公子心胸如此豁達，這昏敗朝廷的官兒，早棄早妙！事不宜遲，李公子這便速速準備，携唐妹妹遠遁他鄉，以待雨過天晴之日便了！」

李郡丞點點頭，但又略帶猶豫道：「唐小姐雖與在下有婚盟之約，但尚未正式行禮結合，男女有別，如何可雙雙行走？」

張青奴一聽，格格的一笑道：「這還不容易？事急從權，李公子何不立即與唐妹妹交拜天地，即成夫妻，有名有份，這男女之嫌，便立可消解矣！」

唐萍一聽，臉即羞紅，卻偷眼向李公子瞟去，滿含期待之意。

張青奴見李公子尚在猶豫，心中大急，她微一咬牙，便去大堂神案，燃起香燭，然後疾步而至，一手一個，把李公子和唐萍扯到神案前面。

張青奴心中一急，圓月神功的「月裏乾坤」一式便隨意而施，李公子與唐萍如何可以抗拒？而且唐萍早已滿心願意，李公子雖仍帶猶豫，但其實對唐萍亦情根深種，因此將勢就勢，便跪在神案前面。

兩人先拜天地，再行相拜，雖然草率，但夫妻交拜大禮總算已成。

李公子偷眼向唐萍望去，但見她

含羞帶笑，臉泛紅霞，美艷之極，心中一陣欣喜，暗道得妻如此，這區區郡丞烏紗不要也罷了！他忍不住一陣激情，把唐萍摟進懷裏，當衆吻了她一下。

唐萍羞得淚花閃閃，她含羞帶笑道：「相公還不上前多謝月下老人麼？」

李公子一聽，滿心歡喜，果然携着唐萍的手兒，走到張青奴面前，拜謝道：「多謝月下老人成全之德！」

張青奴心花怒放，她偷眼向徐茂公望去，雖沒發話，但已不言而喻！如何？如今唐李不是已成夫妻了麼？

徐茂公目注李公子，微微一笑，卻不言語，似已胸有成竹。

張青奴氣不過徐茂公的故作鎭靜，忍不住嘲笑道：「何謂楊花敗李花開？又何謂唐李二姓相衝不能成佳侶？此言在一雙新人面前，只怕已不攻自破矣！」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未必！未必！」

張青奴怒道：「在事實面前，徐先生尚不肯服輸麼？」

徐茂公微笑道：「非也！非也！若李公子當眞是李公子，徐某當叩頭服輸！」

張青奴怒瞪徐茂公，道：「你竟敢胡說八道，連李公子也懷疑麼？他不是李公子是誰？」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解鈴還須繫鈴人，姑娘何不先問問李公子？」

張青奴又驚又疑又奇，無奈只好轉向李郡丞，道：「徐先生是否在胡說八道！」

李公子歎了口氣，道：「在能人面前豈敢相瞞？徐先生所言，果然字字眞實！」

張青奴一聽便猛吃一驚，忙搶話道：「這般說，你果然不是李靖公子？那你是誰？竟敢冒認李靖，搶了他的烏紗官帽？」

李公子苦笑道：「在下雖然並非李靖，但這郡丞卻並非搶來，而是李靖逼我冒名頂替，致弄出這場天大誤會！」

張青奴驚道：「你雖然沒搶他的烏紗，但他的未婚妻子卻被你欺騙到手了！」

李公子搖頭道：「不然，因爲唐家相親之時，李靖已遠遁不知所踪，李家爲免麻煩，便請在下假扮到底，因此唐家相中的，其實是在下，並非李靖公子。」

此時徐茂公不禁呵呵一笑，道：「其景荒誕，其情可憫，有情人終成眷屬！」

張青奴被眼前一幕幾乎弄得目瞪口呆，好一會，才轉向唐萍，道：「他所言是否屬實？只須唐妹妹一句話，姐姐便替你作主！」

唐萍惶然的點頭道：「奴家相親之時，果然是這位公子，因此一直把他視爲李靖公子！豈料有此變故。」

張青奴此時已沒了主意，無奈道：「怎會如此巧合？」

李公子此時已回過神來，坦然道：「實不相瞞，李靖本是在下的姑親表弟，容貌極之相似，李表弟他被父母所逼，參加朝試，豈料竟得中舉人，任爲馬邑郡丞，但他志不在此，便把在下誘到家中，把在下灌醉，他自己立即遠遁不知所踪。李家知此乃欺君死罪，便求在下冒名頂替一段時日，待尋回李靖表弟，再行復原。豈料這頂烏紗，在下一戴便達二年，雖心生厭倦，但又無可奈何，如今總算一了百了，終於解脫了！」

張青奴直眨眼道：「那你到底是誰？」

「李公子」苦笑道：「在下姓裴名行儉，字守約，僅是秀才一名，根本未及郡丞資格。」

張青奴不禁目瞪口呆，喃喃道：「但你這郡丞，當得很好呵！郡中百姓，皆衆口交讚！如今一去，豈不可惜？」

裴行儉朗聲道：「裴某既虛坐郡丞之位，總不忍令百姓雪上加霜，但爲此昏敗朝廷效力，到底於心有愧，今日棄官遠遁，正好放下心懸重石。」

張青奴無言以對，徐茂公此時卻接話道：「很好！能收能放，進退從容，不失從政之道，裴公子今日雖然暫行退隱，焉知他日不能鵬飛萬里，一展抱負！」

張青奴盯着徐茂公，道：「徐先生如何便知道他並非李靖？」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靖字帶肅煞之氣，決非如裴公子等溫文爾雅之士名姓，徐某目睹裴公子容貌舉止，便足可判斷他決非李靖。」

張青奴喃喃道：「世上竟有這等玄妙察人之術，先生果然不愧爲賽諸葛！我身上的龍晶珠，此物留在青奴身邊並無大用，不如由先生收藏，或有用處。」

張青奴說罷，轉過身去，在懷內取出那顆驚天至寶龍晶珠，捧到徐茂公面前，道：「徐先生請看看，這到底是甚活寶？」

徐茂公向寶珠投了一眼，臉上即微微變色，他接過手中，立感一道熱流緣臂而上，神色當即大變，忙道：「請問青奴姑娘，此珠何處所得？」

張青奴格格一笑，便把被困隋煬帝迷宮，於危急中順手牽珠之事道出。

徐茂公一聽，當即以手加額，連聲道：「可喜可賀！這當眞是天滅昏君！一代明君必將取而代之矣！」

張青奴迷惑不解，道：「區區一顆寶珠，便有如此驚人威力？」

徐茂公聳然動容道：「據徐某所知，此珠名爲龍氣聚晶珠，乃集十年龍氣凝聚而成，龍氣之雄厚，千年難求

，其威力之大，當可令乞丐成暴富，無賴成草王！若再加本身根基深厚之人得之，當可君臨天下，威鎭八方！隋煬帝這昏君若有此珠坐鎭，其帝運當可稍長，但如今一旦失落，其覆滅已爲期不遠矣！」

張青奴喜道：「這好呵！原來徐先生亦是有心與昏君作對！這寶珠既有如此威力，就由先生保存，尋得明君，就以此珠助他成功便了！」

徐茂公微笑道：「姑娘不欲把此珠留爲己用麼？」

張青奴格格一笑道：「青奴只要把隋煬帝這昏君殺了，便心願已足，至於誰做皇帝，青奴那管這許多！」

徐茂公點點頭，便把龍晶珠小心收藏好了。他略一沉吟，又道：「陽花敗李花開之天兆已現，姑娘既有殺滅昏君大志，務須小心從事，更要羣策羣力，集天下有志之士，才可一擊成功！」

張青奴眨眨眼道：「徐先生尚有甚高見？」

徐茂公想了想，便道：「裴公子與唐萍姑娘宜速速遁逃，在民間隱跡，以待明君臨朝，再行輔助。徐某目下並無要事，就由徐某護送他倆人便了！」

張青奴對徐茂公忽然有點不捨，便輕聲道：「青奴可否同行？」

徐茂公搖搖頭道：「目下天道行將大變，正有賴姑娘於各地羣集有志之士，徐某其實亦正爲此事奔走，分頭行事，當可事半功倍！青奴姑娘以爲然否？」

張青奴無奈道：「徐先生所言正是。」

當下裴行儉與唐萍匆匆收拾細軟，隨張青奴、徐茂公等，連夜逃出馬邑郡。

張青奴與徐茂公、裴行儉、唐萍三人分手後，心情一陣惆悵，直感天地之地，竟無一處容身之所。

她忽爾想起自己古怪離奇的身世，忽爾咬牙切齒痛恨隋煬帝的兇殘荒淫，忽爾又暗佩徐茂公的驚人智慧本事，隨又勾起那只聞其名不見其人的李靖。

張青奴心中不禁恨恨的道：「都是這見鬼的李靖惹上這許多麻煩！李靖呵李靖，你到底是何方怪物？」

張青奴這般轉念，便決定先行尋找李靖，試試他是否有志反隋殺昏君，然後再作打算。

* * *

此時，惹出諸般麻煩卻不自知的該死的李靖，卻正行走在江南的路上。

李靖此時尚只是一位十八歲的少年人。

陽春三月，江南的山野翠綠欲滴，山崖兩旁，奇花異草競生。

李靖貪看着江南秀色，奇峯異水，幾乎忘了趕路。

驀地，一陣急驟馬鈴聲從遠處傳來。李靖抬頭一看，但見兩匹駿馬從山道上飛奔而來，眨眼間便飛抵身前。

騎馬人見山道上有人，便把馬繮一勒，駿馬長嘯一聲，放慢了脚步。

李靖一看，前面一匹馬上，坐着的竟是一位十六七的少女，白衫白裙，非常美麗，宛如天仙，一雙俏眼如一泓清水，眼角眉梢，透出絕頂聰慧。

後面一匹馬上，卻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婦人，面色蒼黑，目光如電，卻是傭人打扮。

李靖暗感驚疑，這老婦分明身負上乘武功，卻爲何作傭人打扮？這少女狀似大家閨秀，但從她的騎姿看來，必定輕功超卓。

那少女瞟了李靖一眼，目光一掠李靖身上的佩劍，便格格一笑，悄聲向身後的老婦道：「苦婆婆，你看看，這人佩的是甚名劍？」

老婦苦婆婆聞言眼角向李靖一掠，少女卻又笑道：「苦婆婆，這人佩的是一柄木劍，我看他不是呆子，便是傻蛋，不然，爲甚佩柄木劍來玩兒？」

李靖一聽，心頭一震，暗道這小姑娘的眼睛好厲害，竟一下便瞧出我佩帶的是一柄木劍來了！

原來李靖自棄官之後，便浪跡江湖，在一個偶然機會，拜在玄天劍門下學藝，此次奉師傅之命來嶺南，他師傅怕他招惹是非，誤傷人命，便把他的劍收起來。

李靖道：「師傅，你教徒兒的武功，就全在這把劍中，沒有它，路上碰着强盜惡棍，教徒兒如何抵擋？」

師傅瞪了他一眼，道：「我叫你打鬥厮殺麼？碰上這等人，你不會逃走？我就因你的性子好管閑事，才把你的劍沒收！」

李靖道：「但徒兒總不能空手上路呵！」

師傅歎了口氣，終於道：「好吧，你一定要帶，就把你練功用的木劍帶去吧！」

李靖不敢違了師令，只好帶着這柄木劍下山。他一路上不敢多管閑事，也無人瞧出他佩帶的是一柄木劍，因爲木劍裝在劍鞘裏，劍柄與眞劍一般無二。

豈料此時卻被那少女一眼便瞧破了。

李靖正感驚疑，突然，他眼前金光一閃，一件澄黃的暗器直朝他的胸口飛來，李靖猛吃一驚，料不到這少女出手如此狠毒，向左右閃避已然不及，只好向後一個倒翻，避過飛來的暗器。

少女在馬背上格格笑道：「苦婆婆，你看，這傻蛋在玩翻觔斗把戲哩！」

苦婆婆見李靖翻身的動作疾如鷂子，落地悄然無聲，暗暗吃驚，暗道這少年人的輕功已甚有火候，「非尋

常之輩。

此時少女見苦婆沉吟不語，便又格格笑道：「苦婆婆，我再要他翻個觔斗你看，好麼？」

苦婆婆忙道：「慢點，小姐，快走吧，別多惹麻煩！」

少女不捨道：「他翻觔斗好看呵！」

苦婆婆一撥馬頭，道：「走啦，走啦，小姐！」

少女嘻嘻一笑，便拍馬跟上苦婆婆，絕塵而去。

李靖心中有氣，暗道我與你無怨無仇，怎的便要傷我生命？但這時那兩匹快馬已飛馳而去，要追上去並不容易。

李靖俯身一看，暗器已滚落旁邊的草叢，他拾起一看，原來是一顆小小的銅鈴，他不禁又好氣又好笑，原來這女娃娃並非欲取他生命，只是開一開玩笑。

李靖見小馬鈴精緻玲瓏，甚覺可愛，便把它收在袋裏，繼續趕路。

走了半日，他走進一片樹林，只見一面酒旗在樹林中掛起，李靖此時肚腹空空，一見之下，心中大喜，便加快腳步，往酒旗的方向掠去。

那只是一間小小的酒舖，就座落在樹林一片空地上，全用竹子搭成，倒也甚覺雅致。

李靖走進店裏，店內已有七、八位過路客人坐着。靠溪邊的東面窗下，一位青袍老者，鬚髮皆白，神態從容，自斟自飲，悠然自得。

那天仙似的少女與那老婦，竟然亦在另一張桌上，桌上杯碟狼藉，老婦仍一杯接一杯往嘴裏灌。

少女見李靖進來，掩口一笑，輕聲對老婦道：「苦婆婆，你看，會翻觔斗的傻蛋也來了。」

少女聲音雖輕，但李靖還是聽到了，他心中一陣惱怒，暗道這女娃娃怎的如此不懂禮貌？他有心過去教訓她幾句，但轉念一想，萬一這女娃不認賬，我豈非太沒趣？

李靖忍着沒發作，走到遠一點的桌子坐下來。

那少女這時嬌聲道：「苦婆婆呵，你聽到我講話麼？你再喝，醉了，我如何扶你上馬趕路呵！」

「苦婆婆沒醉，痛飲千杯不言醉……」苦婆婆說着，又把一杯酒倒進嘴裏，「小姐……你說甚麼呵？」

李靖聽了，又好氣又好笑，但也沒去理會。這時，店小二走近來招呼。李靖道：「有甚上等好酒？」

店小二笑道：「有，有！有貴州茅台、瀘州大麯、桂林三花、石灣玉冰燒，對！還有北地聞名的滴珠糯米酒。」

李靖一聽，便道：「好極！你先打半斤糯米酒來。」

店小二連聲答應，卻不肯走，「小客官光要酒，不要菜？」

李靖一怔道：「有甚麼好菜？」

店小二笑道：「好菜多極了，狗肉、蛇羹、清炖鷓鴣、紅燒兔肉、蛇油牛肉……」

李靖不耐道：「好了，好了，就來兩盤狗肉吧！」

店小二如飛的去了，不一會，便把酒菜端了上桌。

李靖呷了一口酒，果然又香又甜又醇，不禁大喜，他好酒，但不喜烈酒，卻好甜酒，因此糯米酒正合他的胃口。

李靖正飲酒吃肉，忽然又聽那少女驚呼道：「哎呀，苦婆婆，快看看，你的酒裏有甚麼啦！」

苦婆婆醉眼一看，不由大吃一驚，舌頭也伸了出來：「……血！那是血！」

少女格格一笑，道：「苦婆婆，不是血，血怎麼不散開？」

苦婆婆再往杯裏一瞧，便哈哈一笑，道：「呵！原來是小姐的胭脂，小姐真會開玩笑。」

少女笑道：「我的胭脂怎的不慎跑進婆婆的杯裏去了？」

苦婆婆笑道：「不要緊，婆婆的臉太醜，也想塗點胭脂。」

少女得意的格格嬌笑。

李靖心中又好氣又笑，他明知苦婆婆其實早就知道少女的惡作劇，但為逗她歡喜，詐作不知罷了。他看看自己的酒杯，不禁一怔，原來自己的酒杯，也被那少女做了手腳，此刻竟也多了一點血紅的胭脂，少女出手之快，簡直不可思議。

少女這時在那邊掩嘴偷笑，李靖作聲不得，只好自認倒霉，把酒倒掉，不敢去惹她。

就在此時，店外傳來一陣馬蹄聲，一會後，走進兩位中年漢子，前面一個身材瘦小，卻行動迅捷；後面一個卻生得臉皮白淨，一表斯文，卻神態輕佻。

李靖一眼就瞧出，這兩位是武林中人，他招惹不起，因此連忙低頭飲酒，不敢逼視。

白淨臉皮掃視店內一眼，一下便看見那少女，便用手輕碰瘦漢，道：「五哥，你看，這陋店中竟藏了一位嬌美的小雌兒。」

李靖一聽，便皺了皺眉頭，直覺上已知兩人要碰釘了。

但那兩人卻似乎有恃無恐，瘦漢向少女斜瞥一眼，點點頭，邪笑道：「不錯！不錯！果然是上等貨。」

少女大概入世未深，尚不知道別人戲弄自己，笑問苦婆婆道：「苦婆婆，怎叫小雌兒？怎又叫上等貨色？」

苦婆婆一聽，忙道：「休理會這等瘋話……」

但那兩人已樂得哈哈大笑，白淨臉皮擠擠眼，道：「五哥，這分明是個清水貨，把她弄來快樂如何？」

瘦漢此時突見那少女身邊的老婦

目中精光一射，心中一凜，忙道：「八弟，說話小心……」

但他的話音未落，白淨臉皮便突然慘叫一聲，雙手掩目，跌在地上翻滾。

少女格格笑道：「苦婆婆，你看呵，這人怎的跌倒了？想必是患上失心瘋了麼？」

苦婆婆這時的酒意一下子去了大半，她立刻站起來，扯着少女道：「走啦！走啦！酒飽飯足，正好趕路。」

少女尚不願走，道：「不嘛，苦婆婆，他翻滾得好看極了。」

苦婆婆知道不妙，不由分說，扯着少女就走了出去。

瘦漢初時一怔，這時忙俯身問道：「八弟，怎的了？」

白淨臉皮慘嚎道：「五哥……小弟中了暗器，眼睛瞧不見了……」

瘦漢仔細一看，見八弟一雙眼睛流出兩道極細的鮮血，眼珠上露出兩點極細的寒芒，不由驚呼道：「幻影梅花針，這是幻影梅花針。」

李靖此時不由心中一凜，暗道曾聽師傅說過，「幻影梅花針」乃雲南梅花峯梅花教的一種暗器，奇毒無比，僅須一針，便立置人於死地，而且施發時猶如幻影，根本無從閃避。李靖又暗道白淨臉皮雖然下流，理應受點教訓，但出手便令他雙眼盡瞎，這也未免太狠毒了。

此時瘦漢已「刷」的拔出劍，縱身一躍，掠到店外，橫劍攔住已走出店外的老婦和那少女，厲聲道：「把人眼睛刺瞎了，就欲一走了之麼？」

少女驚奇的「咦」了一聲，笑道：「誰瞎了？我還以為有人有眼無珠，躺在地上當床睡哩！」

瘦漢沉聲道：「少廢話，你等是否梅花邪教中人？」

苦婆婆臉一沉，道：「甚麼邪教梅花？誰正誰邪，只怕未必。」

瘦漢再不發話，驀地一劍便直向苦婆婆刺來。

苦婆婆向後一躍，避開瘦漢這一劍，瘦漢劍鋒一轉，削向少女的腰部，少女「呵」的驚呼一聲，被這一劍嚇慌了，仰面翻倒在地。

少女看似驚惶失措，但李靖卻一眼瞧出，她這下仰翻，卻恰恰是避開瘦漢拚命一劍的妙着。

就在此時，突聽瘦漢「啊」的一聲，手握的劍竟脫手而飛，少女一躍，動如脫兔，玉手一抄，便把瘦漢的劍接在手裏。

少女格格一笑道：「好呀，你這瘦猴嚇我一跳，我也與你玩玩。」劍光一閃，直刺瘦漢咽喉，身法優美，出手如電，劍勢仿如滿天梅花幻影。

李靖心中突然一跳，暗道莫非這便是武林中人，聞名膽喪的「梅花幻影劍」麼？

瘦漢的面色亦為之大變，幸而他的輕功超卓，向後一躍數丈，身輕如落葉。

少女笑道：「你這猴子跳得很快呵！我不准你溜。」聲落人起，後發先至，瘦漢雙脚剛剛沾地，少女的劍尖又直指他的腹部。

瘦漢面無人色，他慌忙閃開，少女的劍尖卻又指向他的腦門，瘦漢但覺滿眼梅花幻影，寒光罩體，他上跳下竄，東躍西翻，少女的劍花卻如影隨形，根本無法躲避，瘦漢自知，今番已萬無倖理。

李靖亦已瞧出，少女欲取瘦猴生命，大概不出十招，她似乎只是與他玩玩，給他一點顏色瞧瞧。

李靖趁瘦漢向這面靠近，仔細運目一瞧瘦漢的右手，原來瘦漢的右手腕少商穴上，插着一枝細如牛毛的銀針，「好一個幻影梅花針，當眞是影如虛無，幻如鬼魅。」李靖心內不禁又驚又讚道。

此時少女把瘦猴逼得四周亂跳，大汗淋漓，她忽然把劍勢一收，跳出丈遠，格格笑道：「好啦！不跟你玩啦！我要回家啦！你這把臭劍，還給你……」聲未落，劍已向瘦猴拋去。

瘦猴不拾劍，神色古怪，忽然向少女拱手道：「多謝姑娘！但可否賜示名姓，來日再登門領教。」

少女格格一笑，毫無機心道：「甚麼名姓的？你想向我爹娘告狀麼？我不說你知，而且你只會跳來跳去，我不想再跟你玩了。」

就在這時，又一陣馬蹄聲傳來，從樹林中跑出五匹快馬，瘦猴一看，臉露喜色，大叫道：「三哥，快來！這兩個邪教女妖，把我和八弟都傷了，千萬莫讓她們跑了。」

馬上五條大漢一聽大怒，紛紛下馬，拔出兵器，一擁而上。

為首一人四十上下，身子高大粗壯，虎背熊腰，一臉鋼針鬍子。

李靖一看，暗吃一驚，暗道瞧這容貌，豈非師傅所說，這是他的鍾師伯的第三弟子梁平山麼？據聞他是本門玄天劍派的高手，使的一把劍威猛非常，劍出如雷電，銳不可擋，因此有「雷電劍」之稱，他怎會亦抵達此地？這般思忖，李靖便決定暫不露面相認。

「雷電劍」梁平山走過來，掃一眼苦婆婆和少女，沉聲道：「五弟，怎麼回事？」

瘦漢沒把八弟淫戲少女的事道出，只說這兩個邪教女妖出手便刺瞎了八弟的眼睛，接而又刺傷自己的右手。

梁平山一聽大怒道：「五弟，你退下，讓三哥向女妖領教。」

苦婆婆嘿嘿道：「你這大腦蠢蛋，怎的出口傷人？甚麼女妖女妖的？你自以為名門正派很了不起麼？來來！老婆子跟你這名門正派玩上兩手。」

少女道：「苦婆婆呵，你醉了，怎是這大腦蠢蛋的對手？」

苦婆婆輕輕的「哼」了一聲，突起一劍，歪歪斜斜的向梁平山刺去。

梁平山出手一擋，苦婆婆騰騰的被震退三步，她站穩了，斜眼瞥了梁平山一眼，冷冷道：「大腦蠢蛋這柄劍倒有斤兩呵……」話音未落，又一劍向梁平山斜斜刺去。

但這一劍連梁平山的身形也碰不到，梁平山起劍一架，苦婆婆砰的仰後跌在地上，梁平山哈哈大笑道：「老妖婆，醉成這般模樣，也想與我鬥劍？不鬥，不鬥，這太沒意思了。」

少女一聽，格格一笑道：「好呵！不鬥就不鬥好了。」她過去扶起苦婆婆，道：「苦婆婆，走呵，人家不想鬥了。」

梁平山劍尖一指，「要走麼？上哪兒？」

少女眼睛一瞪，道：「回家呵，你不是說不鬥了麼？」

梁平山冷笑一聲，道：「鬥是不鬥了，你等回去也可以，但須留下一樣東西。」

少女脖子一歪，道：「甚麼東西呵？」

梁平山劍尖一指少女的眼珠，厲聲道：「以眼還眼，你傷了我八弟雙眼，留下你二人的眼珠，便可回家去了。」

少女小手一點自己的鼻子，奇道：「我沒了眼珠，如何看見回家的路？如何會看見你和那瘦猴跳舞？」

瘦漢氣得大叫道：「三哥，先劈了她再說，這小妖精會使幻影梅花針，三哥小心了。」

梁平山一聽，臉上勃然變色，厲聲道：「嘿嘿！果然是梅花邪教！看你這歹毒幻影梅花針能耐得梁某否！看劍！」

梁平山的劍尚未向少女遞出，苦婆婆突然一劍從旁刺出，劍勢如電，直指梁平山的小腹。梁平山不得不撤招回救，擋開苦婆婆刺來的一劍，苦婆婆冷笑道：「你怎配與我家小姐動手？先鬥贏老婆子再說。」

梁平山怒道：「那就先劈了你。」

梁平山一劍揮出，這一劍盛怒而發，劍出如電，凌厲無比。苦婆婆醉意未消，東歪西倒，身子一偏，恰恰避開這威猛一劍，突出其不意，斜挑一劍，險險挑中梁平山的左臂。

梁平山的「雷電劍」威猛無比，苦婆婆若與他硬碰硬根本無法相比，但她在醉中使出的劍招步法，似醉非醉，形左實右，以柔制剛，以昏亂醒，卻恰恰是雷電劍招的克星。

李靖瞧着，不禁暗暗稱奇，苦婆婆的腳步虛浮，東歪西倒時，不但避開三師哥雷電劍鋒的絕招，又回劍反擊，招招直指三師哥的要害之處，三師哥挾「雷電劍」的威力，竟只能與苦婆婆鬥個平手。

其他人見梁平山苦戰不下，相互遞了個眼色，一齊挺劍而上，道：「三哥，你歇歇，待我等對付老妖婆。」回劍齊指苦婆婆。

少女手指劃臉道：「這還算男子漢麼？四人戰一個，眞不害羞，醜也醜死了。」

此時那瘦漢已把銀針逼出，手便可活動，他躍出挺劍，向少女削到：「斬妖除根，連你這小女妖也一齊了結。」

少女輕輕躍開，察的一聲，拔出自己的佩劍，但見寒光逼人，顯然是一柄大有來頭的寶劍。

瘦漢似知厲害，不敢與少女的劍鋒相碰，施展輕功，繞到少女背後，一劍刺出。少女迴身一閃，避開一劍，接而劍尖一伸，指向瘦漢的眉心，瘦漢嚇得仰面避開，少女順勢一劍直劃而下，嘶的一聲，把瘦漢的左衣袖劃開，露出一條精瘦的手臂。

瘦漢嚇得面無人色，一閃近三丈。梁平山眼見瘦猴絕非少女的對手，立刻挺劍直刺，劍勢如雷似電，有如石破天驚。

少女卻恰如一片白雲，輕輕一飄，便已避開，反手一劍遞出，招式詭異，出手無聲無息，教人無從捉摸，她在梁平山、瘦猴兩高手的夾擊之下，雖未能取勝，但自保卻綽綽有餘。

李靖起初尚不以爲意，但時候一久，只見苦婆婆力戰四條大漢，漸漸已落下風。她的劍法雖好，但面對玄天劍四大年輕高手，力氣顯然不繼，她一下閃避的方位把捏不準，左臂便挨了一劍，鮮血立地飛濺，接而腿部又中了一劍，她頹然倒地，回劍向她一擊而下，絕不容情。

少女一見，暗吃一驚，她突斜挑一劍，分點向梁平山和瘦猴的咽喉，瘦猴大駭，疾閃而退。少女趁空飄身一掠，人如雲絮，飄到四大漢面前，劍鋒斜地一削，登時把其中一人的劍身削斷，其餘三人嚇得連忙撤招。

苦婆婆苦笑道：「這亂子闖大了，苦婆婆不行了，小姐你一個人先逃罷了！苦婆婆拚死替你斷後。」

少女道：「苦婆婆！你先退，我掩護你。」

苦婆婆笑道：「爭甚麼？苦婆婆已活了幾十年，你卻只有十數載，連夫婿小郎君的味道還未嘗過，要死的，自然先輪到苦婆婆啦！」

少女和苦婆婆捨生相讓，梁平山和瘦猴已一躍而至，厲聲道：「爭甚麼，一齊送你等上路便了。」

兩人雙劍齊出，把少女逼住，令她不能分身照應苦婆婆，其餘四漢，疾衝而上，卻一擧想先斃了苦婆婆。

李靖歎了口氣，他起初不知相幫那一面才好，那少女固出手狠辣了點，但那白淨臉皮委實該死，少女沒取他生命，刺瞎他一雙眼，其意已似乎稍有容情。她對瘦猴的挑釁就更手下留情，不然，她和苦婆婆早就逃了，這一場災劫大可避過。但一邊是他的

本門師兄弟，另一面卻是毫不相識的涉嫌邪教女妖，相幫那一面都大違李靖的心意。

但此時他眼見少女和苦婆婆已危在瞬息，心中一急，竟忘了門規，本門師兄弟務要同生共死，驀地拔出木劍，催動眞氣，木劍錚錚有聲，堅硬如鐵。

李靖一閃而至，出手如電閃，木劍劍尖分點向四漢的氣海穴，令四人氣息暫窒，僵立原地。

李靖這一手名爲「玄天點穴劍法」，乃玄天劍鎭門之寶，數百年來，無人練成，但李靖卻竟投師不足兩年，便練成玄天點穴劍。

李靖趁勢一扯苦婆婆，向店外飛掠，一面故意大叫道：「誰再不逃，那是天下的大傻蛋也……」

李靖這叫聲一响，那少女就怒道：「你敢笑我是天下大傻蛋麼。」

她一聲嬌斥，突地身如飛燕，掠於虛空，然後一個迴旋，身子便掠出店外去了。

雷電劍梁平山追出來，已失了三人的踪影。梁平山神色一變，似乎想起甚麼。瘦猴忙道：「怎的不追？三哥！」

梁平山沉聲道：「方才以木劍點倒四位師弟的小子，五弟知是甚麼手法？」

瘦猴搖頭道：「那小子所用的手法太快，小弟根本瞧不清楚，三師哥已瞧出來路了？」

梁平山臉色微變道：「若沒瞧錯，這小子所用手法，極似本門的不傳秘寶玄天點穴劍法，若然屬實，這小子既屬本門弟子，理當相助同門，怎會反助邪教妖女脫險？此事務必查究到底。」

瘦猴奇道：「衆師兄弟盡在此地，尚有誰練成了本門玄天點穴劍法？」

梁平山沉吟道：「五弟忘了，本門中尚有蕭師叔那一門麼？」

瘦猴驚道：「若此事牽連蕭師叔，誰敢登門查究？蕭師叔那臭脾氣連師傳也怕其三分。」

雷電劍梁平山嘿嘿道：「就算蕭師叔有嫌，亦要查究到底！回去稟明師傳，請他老人家定奪便了。」

此時，少女、苦婆婆、李靖已遠在數里之外。李靖這時才想起自己方才太過魯莽，說不定已惹下天大麻煩，事已至此，李靖歎了口氣，終於沒有折轉頭，向三師哥梁平山他們認錯。

這時苦婆婆已可行走自如，她向李靖拜謝道：「原來少俠眞人不露相，方才多有冒犯，失敬！失敬！」

李靖忙回禮道：「老婆婆言重了，方才只是一時意氣，還提它幹麼？」

少女嘿嘿冷笑道：「苦婆婆，這是個大傻蛋，謝他甚麼？」

李靖一怔道：「我怎麼又是個大傻蛋了？」

苦婆婆忙道：「小姐，他好說也救了我兩人一命呵！」

少女冷笑道：「正因爲他出手相救，才是天大傻蛋！」

李靖此時也有點生氣了，他盯着少女道：「我如何是傻蛋？難道袖手旁觀才是天才麼？」

少女微微冷笑道：「你知道我是甚麼人麼？是何門何派麼？」

李靖一怔道：「不知道呵。」

少女格格一笑，道：「連人家的身份門派來路也不知道，就巴巴的搶着救人，也不知因此是否闖下瀰天大禍，顚三倒四，胡七亂三，這不是大傻蛋是甚麼啦！」

少女牽七夾八，把沒有道理的胡話，竟說得正經八百，倒把李靖弄懵了，他怔怔的說不出話來，好一會，他才突然醒悟似的問了一句道：「那麼小姐是何門派？」

少女格格一笑道：「人家不是說怕是梅花邪教麼？我就是邪教梅花小妖女，你怕不怕？」

李靖一聽，眼珠登時睜大，奇道：「你果然是梅花邪教的人麼？」

少女嘿嘿冷笑道：「甚麼邪呀正的？何爲正教？何爲邪教？」

李靖木訥道：「誰邪誰正，我只是聽師傅提及，委實沒去細思。」

少女大笑道：「人云亦云，這不是大傻蛋麼？」

李靖一怔道：「你連師傅的話也可不聽麼？」

少女格格一笑，眨眨眼道：「休說師傅，若興之所至，便爹娘的話也可以不理。」

李靖知少女的口舌厲害，自己無論如何說不過她，而且也不想再與她糾纏下去，便轉身欲走。

少女這時卻又叫道：「喂！你別走呵！」

李靖無奈停步，他也不知爲甚麼，對這少女又怕又愛，既想走遠一點，但又捨不得少女的脆聲。「小姐有何賜教？」李靖情不自禁道出一句江湖話。

少女笑道：「甚麼賜不賜教的？乾脆一句甚麼事，不就完了麼？看來你這人不但傻而且酸透了。」

李靖不禁聞了聞自己的手，道：「我怎的又變酸了？」

少女笑得花枝亂顫：「你說話酸溜溜，你的人自然是酸的啦。」

李靖又怔住了，不知如何答對。他歎了口氣，暗道：「這小姑娘只是尋他開心，自己還留在這兒當她的活玩具麼？」李靖一言不發，轉身就走，這次他決然的不再回頭了。

但李靖眼前一花，那少女竟躍在他的前面，手中的寶劍直指李靖的咽喉。

李靖一怔，怒道：「姑娘這是甚麼意思？」

少女格格一笑道：「比劍！鬥贏我

，便放你走。」

李靖道：「我若不比呢？」

少女道：「那就留下你一條手臂。」

李靖生氣道：「你爲甚麼要傷我？」

少女道：「你連一個小女孩也不敢鬥，要這條手臂幹麼。」

此時苦婆婆竟冷眼旁觀，不言不動，她似乎有心試試李靖的眞正本事。

李靖試試向前走，少女的劍尖果然更不容情，向他的右臂削來，逼得李靖只好向後閃避。李靖不動，少女的劍就指着他的咽喉不動。李靖歎了口氣，他知道不比是走不脫了，「那好吧，我就用木劍與你鬥鬥吧！」李靖拔出木劍，斜斜向少女的寶劍挑去。

少女卻疾速撤招，走到樹前，用劍削了一條木枝，模樣倒似李靖手上的木劍。

少女格格笑道：「我不佔你便宜，免鬥贏了你也不服氣，我就用木枝鬥你這把木劍好了……小心，看枝。」

李靖見少女的樹枝向自己的面部刺來，正欲閃避，豈料枝到中途，竟突然一變，枝尖直點他的胸口。

李靖猛吃一驚，這劍勢委實出人意表，防不勝防，難怪瘦猴五哥被她輕易制住，他連忙用劍架開，躍後近丈。

少女的枝尖卻如影隨形，枝尖又直指向李靖的眉心。李靖在少女兩招之下，便落了下風，這使他的興頭也上來了。

李靖橫劍一擋，劍尖順勢向少女的左臂少海穴點去，三十六式玄天點穴劍法登時展開。

少女不得不變招自保，但立即反手一劍，又向李靖的腹部挑去。

兩人輕功不分伯仲，劍法各具玄妙，一個是武林失傳數百年的玄天點穴劍法，一個卻是武林人聞風喪膽的梅花幻影劍。兩人如穿花蝴蝶，乍合乍分，身形出手之快，連苦婆婆亦瞧得怔住了。

李靖劍招驀地一變，劍尖出其不意向少女的胸前膻中穴點去，少女意料不着，欲避不及，李靖的劍尖已沾上少女的胸口，突然想起這是女孩子要命之處，不得不中途停招不發。

就在這千鈞一髮間，少女的梅花幻影劍法中的「嬌羞不勝」已閃電般刺中李靖的腰腹。

李靖叫了一聲，人向後倒，滾下山坡去了，這是他唯一撤招的辦法。

少女一見，如飛般掠到，向李靖俯身，連聲道：「喂！喂！傻蛋，怎的了？你沒死吧？」

李靖料不着少女對自己這般關切，這時他與少女相近咫尺，隱隱傳來一陣少女的清香，不由心中一蕩，直覺方才讓了那一劍，吃了苦頭，也不冤了。

李靖忙道：「不用看了，我沒死。」

苦婆婆這時一掠而至，道：「少俠，待老婆子看看。」她也不管李靖是否願意，撩起他的衣衫一看，在腰腹處，竟有一塊青紫印，果然傷得不輕。

苦婆婆摸出兩顆藥丸，藥丸殷紅如血，卻清香撲鼻，苦婆婆道：「此丸乃至寶，功能化血、散瘀，靈驗非凡。」

李靖一看自己的腰腹，果然青瘀一片，心中不由一凜，暗道好厲害的梅花幻影劍！若刺中自己的不是木枝，這條命早就完了，他不敢大意，便接過藥丸，坦然服下了。

分頭行事　尋找郡丞

少女見李靖無恙了，便又格格一笑，道：「你這傻蛋，人家給藥丸你就吃，若這是毒丸，你就完了。」

苦婆婆這時微微一笑，道：「少俠並非傻蛋，他的心腸好極了。」

少女道：「他有甚麼好？」

苦婆婆微笑道：「小姐看看自己的胸口，就明白了。」

少女果然向自己的胸口掠了一眼，臉上登時飛紅一片，原來她的胸口衣服上面，竟有一點淡淡的劍痕。若李靖這一劍往下刺深一點，那少女就休想活了，羞也羞死了。

這時輪到少女臉紅紅的怔住不能言語。

李靖不欲多事，又欲告辭，但走了兩步，心有不捨，又轉身問道：「請問苦婆婆，你們到底是何門何派？待小子事了，再登門求領教益。」

苦婆婆正欲答話，少女卻搶着道：「苦婆婆，不必瞞他，告訴他，嚇他一跳！喂，你聽清了，我就是雲南梅花峯梅花劍梅尚清與蕭笑梅的獨生女兒梅花女，江湖人稱邪教的邪極了的小女妖。」

李靖一聽，心中突突一跳，神色亦微變道：「梅花劍在江湖上血案重重，正派中不少成名人士均喪在梅花劍下，難道江湖傳聞均是眞的麼？」

少女嘿嘿冷笑道：「眞又如何？梅花劍立誓殺盡普天下虛僞君子，管你是名門正派，還是邪門邪教。」

李靖一聽，心中便暗暗叫苦，暗道自己冒失救下的，竟然是江湖中人聞風喪膽的梅花邪教中人，這亂子當眞闖大了。

苦婆婆這時卻忽然歎了口氣，道：「少俠對梅花劍成見已深，先入爲主，老婆子不便分辯，但實不相瞞，老婆子原來也是名門正派醉劍門中人，你可知老婆子爲何卻投在梅花劍門下？」

李靖搖頭道：「這卻沒聽師傳提及呵。」

苦婆婆苦笑道：「小俠唯師命是從，這原沒甚不對，但江湖複雜，僅憑師門一言行走，便難免吃虧了。就如

老婆子當初也是自命清高，自負名門正派，豈料在一天晚上，女弟子卻被醉劍門的掌門人藉醉強姦……」

李靖吃驚道：「有這等亂倫之事？」

苦婆婆嘿嘿道：「這還不算，當時因那女弟子不甘受辱，拚死反抗，那掌門人就欲殺人滅口，追殺那女弟子，正在女弟子危急之際，卻遇上梅花劍的祖師爺夫婦，出手痛懲那禽獸不如的正派掌門人，把女弟子救走了。」

李靖聽得目瞪口呆道：「那女弟子是誰？尚在人世麼？」

少女嘿嘿冷笑道：「她若死了呵，這時怎會在你面前說話，眞是大傻蛋。」

李靖登時醒悟，怔怔的目注苦婆婆，道：「你就是那女弟子？你說的句句屬實？」

苦婆婆苦笑道：「是眞是假，少俠日後自然會明白，不然，這女弟子也不必自號爲人世間的苦婆婆。」

李靖作聲不得，暗道這等醜事，若非眞實，身爲女子是無論如何說不出口的，但若果是如此，那名門正派豈非成了奸淫邪派，而邪教邪派反而大有俠義之人？這與師道之談豈非截然相反？

少女見李靖沉吟不語，忍不住便道：「我等來歷你已知道，你敢不敢說出你的自家路數？」

李靖此時不知如何決定才好，聞言苦笑，但他又不善掩飾，只好道：「說來話長，但可告知姑娘，我叫李靖，乃從玄天劍派學藝，根本未明江湖中事。」

少女一聽，格格一笑道：「好呵！李靖！原來大傻蛋卻起了個極好的名字！倒把我的梅花女三字也比下去了。」

李靖不禁笑道：「梅花女三字也很好呵！」

梅花女見李靖終於肯稱讚自己，心中一喜，便把李靖的手一拉，湊近她的嘴邊，輕聲道：「梅花女三字只准你叫，若任何人叫出，你就替我把他的舌頭割了。」她不等李靖答話，驀地又把他推開，盯着他問道：「李靖！我問你，你上此地幹麼？不准隱瞞，不然，我把你的舌頭也割了。」

李靖又好氣，又好笑，無奈道：「我來此地的目的，大概與梅姑娘一般，都是爲赴龍山之會。」

梅花女點點頭，大概她的目的亦被李靖一言道破，但又不甘心道：「就算如此，你可知道這龍山之會幹甚麼的？」

李靖茫然道：「不知道呵，師傅並沒說清楚，只說上了龍山，不准多事，多看多聽，便算完成了。但梅姑娘你知道麼？」

梅花女笑笑不語。苦婆婆這時接口道：「這丫頭故意賣關子，逗你開心，李少俠別介意。其實龍山之會，只爲了一個人而來。」

李靖道：「此人是誰？」

梅花女嘿嘿道：「你師傅連這也沒告知？」

李靖搖頭道：「沒有呵。」

苦婆婆道：「你師傅不告知你也好，因爲對此事知得越多就越兇險。」

梅花女盯着李靖道：「你現在仍想知道麼？」

李靖不假思索便點頭道：「想。」

梅花女道：「你不怕死？」

李靖道：「怕。」

梅花女靖格格一笑道：「那你還想知道？」

李靖道：「我既然來了，知道總比不知道好，不然，就算死了，也不知自己爲甚麼會來送死。」

苦婆婆不禁微笑，她略一沉吟，便道：「李少俠，你的江湖經驗委實太少了，就憑你這點閱歷，就想行走江湖，那簡直是拿腦袋向刀口上碰！你知此人是誰麼？他就是江湖上人稱賽諸葛的徐茂公！」

李靖一聽，迷惑不解道：「賽諸葛其人曾聽師傅提及，但據說此人只是精於玄幻奇術，察人相貌，並非武林中人，但爲何竟把天下各門各派都吸引上嶺南來了？」

苦婆婆微笑道：「徐茂公本來並沒甚麼魔力，就算奇特，也不見得就能把天下第一大門派少林僧衆也挑動了，但據聞徐茂公近日因禍得福，在一位救他的玄幻女俠手中，獲得一塊天下奇珍至寶，而這塊奇珍至寶，休道平民百姓、市井無賴，就連皇帝老子，只怕也立刻心動，這便是羣雄嶺南之會的唯一目的。」

李靖奇道：「是甚麼寶貝？竟如此驚天動地了？」

苦婆婆微笑道：「李少俠聽過世間一首歌謠麼？」

梅花女格格一笑，道：「好呵！苦婆婆！你有好歌不唱給我聽，反而先唱與這大傻蛋聽。」

苦婆婆不理梅花女的嬌憨，忽然朗朗的唱道：「勞碌奔波只爲飢，但得肚飽又思衣，衣食兩全俱皆足，又想美妻樂痴痴，娶得嬌妻生貴子，苦無田地養妻兒，買得良田千百頃，恨無官祿被人欺，得中高官朝帝王，又苦受壓不得主，身登龍位欲長壽，百歲壽星想昇仙……李少俠，你知這是甚麼意思？」

李靖想了想，微笑道：「此歌不外是道世人皆欲嬌妻美妾，昇官發財罷了！」

苦婆婆微笑道：「對極了，如果世上有一種寶貝，能令人隨心所欲，不但嬌妻美妾，良田貴子，甚至當皇昇仙，你想想，世人會如何了？」

李靖笑道：「若眞有此等寶貝呵，那自然會拚命爭奪，至死不休不止！但世上並無此等驚天寶物呵！」

苦婆婆微笑道：「有。」

李靖道：「那是甚麼？」

苦婆婆微笑道：「龍晶珠！」

李靖不禁大奇道：「龍晶珠？它能令世人富貴榮華、爲皇昇仙？」

苦婆婆歎了口氣，道：「苦婆婆亦不敢全信，但傳聞言之鑿鑿，且據說龍晶珠就在徐茂公身上，而徐茂公不日將駕臨嶺南龍山，世人聞此訊息，還不像羣蜂撲蜜，如痴如醉？」

李靖迷惑道：「徐茂公上嶺南龍山幹麼？」

苦婆婆道：「現身說法，若有緣份，則贈以龍晶珠，助其魚躍龍門。」

李靖奇道：「何謂魚躍龍門？」

苦婆婆歎了口氣，道：「魚在河中，猶如淺水之魚，弱肉强食，是極難生存的。但淺水魚躍過龍門，便成眞龍，身價頓升百倍，小者頓成巨富，大者爲王爲帝，君臨天下，一呼百諾，何等威風，這美夢是否每一個人都爲之憧憬？」

李清微笑道：「這果然是稀世奇珍。」

苦婆婆呵呵一笑，道：「何止稀世？簡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梅花女盯着李靖，道：「你很想得到麼？」

李靖老實的點點頭，道：「想！」

梅花女臉上已沒了笑意，嘿嘿道：「你想成富爲王爲帝升仙？」

李靖搖搖頭，道：「不想。」

梅花女奇道：「那你想着那見鬼的龍晶珠幹麼？」

李靖道：「苦婆婆既說得如此玄奇，我自然想見識一下，那到底是甚麼驚天寶貝？再說師命難違，我是無論如何要打探清楚的。」

梅花女微微冷笑道：「你那師傅要你參與奪珠？」

李靖點頭道：「師傅是說靜觀其變，相機行事，但我猜其意，這顆寶珠自然是極欲得到的。」

苦婆婆苦笑道：「若你有心只看不動，大約勉强可以留一條小命下山去，但若有心參與奪珠，那就有如拿鷄蛋當石頭碰了。」

李靖奇道：「有這麼厲害？」

苦婆婆歎了口氣，道：「你知道聞訊上嶺南龍山的，有那幾路英雄好漢？」

李靖搖頭道：「師傅並沒說呵！」

苦婆婆搖頭苦笑道：「李少俠雖然根基不錯，是學武之材，但若憑這丁點江湖閱歷出來走動，那等如出來送死。這次前來龍山奪寶的，不但有普天下的各門各派、各路精英、牛鬼蛇神、妖魔邪怪，就連少林寺的光頭和尚也忍不住跳出來了。」

苦婆婆此言一出，不但李靖驚疑，就連苦婆婆身邊的梅花女亦哎呀的叫道：「好呵！苦婆婆，你既然知這許多，怎不全部告訴我？這些光頭和尚上龍山幹麼？」

苦婆婆微笑道：「自然是衝着龍晶珠而來啦！」

梅花女道：「和尚要龍晶珠麼？哎呀，羞死人啦！」話一出口，梅花女似乎突然記起自己是女孩子，臉上不由一紅。

苦婆婆樂了，她呵呵一笑道：「和尚是否欲娶妻生貴子，那倒說不得，甚至當皇帝，和尚大概也是不想的，但若有人眞能當成皇帝，和尚爲這人出了大力氣，日後欽贈良田千萬頃，那和尚寺就不必捱得這般清苦了。」

李靖忽然醒悟道：「而因此少林寺就派出能人，上龍山查探動靜，看誰當眞被那徐茂公相中，贈與龍晶珠，便出力相助，以圖日後有天大的酬報。」

苦婆婆微笑點頭道：「李少俠此言，便漸入江湖之道了。」

梅花女嗔道：「少林寺光頭和尚如此貪慾用心，若被本姑娘撞上了，一定射他光頭幾支針。」

苦婆婆聞言神色一變，忙道：「小姐休得胡說八道！少林寺乃天下第一大派，門下高手衆多，千萬輕侮不得，況且少林和尚雖因龍晶珠而有貪慾，但其行事處世，倒還光明正大，雖欲助新帝，但亦因隋朝昏敗之極，久欲除之，因此龍山之會，少林寺和尚的用心，比起那些決意以死相搏，謀奪寶珠，以助帝皇之徒，顯見正派多了，再說據聞此次赴龍山的，乃少林寺的頂尖高手，休說小姐你絕非對手，就連你爹娘亦佔不了多少便宜。」

梅花女吐舌道：「還有這許多名堂！當眞很厲害麼？這光頭和尚姓甚名誰？」

苦婆婆聳然動容道：「少林寺的開山祖師達摩大師。」

梅花女眨眨眼道：「這達摩很厲害麼？」

苦婆婆歎了口氣，道：「達摩大師到底有多厲害，江湖上誰也不清楚，因爲被他出手懲戒的人不多，而被他出手懲戒的人也絕不會洩露出來。」

李靖奇道：「爲甚麼？被他懲戒的人自然懷恨在心，必圖報復，必定把達摩大師的武功根底洩露出來。」

苦婆婆微笑道：「李少俠所言，只是江湖老生常談，用在達摩大師身上卻斷然不當，因爲被達摩大師出手懲戒的人，不但不以此爲恥，反視之爲榮幸，不但敗得心悅誠服，而且對達摩大師尊崇有加，你說，這些人會對達摩出言不遜麼？」

梅花女頭一歪，不服氣道：「達摩大師這般厲害麼？就連梅花峯梅花俠侶也比不下去了麼？我總不相信。」

苦婆婆歎了口氣，道：「你自然不信，因爲那時你尚未落人世。那天我被梅花俠侶的梅花幻影劍的精妙招數，使我佩服得舌頭也長了，豈料梅大俠卻淡然一笑，道：「梅某這套劍法，雖有可取之處，但若與少林寺的達摩和尚獨創的洗髓玄幻劍法相較呵……」

苦婆婆忍不住一頓。

梅花女和李靖聽到此，均不約而同急道：「如何了？」

苦婆婆續道：「梅大俠道：洗髓劍法乃六月炎陽，光華無所不透，而梅某的這套幻影劍，頂多只可算陽光下的月亮吧了！這是我在梅大俠口中聽到的唯一表示佩服的人，也是梅大俠唯一一句佩服別人的話。」

梅花女怔住了，因爲連她最佩服的人也佩服，她還能說甚麼話？

李靖亦怔怔的暗道：「問世間，武功誰個好？誰個高？只怕誰也不知道，因爲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山更比一山高。」

梅花女怔了一會，見李靖默然不語，便不高興了，忽地盯着他道：「喂！我婆婆已把梅花峯的事都對你說了，你就只聽不說？是否還不認我是小妖女？若我這小妖女與你玄天劍一班臭師兄弟作對，你幫玄天劍還是幫小妖女？」

李靖不料梅花女有此一問，他的心本就有點迷亂，他身屬名門正派的弟子，但若照所見所聞，名門正派並不見得光明正大，邪魔外道也並不見得盡是奸惡之徒，剛才他已冒失助了邪教小妖女，若在龍山之上，正邪兩派相遇拚殺，他這位名門正派的弟子，卻去助誰？

一時之間，李靖到底難下決斷，他不善說謊掩飾，眼見梅花女雙目如火，緊盯着他，心下更形紊亂，便無奈道：「果然如此呵，我只好遠遠躲在一旁了。」

李靖的意思是兩面都不幫，這意思明白不過，但梅花女似乎仍不心息，仍盯着李靖追問道：「那爲何剛才你又出手相救我這小妖女？」

李靖不慣作假，聞言便老實道：「因爲那時我不知道姑娘的來路。」

梅花女的臉色突變，冷冷道：「知道了又如何？」

李靖道：「若當時知道了，我就只好避開了。」

梅花女一聽，臉色立地變得蒼白，她冷哼一聲，霍地轉過身去，向苦婆婆道：「走呵！苦婆婆！人家是名門正派，怕我等邪魔外道沾了他的光……」

話音未落，梅花女已硬扯着苦婆婆，飛掠而去。好一會，留在原地發怔的李靖，才聽到苦婆婆和梅花女的二句話傳了過來：

「事出突然，你教他如何答對？」

「哼！言出其心，這還錯麼？他既瞧不起我這小妖女，哼哼，日後再碰上了，本姑娘必定賞他一口梅花針嘗嘗。」

李靖苦笑一下，望着她們遠去了，心中忽感若有所失，但又不知失去的到底是甚麼。

他轉身走進樹林，打算略歇一會，便上龍山而去。

李靖在樹林中坐下，正思索如何悄悄上山，才不被人發現，忽然，耳邊傳來一聲如蚊的尖音道：「大傻蛋！你爲何不暗地跟踪你那小妖女？人家走了又不快樂，當心她被老虎吃了呵。」

李靖暗吃一驚，四周一看，卻寂然無人。

李靖正感驚疑，如蚊聲卻又在他耳邊響起道：「大傻蛋！東張西望幹麼？我就在你頭頂。」

李靖循聲抬頭一望，只見枝條晃動，卻人跡全無。李靖暗道此人若非妖魔鬼怪，必定是武功極高之人，他身隨聲發，說一句話，便轉移方向，因此，他不會被人發現，除此之外，李靖不知道世上還有何法子可以隱身說話。

正暗忖間，驀地只覺腦後一陣風起，他扭頭一看，只見一團灰影自天而降，飄然沾地，卻發出一聲呻吟道：「痛死我了……」

* * *

李靖仔細一瞧，這團灰影原來是人，一位鬚眉皆白的老人。

李靖以爲他跌傷了，便連忙跑上前去，把灰衣老人扶起，道：「老伯伯，你怎會爬上樹頂玩耍？跌傷了麼？」

灰衣老人道：「我喜歡在樹頂過夜，你管得着麼？」

李靖一怔，暗道這必定是一位脾性古怪之極的老人。

灰衣老人見李靖怔怔的望着他不說話，便又哼道：「哎喲！我一定是跌傷脊骨了！痛死我了……喂，你怎的不說話，忽然變了啞巴麼？」

李靖忙道：「老伯伯，你跌傷何處？」

灰衣老人道：「在身上那處。」

李靖道：「是那一處呵？」

灰衣老人道：「是那處呵。」

李靖又好氣又好笑，道：「我在問你呀！」

灰衣老人道：「我在答你呵。」

李靖怔住了，暗道這老頭兒若非故意作弄他，就必定是一位瘋子，他不想多事惹痳煩，便道：「老伯既然沒傷，那我就走了。」

灰衣老人瞪眼道：「沒傷我會叫痛麼？」

李靖無奈道：「若老伯眞的跌傷，讓我看看，好替你按摩一下。」

灰衣老人哼了一聲，道：「按摩就好了麼？你又沒有那小妖女的醫傷靈藥。」

李靖又一怔，暗道他怎地連苦婆婆替自己療傷的事也知道了？莫非他一直在暗處跟踪梅花女她們麼？他是否會對梅花女不利？這一霎間，李靖首先想到的，竟然並非自己的安危，而是替梅花女擔心，他也不知爲甚麼自己會如此神思恍惚？

灰衣老人又道：「都是你這臭小子，把我從樹上弄下來，跌痛了你還不

賠？」

李靖道：「我沒有把你弄下來呵。」

灰衣老人道：「我好端端的在樹上睡覺，爲甚麼你要跑到樹下？又東張西望？我爲了躲避你的視線，才在樹頂跌下來。」

李靖居然被這古怪老人弄得似乎理虧，啞口無言，好一會方道：「我實在不知你老躺在樹頂，尚請老人家原諒。」

灰衣老人眨了眨眼，盯着李靖，忽然微微一笑，道：「我很老麼？你這小子老伯、老人家的亂叫，折了我老小子的壽數，你自以爲學了那幾乎三腳貓點穴劍法，便很了不起麼？敢欺負我老小子老了？你且出手看看，你那見鬼點穴劍法是否可以點倒老小子。」

李靖忙道：「小子不敢挑惹麻煩，再說你這般大年紀了，弄傷了你，小子過意不去。」

灰衣老人冷笑道：「你連英雄救美都敢，還有甚麼不敢？你不動手，就休想走出這樹林半步。」

李靖心中雖微感生氣，但總不想與老人動手，暗道雙腿是我自己的，你也阻我不住，就是不跟你糾纏，看你有甚麼法子。

李靖這般思忖，便突提一口氣，向林外飛掠，這一下身出如電，眨眼已掠近林邊，但突然眼前一花，一團灰影在他身邊掠過，他的身形不由就改變了方向，並非掠向林外，而是反重新掠回原處！李靖突然全力飛掠，雙腳竟然仍落在原來的位置，果然連半步也沒能移動。

李靖心中不由大駭，暗道世上竟有如此驚人的牽引神功！看來在這怪人面前逃是不成了，只好突然出手，把他點住片刻，自己趁機溜走便了。

李靖這般思忖，便突地伸出中指，向灰衣老人的痲穴一指，李靖不想傷他，只要令他雙腳暫時痲木就夠了。

豈料這一指點去，雖隔了二尺，灰衣老人竟應指倒地，再也不動。

李靖心中大驚，暗道莫非自己的出手有誤，不愼傷了老人的命脈麼？他登時忘了自己原來的打算，一步向老人跳過去，俯身向老人道：「老伯！你怎的了？小子並非有心傷你呵！」

李靖話音未落，老人便嘿嘿的一笑，笑聲未落，出手如電，扣住了李靖的手腕。

「我早說過，除非你能把我點倒，否則休想走出林中半步。」灰衣老人怪笑道。

李靖氣道：「你弄奸計，欺騙人，並非俠義之道。」

灰衣老人一聽，眨了眨眼，盯着李靖，如瞧怪物，半晌才道：「大傻蛋，果然是天下第一大傻蛋，你要溜走，老子阻攔你，這是各懷其意，各懷鬼胎，但能達至己意，管它甚麼見鬼的俠義之道。」

李靖見老人強辭奪理，便悶聲不語。灰衣老人見李靖不作聲，又冷笑道：「你必以爲我老人家歪理强說，你必定心中老大不服氣了？我問你，你爲甚麼要上龍山？還不是欲一覷那見鬼龍珠的眞面目？你本來不欲多事招惹痲煩，心中滿是仁慈道德俠義，出乎先存的顧慮，不欲傷人，但此刻你反被老子制住，生命難保，溜走既不成，原存有的目的也不能達到，這是否大傻蛋幹大蠢事？」

李靖被灰衣老人一番話，弄得心中迷亂，也分不清老人所言是邪道還是正道。

灰衣老人忽又冷冷一笑，道：「你必定又在後悔了，後悔方才爲何不向老子作致命一擊，免被老子奸計騙倒。」

李靖被灰衣老人弄得不知如何是好，被逼急了，不由氣道：「我若把你點倒了，你也休怪我出手太重。」

灰衣老人一聽，不但不怒，反而樂得哈哈大笑，連聲道：「好！好！好！簡直好極了。」

李靖手腕被他扣住，動手不能走又不得，不由怒道：「玄天點穴劍法乃本門鎭山之寶，你敢小覷了？還說好，好極了。」

灰衣老人笑得渾身打顫，這時才滿心喜悅道：「好！好！老夫縱橫江湖半生，久已隱蟄，此次趁龍山之會，出來碰碰運氣，果然被我碰上一位合胃口的大傻蛋臭小子，可笑那甚麼見鬼的徐茂公，巴巴的携龍珠上龍山尋甚麼見鬼的皇帝人選，卻反而先成全了老夫，覓得一位臭小子，以了卻老夫七十年的心願，這不是好，好極了，又是甚麼呵？」

灰衣老人一頓，突地放開李靖的手腕，微笑道：「你只管使出你所學的看家本領，看能否把老不死點倒，但有一個條件，若把老夫點倒了，老夫死而無怨；若點不倒，就得乖乖的隨老夫走路。」

李靖脫出灰衣老人的拑制，他被灰衣老人作弄夠了，心中有氣，便察的拔出他的木劍，運貫眞力，木劍竟也刷刷有聲。

灰衣老人一見，更歡喜了，不由眉開眼笑，連聲道：「臭小子內力還可以，果然是一塊跟隨老夫的材料……」

李靖此時也不答話，運足了八成眞氣，便驀地低叫一聲道：「老人家！劍來了，小心你的腎兪穴。」然後一劍向灰衣老人點去。

灰衣老人呵呵一笑，「腎兪命門兩旁一寸半，嘿嘿，出手仍不夠狠，爲何不點命門穴？」老人一面說笑，身子略一側，便恰到好處的避開李靖含怒的一擊。

李靖又驚又氣，他出手直擊灰衣老人的腎兪穴，果然是心存厚道，因爲腎兪穴距命門穴僅兩寸，腎兪穴被擊，只是暫時氣閉，無損生命，但命門穴被點，輕者四肢癱瘓，重者立時命喪，因此兩穴雖然極爲相近，後果卻大大不同。

李靖眼見灰衣老人閃避身法奇特，猶如未擊先知，心中又佩又驚又氣，他再點兩劍，均被老人輕描淡寫避過，心中不由氣怒，出手漸快，展開三十六式玄天點穴劍法，閃電般向老人三十六處要穴飛點下去。

但李靖快，灰衣老人更快更妙，他閃避的步法簡直鬼神莫測，飄然而動，猶如鬼魅飛絮，李靖三十六式玄天點穴劍已使到第三十五式「電閃雷鳴」，但竟連灰衣老人的袍服亦沾不到，李靖心頭大震，猛一咬牙，提足十成眞力，玄天點穴劍第三十六最後一式「暴風驟雨」使出，身如暴風，劍如驟雨，在同一時間分向灰衣老人三十六處要穴射去。

灰衣老人眉一揚，歡喜得手舞足蹈，連聲怪叫道：「好！好！好極了！不！不！簡直是妙之極點！臭小子果然乃吾門中人，果然還似模似樣……」

灰衣老人說着，他的全身三十六要穴已被李靖的劍氣罩住，灰衣老人終於伸出大指在胸前運揮四次，指脈劍氣激射而出，小商劍、商陽劍、小沖劍、小澤劍、中沖劍、關沖劍、陽谷劍、大沖劍八道劍氣頓化三十六路劍氣，迎截李靖擊來的三十六路點穴劍雨。

李靖突覺胸口一悶，他劍化的暴雨竟然被堵，不但如此，還不可抵禦的反激而回，分向他三十六處要穴射至。

李靖心頭大駭，暗道若被他的劍氣射至，莫非全身三十六處大穴，就被射中一處也必定禁受不住，必死無疑，但又根本無法閃避，逼於無奈，唯有拚命催發眞氣，試圖把射來的劍氣擋住。

灰衣老人立刻便發覺李靖的企圖，他臉上一陣狂喜，連聲怪叫道：「臭小子，拚命呵！不然就射你三十六處窟窿了。」

李靖此時全力催激眞氣，已根本無法開口說話，他但覺射來的劍氣雖然被緩了緩，但依然向自己緩緩射至，心中不由駭極，暗道世上竟有這等石破天驚的隔空射穴神功。

灰衣老人神態從容，李靖卻已大汗淋漓，他漸覺眞力衰退，他所催激而出的眞氣，竟被老人的劍氣吸納牽引，猶如泥牛入海了無形踪！但他此時已欲罷不能，欲走不得，他自知不消片刻，他的眞氣內力就必定耗盡，那時就算老人的劍氣射到也不怕了，因爲死了的人斷不會再死第二次。

李靖的眞氣已無法催發，因爲他的內力已幾乎消耗殆盡，他突覺三十八股氣流逼近身週，他身上的命門、腎兪、左商、右商、氣海等三十六大穴均已感劍氣的壓逼，李靖已自知萬難倖存，便乾脆把眼一閉，放棄抵抗，等死便了。

就在此時，灰衣老人古怪的一笑，李靖便突覺一股暖流自命門穴淙淙注入，再一衝而向心包穴，緣心包再向下激射至消濼、天井、支溝、內關、外關、陽池、液門諸穴，劍氣於液門穴凝聚，李靖但感右手手臂發痲暴漲，腕脈刺痛難受之極，他再也按捺不住了，此時劍氣突於液門穴直衝關冲穴，李靖情不自禁，抬手一指，一道劍氣，竟自他右手無名指關冲穴激射而出，嗤嗤有聲，破空悽厲，直向灰衣老人激射而至。

灰衣老人怪叫一聲，疾忙閃挪，劍氣擦身而過，竟向灰衣老人身後的巨樹射去，劍氣受阻，突地繞樹一匝，就如劍仙口吐的飛刀，攔腰把巨樹絞斷。

李靖大駭之下，來不及驚呼，體內收納積聚的劍氣，已不受抑止的紛向指脈逼近，李靖不由自主，五指向前後左右八方伸出，劍氣激射，關冲劍、少商劍、商陽劍、少沖劍、中冲劍、陽谷劍、少澤劍等八道劍氣激射紛揚，石穿樹折，摧枯拉朽，無可抵禦。

灰衣老人不幸恰恰處八道劍氣的中央，每一道劍氣他都不能不避，也自知不得不避，他每閃避一道劍氣，便怪叫一聲，「少商劍……呀？中冲劍！唔！陽谷劍！嗚！大冲劍！哎！商陽劍！呵！少澤劍！嘿！少冲劍！咦？中冲劍！你這臭小子，怎地如此聰明絕頂？竟以其人之道，還施其人之身，把老夫反激而至的劍氣再激反而回？存心要取老不死生命麼？你這天下大傻蛋，簡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

灰衣老人閃避的身法已不如起初的飄然，顯得略帶慌亂，他一面閃避，一面罵罵咧咧，但臉上卻不但不怒，反而越見歡欣，漸而簡直有如白痴碰見新娘子，手舞足蹈，喜氣洋洋。

李靖把積聚體內的八道劍氣射去，這才自感舒服了點，但隨即雙腳一軟，噗咚的摔在林間地上，怔怔的不能言語。

灰衣老人一見，如挖了他的心肝，驚呼一聲，立即電射而至，連聲大叫道：「喂！喂！臭小子，你行行好，千萬莫就此夭折！老不死寧願向你叩頭了！」

灰衣老人說着，眼見李靖依然雙目緊閉，動也不動，不由心中大痛，果然就欲跪下來，痛哭哀悼。

李靖聞聲勉强睜開眼皮，但見灰衣老人滿頭大汗，衣袍盡濕，悽惶之狀，溢於言表，心中感動，拚命掙扎出一句道：「我……我沒死啊……」

這如蚊音輕叫的一聲，卻有如旱天驚雷貫耳，喜得灰衣老人一骨碌爬

起，再一跳，幾乎跳上了樹頂，他落下來，才側着頭，不放心似的輕聲道：「喂！臭小子，你當眞沒死麼？」

李靖見他對自己的生命如此看重，心中又大爲感激，便拚力點頭道：「是……我果然沒死……多謝老人家關心……」

灰衣老人這時信實了，不由大樂，呵呵大笑，自言自語道：「他當然沒死！死了怎會說話？死不了才會出聲！這臭小子當眞是普天下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本門奇材！不然，爲甚麼老夫一時性急，以全力除舊迎新，助他貫通三十六路脈絡，此乃生死玄關，輕易不能跨過，但這小子竟如汪洋大海，不但全部接納老夫的眞氣，反而舉一反三，激射而出，把老夫的『大龍潭氣劍』演練得似模似樣，初見火候，老天爺！須知當日老夫於大龍潭中，偶悟氣劍之道，要達臭小子今日境界，亦須花二十年歲月，這臭小子卻於一時三刻便已達老夫二十年境界！這是否老夫活過了年頭，痴人作夢……」

灰衣老人自言自語，自怨自艾，自艾自讚，說到此處，忽地頓住，以手一指李靖，正正經經的道：「甚麼多謝老人家開心？你這小子，此時尙稱老夫作老人家？」

李靖此時已元氣漸復，雖然渾身發軟，原來的內力恍惚已全失去，身內另有三十六路眞氣衝撞沸湧，胸脹氣悶，甚感難受，但畢竟已可勉強掙扎坐起，他聞灰衣老人之言，不由奇道：「不稱老人家，難道該稱老伯伯麼？」

灰衣老人搖頭道：「不對！」

李靖道：「稱老前輩？」

灰衣老人又斷然道：「不對！」

李靖大奇道：「那該稱甚麼？」

灰衣老人決然道：「師傅！千眞萬確，如假包換的師傅！」

李靖忙道：「不行呵！我已有師傅啦！」

灰衣老人撇嘴道：「嘿！他不配做你師傅！千千萬萬個不配！」

李靖道：「你不知道我師傅是誰？怎知他不配？」

灰衣老人嘿嘿一笑，道：「單憑小子你這三腳貓玄天點穴劍法，老夫便知你師傅是誰啦！嘿嘿，不配，不配，斷然不配！」

李靖想道：「你敢輕侮我師傅？」

灰衣老人怪笑道：「輕侮了又怎樣？小子你又不是我對手，連你那甚麼師傅也萬萬不配！」

李靖怒道：「我雖然不是你對手，但我會罵，你再侮辱我師傅，我可要罵了！」

灰衣老人樂得大笑，道：「好！好！好極了，你小子還懂得拚死維護師道，老不死總算收了個好徒弟！」

李靖哭笑不得，氣道：「你不是我師傅！我也不是你好徒弟！」

灰衣老人道：「我爲甚麼不是你師傅？包少峯那臭小子爲甚麼是你的師傅？」

李靖見灰衣老人一口就道出師傅的名姓，心中不由又驚又奇，暗道這古怪老頭不但神功蓋世，且對江湖中人瞭如指掌，斷非等閑之輩！他似乎一直跟踪着自己和梅花女她們，若此人是梅花峯仇家，那梅花女和苦婆婆就危如纍卵了！

想到此，李靖便不想激怒這怪人，他想了想，便道：「我師傅果然是包少峯，他老人家教我武功，我自然尊他爲師傅。」

灰衣老人怪笑道：「包少峯傳了你甚麼武功？」

李靖不假思索道：「內功根基，三十六路玄天點穴劍法！雖然並非師傅直接傳授，但點穴劍法乃本門至寶，我學會了，理所當然是玄天劍的門徒！」

灰衣老人失笑道：「你果然是傻得厲害之極的大傻蛋！我問你，你既說學會玄天劍的甚麼至寶點穴劍法，那你使出來看看呵！」

李靖一聽，果然試運玄天點穴劍心法，但渾身發軟，心法中的眞氣已根本無法提聚，心中不由大駭，驚叫道：「怎的了，玄天點穴劍竟似捨我而去？」

灰衣老人大笑道：「你既然使不出玄天點穴劍，自然就並非玄天劍門徒，包少峯那臭小子自然並非你的師傅！」

李靖又驚又怒，道：「是你弄的詭計手段麼？」

灰衣老人不答，反而微笑道：「你再依剛才劍氣入體所走脈路，試運眞氣看看呵！」

李靖又驚又奇又想，無奈只好依老人所言，循剛才劍氣入體所走脈路凝運眞氣，他把積聚體內的那股龐大的悶氣緩緩導入心包穴，再緣心包穴導行至消濼、天井、支溝、內關、外關、陽池、液門諸穴，氣流一旦導入液門，李靖便突感右手無名指急劇發脹，氣流非洩不可，不由自主，右手無名指便疾伸而出，一道劍氣便從無名指關冲穴激射而出，雖不及剛才的威烈，但也破空有聲，把丈遠的一棵小樹攔腰射斷！

李靖不禁又驚又奇，失聲道：「此乃甚麼劍氣？如此厲害？」

灰衣老人大笑道：「此乃老夫於大龍潭中悟創的劍氣之道，自然該稱作『龍潭氣劍』啦！你方才的劍氣自關冲穴射出，自然也就叫龍潭氣劍中的關冲劍也！」

李靖聽得入神，不由追問道：「那自少商穴射出的劍氣就叫少商劍？陽谷穴射出的叫陽谷劍？其餘便叫中冲劍、少澤劍、少冲劍、關冲劍、商陽劍麼？」

灰衣老人樂得又跳又叫又笑，連聲道：「好！好！好！幸虧老不死揀中了個大傻蛋，果然是大傻蛋才可教也！」

灰衣老人說到此，忽地把話一頓，盯着李靖道：「現在你該承認已學了我老不死的龍潭氣劍了吧？你既學了老不死的獨門武功，還不稱老不死一句師傅？叫呵！叫師傅呵！你叫了便是師傅我的好徒兒，師傅我必定樂得眉開眼笑，說不得就把師傅我的看家本領，全部傳授與好徒兒你了！」

李靖心中又好氣又好笑，但又感迷惑驚疑，暗道此刻我剩下的唯一武功，便是這怪老人的大龍潭氣劍神功，原來的玄天劍武功竟被他片刻間廢了，難道當眞要認他做師傅？但這是決計不可以的，因爲這是離師叛道呵！

想到此處，李靖忽地向灰衣老人跪下，叩了三個頭，正欲開口說話。

灰衣老人一見，早已樂得瘋了，他倏的跳上了樹頂，大叫道：「老夫終於有好徒弟啦！去！去！去！去向達摩這老和尚炫耀去……」他一面大叫，一面如馬鈴般響着滾滾而去。

李靖不由怔住，暗道我打算向他叩三個頭，就算謝過他的傳授武功，這師傅是決計不能認的，豈料他誤解其意，樂瘋而去了，這卻如何是好？

轉念又想道，師傅傳授的武功已被那怪人廢去，玄天劍派的武功已全部失去，此時我是否還算是玄天劍門中人？回去覆命時，師傅考究起武功，卻如何是好？我還算不算犯下離師叛道的彌天大罪？

眼前忽地又浮出梅花女嬌野的模樣，想起梅花女，李靖的心也不知是恨是怨還是喜？總之不想起時心境平靜，想起時就心亂如蔴，總是擔心着她的安危，那怪人自稱趕着去向達摩老和尚炫耀，未知是否趁機溜去跟踪梅花女她們？他與梅花女她們到底是友是敵？

李靖自思自想，自怨自艾，短短半日間，疊遇的變故，竟把李靖的運命倒轉過來了。

李靖再發一會怔，自忖所思的一時之間無法解決，只好見一步走一步便是了。

李靖這般思忖，便打算走出林外，他站起來，豈料微一提氣，體內的眞氣便洶湧澎湃，身不由己便向上提升，倏的跳上樹頂，就如灰衣老人一般無異。

李靖腳踏樹頂嫩枝柔葉，身體竟然紋絲不動，放眼望去，滿目綠葉華蓋，風刮松濤，嘩嘩轟響，心下不由駭然，暗道我何時竟練成這等超凡入聖的上乘輕功？

李靖此時尙不自知，灰衣老人強逼他接納的，是一門驚天動地的玄妙氣功，氣之所致，幾乎無所不能，無所不容，而這等上乘輕功夫，不外是初入門的其中輕淺的一種，這些，

李靖日後自會慢慢的體會。

李靖此時也不知灰衣老人到底是頂尖高手，還是妖怪邪魔，因爲他開始明白，灰衣老人强逼他接納的，是一門玄極妙極邪極的獨門武功，或者就如灰衣老人自誇的「大龍潭神功」。李靖嘆了口氣，暗道此時也管不了許多，這種大龍潭神功，非萬不得已，不用便是了。

李靖這般思定，便再不猶豫，於樹頂之上，提氣向林外掠去。

* * *

李靖掠出林外，便向東面疾奔，剛才他立於樹頂，已見東面有樓舍突出地上，恰好東面是梅花女和苦婆婆行走的方向，不知爲甚麼，李靖便選定了與梅花女她們同一的東南方向。

片刻前李靖身上的玄天劍派武功內力被廢，渾身軟綿綿的，此時一路提氣疾奔，但覺渾身眞氣綿綿不絕，激蕩昂揚，接連疾奔了五里山路，依然充沛之極，這才知道，怪老人的「大龍潭神功」果然非同小可，威力驚人。

東南方向的樓宇入目已漸清晰，李靖估算一下，大約只需半個時辰，他就可以抵達前面的小鎮，很快就可以知道梅花女她們的行踪。

想着很快就可以重見梅花女，李靖臉上就微微一笑，這一笑也不知是恨是怨，更帶了一點甜絲絲的感覺。

就在此時，在前面數十丈遠處，李靖突見一團身影斜斜的穿過山地小路，沒命的向左面一座山崗跑去。

李靖此時目力甚佳，雖隔了數十丈，亦瞧出亡命而逃的，是一位年約二十多的青年道士，因爲這人身上穿上了一襲道袍。

李靖暗奇道，既然是走方的道士，在寂然的山地中，爲何這般亡命而逃？

此時又突見一團彩毛在前面草叢中滾動，與道士走的是同一方向，而且顯然比道士快了許多，眨眼間兩者的距離已從近百丈拉近到不足三十丈遠。

李靖在山中學藝兩年，深知那團彩毛必定是一頭威猛的野獸，正飢不可耐，擇人而噬，那道士若被牠趕上，那就連骨頭也沒了。

李靖連忙猛提一口眞氣，身形如電，直射道士已接近的那座山崗，他身形之快，竟比那團狂奔的彩毛還快了一倍。

不過李靖距道士靠近的那座山崗卻甚遠，彩毛距道士卻只有十數丈遠了！

道士此時已跑到崗邊，慌不擇路，向山崗上面攀爬，他僅爬高了三丈，身後下面便已傳來一聲吼鳴，道士回頭一看，登時嚇得魂飛魄散，大叫道：「我並非夭折之人，爲何今日竟命喪虎口……」

道士雙腳一軟，竟在三丈高處直摔下來，下面的斑斕吊睛白額虎，已喜得張牙舞爪，血盆口大張，自忖一頓美食立刻從天而降。

道士驚惶中向下一望，不由心膽俱裂，暗道此時四野無人，下面是血盆口大張的猛虎，這一掉下去，就連骨頭也沒了……罷！罷！罷！說甚麼濟世救民，任重道遠，今日卻竟先飽餓虎，一命嗚呼……」

道士正在心內慘嚎，突然，他但覺向下面的一塊巨石飛去，他睜開眼時，發現自己已穩穩的立於巨石之上，在他前面，是一位年方十八的少年人，正背向他，迎面冷對斑斕猛虎！

道士尚未及開口發話，那猛虎眼見一團美食居然落空，被人搶到巨石之上，不禁大怒，滿腹怒氣立刻轉上少年人身上，咆哮一聲，前腳一蹬，後腳一張，身子便已凌空撲起，血盆大口怒張，虎涎幾乎噴上少年人的臉上！

少年人自然是飛身救人的李靖，他在千鈞一髮間，凌空托住飛墜的道士，把他帶上巨石之上，令道士逃脫立喪虎口的厄運。

李靖知道猛虎絕不肯就此罷休，因此甫落巨石，便把道士掩於身後，免他再受驚嚇不支而倒。

但李靖也料不到這是一頭餓急的猛虎，巨石距地面足有丈許，豈料猛虎蓄勢猛撲之下，竟騰升丈許，與李靖正面相對，血盆大口幾乎已觸到李靖的臉上！

李靖猛吃一驚，右手出於本能疾揮向上，欲擋猛虎的血盆大口。道士在後面一見，立刻跌足大叫道：「哎呀，你這簡直是送臂入虎口了。」

豈料就在此時，李靖驚急之下，體內眞氣自然而然沿右手少陰經疾行向下，於右手無名指關冲穴激射而出，嗤嗤破空有聲，射穿腦門而出！

猛虎驚天動地的慘吼一聲，砰然飛墜下去，倒在地上，再也一動不動。

李靖亦被自己這突施一指絕招驚呆了，好一會，才猛地醒悟，方才自己在驚急中所使的，正是「大龍潭氣劍」中的「關冲劍」。

他後面的青年道士早驚奇得目瞪口呆，不言不動的怔立石上，他大概至此仍不相信猛虎就此倒斃，恐牠再次飛撲而噬。

李靖挾着道士，輕輕跳落地面，道士向地上的猛虎一瞧，只見猛虎腦門露出指粗的小孔，腦漿迸濺，果然已斃命。

青年道士不禁目瞪口呆，他目注猛虎，喃喃道：「這隨便的抬手一指，便把猛虎的腦殼射穿了，若換了尋常人的腦袋，豈非可以連穿十個？天，這到底是甚麼仙法邪術？如此教人可怕……」

李靖此時亦喃喃道：「老虎呵老虎！那古怪老人的龍潭氣劍委實太厲害了，想不到牠不幸成了第一試劍之

物……可笑，老虎不是人，牠要吃人，人若不被牠吃，就只好把牠殺了，這般看來，龍潭老人的神功不但可以殺人，還可以自救和救人哩！」

青年道士眼見李靖抬手便把猛虎殺了，如此厲害威猛的身手，怎的此刻卻如白痴似的自言自語？他忙道：「多謝少俠救命之恩……」

李靖道：「多謝……對啦，這果然是救人與自救的唯一法子！要自救和救人，就必須有上乘的本領，否則，不但不能救人自救，反先被世間的猛虎惡人殺了！」

青年道士此時已恢復常態，他目注李靖，又驚又疑，忙又道：「少俠怎的了？莫不是誤施邪術被邪術自傷了麼？但少俠滿臉正氣，斷非施邪術之徒，這卻是怎麼了？」

李靖被青年道士在耳邊一吵，登時不好意思的一笑，道：「眞人不必客氣，我只是適逢其會，舉手之勢吧了！」

青年道士笑道：「好一個舉手之勞！略一舉手便把一頭猛虎殺了，若非親眼目睹，便殺了我也不會相信！少俠好俊的功夫！他日必成一代武林奇材！」

李靖見青年道士待人坦誠熱情，心中對他頓生好感，他皺皺眉頭，道：「這種功夫是一位怪老人强逼我接受的，同時更把我原來的武學都廢了，如今也不知是禍是福也！」

青年道士一聽，似乎十分對胃口，忍不住微微笑道：「禍中福所倚，福中禍所伏，世人若能參透此點，也便無所謂禍與福矣！那人傳授武功的手法雖然奇特，但卻非常管用，不但可以殺虎，更可救人，這分明是一種極佳的武功，少俠有幸得之，又何必耿耿於懷？一切隨遇而行，相機而動便是了。」

李靖聽青年道士朗朗而談，其中隱隱包含甚麼高深的哲理，雖然他一時尚未悟透，但李靖出身書香門第，於四書五經等學識難不倒他，因此已悟其半，不禁喜道：「是呵，眞人說的是極也！一切但隨機應變，隨遇而行便了，何必去探求甚麼邪魔與正派！」

青年道士一聽，不禁微笑點頭，他目注李靖，暗道此人心胸豁達，正氣由心生而浮於表，不失爲將帥之材！

青年道士這般思忖，便微笑向李靖詢道：「少俠並非嶺南人，卻上嶺南有何貴幹？」

李靖不想多說惹麻煩，但又不善掩飾，便淡淡道：「我上嶺南，乃奉師命而已，其實並無重要之事。」

青年道士一聽，笑笑道：「少俠上嶺南，是否欲上龍山？」

李靖一怔道：「是呵，眞人怎的知道？」

青年道士不答李靖的疑念，又笑笑道：「欲上龍山，是否因爲一顆驚世寶珠？」

李靖大奇，忙道：「是呵！此是師命所指！但眞人如何得知？」

青年道士淡淡一笑，道：「小道亦因此而下嶺南，既在此地碰上少俠，彼此略思，自然便明白少俠的來意。」

李靖見青年道士果然亦爲龍山將現的寶珠而來，暗道苦婆婆所言，果然不錯，若然如此，則龍山之會，便絕非輕鬆等閑之舉了，李靖道：「師命如此，在下不敢違逆，只好勉强上龍山走一遭吧了，至於是否眞能目睹寶珠現世，在下並不抱太大的希望。」

青年道士微微一笑，忽然道：「能否目睹，既憑本領，亦憑機緣，少俠兩者兼備，何必灰心？這樣吧，少俠只須與小道同行，小道擔保你定能一開眼界！目睹寶珠現世便了！」

李靖一聽，微感驚奇，暗道此地目下已潛伏高手無數，卧虎藏龍均已現世，就連少林達摩、龍潭老人、梅花教主等絕世高手亦已駕臨，更不必說百千武林各派，正邪黑白兩道高手雲集窺伺！你連老虎也逃不掉生命，豈有如此本事，保我定能目睹寶珠？你無非是欲有人跟隨左右，危急時有人出手救護吧了！」

轉念又道這道士看來倒並非奸惡之人，與他作伴，倒可以解悶兒，這般思忖，李靖便點點頭道：「那先多謝眞人的美意，但也不必介懷，反正在下上嶺南不過是湊興吧了！走呵，前面不遠便有小鎮，此地距龍山不足半日路程，龍山之會據說定在八月初八，尚有三日時辰，不如先在小鎮落腳，相機而行便了。」

青年道士微笑點頭表示贊成。於是兩人便結伴而行，向南面的小鎮走去。

山地寂寂，但青年道士見多識廣，對於天下諸事，竟似無所不知，李靖不由甚爲佩服，趁機向他打探請教，獲益不少。

不須兩個時辰，兩人便抵鎮外五里。

就在此時，李靖遠遠便發現梅花女和苦婆婆正向鎮中走近。

李靖暗地鬆了口氣，不知爲何，他越來越牽掛梅花女的安危。

李靖見梅花女就在前面，不由就加快了腳步，他這一微貫眞氣於腿，比尋常人的腳步就快了幾倍。但說也奇怪，青年道士居然緊伴左右，絲毫不見落後，而且氣不不喘，顯然他的內力甚爲深厚。

李靖暗道這道士內力如此深厚，怎的卻被老虎欺負？莫非他眞人不露相，故意引我上當，以跟隨他左右麼？

李靖甫出江湖，便疊遭變故，不由就事事多了幾分警戒，他這般轉念，便提一口氣，突然向鎮中飛掠，他的身形已疾如奔馬，他扭頭一看，青年道士雖然被他略爲拉後，但三幾下

急追疾跑，居然與李靖同時接近小鎮。

李靖微露驚奇，瞥了青年道士一眼，青年道士卻坦然一笑，道：「少俠好快的腳力，小道若非方才被老虎狂追，腳力似乎因此大增，那無論如何趕不上少俠的。」

青年道士輕輕說一句，解釋了李靖的驚奇。李靖暗道這亦是人之常情，須知人本來有無窮潛力，在危急關頭，往往便激發出來，就如龍潭老人的「大龍潭神功」，不也是在絕境關頭時顯露驚人威力麼？這般轉念，李靖便坦然一笑，對道士再無疑忌。

李靖尾隨梅花女和苦婆婆，眼見她們走入鎮內，走進一間客店，便放緩腳步，故意慢一會，才走入店中，卻不見梅花女的踪影。

李靖走近櫃枱，向掌櫃道：「剛才有人投棧麼？」

掌櫃是一位中年男子，淡細眉毛，一派斯文鎮定。聞言笑道：「有！自然有！這幾天敝店生意好極了！大小客房，供不應求！客官若有心投宿，便千萬趕快，不然便望門興嘆了！」

李靖暗道梅花女和苦婆婆大概不欲多事，剛進客店，便上客房關門歇息了。他笑笑道：「如此便請掌櫃先留二間單人客房，有勞了！」

李靖不欲與青年道士同房，是因爲他牽掛梅花女的安危，但又不欲被人張揚出去，若與青年道士同房，便諸多不便。

兩人在樓下店中用了晚膳，此時已是入黑時分，便各自上樓返客房歇息。

青年道士的客房就在李靖側壁，李靖和衣躺在床上，一會後，便貼耳隔壁，但聽隔壁已響起青年道士的鼻鼾聲，他微微一笑，便悄悄越窗而出。

方才店小二引領上樓時，李靖已在店小二口中打探清楚，有兩位女客，一老一少，就住在西廂的客房。李靖心中暗道：「一老一少的女客，除了梅花女和苦婆婆，根本不會再有三者。」

李靖掠過西廂女房，雖然是一掠而過，但李靖的眞氣聚於耳脈，耳力便異常靈捷，在霎間便已清楚聽到，裏面傳出細細的鼻息，一聲略緩，一聲略速，李靖知道，略緩的必是苦婆婆，略速的必是梅花女無疑。她倆既安然無恙，他就放心了。

李靖不想多事惹麻煩，因此也不敢驚動梅花女她們，他悄悄的折返東面，越窗重返房內。再過一會，他便欲脫衣歇息。

就在此時，一聲沉喝忽地在他房間隔壁響起：「你當時爲何不說？」

李靖暗吃一驚，暗道這是三師哥梁平山的聲音，他怎的恰巧與自己爲鄰？

接而又聽到那瘦猴的聲音道：「三師哥，當時我見他出手便點倒四位師弟，劍法奇妙，再加上小妖女的幻影梅花針歹毒無比，我和三師哥你恐遭不測，唯有暫時忍耐不說……」

「砰」的一聲，顯然是三師哥拍桌子了，又聽他怒道：「你如此貪生怕死，玄天劍門簡直被你丟盡面子……你清楚記得，那果然是包師叔的玄天點穴劍麼？」

瘦猴斷然道：「絕對不錯！而且我聽說近年師叔收了一個得意弟子，姓李名靖，甚有根基，包師叔曾揚言，他雲嶺玄天劍門一個李靖，便把武陵玄天劍門衆弟子比下去了！如今姓李這小子與邪魔外道勾結，背叛師門，傷了本門師兄弟，與那梅花教小妖女必有奸情！」

李靖一聽，心中氣苦道：「就算我冒失點倒四位本門師兄弟，也不見得便是背叛師門！我與梅花女又有甚奸情了？這瘦師哥竟說我與邪魔外道勾結！」

此時三師哥卻沒作聲，顯然在思忖瘦師哥所言的虛實。

但立刻又有一聲尖厲的聲音響起道：「平山兄，還猶豫甚麼？姓李這小子既與梅花教小妖女有奸情，這便是叛逆所爲，玄天劍門弟子理應替本門清理門戶！」

梁平山沉吟道：「就算如此，也須稟明師傅，再呈報包師叔，才好處置呵！」

那尖厲聲嘿嘿道：「梅花教乃武林公敵，姓李的小子既與梅花教小妖女勾結，亦即公然與武林同道爲敵，武林中人，人人得而誅之！平山兄若不便動手，那敝派便只好代勞了！」

梁平山怒道：「玉虛眞人！此言不嫌太武斷尖酸麼？玄天劍派出了叛逆，也不勞你峨嵋派出手懲教！」

李靖一聽，心中恍然大悟，原來是峨嵋派的人也到了！峨嵋派的幾位弟子，不知爲甚麼，一夜之間暴斃客店，細查之下，每人命門穴上均有一口帶劇毒的幻影梅花針，幻影梅花針據聞是梅花教的獨門暗器，這下子峨嵋派便與梅花教結下血海深仇，如今與梅花教人狹路相逢，又欺對方人手單薄，玉虛眞人身爲峨嵋派的大弟子，自然迫不及待出手，替峨嵋派揚威立萬，建功立業。因爲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曾下訓令：門下弟子，但殺一位梅花教人，便立一小功，殺十人建一大功，若能連建十大功，便可接任掌門人之位。

此時又聽那瘦猴忙打圓場道：「兩位休作意氣之爭，梅花教中人，人人得而誅之，既是武林公敵，武林同道何分彼此？若那姓李的小子一時不便處置，便把他擒下，交由師傅發落便了！」

瘦猴此言一出，隔鄰便寂然無聲，似乎梁平山和玉虛眞人均採納了瘦猴的建議。

李靖側耳運氣細聽，隔壁再無聲息。李靖不由暗暗心驚，暗道若峨嵋派與玄天劍派聯手，梅花女苦婆婆必然兇多吉少！自己已涉嫌與梅花教勾結，若出手相救，那嫌疑就更水洗不清了！梅花教是武林公敵，自己一旦捲入漩渦，不但背叛師門，更公然與武林同道爲敵，日後更休想在江湖有容身之地，李靖這般思忖，便怔怔的失了主意。

過了一會，李靖又轉念道，若不出手相救，梅花女與苦婆婆必然橫屍客店，按近日與彼等相處，並不如傳聞中的兇狠歹毒，而且就如梅花教與醉劍門結下的樑子，梅花教主出手雖稍嫌過火，但醉劍門掌門圖姦女弟子不成，殺人滅口的行逕，卻比梅花教更爲邪惡，峨嵋派數位弟子被殺，更以梅花教百條人命作接任掌門的條件，如此兇殘狠毒，又豈是名門正派俠義之道？

這般轉念，李靖的心突突一跳，暗道武林恩怨，誰是誰非，一時分辨不清，梅花女不幸是梅花教中人，雖年少無知，亦橫遭大殺，豈非太冤枉了麼？自己若坐視不救，良心上如何說得過？罷！罷！罷！既是非恩怨一時難辨，好歹也得先救人再說！

李靖終於打定主意，決意不計較個人榮辱，先把梅花女和苦婆婆救走再說。

* * *

李靖側耳一聽，隔壁果然再無動靜，暗道三師哥他們必定是靜待夜深，趁梅花女她們不備時再行動手，不如趁此時搶先一步，知會她們逃走，一場浩劫或可消弭。

李靖拿定主意，便悄悄掠出窗外，再從外面折回西廂。

他貼近西廂，側耳一聽，裏面毫無動靜，竟連鼻息聲也隱去。

李靖心頭一震，暗道自己此時運氣於耳，耳力之佳，雖飛花落葉亦清晰可聞，梅花女她們連鼻息也無，除非她們已然死去。

李靖心中一驚，便抬手指，劃開窗門，飄身而進，登時令他大吃一驚。原來房內帳幔半掩，床褥凌亂，人跡卻已不見，顯然是梅花女和苦婆婆在危急中，在床上躍起，倉皇出逃。而且來人身手必定極高，否則梅花女的性子，絕不肯如此狼狽溜逃。

李靖心頭大震，他心牽梅花女的安危，便飛身而出，追上前去相助。

就在此時，李靖忽聽到東廂那面有人驚呼道：「你等是誰……哎喲……」

驚呼聲似在東廂青年道士的客房傳出。

李靖此時爲難之極，不知先救助那一面才好。他略一沉吟，便暗道憑梅花女和苦婆婆的身手，或可抵擋一會，但那道士不懂武功，遇上强敵，卻是立刻生命難保！

這般閃念，李靖便從房門掠出，直撲東廂青年道士的客房。

他撲近時，但是客房門緊閉，暗道襲擊青年道士的人必定是越窗而進，於是便掠到門邊，抬手一劃，以劍氣劃斷門閂，一閃而進。

李靖剛進客房，眼前的情景卻令他一楞：青年道士目瞪口呆，注視地上，卻好端端的坐在床邊。

一柄利劍抵在他的胸前，持劍人後面又有人按着他的肩膀，按着肩膀的人腰部被另外一人抓住，抓住腰部的人卻被另外一人以頭部頂住屁股！從持劍人到頂住屁股的人，共是四個，四個人均面露驚駭，搖搖欲倒。

李靖萬分驚奇，不知青年道士與這四人玩甚麼把戲，便忙道：「眞人！你怎的了？」

青年道士搖頭苦笑，卻說不出話，顯然他也被眼前的情形弄呆了。

李靖無奈，只好走過去，以手按劍，先把劍挑開了，免遭不測。李靖的手指剛按上劍尖，便突然一震，但覺一道熱流激射而至，他心中一驚，體內「大龍潭神功」自然反應，激射而出，與射至的熱流相碰，但聽砰的一聲，持劍人連人帶劍向後撞倒，他後面其餘三人亦連串倒跌在地，一動不動，形如虛脫。

此時不但青年道士驚呆了，連李靖亦目瞪口呆，暗道這是甚麼邪道妖術？

好一會，李靖才忽然驚醒，忙對道士道：「此店已成兇險之地，不宜久留，道長請立即隨我離開！」

青年道士既不贊成，也不反對，神色木然。李靖此時也顧不了許多，挾住青年道士疾掠而出，從東廂的外墻躍了出去。

李靖挾着青年道士躍出客店墻外，便是小鎮南面的一條大街。街上人跡全無，漆黑一片，倒似一個死城。

李靖不敢在鎮內逗留，三幾下飛掠，帶着青年道士掠出鎮外。

此時已近黎明時分，晨風撲面。青年道士被冷風一吹，登時清醒過來，失聲叫道：「少俠！這是怎的了？」

李靖見青年道士已清醒無礙，便把挾住他腰帶的手放開，道：「道長，我正欲問你，這是怎的回事？是甚麼人偷襲你？爲甚麼他們又成串的倒在地上，形如虛脫？」

青年道士一聽，想了想，憶起店中一幕，猶有餘悸道：「小道亦不知道……小道正在熟睡，忽聽窗戶一聲微響，睜眼時，便見四條黑影越窗而入，快如閃電，小道僅來得及爬起滑到床邊，一柄利劍便已抵在胸前三寸……」

李靖想起方才的情形，忙道：「利劍指在道長胸前，沒有刺下去麼？」

青年道士苦笑道：「當時持劍人忽然開口，令小道跟他們去見一位主人，若小道不從，就一劍把小道殺了！」

小道不知這等人是誰，自然不肯跟去。持劍人大怒，利劍驀地向我胸口一刺……小道自然爲必死無疑了，豈料就在此時，小道但感胸口一熱，一道熱流自劍尖直抵胸口，再向體內奔流，只感體內洶湧澎湃，更不知痛苦，再抬眼望去，持劍人臉色大駭，如見鬼魅，其餘三人見狀，紛上前拉扯撲救，豈料一一被前面一人粘住，再也不能脫身，成了一條人龍，古怪邪門之極！」

李靖聽到此處，有點明白了，忙道：「此時道長感覺如何了？」

青年道人道：「此時但覺流向體內的熱流如奔騰鐵水，灼熱難擋，小道難受之極，不覺就昏迷不醒了……到醒來時，卻發現被少俠帶到此地了。」

李靖一聽，不禁點頭暗道這道士所遇情形，竟如龍潭老人强逼我接納武功一般，他必定是有甚麼奇遇而不自知，他體內內力之强，足可擠身高手之列，莫非如此，這種功夫，顯然又比「大龍潭神功」更爲神妙了！

李靖此時已料青年道士必非等閒之輩，便道：「那些人爲甚麼會挾持道長你？」

青年道長似有所告，但終於欲言又止，只淡淡道：「請少俠恕罪，此中因由暫不便向少俠明言，但我保證少俠三日後便一清二楚了！」

李靖見青年道士意態懇誠，便不再追問，道：「既道兄不便直告，小弟不問便了。但道兄似乎事涉武林紛爭大事，不便拋頭露面，否則必惹更多仇殺劫掠之事。」

青年道士聽李靖忽以「道兄」稱呼，心中甚喜，便微微一笑道：「實不相瞞」我這件道袍，不外是一件掩飾身份的外衣罷了，若少俠不嫌，日後必與兄弟你盡訴衷情！兄弟你說的對極了，我委實不宜拋頭露面……」

青年道士話音未落，前面十數丈遠處，黑暗中忽然射出四條黑影，直向這面撲來！

李靖一見，疾忙把青年道士掩於背後，凝神戒備，以防不測。

豈料四條黑影撲到三丈遠時，突然噗噗噗噗的接連倒在地上。

李靖大吃一驚，因爲他已瞧出領先一人，正是在客店中曾被他點倒的本門師兄冷光！他正欲出聲招呼，表明身份，豈料冷師兄已突然倒地。

李靖疾速向冷師兄掠去，冷師兄聲息全無，李靖連忙扶起他，連聲道：「冷師兄！怎的了？」

此時，一動不動的冷師兄忽然睜開眼睛，認得是李靖，登時如見鬼魅，失聲驚叫道：「你……果然與梅花教勾結，在此截擊……」

李靖不由苦笑，也不及分辯，忙道：「是梅花教的人打傷你們麼？」

冷師兄驚恐的瞪着李靖，喃喃道：「厲害……厲害！他簡直不是人，不！不……是魔鬼！」冷師兄一頓，氣息不繼，忽然又以手指向李靖，嘶聲厲叫道：「你背叛師門，與梅花教勾結，殺害同門師兄弟，冷某今日遭梅花教暗算，你從此必定死無全屍……」冷師兄說到此處，戛然而止，原來已斷氣僵斃。

李靖心頭大駭，連忙藉着晨光，仔細檢視冷師兄的遺體，手腳頭面均無傷痕，他解開衣扣，才赫然發現，冷師兄的胸口竟有一朵血紅的梅花，構成梅花圖案的並非外來的傷痕，而是死者自身的血液外洩而成！

李靖心內又驚又怒，暗道必定是有一梅花教高手現身，以重手法震碎冷師兄等的心臟，再遙吸血液，逼聚於胸口，構成這朵恐怖的血梅花！

他放下冷師兄，過去檢視其餘三位武陵玄天劍派師兄弟，發覺三人的胸口均有一朵血梅花，當下更無懷疑，暗道冷師兄與梁三師哥同行，追殺梅花女和苦婆婆，必定中途有梅花教高手出手相助梅花女，以重手法震斃冷師兄，若如此，則梁三師哥亦必定兇多吉少了！

正當李靖驚疑不定時，突然又有一條黑影飛掠而至，而且來人的身法顯然比剛才的黑影高出甚多，竟不理李靖，直撲青年道士。

李靖一見，大吃一驚，連忙向前飛掠，試圖攔腰截住黑影，豈料黑影身在半空，竟遙發掌力，隔了近丈，撞向李靖。李靖身處虛空，忙於救護青年道士，竟避不開黑影的猝然一擊，胸口如遭電殛，便砰然倒地。

此時黑影正掠到青年道士身前，卻凝立不動，負手而立。

青年道士眼見黑影出手便把李靖擊倒，驟然便落在面前，臉上卻蒙了黑布，顯然不欲以眞面目見人，更顯得形如鬼魅。

青年道士驚道：「你……你把那位少年斃了麼？你要怎地？」

蒙面黑影哈哈一笑，道：「普天下無人可以抵受老子的摧心一掌！老子來此目的，道長想必甚爲清楚！」

青年道士怒道：「你不分青紅皂白，不講道理，便把他擊斃了？」

靠面黑影大笑道：「道長聽到江湖上有一位摧心老魔沒有？」

青年道士搖頭道：「不知道！」

蒙面黑影哈哈一笑，道：「摧心老魔專門以人的心臟做買賣，有主人出得起價錢，老魔便必定把他要的人心摧滅！但今日算你走運，因出錢請老魔的人，並非要你的命，僅要你的兩件物件！」

青年道士若有所悟，驚道：「莫非你便是摧心老魔？」

蒙面黑影大笑道：「總算你聰明！一眼便瞧出老子的名頭！」

青年道士道：「那你爲何以黑布蒙面，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摧心老魔哈哈笑道：「天地間，摧心老魔無處不在，有影無形，何必示

人於眞面目？好了，好了，時辰無多，道長立刻交出兩件物件，老子便立刻去領五萬兩黃金賞錢！」

青年道士心中暗驚，故意道：「我臭道士一個，身上還有甚麼值錢的物件？」

摧心老魔哈哈笑道：「你是臭是香，老子聞不着，但出錢的人要兩件物件，這買賣我既然接了，你自然就要成全！」

青年道士道：「那兩樣物件？」

摧心老魔道：「寶物！這是第一件！」

青年道士道：「甚麼寶物？你那主人沒有說明麼？」

摧心老魔道：「沒有呵！老子向來不問原因，只求結果！」

青年道士道：「你既不知是何寶物，如何向我討取？我不但不給你，就算勉强給你，隨便交一件東西，我不會哄騙你？」

摧心老魔斷然道：「你不會！」

青年道士道：「我爲甚麼不會？你若然以爲以死相挾，我就會乖乖就範，你就錯了！」

摧心老魔桀桀笑道：「你自然不會，因爲主人要的第二物件，就是你！老子把你的人帶去了，你身上的物件，還怕漏了麼？」

青年道士一聽，登時作聲不得，暗道他若把我捉到那主人處，不知會用甚麼歹毒方法對付我，我若捱不住了，自然便把任何東西都交出來，這果然是一個絕毒的法子！」

這般轉念，青年道士暗道目下唯有拖得一刻算一刻，希望有奇跡出現了！他便開口道：「假如我不肯隨你去呢？」

摧心老魔道：「你必定肯去！」

青年道士道：「爲甚麼？」

摧心老魔道：「因爲死人是不能拒絕的！」

青年道士冷笑道：「我若死了，你的主人得到也沒有用！」

摧心老魔桀桀笑道：「你不會全死，只會死去一半！老子只須把摧心掌力擊偏一點，只毁你半邊心臟，你依然有半邊人活着！」

青年道士一聽，暗暗驚心道：「若然果眞如此，我豈非變成半死不活？這如何可以忍受下去？這老魔頭莫非故意恐嚇我麼？」

摧心老魔此時已感不耐，他側眼繞了青年道士一轉道：「你不信？」

青年道士不答。摧心老魔大怒，突然揚手向前面一推，隔了丈遠的一塊大石，竟無聲無息悄然粉碎！

青年道士一見，不由心膽俱寒，暗道若這石頭是肉做的人，那豈非連粉末也不見了麼？老魔的掌力，簡直有如鬼魔！

摧心老魔趁着道士驚駭之際，突然出手如電，向青年道士的胸前抓去，他這一抓並未用眞力，用意是先行搜獲道士身上的寶貝。

青年道士發覺時，已根本無法閃避，因爲一來老魔的手法委實太快，二來他已被老魔的掌力震駭分神，如何閃避得及？他以爲老魔此舉必定是先摧他半邊心臟，自忖從此便要半死不死，不由萬念俱灰，把眼一閉，把腰一扭，故意以整個胸口迎向老魔的手爪，以求速死，免捱半死不活的苦楚。

青年道士這一扭腰，胸口空門大開，老魔的手掌輕易便伸了進去，而且立刻就觸到道士貼胸處的一塊硬物，心中不由狂喜，自忖寶貝在握，不由立刻向寶物抓去！

豈料一抓下，摧心老魔竟然悶哼一聲，手爪疾縮，饒是如此，他的身軀依然被震得騰騰騰的連退三步！

原來摧心老魔一抓之下，那寶貝竟然如放電光，一股威猛反彈力撞向老魔的手臂，老魔此時並沒貫注眞力，因此被震得連退三步，才勉强立住。

摧心老魔臉上先是驚駭，接而又格格一笑，道：「好寶貝！當眞萬金難求！那臭主人竟欲以五萬兩黃金，便欲得此寶物？當我老魔是娃娃麼？老子偏不上這惡當！」

摧心老魔心念電轉，目中兇光暴射，突然怪嘯一聲，運五成眞力於右掌，隔空便向青年道士的胸口推去！

摧心老魔此時已改變做買賣的主意，他已不打算拿寶物去交換賞金，而欲立刻把寶物獨吞到手，因此出手再不留餘地，一掌把道士斃了，便把寶物劫掠。

摧心老魔這一掌已集五成功力，當眞非同小可，方才他用以碎石的掌力，亦只得二成功力，這五成功力的摧心掌擊在道士的胸口，便一百個道士也完了！

摧心老魔的掌力已堪擊到青年道士的胸口，就在此時，摧山老魔忽覺腦後一陣刺痛，憑他的功力，自然知道這是淩厲劍氣逼近的先兆，後腦乃命中要害，老魔無論如何不敢大意，只好先求自保，迴身一送，把擊向青年道士的掌力竟迴旋迎向腦後的劍氣。

但聽嗤的一聲，摧心老魔的掌力竟被劍氣穿透，餘勢未止，疾向他射來，嚇得老魔哇哇大叫，連忙閃避，他的輕功超卓，略一扭身，身軀便已提升半丈，襲來的劍氣便在腳底掠過，饒是如此，老魔依然嚇出一身冷汗。

他扭頭一看，原來發出劍氣的，竟是方才被他震倒的少年人李靖。

李靖驟被摧心老魔偷襲，猝不及防，胸口被一股强力撞得一陣氣悶，便倒在地上，但他雖然不能動，心卻依然醒着，眼見青年道士危在旦夕，心中大急，眞氣登時激湧而出，他抬手一指，右手中指中冲穴射出劍氣，

直向摧心老魔的後腦射去，在危急中，救了青年道士。李靖雖然險中勝了老魔一招，但他亦對老魔臨危不亂，隨機應變的身法大爲佩服。

摧心老魔怔怔的盯着李靖，神色奇特，好一會，才尖聲道：「小娃娃！剛才這一手氣劍是你發的麼？」

李靖見老魔一口就叫出名堂，心中大奇，道：「你怎知這是氣劍？」

摧心老魔格格一笑，道：「我如何不知？但老子總不信你小小年紀，便可使出這等驚天絕學！」

李靖又好氣又好笑，道：「信又如何？不信又如何？」

摧心老魔衣一本正經道：「若你能令我信了，老夫立刻拔腿走路！」

李靖道：「若不信呢？」

摧心老魔格格笑道：「那自然只好讓你賞賞摧心掌的味道了！」

李靖道：「我如何知道你是否守諾？」

摧心老魔道：「老魔從來不會反悔！」

李靖搖頭道：「你剛才顯然反悔了，你受人之托，卻想殺人滅口，獨吞寶貝！」

摧心老魔怪笑道：「你這娃娃倒會抓老子痛腳！告訴你，那是買賣，既是買賣，在商言商，就做一次奸商也不爲過。況且老子平生就是做了這一次，誰叫那寶貝千年難求？老子祇有百年命，如何不做奸商？不幸卻被你這小子揭穿了！」

說到此，摧心老魔忽然兇光大熾，盯着李靖道：「你快令老子相信呵！老子答應你信了便拔腿走路，顯然吃了大虧了，再遲說不定老子又再破例一次，要反悔了！」

李靖道：「你如何吃虧？」

摧心老魔怒道：「老子的痛腳被你臭小子抓住，傳了出去，老子臉上便蒙不得黑布了！這如何是好？因此唯有把小子你殺了，老子臉上才可保住這塊黑布！」

李靖奇道：「爲甚麼教人知道你曾反悔一次，臉上便蒙不得黑布？」

摧心老魔一聽，似乎被觸起痛處，氣得哇哇大叫道：「那是一位老……不，老人家逼我親口答應的，說若老子一生不做反悔的事，便准我臉上掛塊黑布，免被世人瞧見老子的猙獰面目！這是鬼的條件，不幸老子答應了，只好平生不敢反悔！臭小子，你快令我信呵！不然，老子眞要殺人滅口！」

棄官潛逃　江湖歷險

李靖一聽，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龍潭老人本就古怪，豈料這摧心老魔更令龍潭老人望塵莫及！瞧他的神情，倒絕非說假，看來此時不露兩手，這怪人是絕不肯善罷甘休的了！

李靖這般思忖，便打定主意，把老魔嚇走就是了，也不必傷他生命。

李靖向老魔道：「既如此，小心了，我要發劍了！」

摧心老魔喜道：「好呵！你快令我信服呵！臭小子！」

李靖抬手向摧心老魔一指，摧心老魔知道氣劍的厲害，不敢大意，盯着李靖的手指方向，疾速向側一閃，老魔這一閃步法奇妙，正是閃避李靖方才中冲氣劍的絕招。

但老魔立刻便發覺，李靖這一指只是裝模作樣，並沒劍氣發出，倒把他嚇了一閃，老魔怒道：「臭小子，你敢戲弄老子？爲甚麼不發劍氣？你怕把老子傷了，你把老子傷得越重，老子越歡喜！發呵！猶豫怎的？」

李靖不由苦笑，原來他發出氣劍，並未達隨心所欲的境界，方才他心存仁念，心境平靜，體內的眞氣便無法逼射而出，徒舉手指，只是裝模作樣的虛招。

李靖見老魔發怒，心中一驚，暗道這氣劍若有若無，卻如何是好？轉念又見老魔雖兇，但覺得倒還可愛，至少比那些僞君子更坦白一點，便暗道剛才我存心不傷他生命，因此劍氣便發不出，這次我只傷他的手臂，並非要害，也便是了！

李靖便道：「老魔小心！我的第二劍來了……」話音未落，李靖便抬手一指，果然指向老魔的手臂。

摧心老魔格格一笑，頓明李靖不欲傷他要害的心意，怪叫道：「臭小子，你敢小覷老魔的閃避絕招魔……」但也不敢大意，邊叫便扭身斜穿，閃避向手臂射來的劍氣。

但李靖這次仍然是一記虛招。

摧心老魔功力超卓，立刻就發覺了，他身形一頓，目中兇光大盛，怪笑道：「臭小子！你敢是拿腦袋當雞蛋玩了！你既不能令老子信服，老子自然不走，自然也不敢反悔，要殺你滅口……」

摧心老魔話音未落，人已閃電似的向李靖射來，胸前右掌蓄勢欲發，欲一掌便把李靖斃了，免他向世人宣示，他曾有一次反悔的不幸紀錄。

李靖料不着老魔應變如此神速，說來就來，他根本未及閃避，老魔的身形已距他不足半丈！若在這距離中了他的摧心掌，那還有命麼？

李靖心頭大駭，但絕不甘束手待斃，右手、左手不由就直擊而出，這一招名爲「左右飛花」，乃雲嶺玄天劍派自救的一招，此時李靖的玄天劍武功盡失，這一招只是惶急而發，根本沒有半點玄天劍的內力。

摧心老魔一見，心中更怒，大罵道：「臭小子原來只懂三腳貓招式，倒騙得老子向你滔滔不絕的盡訴心中隱曲！殺！殺！殺！殺死你了！」

摧心老魔說殺就殺，下手絕不容情，他右掌向李靖一推，一股威猛的掌力，便悄然無聲的擊向李靖的胸

前。

李靖自忖必死無疑，只好垂死掙扎，他的左手右手拚命擊出，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忙亂之極。

摧心老魔此時卻大吃一驚，因爲他推送向前的掌力，此刻已觸及一股尖細而鋒利無比的氣流，他深知這是甚麼玩意，嚇得不求殺人，先求自保，連忙撤招迴身自救。

果然尖細鋒利的氣流已疾射而至，破空嘶嘶有聲，嚇得老魔連忙施展渾身法寶，以大騰挪身法全力閃避。

李靖此時也萬分惶急，眼見摧心老魔手舞足蹈，以爲他更厲害的殺招將至，爲求掙扎自救，只好左右手照揮如儀。

摧心老魔此時卻有苦自知，他一時托大，不以爲意，竟中了臭小子的陷阱，把他陷於劍氣圈中，劍氣在他四周穿梭激射，他自知雖有內力護體，亦未必禁受得住，只好把大騰挪身法施展到極點，拚命閃避。

摧心老魔再避過一招，嘴裏就怪叫一聲，「呵！關冲氣劍……臭小子，怎的又施少商劍……咦？商陽劍來了，存心要老魔的命麼……喂！臭小子，老子不跟你玩了。」

李靖忙道：「如何不玩？」

摧心老魔道：「不玩就是不玩！有甚麼如何不如何的？老子信服了，這還不行麼？」

李靖此時才知自己的垂死掙扎，竟同一時間把三脈氣劍逼了出來，雖然遠未及八脈氣劍齊施的厲害，但已足令人驚心膽駭！他不禁苦笑一下，道：「你先退後，就算不玩如何？」

摧心老魔怪叫道：「我若轉身退後，你這臭小子趁機射我腦後，老夫豈非變了鬼魔？」

李靖苦笑道：「你既不敢反悔，我自然不會反悔。」

摧心老魔一聽，喜道：「好呵！你親口說老夫未曾反悔，老夫臉上這塊黑布就不必除了！老夫去也……」

摧心老魔一聲去也，果然淩空一個飛轉，向後掠出數丈，但忽然又身形一沉，扭轉頭來，雙目烱烱有光，盯着李靖道：「大龍潭老……不，老人家，他是你甚麼人？」

李靖知他欲道「大龍潭老怪物」，但忽然又轉口道「老人家」，憑摧心老魔的性子，那龍潭老人必是唯一令老魔拜服的人，若李靖直認龍潭老人是師傅，摧心老魔就必然更不敢下手傷他和青年道士，但要李靖此時認這等怪物作師傅，李靖又決計說不出口，他想了想，無奈道：「我不幸與龍潭老人有一面之緣，委實不知道他是我甚麼人。」

摧心老魔一聽，大怒道：「你這臭小子，與龍潭老人有緣，還說不幸？若非你露了龍潭老……老人家的一手，你還有命麼？」

李靖苦笑道：「無論如何，此乃非我本意，總屬不幸。」

摧心老魔一聽，恍然大悟，不禁呵呵大笑道：「你這小子倒不似說謊之人！這般說，必是龍潭老……老人家用了甚麼非常手段，逼你承認他的衣砵了！好呵，他還誇口道他的衣砵乃天下奇珍，絕不傳人，就算親娘老子亦不行！豈料卻巴巴的强逼你這臭小子接受！去也！去也！去刮他耳朵羞他去也！」

摧心老魔呼的一聲，身形已遠在十丈開外，再幾個起落，便失了踪影。

李靖不禁又好氣又好笑，暗道這是怎的了？甫入嶺南抵龍山腳下，便突遇連番怪事，倒似普天下深潛不露的怪物都全數引出來了！

李靖苦笑一下，扭頭一看，青年道士亦正目瞪口呆的瞧着他，卻不說話。

李靖苦笑道：「普天下的怪物盡出，也不知是甚麼驚天寶物，把他們都引出來了！」

青年道士眨了眨眼，微笑道：「有驚無險，總算不幸中的萬幸，少俠又何必灰心？至於這等寶物，我擔保你必能目睹便了！而且少俠看來亦是天運挪移中人，愚兄亦須藉助少俠之力，龍山之會事了，我再向少俠盡告其中內情便了！」

李靖一聽，便不再追問下去。轉念忽然又驚道：「被老魔這一糾纏，不知梅花女她們如何了？冷師兄他們是否梅花教高手所殺？梁三師哥未知是否亦遭梅花教毒手？我勾結邪魔，背叛師門的惡名必定已傳遍武林，日後如何在武林立足？」

這許多疑問，一時均無法解釋，李靖不由歎了口氣，暗道目下唯有全力追查梁三師哥的下落，先把他救下，再與他同上雲嶺，向師傅說明一切，求他老人家作主了！

李靖這般轉念，便對青年道士道：「未知道兄可有容身之處？不如小弟先送道兄暫時隱匿便了！」

青年道士想了想，便道：「少俠不是奉師命赴龍山之會麼？你我目的相同，不如就此先上龍山，以待龍山之會便了。」

李靖歎了口氣，苦笑道：「本意如此，但小弟自入嶺南龍山腳下，便惹上天大麻煩，若解釋不清，小弟便立成武林罪人了。」

青年道士微笑道：「武之大者，乃人性二字，少俠之心性爲人，決不會踰越俠義之道，既然如此，豈成武林罪人？公道自在天地，是非恩怨自會澄清，少俠又何必因此而耿耿於懷？我輩中人，行事處世，但求心安理得，又何必着意刻求什麼不朽名聲。」

李靖一聽，但覺道士之言深含哲理，比尋常武林中人，顯見又高出一籌，不由暗暗點頭道：「此人必非池中之物，他深諳經綸，似欲圖甚驚天之

創擧，而且所圖之事，必非尋常武林中事，到底是甚麼，倒要加倍留意。」

李靖這般轉念，便道：「道兄所言甚是，在江湖行走，但求心安，不離俠義之道便是了，又何必理會什麼名門正派與邪魔外道。」

青年道士微笑道：「不錯！若心性俠義，就算是邪魔外道，亦有好人；若心性險惡，雖是名門正派，豈無奸徒？可笑世人卻以門派定人忠奸正邪，卻不論人之根本，豈非盲人摸象，痴人說夢麼？」

李靖初涉江湖，便疊遇變故，令他目不暇給，心亂如痲，一切但任性而爲，並不知什麼忠奸正邪，青年道士一言，卻恰恰點中他的心事，不由大爲佩服，道：「道兄眞知灼見，眞敎小弟拜服。」

青年道士微笑道：「你我日後皆爲同道中人，少俠何必客氣見外。在下反正並無急事，便隨少俠先解決心中疑難便了。」

李靖心中一動，暗道龍山之會事了，彼此便各奔前程，各走東西，又豈會同道？倒是他一眼便瞧出我心內隱有疑難，這等目力，的確非同小可。

李靖不由點點頭道：「小弟委實心牽掛二事安危，欲先行了卻，再隨道兄上龍山赴會。若道兄不便，三日後再在龍山上見面便了。」

青年道士一聽，微微一笑，道：「若在下所猜不錯，少俠欲了之事，一與男女情悅有嫌、二與前程榮辱有關，未知是否？」

李靖一聽，心中不由突然一跳，忙道：「道兄怎會知道？莫非你日來一直暗地跟踪小弟麼？」

青年道士道：「那有此事？遇虎當日，正是在下甫抵龍山之時。」

李靖道：「那道兄如何得知小弟心事？」

青年道士微微一笑道：「少俠雙眉秀美，當主姻緣桃花運旺；且眉伸入印堂，當主桃花運劫自少年始，老年甫終，少俠年已十八，桃花運劫說來就來，半點不由自主，此其一也。又少俠印堂紅中帶晦，當主運程交替關鍵時刻，衝得過去，紅氣即大旺，晦氣自然消褪，衝不過去，則晦氣轉旺，紅氣沉隱，後果便不堪設想了，由此可知，少俠必亦爲前程運途之事思慮着忙，此其二也。兩者合而爲一，便不難推斷矣。」

李靖一聽，登時一呆，奇道：「道兄所言，字字點中隱衷，委實教人驚詫！但道兄這是什麼驚人神術？竟可知人心腹之事？」

青年道士微微一笑道：「此乃不見經傳的玄幻之學，偶而爲之而已，少俠不必過於瞧重，一切隨機應變，隨遇而安便是了。」

李靖點頭稱是，他心中牽掛梅花女她們和梁三師哥的安危，不欲久留，便與青年道士一道，向東面山徑搜索而去。

剛轉過一條小徑，突見前面一處山坡上，一團白影在晨光下伴着劍光，忽東忽西飛躍不定，顯然是有兩幫人馬在生死相拚。

李靖拉住青年道士隱在一簇草叢中，運目瞧去，但見苦婆婆早已躺在地上，一動不動。

李靖心中一跳，再向戰圈最激烈之處望去，玉虛眞人和瘦猴正合鬥梅花女，梁三師哥卻與數位武陵玄天劍派師弟站在一旁，並沒出手相助。

玉虛眞人是峨嵋派大弟子，手中的一柄劍神出鬼沒，再加瘦猴從側相助，梅花女身法雖然奇妙，但已明顯處於下風，明眼人均明白，梅花女此時只是垂死而戰，她就連半點的取勝機會也失去了，因爲戰圈外面尚有「雷電劍」梁平山他們嚴密戒備，梅花女顯然連逃走的機會也沒有。

青年道士氣道：「兩個男子漢，合擊一位小姑娘，成甚麼樣子？這豈非恃强凌弱，恃大欺小麼？這簡直豈有此理！」

李靖歎了口氣，悄聲道：「道兄聽過江湖中有個叫梅花教的幫派麼？」

青年道士點點頭，道：「聽過，據聞梅花教創始地在雲南，極少入中原活動，教人行踪詭秘，神秘莫測。」

李靖道：「小弟所知亦是僅此而已，但武林中人都說梅花教乃天下第一大邪教，人人均得而誅之，有些名門正派更追殺多少梅花教人，作爲立功接任掌門寶座的唯一條件，因此梅花教在世人眼中，簡直成了十惡不赦的妖魔鬼怪……」

青年道士驚道：「梅花教果眞如此邪惡？」

李靖苦笑道：「是否如此，小弟亦深感迷惑，不瞞道兄，方才四位喪生之人，乃小弟的玄天派師兄弟，據說亦是被梅花教的高手所殺，好教小弟爲難。」

青年道士道：「少俠有甚麼爲難之處？」

李靖苦笑道：「不幸小弟冒失，救了梅花教中人，因此得罪了同門師兄弟，更誤認小弟與梅花教勾結，成了十惡不赦的武林罪人，因此眼前這位小姑娘，救與不救，委實爲難。」

青年道士微笑道：「有何爲難？」

李靖歎了口氣，道：「世人均道梅花教乃罪惡邪教，而這位小姑娘不但是梅花教中人，而且看來在教中地位甚高，連那位武功高强的婆婆亦甘爲她犧牲。」

青年道士道：「這般說，你第一次救的，亦即這位小姑娘麼？」

李靖歎了口氣，道：「是啊，但痲煩便從此寃魂不散了……道兄你說，小弟該不該出手相救？」

青年道士略一沉吟，便斷然道：「救！該救極了。」

李靖喜道：「爲什麼？」

青年道士道：「少俠第一次出手相救，必有相救的理由，既然救了，那就何懼世人口舌？既然救了一次，那第二次自然就更該救了，因爲有結果就有因由，有因由亦必有結果，結果與因由原是密不可分，而且目下天道將變，極需江湖有志之士共襄大事，此女既在梅花教地位尊崇，若不幸被殺，梅花教必大擧報復，一場江湖浩劫便勢不可免了，更不談共襄大事，在公在私，少俠均非救不可。」

李靖見道士所言，甚覺有理，救梅花女脫險的心意更堅了。

就在此時，只是玉虛眞人雙手一合，呼地一聲，一股渾厚的掌力向躍在半空的梅花女擊去。梅花女身在半空，避無可避，當即悶叫一聲，砰然跌落地上。

瘦猴見狀立刻飛躍而上，欲一劍把梅花女頭顱砍掉。

梁三師哥忙大叫道：「五弟且慢，留下她生命。」

瘦猴獰笑道：「三師哥，別的小弟聽你，但先讓我刺瞎她一雙妖眼，替八師弟報瞎眼之仇再說。」

瘦猴說着，手中利劍疾向梅花女臉上刺去，這一劍狠毒無比，瘦猴的滿腹怨毒已化了進去，這一劍扎下，梅花女便有十雙妖眼也瞎了。

李靖一見，心頭大駭，不及細想，身形便飛掠而出，凌空向瘦猴射了一指。此時李靖眞氣激蕩，右手中指中冲氣劍應指而射，破空有聲，向瘦猴射去。

瘦猴手持的利劍正向梅花女的眼珠疾挑而下，堪堪已刺近半尺距離，就在此時，李靖的中冲劍氣已猝然射至，只見乒的一聲，登時把瘦猴的利劍削去半截。

瘦猴如見鬼魅，登時呆住。李靖已掠到梅花女身邊，趁勢手起一指，向瘦猴的痲穴點去，令他僵痲不動，再一個迴旋，以左手「少商劍」劍氣射向玉虛眞人的右臂曲池穴，玉虛眞人正得意時，劍氣已無聲無息，猝然襲至，不及閃避，左臂曲池穴中招，登時倒地不起，他的威猛掌力更無法擊出。

此時梁平山已瞧淸偷襲者是李靖，心中又驚又恨，暗道本門果然出了叛逆，李靖知此時並非解釋辯白之時，便趁梁平山驚恨發怔，出指亦把他點倒了，一面道：「小弟此擧，實有難言苦衷，日後師哥自會明白，小弟所點穴道，稍會便會自解，請師哥鑑諒。」李靖一面說，一面避開其餘幾位玄天派門人的襲擊，迴身掠到梅花女身邊，抱起來梅花女飛掠而去。

就在此時，李靖只感背部一震，如遭電擊，胸口一悶，登時吐出一口鮮血，噴在抱着的梅花女臉上，隨即向下一沉，與梅花女雙雙倒在地上。

原來這威猛掌力乃玉虛眞人所發，他左臂曲池穴被李靖點中，一時動彈不得，但李靖不欲殺人，下手便先手軟，因此力度不足，玉虛眞人內力深厚，片刻便以內力把被封的穴道衝開了，他卻不動聲息，依樣僵立不動，待李靖抱起梅花女飛掠，身在半空時，才猝然出掌，向李靖的背部拍去。

玉虛眞人這一掌全力而發，欲一掌擊倒李靖，李靖雖有眞氣護體，但猝然之下，如何禁受得住，當即受傷倒地，他若非有「大龍潭眞氣」護體，早就全身骨碎而斃，饒是如此，他也受傷不輕，再也無力反抗。

玉虛眞人走近，故意道：「嘿！原來是玄天劍門中人，公然與梅花妖教勾結，這一掌也就不寃了。」

梁平山此時亦衝開被封的穴道，掠到這邊，冷峻無言。

玉虛眞人嘿嘿冷冷笑道：「請教梁兄，這淸理門戶之事，是由玄天劍門人出手麼？」

梁平山臉上既是憤怒，又顯神傷，面對咄咄逼人的玉虛眞人，竟啞口無言。

玉虛眞人急於爲峨嵋派立功，便嘿嘿道：「既梁兄不便動手，那我只好代勞了，此種武林叛徒，人人得而誅之，就讓他與妖教妖女同葬於此便了……哎喲！」

玉虛眞人說着，雙手一合，就向李靖的天靈蓋拍去，李靖此時根本無力反抗，只能束手待斃，卻就在此時，玉虛眞人只覺左眼一陣劇痛，他伸手一摸，鮮血淋漓，原來梅花女雖受重傷，但眼見李靖危急，便不顧一切，射出獨門暗器幻影梅花針，她本欲射玉虛眞人的命門，但她身受重傷，眞力勉强凝聚，出手便偏了一點，射瞎了玉虛眞人的一隻左眼。

玉虛眞人自知左眼已瞎，不由狂怒之極，他猛一咬牙，雙掌齊出，分向李靖和梅花女拍去，此時他已恨極地上躺着的這對男女，就算分開殺掉，也難息他心中的怨毒之氣。

豈料玉虛眞人怒極而發的兩股掌力，卻在中途被什麼撞了一下，掌力一偏，便落在李靖和梅花側邊，在三尺遠處把一塊石頭擊得四分五裂。

玉虛眞人自忖已必死無疑，但忽遭變故，不由大奇，他向奄奄一息的梅花女斜瞥一眼，深知她剛才射出的一針，已把殘餘的眞力均消耗盡了，更不可能出手把玉虛眞人的掌力帶偏。

玉虛眞人亦感愕然，因爲他發出的掌力不但被引偏，餘勢不止，他的身體亦不由向側一歪，幾乎摔倒在地，而普天下間，誰有這種如鬼如魔的神奇掌力？

玉虛眞人咬咬牙，正想不顧一切，再發掌把李靖和梅花女擊斃，此時他只感眼前一花，一條灰影便突然在他面前出現。

玉虛眞人驚駭之下，失聲道：

「你……你是誰？」

灰影陰森森的道：「我便我，有什麼誰不誰的。」

在晨光下，灰影衣衫襤褸，面目難辨，詭異極點。

玉虛眞人不禁發毛道：「你是人是鬼？」

灰影冷冷的道：「我是鬼亦是人，你是人卻是鬼。」

玉虛眞人聽出灰影嘲諷，怒道：「你敢罵我？」

灰影道：「我不敢，我只說你是人卻是鬼。」

玉虛眞人大怒，暗道老子不管你是人是鬼，你暗中出手袒護妖教中人，便該死有餘，他冷冷一笑，猛然雙掌推出，一股威猛的掌力直向灰影拍去，玉虛眞人與灰影相距不足一丈，這一掌猝然而發，就算灰影是鬼，亦被拍得魂飛魄散了。

灰影居然不閃不避，威猛的掌風堪堪已刮到面前，卻依然紋絲不動，徒手挺立，大概以爲玉虛眞人拚命而發的掌力，有如兒戲。

玉虛眞人一見，心中一陣狂喜，暗道這一掌擊中灰影，就算你是大羅金仙，亦萬萬禁受不起，而且灰影既出手救助妖教中人，必定是妖教地位甚高之士，此時連同此人一同報銷，峨嵋掌門之位，豈非眼底生光，垂手可得麼。

* * *

玉虛眞人威猛之極的掌力果然已全數擊在灰影身上，灰影卻居然挺立不動，僅他所披的灰衣下襬被撩起一角。

玉虛眞人不禁心膽俱裂，大駭道：「你到底是誰？人？鬼？仙？」

灰影此時呵呵一笑，道：「你這掌力倒還像點樣子，居然撩起我的衣角，算你走運，因爲我有個規矩，若對手的功力未達撩起衣角境界，我是絕對不會出手獻寶的，既然你能撩起衣角，我就慷自己之慨，出點玩意你瞧瞧！」

此時李靖已知灰影是誰，更知他「出點玩意」是甚麼意思，心中一急，忙叫道：「……不可傷他生命……」

李靖重傷之下，雖然自感大叫，但於旁人眼中，卻只是嘴唇微動而已，但灰影卻連半個字也聽清了，他頭也不回，自言自語道：「這臭小子，人家把他打進鬼門關了，卻巴巴的替人求情……這豈非天下一等一的大傻蛋？」

李靖一聽，忙道：「若把此人殺了，武林仇殺浩劫將不免……」

灰影呵呵一笑，自言自語道：「這很好玩呵……這臭小子，連師傅也不叫一聲，我這當師傅的爲什麼要聽你的……」

灰影喃喃說着，忽然輕聲道：「臭道士，小心了，我要射你膻中穴了。」

說着以拇指扣着中指，向玉虛眞人胸口一彈。

玉虛眞人立刻便驟感胸口刺痛，心中駭極，幸而灰影事先已報部位，他才來得及把身子略偏，因此灰影這一指擊中的便非致命的膻中穴，而是雖傷而無礙生命的鳩尾穴，但饒是如此，玉虛眞人的胸口也立刻被射穿一個小孔，鮮血從小孔中噴射而出，餘勢未止，連退三步，再仰面翻倒，此時才來得及驚呼一聲道：「彈指劍氣！」

灰影此時已轉向李靖和梅花女這面，冷眼也不瞧倒在地上的玉虛眞人、梁平山等人，喃喃自語道：「什麼彈指劍氣？簡直是胡說八道！硬給我的大龍潭神功起了個混賬名堂……喂！臭小子，我已替你把仇人殺了，你還不多謝我？還不叫一聲師傅？」

李靖心中正自氣苦，暗道你把玉虛牛鼻子殺了，梅花女與名門正派的仇恨必然更深，這一場瀰天武林浩劫必定勢不可免了，他惱恨灰影出手不留餘地，這「師傅」二字，就更決然說不出口。

此時梁平山見灰影對着李靖說話，不由恨怒交加，戟指痛罵李靖道：「你這叛逆，初時我尚不信，如今竟連邪魔師傅也拜了，串同殺害武林同道，你還有什麼話說，梁某今日雖自知不敵，但拚掉一條生命，亦須替玄天劍派清理門戶。」

梁平山挺劍向李靖衝來，形如瘋虎，根本不容李靖分辯，而且李靖也根本無力分辯。他被人冤屈，眼見同門師兄亦一般欲置自己死地而後快，心中又悲又苦又恨，心灰之下，乾脆閉上眼睛，束手就擒，而且他也根本無力出手反抗。

灰影一見，驚道：「臭小子！你快叫師傅啊，你一叫，師傅立刻救你。」

李靖已存心求死，對灰影的叫聲便似不聞，默默無言。

灰影恨得咬牙切齒，手舞足蹈，但又無法逼得李靖開口說話，他心念電轉，忽然發狠道：「你這臭小子，臭脾氣，欺負老子只得你這麼個衣砵傳人，若不救你，老子香燈斷絕，好啊，你要老子香燈斷絕，老子便先要你鰥寡孤獨，教這瘋人先殺你身邊嬌滴滴的美人兒。」

李靖一聽，心中大駭，深知灰影言出必行，憑他的本事，引梁三師哥先殺梅花女，自是不費吹灰之力，若然如此，梅花女豈非被自己害死了？

此時梁平山已挺劍刺到，但果然劍勢一偏，偏離自己半尺，反向梅花女的胸口刺去。

李靖心中一痛，不由便大叫道：「莫惡作劇，師傅……我叫了……」

灰影立刻便聽到李靖的叫聲，登時喜得抓耳撓腮，手舞足蹈，跳起不知名堂的怪舞來。右手中指卻不失時機的向梁平山的利劍一指。

梁平山但感一股猛力斜射而至，劍尖不由一偏，再向上一挑，不但偏離了梅花女的胸口，反向自己的胸口命門穴倒刺過來，他不由心膽俱裂。

李靖一見，驚得又大叫道：「……不可傷他……師……傅！」

灰影呵呵一笑，隨勢把中指一勾，自言自語道：「他既叫了師傅，自然就是老子嫡嫡親的乖徒兒，乖徒兒但有所求，做師傅的自然樂得眉飛色舞立刻答允。」

果然灰影的中指一勾之下，梁平山的劍尖便驀地一緩，偏開命門穴，僅向鳩尾穴一點，當即昏厥倒地。

李靖一見，還以爲梁三師哥亦被殺了，不由恨怒交集，翻身坐起，戟指向灰影大罵道：「你這怪物……竟把他兩人都殺了，我……我恨死你了。」

灰影向李靖一掠而至，側頭道：「你罵師傅是什麼？」

李靖恨道：「我罵你老怪物，你怎的不顧後果，把三師哥他們殺了？」

灰影奇道：「誰說我把他們殺了？你見我出手殺人麼？都是他二人自己點倒自己的昏穴，暫時昏迷不醒罷了，你這小子，自己和美人兒自身難保，反而替殺你的人求情？」

李靖一聽，知灰影雖然言行怪極，但絕無虛言，他既說二人無礙，那二人的生命自然就保住了，心中大喜，不由又有點慚愧道：「多謝師……老人家救命，我，我不該罵你……老怪物……」剛才情急之下，李靖喊了二句「師傅」，此時與灰影正面相對，這「師傅」二字說了一半，到底難以開口說出。

灰影一聽，卻樂得呵呵大笑。

「老爺子……你笑甚麼啊？」一聲嬌滴滴的女音忽然響起道。原來梅花女此時已清醒過來一會，剛才李靖與灰影的糾纏，她口雖不能言，但心卻清楚，此時再忍不住，拚命開口道。

灰影眼一瞇，盯着梅花女，又呵呵一笑道：「你知道麼？這小子費了老子九牛二虎之力，依然不能逼他開口喊師傅，就死也不能，但爲了你這女娃娃，他居然便叫了，而且叫得親熱極了，令老子開心極了，說來老子倒要多謝你這女娃兒。」

梅花女忍着傷痛，格格笑道：「老爺子你多謝我什麼呵？」

灰影道：「多謝你替我賺了一個師傅當當啊。」

梅花女道：「一個老傻瓜，收了一個大傻蛋爲徒，有甚麼好歡喜的？他還罵你老怪物呵，你就不惱？」

灰影大笑道：「不惱，不惱，決計不惱。」

梅花女道：「爲甚麼不惱？」

灰影道：「老子的外號叫大龍潭老怪，他幸而一言而中，老子歡喜還來不及，爲甚麼要惱？而且他是我乖徒弟，親之密極了，才敢叫一聲『老怪物』，我爲甚麼會惱？不惱，不惱，決計不惱。」

梅花女歎了口氣，幽幽道：「老怪物收了個小怪物爲徒，這江湖從此熱鬧極了，但這對老少怪物，卻怪得可愛極了。」

灰影自然便是怪之極了的大龍潭老人，他一聽梅花女喃喃自語，夾七雜八，不由怒道：「你這女娃兒，有話爲甚麼不直說？吞吞吐吐，成何體統？」

梅花女臉上一紅，偷偷瞥了李靖一眼，見他似乎無動於衷，心中不由又恨道：「他必定依然以名門正派自恃，瞧不起本姑娘這些邪魔外道……但爲甚麼他又爲了我而生死不顧？」她心中又恨又氣又愛，不由便氣道：「老爺子！我是說，這小怪物是決計不肯認你這老怪物爲師傅的了。」

龍潭老人一怔道：「爲什麼？」

梅花女咬牙道：「因爲他自負自己是名門正派，我和老爺子都是邪魔外道。」

龍潭老人大怒道：「他就這般糊塗，什麼名門正派？什麼邪魔外道？都是放屁，我就是我，我先把這些見鬼名門正派殺了，剩下的就是江湖同道了。」

梅花女瞥一眼躺在地上的玉虛眞人和梁平山，其餘的玄天劍及峨嵋派門人，早就逃得無影無踪，心道這小傻蛋拋不開名門正派，本姑娘偏要令你變成邪魔外道，她格格一笑，道：「是極！是極！是之極了！老爺子，那你還不出手？快使出你那『彈指神通』來啊，一指一個，乾淨俐落。」

龍潭老人道：「什麼『彈指神通』？女娃兒莫胡說八道，老子這是大龍潭神氣功。」

梅花女忍痛亦掙扎坐起，拍手道：「好啊，好之極了，老爺子就用這大龍潭神氣功，向這臭道士、臭大鬍子每人享用神氣一次。」

龍潭老人的興頭似乎被梅花女鼓動起來。

李靖一見，忙道：「梅姑娘！千萬莫胡鬧啊。」

龍潭老人一怔，忽然醒悟道：「不上當！不上當！你這女娃兒存心不良，你想藉老子之神氣，逼這小子對你死心塌地，但這小子必定因此恨死老子，老子這師傅便決計當不成了。這豈非便宜了妳女娃兒，卻害苦了老子？不出！不出！這神氣今日是決計不出的了……」

說到此處，龍潭老人忽地把話一頓，向四周一掃，突道：「咦！怎的少了一位臭道士？」

此時，突又有人接聲道：「老人家，臭道士在此。」

發話之人原來是徐茂公，他躺在草叢中，被眼前的變故弄得眼花撩亂。李靖垂危時，他雖然不懂武功，但亦打算拚死躍出，向玉虛眞人解釋清楚時，龍潭老人幸而適時現身，三

幾下便擊倒玉虛眞人和梁平山，嚇走其餘的玄天、峨嵋門人。徐茂公知李靖已無大礙，又不明龍潭老人用意何在，便隱在草叢，暫不現身出現。此時見龍潭老人睛光向這面一閃，知他已發現自己，說不定會突然射出一指，便不得不站起來，應聲道。

龍潭老人怒道：「臭道士躺在草叢，以爲老子不知道？你把一切都偷聽到了，我那乖徒兒臭小子豈可讓你出去張揚，敗壞他的名聲？不如替他殺了你罷了。」

李靖急道：「他是我的朋友，千萬殺不得……」

徐茂公卻從容鎭靜，微微一笑道：「少俠放心，這位老人家必定不會出手殺我。」

龍潭老人一怔道：「誰說老子不會殺你？」

徐茂公走到龍潭老人身前，定睛凝神向他一望，便斷然的點點頭道：「老人家面硬心軟，性子雖然古怪，但怪得可愛極了，老人家的心腸，其實比那些名門正派不知好了多少，試問老人家又怎會胡亂殺人？」

龍潭老人奇道：「你怎知我面硬心軟？」

徐茂公道：「貴人之行，氣下降，力聚踵履之間，故身不搖足不亂，老人家動則輕穩如鵬，立則凝重如山，智勇藏於內而不形於外，正是貴人之風，仁者之道，故而便立可判斷矣。」

龍潭老人不禁怔了怔，好一會，才又道：「你還知道什麼？」

徐茂公微笑道：「老人家左眉輕跳，乃主接訊傳音之兆，老人家必定是接人訊息，知少俠有甚麼兇險，才急促趕來。老人家對少俠如此瞧重，少俠的朋友，老人家自然不會傷害了。」

龍潭老人喃喃道：「你是臥龍崗諸葛孔明？大羅神仙？不然爲甚麼未卜先知？把老子的肚腹都瞧清了。」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老人家不必驚疑，在江湖行走，各有所長罷了、，比起老人家的什麼『神氣』，我這不外是雕蟲小技。」

龍潭老人聽徐茂公這般說，大喜，笑道：「你這小道士倒會討老人家歡喜，但你那朋友臭小子有你這般見識？喂！臭小子，你聽到沒有？你的朋友亦大讚老子，你拜了這麼個師傅，也不寃啊，你快叫師傅，你一叫，師傅立刻就過來助你療傷了……」

龍潭老人忽然一頓，想想又不妥道：「不對，不對，臭小子的脾氣臭得很，爲他自己，他必然不肯叫，我就先替女娃兒療傷，絕了他的口實，看你肯不肯叫。」

龍潭老人說罷，也不容李靖和梅花女分辯，一掠而至，伸出十指，隔空遙點眞氣，一時間眞氣走遍梅花女的奇經百脈，梅花女張口吐出一口瘀血，胸口的傷痛竟已痊癒了大半。

龍潭老人轉身向李靖道：「乖徒兒，你快叫啊，師傅立刻盡心盡力替你療傷了。」

李靖此時對龍潭老人已甚爲拜服，雖然這「師傅」二字一時到底難於出口，但心裏已樂意認了，只是他這時正集全力運氣療傷，不能開口，便點點頭，又搖搖頭。

龍潭老人奇道：「你這又點點又搖搖，到底是甚意思？難道這是又叫又不叫？教師傅如何處之？莫不成救了你又再殺你？」

梅花女此時已一躍而起，格格一笑，吮手指刮耳朵道：「老爺子，可笑！可笑！」

龍潭老人怒道：「老子有什麼可笑？」

梅花女道：「可笑你雖然已做了師傅，但竟然仍不曉你這寶貝徒弟的心性，他此時點頭啊，就是已答應視你爲師傅啦，他這搖頭啊，你不知他在運你的什麼大龍潭神氣療傷，因此不能開口答應？這不可笑？」

龍潭老人聞言，疾連伸手在李靖手腕脈一探，側頭笑道：「你這女娃兒倒冰雪聰明，與這小傻瓜正好搭配，不如老子就讓他奉師之命，立刻拜堂成親，娶妳做他的媳婦如何？」

梅花女一聽，登時羞紅了臉，嗔道：「老爺子再胡說八道，看我不老大耳刮子括你。」

龍潭老人呵呵大笑，一面把眞氣沿李靖的手腕輸進他的體內，助他療傷，以免他過耗眞力，一面呵呵一笑，逗梅花女道：「你敢？」

梅花女咬牙道：「我爲甚麼不敢？」

龍潭老人道：「這小子既認了我做師傅，他是老子什麼人？」

梅花女道：「他自然就是你的乖徒弟啦。」

龍潭老人笑道：「徒弟若娶了老婆，老婆如何稱呼老公的師傅？」

梅花女嗔道：「什麼老婆、老公的？不好說夫妻麼？夫娶了妻，妻自然須尊夫的師傅爲師公老爺啦。」

龍潭老人大笑道：「乖！乖！乖極了！妳這女娃兒，連師公老爺也叫了，還敢打師公老爺的耳括子。」

梅花女一聽，登時明白自己到底上了這怪老頭的惡當，被他佔了便宜，臉上登時羞得如紅玫瑰花，她把腳一跺，嗔道：「老爺子爲老不尊，我不睬你啦……」話雖如此，卻急急的溜了李靖一眼，見李靖微微一笑，登時便臉轉桃花，笑得美麗極了。

*　*　*

一會後，李靖一躍而起，依然神采奕奕，不似剛受重傷之人，原因顯然是他身具龍潭老人的大龍潭眞氣，因此恢復得比梅花女更快。

龍潭老人把李靖的手腕一鬆，呵呵笑道：「你沒事了麼？」

李靖眼見龍潭老人委實是武林中不世奇人，心中對他大爲拜服，聞詢便臉上一紅，吶吶道：「多謝師……老人家救命之恩。」他心中雖已叫師傅，他畢竟難完整出口，吞回了一半。

龍潭老人卻已樂得呵呵大笑，連聲道：「不謝，不謝，師傅救徒弟，天經地義，義不容辭，既然如此，有什麼謝不謝的！這師傅二字，你也不必爲難，只要你心中有師傅，口中便不說也罷了。」

李靖見龍潭老人如此體諒自己的處境，心中不由大爲感動，情不自禁便脫口而出道：「多謝師……傅體諒……」

這是李靖初次眞心實意的叫師傅，雖然仍不夠爽快，但已樂得龍潭老人幾乎當着衆小輩跳起舞來，幸而他終於醒起，做師傅便得有師傅的樣子，才拚命忍住，故作正經，但已忍得極爲辛苦。

龍潭老人忍了又忍，板着臉孔，輕輕的唔了一聲，表示答應，但僅一會，終於忍不住，呵呵大笑道：「幸虧那摧心老魔急急向老子報訊，否則，老子便痛失普天下最寶貝的乖徒兒了。」

梅花女奇道：「老爺子，你又在說謊麼？」

龍潭老人道：「我說甚麼謊？」

梅花女笑道：「摧心老魔乃江湖人見人愁的大魔頭，從來認錢不認人，他會巴巴向你報訊麼？這豈非天大的謊話？」

龍潭老人嘿嘿不語。

徐茂公此時接口道：「不錯，龍潭老人說的半點不假，因爲我和李少俠均陷在摧心老魔手上，若非龍潭老人的名頭，我二人早已一命嗚呼了！看來，普天下間，龍潭老人是唯一能令摧心老魔信服的人。」

梅花女圓睜雙目，瞪着龍潭老人，宛如見了眞龍現身般驚奇道：「老爺子有甚麼法子，竟可令老魔頭向你服服貼貼？」

龍潭老人決然的搖頭，道：「不說，不說，說不得，決計說不得。」

梅花女道：「這是老爺子你的天大本事啊，爲什麼說不得？」

龍潭老人眼一瞪道：「說不得就是說不得，有什麼爲什麼的？當年老子與老魔有個承諾，他只要永不做反悔的事，老子就不說出他臉上掛塊黑布的理由，就如此簡單。」他說得雖簡單，但在場中人均深知，兩人之間必曾發生過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否則，憑摧心老魔的性子，豈會輕易向人服諾。

但龍潭老人自己不說，這便永遠是一個謎，因爲普天下誰也無法逼龍潭老人開口說話。

梅花女只好道：「就算如此吧，但摧心老魔向老爺子報甚麼訊息？竟要勞動老爺子的大駕降臨？」

龍潭老人瞪了梅花女一眼，不由歎了口氣，似乎對她又喜又怕，喜的是她顯然已瞧上李靖這臭小子，怕的卻是她那不饒人刁鑽古怪的嘴頭兒，連他也差點招架不住，若換了別人，他火起來，便把她的啞穴點了，令她變啞巴就是了，但她卻偏偏也被李靖這臭小子看中，李靖是他視如生命的衣砵徒弟，這就教他奈何她不得。龍潭老人無奈道：「老魔千方百計尋着老子，笑老子逼人爲徒，老子火了，教他先去看看老子的徒弟是甚麼人材，再來說話。」

龍潭老人一頓，李靖、徐茂公、梅花女三人暗道這天下二大怪人碰到一塊，豈非怪之極了？均不禁莞爾一笑。

龍潭老人又道：「豈料摧心老魔一聽，卻豎起大拇指，道：你的徒弟果然是普天下一等一的人材，老子正高與之極，豈料老魔又歎了口氣道：你稍遲趕去救護，你的寶貝徒弟便必是屍横龍山腳下了，老子一聽，自然大怒，正要逼老魔打上一架解解悶，豈料他又道出一句驚人的話來……」

龍潭老人見三人均用心聽着，心中一喜，說上與頭，有話便更藏不住了，忙續道：「摧心老魔道：架我是不打的了，但我告訴你，你徒弟身邊有一位年輕臭道士，臭道士據說有賽諸葛之稱，劉備也因諸葛孔明之助，當了三分天下的漢中皇，這本來也沒什麼，但臭道士身上有一塊寶貝，據說可令乞丐成巨富無賴當帝皇！這是否驚天動地？世人聞訊，是否傾巢而出，急欲劫掠？在你龍老怪面前不得不坦白，我就因接了一位在朝中當元帥的買賣，前去劫殺，因此幾乎把你的寶貝徒弟殺了。」

龍潭老人覆述摧心老魔的話，一頓，又續道：「我一聽，登時驚得冷汗直冒，心道：那寶貝徒弟若在這臭道士身邊，豈非躺在刀山火海上麼？於是我就發狠等我先把臭道士殺了，我那寶貝徒弟自然可保無礙。但摧心老魔卻又歎了口氣道：不幸你的徒弟自身也惹上殺身之禍，他與梅花教小妖女走到一塊卿卿我我，傷了同門師兄弟，正被武林名門正派人士瘋狂追殺，你說普天下最火爆的兩大火種均集中在你徒弟身上，你那寶貝徒弟還有命麼……我一聽，呼的一劍，逼開摧心老魔的取笑糾纏，就奔喪似的趕來了，因爲我心忖：若我那寶貝徒弟一命嗚呼，我龍潭老怪的神妙衣砵豈非完了麼？」

龍潭老人說得動情，呼呼的直喘粗氣，把話忽然頓住，過了一會，龍潭老人忽然目注徐茂公，道：「我徒弟與梅花教小妖女卿卿我我，因此被見鬼的名門正派追殺，此事老魔說的不錯，但你是否便是老魔說的那位臭道士？你果眞有諸葛孔明的神通？你身上果藏有令乞丐成巨富無賴成帝皇的驚天寶貝？」

此時，李靖和梅花女亦大感驚異

，目注徐茂公，瞧他如何答覆。

徐茂公此時不禁猶豫了一下，因爲他自知他說出來的事將有什麼驚人的後果，但他轉念一想，暗道天兆已露：楊花敗李花開，世道行將大變，帝皇亦勢將換代，天下百姓在隋朝的淫虐下，早已苦不堪言，奄奄一息，千里餓殍，若不趁此時機，尋覓扶持一代明君，天下勢將大亂，後果堪虞。但如此驚天大事，憑一人之力豈可成功？目下就明放着一位大將之才，若得他傾力相助，龍山之會或會有所收穫。

這般轉念，徐茂公便坦然把他從一位異人手上，獲得一顆驚世千年龍晶珠之事道出，只是把異人張青奴的名字隱去不說。

梅花女先就驚得目瞪口呆道：「天下間果眞有此驚天寶物，能令乞丐成巨富無賴變帝皇？這豈非痴人說夢麼？」

徐茂公淡淡一笑，道：「龍晶珠乃集大地千年龍氣凝聚而成，其龍氣之深厚，當眞非同小可，乞丐若有幸得之，果然不難令子孫立成巨富，尋常人得之，九五之尊帝皇之位亦並非天大難事，其中自然尚需視其根基緣份而定，更需虎氣滙聚，才或可成事，所謂龍虎相滙，大事可成，便指此道。」

梅花女忙又道：「那誰是龍？誰是虎？」

徐茂公沉吟道：「據徐某所知，及行走江湖查察所得，目下眞龍尚未現身，因此龍晶珠尚未能歸附眞龍，此正是徐某下嶺南上龍山之故。至於虎氣一道，龍氣既盛，虎氣自然不難滙聚。」

徐茂公說着，目注李靖，微微一笑，似有所指，終隱而不道。

梅花女驚道：「如此說，莫非龍山之會，發起人正是徐先生你麼？」

徐茂公坦然點頭，道：「徐某正是欲藉龍山之會，引天下羣雄，滙聚龍山，以作鑑斷。」

梅花女一聽，忽然歎了口氣，再不言語。

李靖也苦笑道：「徐先生啊徐先生，你有否想到，你此舉的後果？」

徐茂公點點頭道：「徐某自料劫殺將無可避免，但疑難亦終可解決。」

此時龍潭老人忽然嘿嘿一笑，道：「你這娃兒，你是否知道，你在挑起一場武林浩劫？別的不說，假如老子忽然想做皇帝，會不會把你連人帶珠劫持而去，好扶持老子爭個皇帝當當？屆時你是否相從？若不相從，你是否還有命在？嘿嘿，你這娃娃，簡直比老子還膽大妄爲百倍。」

徐茂公從容一笑，道：「你不會劫人劫珠。」

龍潭老人怪笑道：「我爲甚麼不會？」

徐茂公微笑道：「老前輩眉亂而飄，當主極喜閒雲野鶴，如何肯去坐這晨鼓暮鐘的皇帝寶座，若非在下已成竹在胸，在場中人，均是此中同道，在下豈會貿然直道？」

龍潭老人聽得不覺一怔，怪笑道：「你這娃娃，倒眞像老子肚內的蛔蟲，把老子的五臟六腑瞧清了。」他一頓，忽然又一本正經道：「就算老子不動心，你以爲天下人都如老子視富貴榮華如糞土？但你知道很多人聽聞你這個鬼訊息，把多少白道黑道、名門正派、邪魔外道引得如痴如醉？有多少絕頂高手在龍山之巔窺伺、蠢蠢欲動？你這娃娃有多少斤兩，竟自忖能收控這羣出山猛虎，你這不是拿腦袋給人家當飯碗麼？」

徐茂公坦然道：「此事果然艱難之極，但爲了天下百姓安危，在下亦只好勉强一試，而且，在下亦希望得幾位有志同道鼎力匡助。」

龍潭老人一聽，身形便一彈，跳了起來道：「這見鬼的有志同道，第一個首先絕不是我龍潭老怪，這等拿腦袋爲別人賣命的事，只有傻瓜才會去幹！別了！別了！走！走！走！老子去也……」

話音未落，龍潭老人已呼的掠去老遠，但忽然又一頓，扭頭鄭而重之的向李清叮囑道：「喂！你千萬別上這道士的惡當啊，不然，便準累老子在龍山呆上三年三十六月。」

梅花女格格一笑，道：「老爺子在龍山呆三年三十六月，幹嗎啊？」

龍潭老人氣道：「自然是得去替這寶貝徒弟收屍殮葬，然後老子必然傷心欲絕，在龍山之巔悲痛哭喪，哭個天愁地慘，呆上三年三十六月……哎喲，不說，不說，這豈非咒我寶貝徒兒早死麼？不說，不說，決計不說，不上你這鬼靈精徒媳的惡當……」

龍潭老人話音未落，唯恐聽到梅花女嬌滴滴反駁，令他不得不說話，再上她的惡當，身形早如一溜輕煙，飄忽消逝無踪。

梅花女格格一笑，望了李靖一眼，見他怔怔的發呆，臉上一紅，忽爾又莞爾一笑道：「可笑呵可笑，這大龍潭怪物老爺子，雖然口硬不肯上當，但這寶貝徒弟有難啊，只怕就連唯一的家當，也巴巴的獻出來了。」

李靖依然悶聲不語。梅花女一見，心中氣惱，微微冷笑不語。

徐茂公歎了口氣，道：「少俠不必爲難，龍山彌天大禍，是徐某引出來的，就由徐某一人承當便了，委實不應連累無辜，枉送了生命。」

梅花女咬牙道：「這大傻蛋有甚麼爲難？還不是怕與邪魔外道走到一起，壞了他名門正派的名聲麼。」

李靖歎了口氣，苦笑道：「目下我已被視爲背叛師門的叛逆之徒，還有甚名聲可慮？」

徐茂公道：「那少俠憂慮什麼？」

李靖道：「徐先生藉龍山之會，尋訪眞命天子，以拯救萬千百姓於水火，這用心原是挺好的，但怕只怕因此誘發一場武林浩劫，便恐非武林之福了。」

梅花女氣道：「什麼武林福不福的？我問你，就算沒有龍山之會，武林便沒有浩劫麼？武林名門正派，皆視梅花教爲妖魔之教，必欲除之而後快，這等人也不自省，所謂名門正派，有等所作所爲，比邪魔外道更醜惡萬分，梅花教被人誣陷，難道束手就擒乖乖受死？必然全力抵抗，憑梅花教之力，不見得就怕了你等名門正派，彼此拚殺勢不可免，試問這又是否一場武林浩劫，你這大傻蛋將如何拯救？又將站於那一邊？」

徐茂公點點頭道：「梅姑娘所言雖帶偏激，但亦有其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少俠又何必過於執着？」

李靖默然無語，心中似仍猶豫難決。

就在此時，一羣乞丐蜂湧而來，在李靖等人身邊疾速擦過。

梅花女心中一動，便走到一旁，向一名掛了五隻布袋的中年乞丐打探了幾句，中年乞丐大概見梅花女是一位嬌俏的小姑娘，不由便被她的嬌態迷住，因此樂於答話，甚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梅花女格格一笑，嬌聲道：「多謝大叔關照，龍山之巔再行相會，告辭了！」說罷，梅花女便格格的笑着，走了回來。

徐茂公奇道：「有甚麼趣事？梅姑娘如此好笑。」

梅花女忍住笑，道：「徐先生好大本事！」

徐茂公道：「我有甚麼大本事？」

梅花女道：「你知道這些乞丐說甚麼？」

徐茂公道：「不知道啊，到底說什麼？」

梅花女到底忍不住，道：「這乞丐道：誰想做皇帝，便上龍山去，齊齊走快步，若遲不如早，碰巧有緣份，光宗耀先祖！哎呀不得了，今回當眞連乞丐也心動了，徐先生好大的本事……」話音未落，梅花女已笑得花枝抖顫。

徐茂公卻笑不出來，怔怔的呆住了。

梅花女又道：「這乞丐還說，目下距龍山之會雖然尚有半日，但各門正派，黑白兩邊，邪魔外道爲搶佔有利地形，炫耀自己的實力，均爭先恐後，蜂湧上山去了，這一場大熱鬧呀，當眞好看極了。」

梅花女一頓，看了李靖一眼，道：「哎呀大傻蛋，你若不上龍山，便痛失大好機會了。」

李靖無奈道：「如今已勢成水火，無可挽回，既然如此，還容我猶豫麼？」

梅花女一聽，登時喜得拍手道：「這才是啊，莫像老頭兒似的，少年不熱鬧，枉白了少年頭，走，徐先生，這便上龍山去也。」

李靖卻皺眉道：「梅姑娘仇家甚多，孤身獨上，只怕難逃殺身之禍。」

梅花女一怔道：「你這般關心我的生死麼？小傻蛋。」

李靖臉上一窘，微惱道：「是又怎樣？」

梅花女道：「我歡喜啊。」

李靖臉上不由一紅，道：「苦婆婆下落不明，生死未卜，你不先去尋訪？」

梅花女笑道：「苦婆婆已練成梅花教絕技龜息大法，就算在地底埋她三年，她亦會活着鑽出來的，擔心怎的？你別諸多藉口，倒是先救你那兩位名門正派要緊。」

李靖道：「梅姑娘說的是，三師哥到底份屬同門，不能不救，待我先解了他二人昏穴，再上龍山便了。」

李靖說着，就欲向躺在地上的梁平山和玉虛眞人走去，梅花女一見，連忙把他扯住，嗔道：「作死麼？你果眞去救醒他們？」

李靖一怔道：「是啊，這有何不對了？」

梅花女苦笑一下，歎了口氣道：「你呀，果然是天下一等一的傻蛋，我問你，你有幾條命？」

李靖道：「生命自然只有一條。」

梅花女道：「你此時把他二人救醒，他二人會不會救你？」

李靖道：「玉虛眞人不必說，梁三師哥斷認我與梅花教勾結，背叛師門，大有可能出手清理門戶。」

梅花女道：「若他二人聯手殺你，你有幾分勝算？」

李靖歎了口氣道：「我連一個玉虛眞人也鬥不了，何況再加一個三師哥？而且三師哥乃受人愚弄，不明眞相，我無論如何不忍傷他。」

梅花女苦笑道：「你不忍傷他，他此時恨你入骨，卻不容情，必定殺你，你已死了一次。你鬥不過玉虛眞人，他豈會放過你？你又再死一次。你就有二條生命此時也沒了，還有命留着上龍山之巔？」

李靖一聽，想想甚覺有理，無奈只好停步，但又不放心道：「此時不救醒，萬一二人有甚不測，我的罪名豈非又加重了？」

梅花女道：「你這人當眞不可救藥，你就算此時救醒二人，而且被他二人殺了，你的罪名便減輕了麼？況且龍老爺子只點了他二人昏穴，並無大礙，過一會自會解穴，屆時你已安然上山，人多混亂，他二人要殺你就艱難之極，這豈非兩全其美麼？」

李靖眼見梅花女三言兩語，便把本來複雜透頂的難題解決，不由暗道若論隨機應變，她小小年紀，竟比我强多了。

李靖這般轉念，便不再堅持己見

，當下三人又商量了一會上龍山的事宜，然後三人當即聯袂上山而去。

＊　＊　＊

三人剛離開一會，山地間又呼呼呼的飄落一黑一灰一白的三條人影。

灰影向李靖等人上龍山的背影斜瞥一眼，恨得咬牙切齒，卻又顯得無可奈何，連連頓腳歎道：「這臭小子，硬是不聽老人言，他這一去啊，他死十次不打緊，就怕斷了老子的命根傳人。」

白影是一位老和尚，雖年近古稀，但雙目精光爍爍，觸之頓感心頭一熱，顯見老和尚的內功修爲已到超凡入聖的境地，此時老和尚目注灰影，微微一笑道：「龍老兄既不欲你的徒弟上山，爲甚麼不加制止？難道當師傅的，不能管束徒弟麼？」

龍老兄——龍潭老人咬牙不語。

黑影哈哈一笑，道：「龍大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他的寶貝徒弟不認他這個老師傅，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騙得寶貝徒弟叫一聲師傅，他早就樂得手舞足蹈、鬼迷心竅，還敢去管束他寶貝徒弟麼。」

龍潭老人怒道：「摧心老魔，老子這一句師傅並非騙得來，而是寶貝徒弟心甘情願的叫。他還恭而敬之的向老子叩了三個响頭，自認拜得老子作師傅三生有幸極了。」

黑影自然是摧心老魔，他不久前在少林派祖師爺達摩禪師處，尋着龍潭老人，急急向他報訊，龍潭老人立刻趕去救護他的寶貝徒弟。摧心老魔便與達摩禪師聯袂向龍山而來，半路卻遇上急急溜走的龍潭老人，經不起二人的三言兩語，便把龍潭老人趕回原路來了。

摧心老魔一聽，大笑道：「但寶貝徒弟硬上龍山送死，做師傅的卻束手無策、無法可施、計無可出，可笑啊，可笑。」

龍潭老人被摧心老魔激得吹鬍瞪眼，怒道：「誰說老子無計可施？」他一頓，向地上仍然昏迷躺着的玉虛眞人和梁平山瞥了一眼，忽然呵呵一笑，道：「老魔頭豈知老子還有一着神機妙算……」

龍潭老人話音未落，身如鵬掠，滑飄到玉虛眞人和梁平山那面，出指如電，把兩人的穴道解了。玉虛眞人和梁平山先後挺身躍起，怒視龍潭老人，卻不敢作聲也不敢溜逃，因爲兩人均知道，沒有這老怪物的允諾，就連一頭蒼蠅也休想逃出他的大龍潭劍氣，兩人既不敢示軟也不便示弱，齜牙咧嘴的，神態甚爲可笑。

龍潭老人也沒留意兩人的表情，他伸出手去，猛地一拍兩人的屁股，吼道：「去！滾上前去，追上我那寶貝徒弟，把他截住，教他知難而退。」

玉虛眞人、梁平山一聽，如逢赦令，正欲抬腿溜逃，龍潭老人又大喝一聲道：「但千萬！不！萬萬不可傷他，若我寶貝徒弟少了半根汗毛，老子先滅你峨嵋，再殺盡你玄天所有門徒去，不得稍遲半步。」

玉虛眞人又恨又驚又怒，但明知絕非龍潭老怪的對手，這口氣無論如何是要先忍下去了，他因此連半句話也不敢說，拔腿飛身的走了，梁平山咬了咬牙，終於也飛掠而去。

龍潭老人得意的大笑，洋洋自得的瞪着摧心老魔道：「如何？老魔頭，老夫這一招如何了？」

摧心老魔呵呵怪笑，道：「龍老哥這一招妙極了，當眞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老夫自然五體投地拜服之極，可惜他二人並沒答應你不用暗箭，若暗地裏偸偸把你寶貝徒弟殺了，龍老哥趕緊先練耐性，準備追悔莫及哭喪便了。」

龍潭老人一聽，一跳半丈高，大怒道：「他們敢？」

摧心老魔道：「他們有甚麼不敢？你龍老哥只說不准用明槍，也沒說不准用暗箭傷人，這等江湖鬼域之道，這等名門正派施展起來，可比你龍老哥强多了。」

龍潭老人一聽，不由騰的落了下來，吹鬍瞪眼，卻又無奈道：「這卻如何是好？龍山這趟混水，老子是決計不淌的了，但寶貝徒弟的生命，老子也決計不能丟掉。」

摧心老魔似乎存心要硬拖龍潭老人淌這趟混水，呵呵一笑道：「龍老哥不淌混水，決計無人逼得了你，你不可以偸偸跟踪上去，在暗地裏悄悄保護？只要你決計不出手奪寶，你就沒有違背自己的誓言，但卻保住了你寶貝徒弟的生命，這豈非妙之極了的兩全其美麼？」

龍潭老人眨了眨眼，居然被打動了，卻又仍不放心，扭頭向達摩禪師道：「大師傅，你以爲如何？」他居然向人請教，這簡直是破天荒的事，顯見達摩禪師的份量。

達摩禪師淡淡一笑，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世間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龍施主富貴不貪，榮辱皆忘本性堅如磐石，又何懼涉足是非之地？」

龍潭老人怪笑道：「大師傅休要往我老怪物臉上貼金，富貴榮華誰說我不想？只是懶得去追求罷了，但若見了那等驚天寶貝大龍珠，說不定我老怪物心癢難熬，出手爭奪，豈非因此壞了誓言？不去，不去，這龍山之會決計不去。」

就在此時，達摩禪師忽地連動數次眉毛。

龍潭老人一見大驚道：「大師傅精於千里聽音術，若有異聞，眉毛便跳動一次，你的眉毛此刻連跳數次，莫非龍山之上，已發生驚天大事麼？」

達摩禪師點點頭，面向龍山之巔凝神而立，良久不語，忽然滿面肅容，盤膝坐下，雙手合於胸前，張口吐

出一聲嘯叫：「啊啊啊……」其聲猶如猛獅厲吼，驚雷震動，嘯嘯滾滾向龍山之巔疾射而去。

霎時間山鳴谷應，羣山峻嶺，均迴响着一長串「啊啊啊……」的嘯叫，近處的樹葉颯颯而落，遠處獅虎牛羊全部蟄伏不動。

此時就連摧心老魔亦不得不盤膝坐下，運力與嘯聲相抗，龍潭老人卻居然神色自若，無動於衷，但也不由暗道：「達摩這老和尚是怎的了？存心露一手洗髓眞氣示威麼？幸虧老子的大龍潭眞氣與你的洗髓眞氣有異曲同工之妙，否則，只怕連老不死亦被你這嘯聲練性洗髓了，這大和尚果然了得之極。」

幸而達摩的長嘯只延續了一會，否則近處的摧心老魔亦禁受不起。達摩禪師雙手向上一翻，作盤古擎天狀，輕輕吐出口氣，長嘯聲戛然而止。

好一會，摧心老魔才一躍而起，但額上冷汗直冒，不發一言，呆呆的發怔。

龍潭老人身形一晃，掠到達摩禪師身邊，大叫道：「喂！老和尚，怎的了？徒耗眞力，在此耀武揚威麼？」

達摩禪師雙手合什，道：「阿彌陀佛，龍施主言重了，老衲化外之人，豈敢以武揚威？方才委實是眼見危機千鈞一髮，不得不犯戒施爲也。」

龍潭老人奇道：「有甚如此驚天危機了？」

達摩禪師道：「方才老衲眉毛連動數次，果然知道龍山之巔危機驟現，千年龍珠尚未現世，羣雄爲搶佔有利地形，炫耀本幫本派的實力，爭顯自己才是眞命天子的人選，正暗地火併，已死傷不少。」

龍潭老人驚道：「如何火併？我那寶貝徒弟是否遭人暗算？」

達摩禪師歎了口氣，道：「據老衲的聽聲辨器，玄天、峨嵋、崆峒、雪山、丐幫、全眞等各大門派均已雲集龍山之巔，不但自相勾心鬥角，更與梅花教、西毒幫、巨鯨幫、蟒蛇谷、及八十六洞洞主明爭暗鬥，數度火併，死傷不下百衆，及後不知是誰故意挑撥鼓動，羣豪竟一齊亮出兵器，正欲大斯殺大火併，一場武林浩劫眼看不免，於此時刻，老衲不忍坐視武林中人盡喪龍山之巔，才破戒以洗髓眞氣嘯聲，暫時令山上羣豪收攝兇性，原地呆立，自省自思……」

龍潭老人驚道：「此地距離山之巔足達十里，大師傅竟可大顯神威，遙息一場武林浩劫麼？」

達摩禪師苦笑道：「老衲豈有如此神通，遙息武林浩劫？方才猶如往熱鍋中澆微末冷水，令其稍降高溫而已，若要制止熱鍋火爆，勢需抽薪治本，但此卻絕非老衲區區微力所能獨自承擔了，老衲亦暗感驚惶，不知如何是好。」

龍潭老人大驚道：「若然大火併大斷殺，那班爭皇奪寶之徒，倒也死有餘辜，但我那寶貝徒弟，不聽老人言，不幸牽涉其中，是否保住小命？」

達摩禪師苦笑道：「彌天浩劫，武林毀滅，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只怕人人難以倖免。」

龍潭老人一聽，登時手忙腳亂，扯起達摩禪師的衣袖就向龍山之巔如飛掠去。

摧心老魔一見，急得跺腳道：「龍老怪，你趕着上龍山送死麼？」

龍潭老人扯着達摩禪師電閃飛掠，一面大吼道：「我那寶貝徒弟若不幸死了，我孤單一人留着何用，摧心老魔，你曾答應若老子眞肯上龍山，你絕不敢落後半步，此時明知前去送死，你是否敢去？」

摧心老魔歎了口氣，苦笑道：「老魔不幸鬼迷心竅，的而且確答應了，你既去了，老魔豈敢不去？豈能反悔？否則，老魔臉上這塊黑布豈非掛不住了！」

摧心老魔說着，身形如電，緊隨龍潭老人和達摩禪師，向十里外的龍山之巔疾射而去。要知道李靖是否遭劫？徐茂公如何尋訪眞命天子，請留意下一個故事刋出是盼。

「此段完」

三國演義之卅一　　徐正・編繪

水淹七軍（一）



1　劉備取了東川、漢中，於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稱了漢中王。孫權得到消息，正要再去索討荊州，忽然曹操派了謀士滿寵，前來求見。

4　諸葛瑾道：「關羽有一個女兒，尚未許親，我去爲主公的世子求婚，他答應了就與他合力破曹；他不答應，就與曹操合力取荊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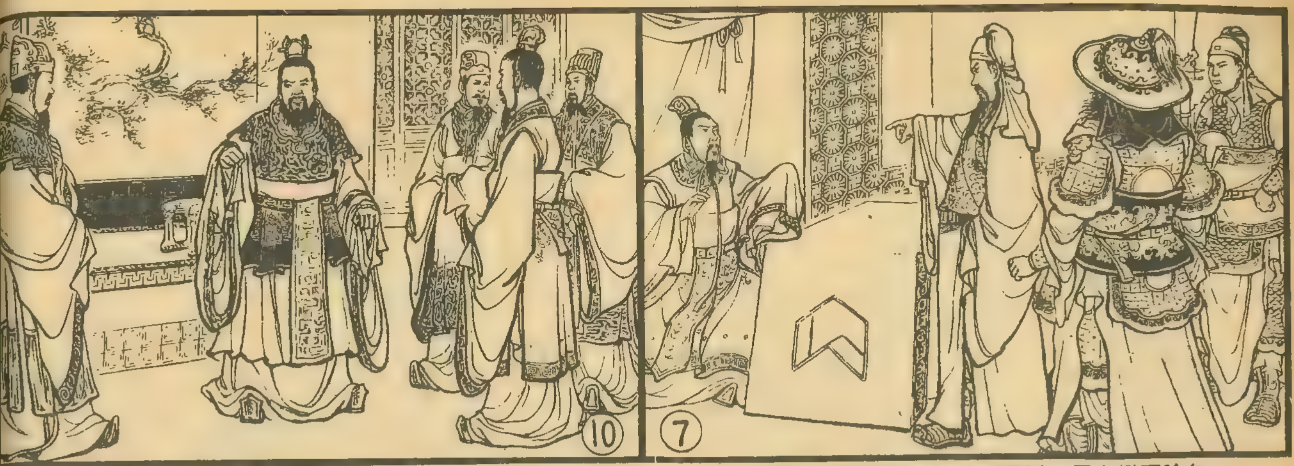
2　孫權問起滿寵來意。滿寵道：「魏王已派大將曹仁屯兵樊城，準備與君侯結好，同取荊州，破劉以後，平分土地，永不相侵。」

5　孫權聽了他的計策，一面派使隨滿寵回許都去與曹操結盟；一面派諸葛瑾往荊州去見關羽說親。



3　孫權把滿寵安頓在賓館裡，便和謀士商議。顧雍道：「雖是說詞，却有道理。可以一面答應曹操，一面使人過江去探關羽動靜，見機行事。」

6　關羽接見諸葛謹，問起來意，諸葛瑾就把求婚的意思說了。



7　關羽向來輕視孫權，聽了這話，馬上變了臉色，喝道：「住嘴！我的虎女怎肯嫁給犬子！不看丞相的份上，你說這話就是個死罪。」



8　說完了，也不讓諸葛瑾開口，就叫人把他趕出公廳。



9　諸葛瑾碰了一鼻子灰，垂頭喪氣地回到東吳。見了孫權，把情形一一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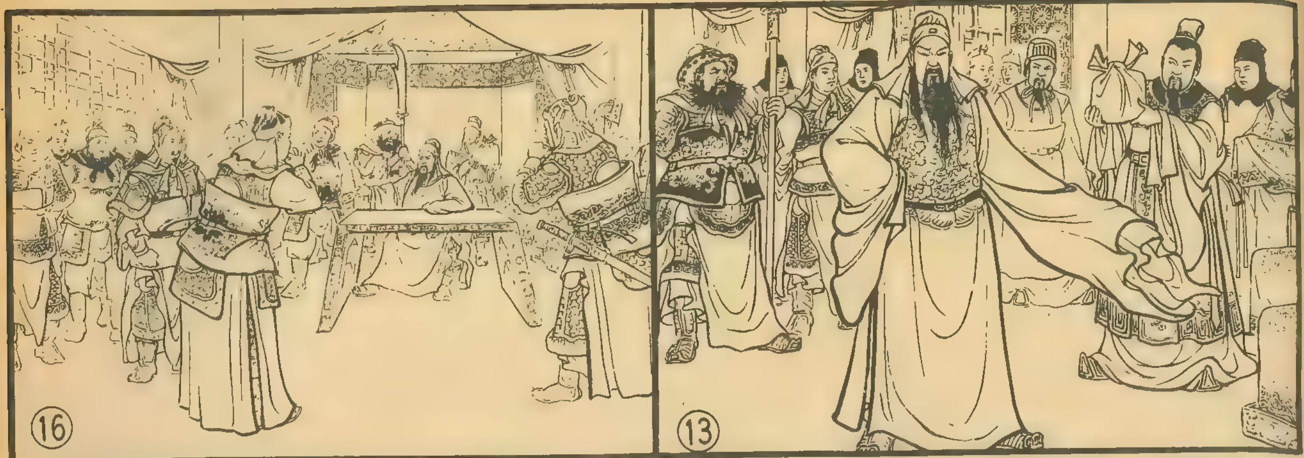
10　孫權聽了這話，不由得大怒，罵道：「關羽欺人太甚！」便寫了文書，派人去見曹操，約他定期出兵，會攻荊州。



11　關羽聽見吳、魏兵動，毫不懼怕，正要分兵迎戰，小軍報到：「漢中王派了前部司馬費詩，來見將軍。」關羽便親自出城來迎。



12　兩人並馬進城，費詩道：「漢中王命我前來，封將軍與張飛、趙雲、馬超、黃忠，同爲五虎上將。」關羽聽了，臉上露出了一股怒氣。



13　到了公廳，費詩送上印信。關羽道：「張飛是我弟弟，趙雲與我如同兄弟一般，馬超是將門之子，這都罷了，黃忠是個老兵，也做五虎上將，我不稀罕這樣的官位！」



14　費詩笑道：「將軍和漢中王名爲君臣，實是弟兄。眼前是用人的時候，怎好意思計較官位，誤了漢中王的大事。」關羽猛然省悟，慌忙拜受了印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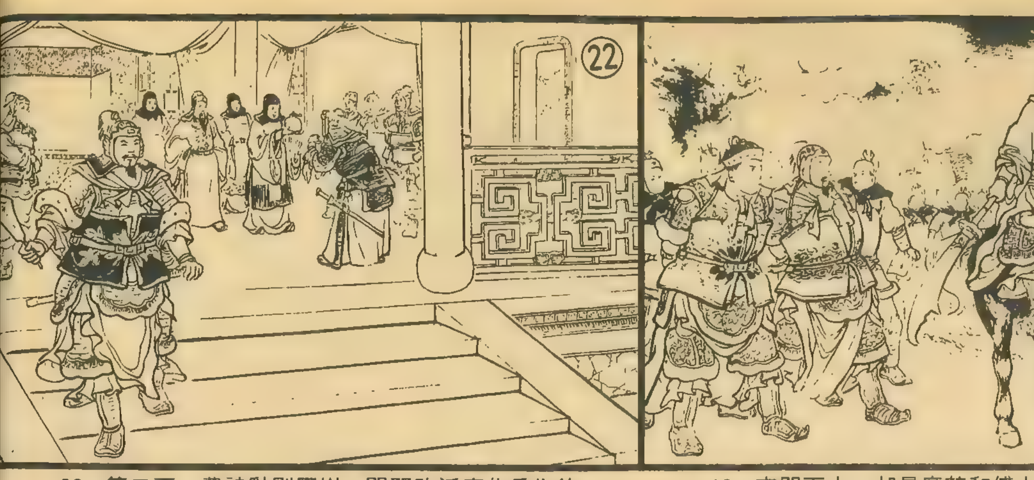


15　費詩這才拿出劉備的親筆信來，是要關羽搶先出兵攻打襄陽、樊城，先把曹軍打敗，再回頭來對付東吳。

16　關羽領了命令，差傅士仁、糜芳爲正副先鋒，領兵在城外紮營，待令進發。

17　然後排下筵席，招待費詩。吃到二更天氣，忽然報來，說城外的營裡起了火。

18　關羽吃了一驚，提刀上馬，帶了幾個親兵，飛一樣趕到城外來。



19　查問下來，却是麋芳和傅士仁兩個喝醉了酒，把火種落在帳裡，燒着了火炮，不但傷了許多軍士，還把軍器糧草都燒了。關羽大怒，叫兵士把兩人綁了。



20　關羽把兩人帶回營中，痛罵一頓，便叫推出斬首。費詩求情道：「未曾出兵，先斬大將，很不吉利，請將軍寬免了吧。」



21　關羽聽了，叫把兩人推回，各打四十軍棍，收下先鋒印信，罰麋芳去守南郡，傅士仁去守公安，又訓斥道：「待我得勝回來，再有錯誤，兩罪俱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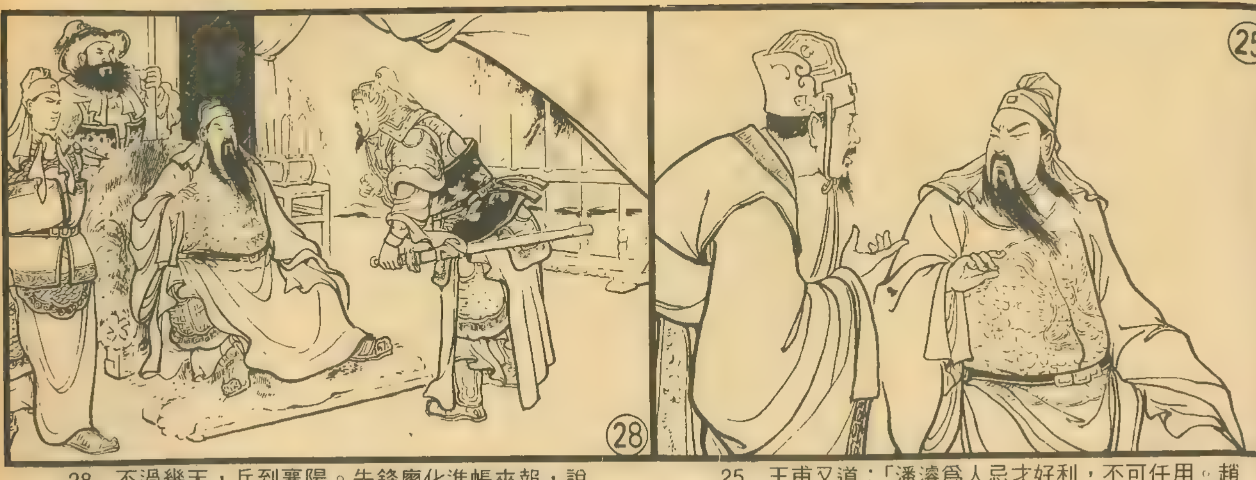
22　第二天，費詩辭別回川，關羽改派廖化為先鋒，關平為副將，自統中軍，一同征進。留下大將潘濬，防守荆州。



23　隨軍司馬王甫對雲長道：「現在東吳呂蒙屯兵陸口，常有吞並荆州之意，如果乘虛襲取荆州，怎麼辦呢？關羽也曾想到這點，便要王甫去沿江築烽火台，作為訊號，以防吳兵偷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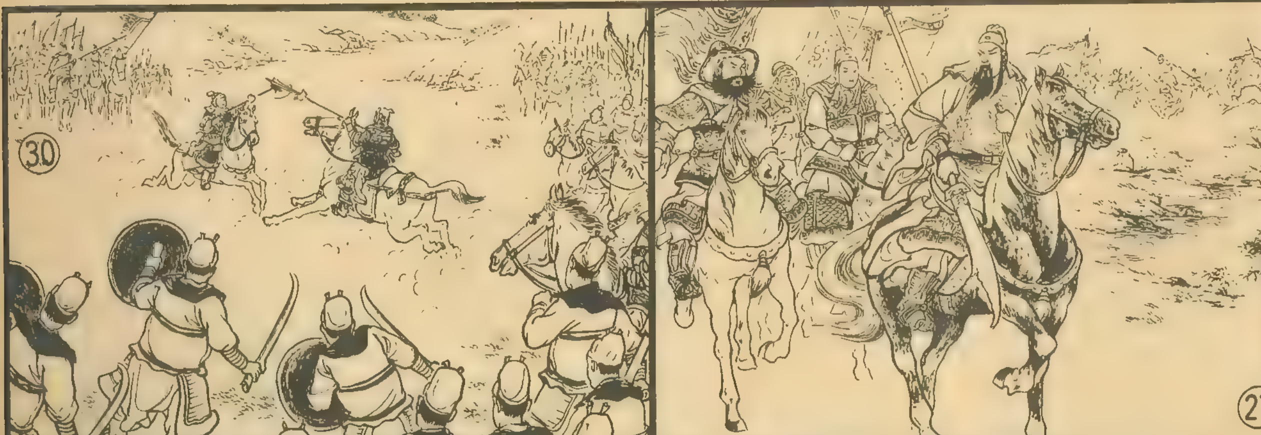
24　王甫道：「麋芳守南郡，傅士仁守公安，他倆受了責罰，恐不盡力；最好再派一人總督荆州。」雲長說：「我已差潘濬防守，還怕什麼？」



25　王甫又道：「潘濬為人忌才好利，不可任用。趙累忠誠廉直，改用此人，萬無一失。」雲長不耐煩道：「我素知潘濬為人，今既差定，不必更改。趙累現管糧料，也是重事。你不要多疑，快去督造烽火台吧。」



26　王甫怏怏拜辭而去。雲長令關平準備船隻渡襄江，攻打樊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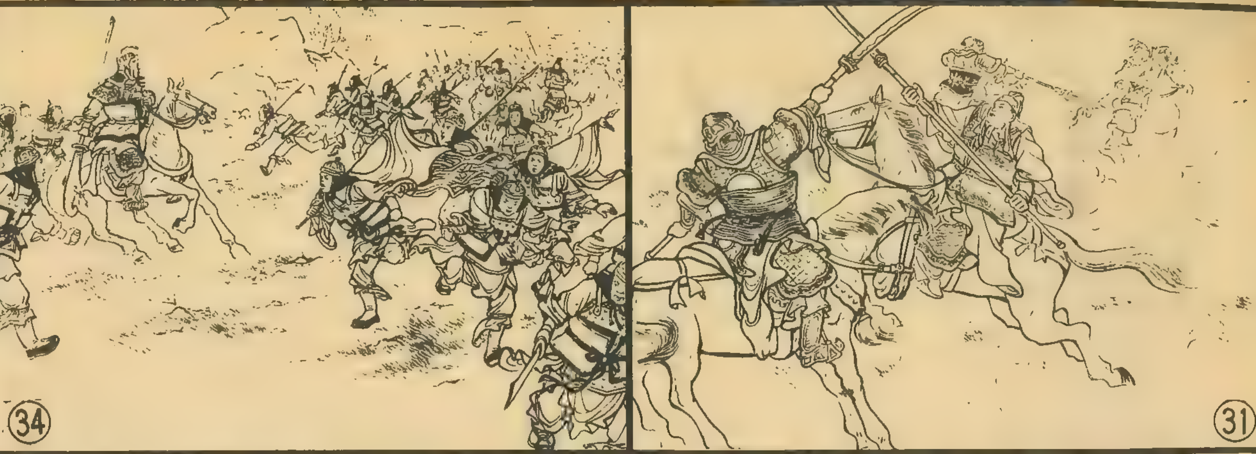

27　關羽佈置停當，便率領大軍東進。

28　不過幾天，兵到襄陽。先鋒廖化進帳來報，說曹仁親領大軍，前來迎戰，聲勢不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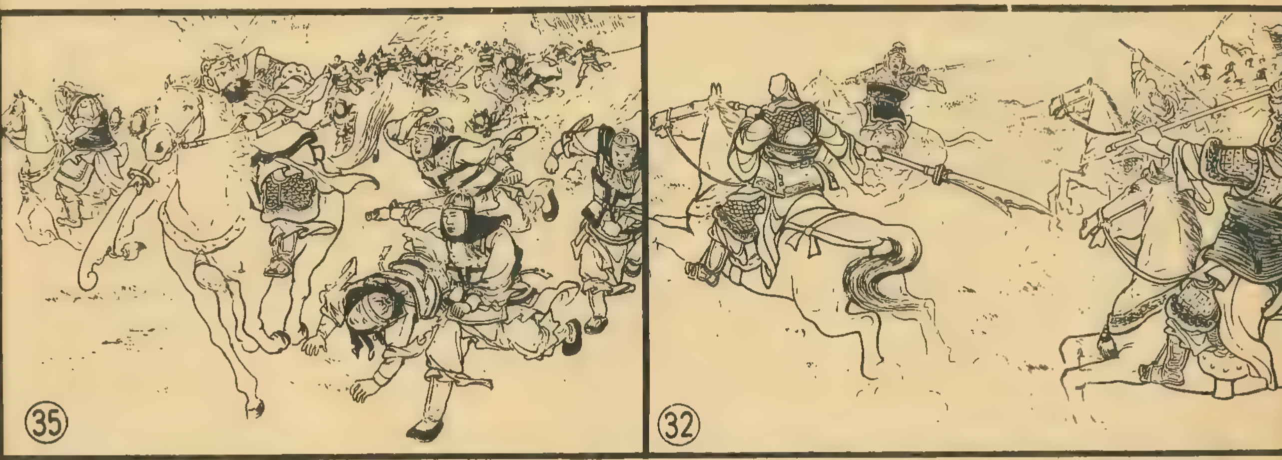
29　關羽捋鬚微笑，給關平一個密計，叫他和廖化同去挑戰。

30　二將領兵直奔襄陽。曹營中副將翟元出馬，和廖化殺做一團。



31 曹營中驍將夏侯存飛馬出陣，夾攻廖化，被關平揮舞大刀，擋住厮殺。四個人攪成兩團，殺得難解難分。

34 曹仁吃了一驚，正要分兵抵敵，又見前軍紛紛退下，原來是廖化、關平返身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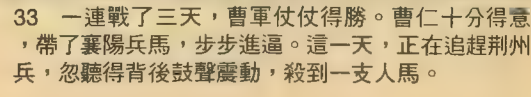


32 戰了二十餘合，廖化往後敗走，關平也撥馬奔回。曹軍擂動戰鼓，隨後追殺了二十多里。

35 曹仁知道中計，慌忙帶了隨身兵馬，衝出包圍，向襄陽飛奔。



33 一連戰了三天，曹軍仗仗得勝。曹仁十分得意，帶了襄陽兵馬，步步進逼。這一天，正在追趕荆州兵，忽聽得背後鼓聲震動，殺到一支人馬。



36 奔近襄陽，只見路邊湧出一支人馬，大旗下面，一個威風凜凜的大將勒馬橫刀，擋住去路。

(待續)



一期完湖海恩怨錄

石磊·文
可飛·圖

破風神箭驚鬼神

率梟雄攔途截劫　神箭手仗義鋤奸

浩瀚的沙漠，像波瀾壯闊的海洋，一望無際，夕陽已射出了萬道金光，照出天邊絢爛變幻不定的雲彩。

在萬頃無垠將近黃昏的瀚海上，正有四騎在這起伏如浪的沙漠之中向南急馳，馬蹄翻騰起的砂礫，在夕陽照射下，猶如一道金色的波濤，拖曳在馬後。

這四騎並肩而進，中間左首的一個是個四十五六的中年人，紫醬色的臉膛，一部連腮糾結的虬髯，配上獅鼻海口，濃眉豹眼，貌相粗豪威猛。

中間右首的一個也是四十上下的中年人，却是白淨臉皮，細眉長目，唇間頷下留有三綹清鬚，神態儒雅，氣度瀟洒，可是他一對神目在顧盼之間，精光四射，自有一股懾人威嚴。

在左右兩旁外首的，乃是一對少年男女，少男相貌與儒雅的中年人甚爲相似，年齡二十左右，那個少女約莫十八九歲，長得美艷非凡，一對烏黑清晰的美目中，閃出慧黠而又冷峻的光芒，斜飛雙眉和薄而弧型的唇角，顯示出她剛烈的個性。

他們一行四人一直馳到暮色四合，蒼茫冥黑之時，才始慢慢緩下韁來，那虬髯的中年人左望那少女道：「絳珠，妳加多一件皮衣，大漠之中，白天和晚來的氣候不同，妳自己要小心啊！」

那少女應了一聲道：「是！叔叔！」就把橫放在馬鞍上的皮衣，披上了肩頭。

虬髯中年人慢慢的把馬勒定了下來，另外三人也跟隨把馬勒定收韁，他右顧那儒雅中年人道：「皇甫兄，今晚說甚麼也要把地點找到，而且必須要在三更之前，否則月色一斜，便難照見這東西，那麼就要等下一個月的望月了，最好我們早到地段，碰巧也有人前來採這東西，倒可以看看別人如何下手。」

那複姓皇甫的中年人道：「裴兄，我們來時曾探聽得清清楚楚，這鳴沙山在敦煌縣東南，可是我們踏遍周圍幾十里，却一點眉目都沒有，別要再弄錯方向，像昨晚一樣，被沙堆一淆亂，錯向西南，到了古道陽關才始發覺，走多了幾十里寃枉路！」

姓裴的中年人道：「但願今晚不要起風，前昨幾晚都因爲起風而被沙遮蔽，星月難見，如月色清朗，决不會迷了方向，剛才是背着日落，我們向東南面走着，沒有迷了方向，我們不妨在此休息一陣，等待月亮東昇之後，再走不遲。」說完，想翻身下馬。

那個在右首的少年人却對儒雅的中年人道：「爹，我聽林伯伯說，鳴沙山是在敦煌以南二十多里，連綿數十里，有時突出不過幾十丈高，有時却山峯筆立，形似刀刃，因爲當地適巧是風眼地帶，每次大風過後，形態各異，若是人畜走在這爲風所吹的沙堆上，沙礫會傾瀉而下，回聲如雷鳴，

十幾里外都能聽到聲音，我們何不分四個方向，走出五里或十里看看，剛才來時，估計已走了二十多里，說不定鳴沙山就在附近，現在沒有風，走出十里附近，仍可以循蹄印回來，這樣試試可好？」

姓裴的虬髯中年人道：「世侄這個主意不錯！」他略一沉思，又道：「我們偏向東南分四路並進，若聽到聲音，立即停步，等待聲音停止時，皇甫兄由一數到五十步之時間，再走出五十步，若這時間內有聲音，那麼我們都向你這方向尋來，若五十步沒有回音，我由五十一步起，走到一百步，沒有回音，世姪由一百至一百五十步，絳珠由一百五十一步至二百步。這樣便可以試出是誰走進了這鳴沙山的沙堆！」

他說完，再向各人解釋明白後，並約定走出十里遠近，如沒有發現甚麼，那麼再弧形會合，更把需要應用的信號準備好，倘然迷途，到必要時就發出信號以便彼此照應，一切安排妥當，便向回路出發。

不到半炷香時，偏東一角突然傳來如雷鳴聲，這聲音轟轟隆隆，宛如地崩，因爲他們點燃起馬上的十里香，這信香，一半還未燃到，則偏東一角不過走出四里多一點的路程，聽聲音來源，極爲清晰，是那少年所走的一路，於是都向偏東橫兜過去，不多一會，另外三人都進入了鳴沙山地界，乃放緩馬步而行，果眞逐一會合，那少年立馬當地，等他們走近，手一指道：「裴叔叔，你看這是甚麼？」

姓裴的虬髯中年人循他手指處望去，祇見遠處灰黑之中，有一大片深黑，雖看不清晰，但沙漠中有這等現象，這遠處定必是一片綠洲無疑，乃道：「我們趕去看看！」

一抖馬韁便奔馳，另外三個人亦跟隨，還未走出六七丈遠，已聽一片沙沙之聲，接着隆隆之聲暴響起來，衆人慌忙收韁。

儒雅中年人道：「裴兄，時間還早，我們不妨慢慢地走過去，這沙礫傾瀉時，聲勢有如雪崩，一個弄得不好，連人帶馬會隨之傾瀉下去，我看還是小心一點好！」

虬髯中年人點了點頭，便毫無聲息地緩緩向那深黑一片之處走去，不多一會，月已東昇，但灰濛濛一片不甚明亮，走了一陣，各人感覺沙堆不似先前那麼軟柔，低頭一看馬蹄，果眞沒有陷進沙堆，當地堅實，不似別處鬆軟，馬蹄要陷入二三寸。那是象徵有水源的地方，他們越過一個沙堆，突見月牙形一片灰白，虬髯中年人喜叫道：「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們路遠迢迢趕了五六千里路程，總算沒有白費！」

四人停立着仔細的打量，只見離沙堆六七丈的遠處，有一片月牙形灰白的影子，中間凹進之處一片濃黑，灰白影子似還在波動，可惜月色和星光都爲浮雲掩住，看不清楚，虬髯中年人噓了一口氣，道：「我們慢慢繞道到那有樹木的地方，有一個更次可以休息，希望月上中天時，不要有一點雲影才好。」

四人勒韁而行，月色也漸漸明朗，到得就近，已看得極爲清明，這一片灰白之處，正是一泓清泉，月牙形凹進之處，乃是一丈高下的雜樹和與人高的水草，沿月牙形的清泉四週，長滿了綠色的小草，在銀白色的月光下，更見青翠。

他們進入了綠樹叢中，先放馬飲水，然後立即卸下馬鞍，把韁繩拴在樹旁，任其休息，他們各人也捧喝了幾口清泉，入口極爲甘冽，就揀了一處草叢中坐下來，這儒雅中年人對月牙形泉源看了一眼，只見寬闊處不過十丈上下，向兩邊彎曲伸展，越伸展，越窄隘，全長不過三十丈左右，便笑道：「想不到這樣一個小池沼，却是聞名天下，爲大漠中第一泉，這泉也許因爲出了這兩種名貴特產而名聞天下吧？」

那少年却接口道：「爹，那天你向林伯伯去請教，只約莫問起到此處的路程，就和莊公公對弈，我因好奇，倒和林伯伯談上了一陣，林伯伯說，這鳴沙山山麓的月牙泉，早在漢代就被人發現，稱爲渥窪地。在漢元鼎四年秋天，有駿馬在泉中湧現，爲人所獲，獻於漢武帝，武帝曾作天馬歌以紀念其事，這便是月牙泉得名的由來，至今一千多年，這股泉水從沒乾涸過，當地爲風眼邊緣，但亦不受影响，也沒爲流沙所淹沒，池中因有兩種特產，故一般人稱它爲「藥」泉。林伯伯又說，沙漠中能出現這樣一股清泉，已是難能可貴，何况還有珍奇的特產呢！」

虬髯中年人聽了，笑對那儒雅中年人道：「皇甫兄，你在武林之中以淵博著稱，這一着却給令郎佔先了，他較你精細得多了，把這月牙泉的歷史也問得清清楚楚，將來定必青出於藍勝於藍。」

儒雅中年人道：「但願如此，怕的是虎父生犬子，那才現世呢！時間還早，我們調息一陣，等會兒還需要全神貫注的尋覓呢！」

於是，四人便趺坐調氣，閉目養神，這時萬籟俱寂，偶然傳來繫在遠處的坐騎吃草之聲，月色却更見皎潔，約莫過了半個更次，月快當頭，突然間，儒雅中年人輕輕彈指，用指風警告虬髯中年人，立刻悄聲道：「有人來了！」

虬髯中年人向四外一望，杳無一人，儒雅中年人道：「約有三四人，由西北角而來。」

虬髯中年人和少年、少女都望向西北角，果然，有三點黑點在沙堆上起伏飛縱而來，看身法極爲快速，儒

雅中年人對那少年道：「寧兒，你快將牲口牽離此地，離開越遠越好，不要弄出聲响和露出痕跡！」少年聞言，立即起身牽馬去了。

轉眼之間，三條人影已來到了這月牙泉對岸，月光雖是皎潔，但因相隔十丈之遠，看不清對方是何等樣人，只隱約見到二個身材極爲高大的，一個則矮小異常，與那高大兩個相差一半，只到腰眼。

他們一到池邊，先向四週打量了一下，然後抬頭一看月色，再往池中看了一眼，才從身邊解下行囊，載滿了水，其中一個開口道：「老賊骨，你到對面草叢中巡視一圈，看看有沒有同道們光臨。」

另一個蒼老嘶啞口音道：「怕甚麼？這又不是千年靈芝，稀世難求的，怕別人來搶奪，這月牙泉中有的是，有人要來採取，他們取他們的，何必去管別人事？」

第一個開口的又道：「你不是不知道這矮鬼的脾氣，他來時不是吹過大氣，說採取這『七星草』普天之下沒有幾個人能知道這個竅訣，『七星草』一出現，『鐵背魚』跟着也會浮起，略一錯過時辰，這草既難辨認，魚也深入池底沙堆中，便難捕捉，矮鬼不願意有人看到他下手時的手法，所以要你去看看！」

那個嘶啞蒼老嗓音道：「既然普天之下沒有幾個人能知道訣竅，那更沒有人會來了，這鳴沙山人畜一走近，立即會引起傾瀉發出轟隆之聲，我們來時死寂一片，怎會有人先到？這不是庸人自擾嗎？」

先一個沉聲道：「過西安時，你不是聽紫陽來的幾個老賊在商量，想劫『白龍』皇甫玄和巫山裴老二回程時的那兩樣東西嗎？他們路遠迢迢的趕了來，當然知道皇甫玄和裴老二此來目的，皇甫玄和西川落鳳兩老門下的『白衣秀士』林詩品口中探問一點此地情形，據矮鬼對我說，他們對捕捉『鐵背魚』和採取『七星草』可能一知半解，矮鬼就怕被他們偷窺去手法，因爲普天之下知道採捕這兩樣東西的訣竅，西川兩老便是其中之兩個，但他們未曾親自動過手，實際上却是與傳說的不同，因此要特別小心，矮鬼意思也不錯，這兩樣東西雖是天然生長，究是配製治奇毒、活百脈的特效珍品，濫事捕採，萬一斷了種，豈非暴殄天物？」

那嘶啞嗓音回答道：「你若說爲防『白龍』皇甫玄偷窺，那麼去探視也沒有用，他擅長上乘呼吸法門的『天視地聽』之術，我們這等談話，他早已聽聞了，就去巡視，他們也早已避開，若眞遇到了，這地區又非私人所有，勢不能趕他走，若是動武，以他和裴老二的功力，非打上幾個時辰不可，我們趕了這麼多路，也是白費，何必這等小心？再說，『白龍』皇甫玄爲人正氣，不如紫陽來的那幾個老賊那等邪惡，他和裴老二遠道前來覓取這種東西，也許和我們一樣有急用，我們還是幹我們自己的吧！老實說我們要這矮鬼前來，也不是請他白辛苦的，事後也須花費不少手脚化解他身後的事，還是幹我們的正事，時辰快到了。」

先前說的一個却在問那矮子道：

「矮鬼，月已到中天，可下手嗎？」

聽另一個蒼老口音道：「時間還早一點，不過早佈置好較爲妥當，你們兩位，那一位下水？」

那個啞嗓口音接口道：「老夫下水，矮祖宗，你有甚麼吩咐？」接着聲音寂然。

伏伺對池的正是皇甫玄和裴老二，先前對方說的話，雖隔十多丈外，但因四週靜寂，兩人內功又到了上乘境界，加上皇甫玄擅長「天視地聽」之術，對方雖是普通言談，却被二人聽得極爲清楚，這時語聲寂然，於是皇甫玄由草叢中運用目力看去。

原來那個矮子正和那個身材高大的在耳語，皇甫玄也移動身形，向虬髯中年人裴老二耳語道：「那矮鬼想是傳說中的『侏儒神醫』古日醉了，另二個從神態、口音中聽來，似是秦中太平谷的天地門中二門神了，以古矮鬼的輩份，除他們兩位，有誰敢這樣隨便當着他面說話？」

剛正說到這裡，突聽咕咚一聲，似有人縱身入水，兩人慌忙注視池面，只見水中有一道白痕，直向他們匿伏處射來，相隔草叢六七尺的淺水沙堆上，早已坐了一個人，皇甫玄一看，正是天地門二門神中的「惡靈官」卓西，他斂氣聚音，以百步傳密氣功把話傳了過來道：「是皇甫朋友嗎？我來時已聽出遠處有馬嘶聲，斷定你和裴老二早已來了，矮鬼顧慮得有理，希望你們得到捕採之法，不要濫事捕採才好！等會兒我以紅線爲你繞幾棵『七星草』，以示識別，『鐵背魚』要你們自已設法了！」說完之後，人便立了起來，和對岸兩人打了個招呼後，坐在水池淺水中，注視池面。

約莫過了一刻工夫，月已滿圓，光與地對，池面上立顯奇景，平靜的清泉上，突然顯出無數閃光，聚在池中央，似有無數游魚逐食爭奪，坐在水中淺處的「惡靈官」卓西早已向池中心竄游過去。

皇甫玄和裴老二注視着池面目不轉瞬，只見池中心所浮的是大片水草，似車前草那樣的形式，橢圓形大葉，爲數極多，有不少的葉上閃出光點，這閃光葉下，水珠亂跳，似有魚在游，當他們想再看清楚一點，閃光逐漸熄滅，水珠也隨之消逝，對岸池邊，卓西已再出水面，遠看他們，正把一個布袋向浮在水面上的一個羊皮囊中傾倒，然後卓西把這布袋往水中遠處一丟，只聽卓西道：「我倒兜捕到五六尾『鐵背魚』，好在只要四條就夠了

，這二條就由牠們逃生吧，矮鬼說得不錯，這種天生的珍品，濫捕了是暴殄天物。我因怱忙，『七星草』連根拔起的只有三棵，另一棵因折斷了，沒有根沒有功效，因之也丟棄了，喂，矮鬼，剛才我沒有聽清楚，這『鐵背魚』是不是要每隔一個時辰，用竹管伸進水中吹氣才能養活？」他說完，沒有人接口，看他們收拾東西，好一會，等他們臨走時，卓西又開口道：「矮鬼！這一皮囊水已敎人夠受的了，爲甚麼一定要再放半皮囊沙進去？難道沒有沙，這『七星草』的根就腐爛不成？你要知道此去秦中有四千里路，想折磨我們不成？」

那蒼老口音已接口道：「卓老賊，你怎偏有這許多廢話？」

另一個想是二門神中的「喪門神」關東，他喝道：「老賊骨，你究竟是說給誰聽？」

卓西笑道：「你們猜疑草叢中有人，我就是說給他們聽呀！今晚不知怎的，你這老草包和這矮鬼老是在疑神疑鬼似的，再要和你們纏下去，我也要引鬼上身了！」說完，洒開大步便走，關東和古日醉雖跟着走，但關東仍回頭對草叢中瞥了一眼。

隔了一會兒，遠遠傳來轟轟隆隆沙礫崩瀉之聲，聽來已在四五里外了，皇甫玄才噓了一口氣，道：「『惡靈官』卓西這份情不能不銘感於心，不但替我們留下了『七星草』，還點穿沿路保養之法，裴兄快準備裝載皮囊，待我下水！」

說完，把身上長衣脫下，內裡已穿上了水靠，一式乳燕穿波，由草叢中直射入水中，這裡，裴老二和裴絳珠慌忙把準備好的皮囊張開，就在池畔裝上沙和泉水，約莫一盞茶時間，皇甫玄便游了回來，他左右手各拖了二樣東西，右手是一叢水草，左手卻多了一個布袋，他先把水草拉起，塞進了羊皮囊中，然後把布袋拉到淺水處，這布袋中間，束了一根紅線，他把布袋對正羊皮囊，然後拉斷紅線，把袋底的東西倒了進去，至此，皇甫玄才對裴老二道：「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惡靈官』卓西可眞夠朋友，他丟棄的布袋中，早替我們留下二條『鐵背魚』！」

裴老二在皇甫玄拉起布袋時，他已顯出詫異之色，經皇甫玄說穿，方始恍然而悟，因皇甫玄下水時，並未帶這布袋，他們張開羊皮囊一看，這名聞天下的『鐵背魚』在月光下看來，約有七八寸長，背黑灰，腹白，宛如青海湖的特產湟魚，再看另一皮囊中的『七星草』，那是如狹長心形葉的水草，通體透明，幾和碧綠泉水一色，每條草約有四寸左右長短，三寸闊，連根枝約有二尺多長。

皇甫玄把七八寸長根埋在皮囊沙堆內，對裴老二道：「這池約有三丈多深，水卻奇寒，中心一帶完全是這種形式的水草，若沒有『惡靈官』事先用紅線繫在枝葉上，眞不知那一種是『七星草』，它與其他水草集結在一起，好似一張大網，我去拔這兩棵根時，曾把所有的根都揭起，沙底有無數小洞，想來是這『鐵背魚』藏身的洞穴了，看來極深，水中因有月光照射，較水面明亮得多。」

他一邊由池中淺水處起身，一邊用手拍去身上池水。

進了草叢，裴老二命絳珠去招呼那少年牽馬回來，皇甫玄則換了一身濕衣，他一邊換衣，一邊對裴老二道：「這眞是天下再湊巧不過的事，若不是這二位門神邀了古日醉也來捕採這二樣東西，我們也是入寶山而空手回了，也許在『七星草』昇起水面時，能夠依照林兄所說，能採到一二株，但帶回途中，也會因爛根而失功效，『惡靈官』卓西臨走時所說，正是用話點省我們，聽說紫陽來了幾個老賊，要打我們主意，這秦東紫陽三傑和巴山老狐四個都不大容易對付，我們要仔細籌劃一下！」

那少年皇甫寧和那少女裴絳珠各牽了二匹馬走了過來，見皇甫玄和裴老二都臉色沉重地在深思，便立在一旁，皇甫玄好一會才道：「紫陽三傑中的『黑煞手』岳霖詭計多端，他們既知我們行踪，沿路上必有佈置，『花臉老狐』佟忠義和令兄對頭是至交，得知我們前來採寶，捕採這二樣珍品治療令兄，當然要設法阻攔，何況這二樣珍品，知道功效的，誰不覬覦？現在唯一的辦法，便是寧兒和世侄女兩人帶了這二樣東西，與我們分道而行，他們東下，過了陽關，沿沙勒果拉河到青海邊，由祁連山山麓繞過甫州再北走，至余佛寺附近，寧兒便有辦法，因爲那邊郭家堡有我一位老友隱居在內，我幾次帶寧兒去拜訪，可在那邊等待，我這位老友對通往青海路徑極爲熟悉，請他帶引，他們可直趨川中，你我二個則設法引這夥老賊注意，他們可裝作似在等人，又急於趕路，使他們不知我們究竟是甚麼心意，因爲我們來時四人，祇剩我們兩個循原路回去，意料必分道而行而後會合，祇要他們遲上一二天，寧兒和世侄女早已走遠了，若是等他們發覺眞相，我們豁出一身功夫，反和他們糾纏，務必留住他們三四天，寧兒和世侄女若路上沒有躭擱，便可到達郭家堡。」

裴老二聽了，也認爲這樣比較妥當。皇甫玄便把另外二個羊皮囊裝足了水，各繫在裴老二和自己的馬鞍旁，將帶備的乾粮都給了二人，並將如何保養「鐵背魚」與「七星草」方法，再約略對二人說了一遍，命他們先向大漠深進二三十里，然後才能折向東繞過陽關而走，他老謀深算，深恐在陽關那一關也有紫陽來的一夥賊人伺伏等候。

四人慢步勒韁而走，走出了嗚沙山範圍，皇甫玄再叮囑二人一陣，始分道而行。

* * *

皇甫玄和裴老二策馬向北趕去，他們剛走出沙漠，到了西千佛洞附近，突見遠處人影亂晃，兔起鶻落，似在惡戰，皇甫玄對裴老二看了一眼，道：「裴兄，我們看不看這場熱鬧？依我之見，我們的行踪越顯露越好！」裴老二點頭，二人放韁直趕過去。

到就近一看，不禁使皇甫玄一怔，原來紫陽三傑「擎天手」宗爽、「黑煞手」岳霖、「連環手」貝行孫和「花臉老狐」佟忠義正與「喪門神」關東、「惡靈官」卓西在惡戰，以二戰一，堪堪打個平手，那一旁，地下丟棄了二隻皮囊，「侏儒神醫」古日醉似已受傷，跌坐在地上，一手還揪住一個皮囊中的破洞，不讓囊中水流出來，他們二人猝然而到，雙方都不知是敵是友，勁急猛惡的掌風都緩了下來，裴老二一見「花臉老狐」佟忠義，早就按捺不住，在馬上一縱身直飛起來，竄向佟忠義和貝行孫惡戰關東之處，口中喝道：「老妖狐，你還認得你二太爺裴元侯嗎？」聲到人到，早已凌空施出了黑虎拳中一招「黑虎偸心」，迅疾無比的一拳向佟忠義擊去，這雙方敢情都打了半個多時辰，眞氣都已消耗了不少，聲勢雖猛惡，內勁却不甚强。

裴老二這一拳蓄了八成功力，他是生力軍，故一拳擊出時，拳風雄渾無比，早帶起一股嘯聲。

佟忠義一聽喝聲，早已橫移一步，雙掌斜推而出，接下裴老二這凌空一拳，但聽「蓬！」的一聲，裴老二乘勢落地，佟忠義身形連晃數晃，還是支持不住，被震退了一步。裴老二不等他穩住身形，鐵拳連接施出，呼呼呼幾聲，早把佟忠義連連逼得後退，關東一見裴老二替他接下了佟忠義，單獨對付貝行孫，壓力大減，掌風也驟盛，立把貝行孫圍進在掌風之中。

那一旁，皇甫玄已開口道：「卓朋友，你再支持一會，我去看看古前輩！」他策馬過去，跳下馬來，古日醉道：「老朽沒有關係，祇折斷了足脛！」

皇甫玄對尚在不斷流出水來的破皮囊看了一眼，道：「古前輩，這內中想是月牙泉中的『七星草』吧？」

古日醉對他一看，臉色立變道：「尊駕是誰？」

皇甫玄朗笑一聲道：「在下是川中蒼溪『白龍』皇甫玄，也是找尋這『七星草』而來的，正是湊巧不過，在下採到了二株，你的水囊已破，就和在下的放在一起吧！」說完，把馬上的皮囊解了下來，放到古日醉身前，然後道：「在下還得替卓朋友接下一個！」

他說完，身形斜縱而起，不到近前，已凌空出招，雙指一駢，點向「黑煞手」岳霖雙目，這一招正是他獨門「雲龍十三式」中的「驪龍探珠」，岳霖右手一伸，施起擒拿手想扣他脈腕，不想卓西已橫裡一掌疾拍他脅下，岳霖不得不借勢後退二步。

皇甫玄雙指改點他左肩，岳霖一縮左肩，但聽察的一聲，岳霖深感右肩痛入心脾。原來皇甫玄出手快如閃電，右手招式未滿，左手已一招「金龍探爪」，早抓住他右肩，同時皇甫玄右手亦改招爲「黑龍橫江」，掌沿疾削岳霖胸腹，這位威鎭秦東的紫陽三傑中高手，還是初次遇到勁敵，逼不得已，一挪肩，人便往後倒翻而出，接連一滾，始翻起身來，他這一閃避，情形非常狼狽，皇甫玄身形則穩如泰山，迄立着對他微笑，岳霖臉色一紅，道：「咱們紫陽三傑與你『白龍』毫無瓜葛，爲甚麼橫加插手？」

皇甫玄冷哼一聲道：「眞人面前用不到說假話，你們此來塞外，乃衝着在下與裴老二而來，你雖出動不少人，可是川北方面也分幾撥而來，他們三位是適逢其會而已，你們倚仗人多，想圖謀目前，可是，你們既然惹上了天地門中二位，事情不會就完，識趣的還是快滾！」

岳霖聞言，正在眼珠亂轉，還未置答，祇聽得又是「蓬」的一聲，老狐佟忠義已爲裴老二一拳擊中後心，身形直跌而出，岳霖一縱身飛竄過去，一手拉住佟忠義前跌身形的右臂，撮口一聲尖叫，便拉佟忠義疾退。

這邊和關東、卓西惡戰的宗爽和貝行孫都一收掌勢，縱飛而退，關東還想阻攔，卓西啞着嗓音道：「老草包，忙甚麼？慢慢再收拾這批魔崽子！」

「白龍」皇甫玄對卓西一抱拳，正想開口，卓西已一施眼色示止，「喪門神」關東已笑罵道：「老賊骨！你用不到用甚麼賊眉賊眼，我一到月牙泉，已聽得草叢中有人，才敎你去巡視，但不知是川中一龍二虎二位而已，你在向矮鬼嚕囌，實是在對他們用話來點穿，當我不知，我祇碍於矮鬼之面，不給你叫穿而已，沒的敎矮鬼沿路發瘋狂。」

說得皇甫玄、裴老二和卓西都笑了起來，他們走到古日醉身邊，這位「侏儒神醫」瞪大眼問皇甫玄道：「你們的『七星草』呢？」

皇甫玄對卓西看了一眼，笑道：「我們入寶山而空手回，沒採到『七星草』，祇帶回了一點沙和水，想引起這般老賊，想不到却對你們用得到，你們沒帶牲口來，這樣吧！我和裴兄的馬，用一匹負這二隻水囊，另一匹由你老人家騎吧！」

古日醉聽了，對皇甫玄看了一眼，他在身上摸出一隻磁瓶，撕下一幅衣襟，倒出磁瓶中藥粉，用水調和，把折斷的左脚脛包紮好，然後道：「老夫自己醫治斷脛，一二個月內便可把脛骨接合，姓岳的賜了老夫這一脚，老夫遲早也敎他嚐嚐斷腿的滋味……」他一邊說，一邊用手從膝上捏到足脛

，捏了一陣，才請卓西扶他上馬。

這時晨曦已透，天快要亮，二騎馬走在前面，皇甫玄、裴老二和二門神則走在後面，皇甫玄已將採捕到「七星草」和「鐵背魚」命二個小的改道而走之事告知了卓西，並向卓西致謝，卓西笑道：「這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照說老夫與老草包和二位沒甚交誼，想是皇甫玄朋友因老夫傳音相告和留下這二樣東西的感情才出手相助，否則紫陽三個老賊和巴山老狐雖能打發，但辛苦得來的這二樣東西則因缺水而毀了！」

說到這裡，他對裴老二看了一眼，道：「老夫却有點不懂，二位在川中，聽人傳說，各霸一方，彼此素無往來，甚至還有點心病，想不到却會連袂走在一起，眞使人出乎意料之外。」

裴老二實說道：「其實這都是江湖中朋友無事生非，平空謠言，家兄與在下是在川東巫峽，皇甫兄坐鎮川北嘉陵江一帶，根本說不到有甚麼心病，江湖中朋友就在我們的外號上搬舌根，說甚麼龍虎必鬥，認爲我們之間不相容，這不是讕言嗎？這次爲了家兄之傷，皇甫兄仗義相助，不惜跋涉幾千里來到塞外，助在下覓取二樣珍品治療家兄，可見傳說之言不可靠！」

卓西驚詫道：「令兄威鎮川東、湘西多年，『飛虎』裴元俊誰不知已是巫山門下唯一傳人，但不知是如何受傷的？以令兄武功，目前已是武林中第一流高手之列，難道還會失手不成？」

裴老二略一遲疑，然後道：「在下與二位雖屬初交，但二位大名早已久聞，既論到交，不以外人看待，當不必隱瞞，家兄去春爲賀一師門前輩八十大壽，乃往雲貴邊境宣威，不想在壽宴上遇到了多年化解不開的對頭，便是湘西黔陽『黑白飛丸』沙洛，當年家兄爲助辰州『雷火劍』鄭天南爭奪浣江霸權，與沙洛都因爲朋友助拳而過手，也是家兄下手太狠一點，一掌把沙洛愛徒馬凌擊斃，從此結仇，雙方由助拳而變爲寃家，沙洛幾次率衆來到巫峽糾纏不清，終因功力不及家兄而退走，此後有五六年沒有見過沙洛，不想在這位師門前輩的壽筵上狹路相逢，當時雙方格於主人高前輩的聲威，不敢在他壽筵之前動手，祇互相瞪視一眼。

「壽筵開至一半，家兄忽發現『黑白飛丸』沙洛業已退席，心中立即明白，知他已準備伺機尋仇了，當時家兄隻身前往賀壽，人單勢孤，剛想找幾個相稔朋友助拳，主人高前輩突然前來，他早知家兄與沙洛的仇嫌，想在筵前替二家化解，可是已不見沙洛踪跡了。

「待壽席散後，高前輩相托幾位前輩護送家兄回川，因他知道此次與沙洛同來賀壽的有七八位之多，這一離席，定向家兄尋仇有關，怕家兄孤身一人，雙拳難敵四手之故，但家兄豈肯當衆示弱，要人護送，替巫山門下丟臉，說甚麼也不敢勞動高前輩幾位至交，仍然一人上道，他由司渡越境至沙石坡，然後到威寧，循官道往東北，準備由赫章、畢節過赤水河入川，沿途過赫章還平安無事，過了野馬川已覺有人跟踪他，便起了警惕，想改道而行，由野馬川向北，過七星關再入雲南境界，越威信入川，他剛一改道，還未走出三五里，却有人露面掠陣，家兄一看，却是沙洛至交潢江「分水蛟」孟若水，說是沙洛離畢節前不遠的奇石林恭候大駕，尊駕既由此路而來，回程何必畏首畏尾，改道而行？家兄受激不起，毅然冒險前往，一到奇石林，除沙洛、孟若水外，尚有一個，便是老狐佟忠義的拜兄『三陰手』曹浮，家兄估計憑這三人的功力，即使以一敵三，還可以堪堪應付，便不與他們費甚麼唇舌，立即動手，準備先傷了一個，剩下二個，便能從容脫身，不想這三個老賊都已準備好，一動上手就採取遊戰車輪方式，身形都洒得極開，這樣彼此虛耗了一百多招，家兄打得性起，同時也不願與他們苦纏下去，施展了本門『虎嘯掌』，快攻了二三十掌，逼得三老賊團團亂轉，難以應付，眼看要落敗，沙洛突然唿哨一聲，立有四人在亂石間顯身，加入圍攻，而且後來四人的功力不弱，不下於這三個老賊，家兄立即陷入苦戰，要知家兄所施的本門掌法極耗眞力，剛才一鼓作氣，已耗了一部份眞力，目前受七個高手圍攻，如何抵擋得住，在危急之中，祇能打脫身主意，一眼瞥見左首奇石林乃高出人頭的無數石筍，夾雜着密茂樹林，是個理想的隱蔽之處，於是用上八成掌力，劈開一條血路，竄進石林內。

沙洛與那夥老賊戀戀不捨，會合向林中逼進，可是爲樹木和石筍所阻，彼此掌力都不能發揮威力，老賊們恬不知恥，在林中用暗器，發時既多且密，家兄無法，祇得向內避閃，足爲他們逼進林中有一里之遙，在外惡戰了二個時辰，在林中東避西閃也有一個時辰，直累得家兄筋疲力盡，好不容易進入一處枝葉茂盛、昏暗得不辨南北的林中，才算是擺脫了老賊們的糾纏，伏在暗處，靜聽老賊在週圍搜索，接着便聽沙洛招呼各人，說林中昏暗，搜索不易，守在林外，等家兄出來，於是，他們便退出林外，走時還向林中亂放發射一陣暗器，始才退出林外。

「家兄等他們走後，過了好一會，藉着微弱的光亮摸索過去，可是一下子便迷失了方向，便在林中到處亂走，也難尋覓得到來時之路，繞走了好一陣，到處似都一樣，忙亮起火摺子一看，不禁大吃一驚，發現林中樹木和石筍極有次序，似爲人工佈置，此處距七星關不遠，這奇石林莫非是當年諸葛武侯遺留下的八陣圖？傳說當年諸葛武侯祭七星時，在週圍佈下了四十九處八陣圖，不料自己誤闖進這陣圖中，於是便平心靜氣，慢慢點燃起樹枝，分二端燃起火堆，以火光爲目標，摸索了二個多時辰，才始覓到一處缺口可以通行，就由缺口闖了出去。

「這時快近黃昏，雖闖出石林，却進了一個極深的山谷，溪澗廻亘，到處都是重疊山峯和削壁，知到了絕地，正趺坐着思索如何設法翻越削壁，突見烟霧嬝嬝，由山溪谷畔昇騰而起，立即明白中了沙洛老賊的毒計，正爲他們趕進了瘴氣毒霧之區，慌忙覓一高處，屏息靜氣，趺坐不動，過不一會，已覺頭昏目眩，知已中毒，不禁長嘆一聲，想不到會喪生在這蠻苗之區，正當此時，突覺胸前靈虛穴爲一小石塊擊中，正想抬頭觀看，感覺石如雨下，混身穴道痛麻難當，眞氣似爲封閉穴道隔斷，支持不住，就倒在石上。

「待家兄醒來，已是陽光耀眼，快近中午，身旁立有一人，家兄定眼一看，慌忙起身見禮，那人制止道：『你已中瘴毒甚深，老朽替你封閉了百脈，等人來之後，再命他們送你回去。』這人鬚髮雪白，正是川中武林前輩，居於落鳳坡『西川二老』中的莊禹公公，家兄要動，四肢百骸倏已癱瘓，頭腦還隱隱發脹，再聽莊公公解說，始知莊公公也去賀他老友『三目天王』高剛的八十大壽，因不願和一般人見面，就在內園居住，自家兄走後，高前輩始將此事談起，莊公公一聽，便覺情形不妙，雖則莊公公和巫山一派沒甚淵源，但家兄總是川中之人，他原本要在高前輩家中小住一些時日，乃立即動身，沿路追躡下來，到這奇石林時，正見沙洛、曹浮等人退出，立即喝問，『三陰手』曹浮一見是莊公公，不敢隱瞞，把如何設計趕家兄進瘴癘之區告知，莊公公知道奇石林中，正是當年諸葛武侯遺下的陣圖，不敢冒險進內，祇得喝退沙洛各人，趕回畢節縣中，找一個知交小輩，請他設法找到一個熟悉當地地形的朋友趕到奇石林，入內搜索，進入後祇見內中有二堆火堆，却不見家兄人影，林中原本是潮濕瘴癘之區，天將黃昏，正是瘴毒昇騰之際，三人不敢停留，慌忙退出，便走上七星山脈一個小峯中由高探望，果見家兄已倚削壁趺坐，一時既無法下這削壁前去救援，同時瘴毒已也瀰漫全谷，莊公公迫不得已，乃以石塊隔空飛射，把家兄全身經脈封閉，莊公公和那二小輩當晚便在山頭守護，直到第二日快到中午時，瘴氣消散，始使這二小輩進林中揹家兄出來，因家兄中毒甚深，來時携備的解瘴瘟藥物不過是治療沾了一點瘴氣的應用之物，像這般中了極深的瘴毒，便毫無用處了，倒還是莊公公隨身帶備的『百草化毒丹』較爲實用，便塞了二丸在家兄口內，又命二人去畢節找一個專治瘴毒的郎中，家兄則在化毒丹藥力發揮之下醒了過來。

「幸虧家兄在瘴瘟昇騰之際已屏息靜氣，吸進不多，又爲莊公公封閉全身經脈，因瘴瘟在初昇時，較爲濃烈，過後舒散開來，則較淡薄，家兄卧倒之處又在不通風石壁旁下，否則浸身在內這許多時間，早已沒有命了，等莊公公二個小輩招了郎中和一頂籐轎而來，經過急救，再抬到畢節，足足經過個多月治療，才算保住了這條命，但至今體內殘餘瘴瘟之毒尚未拔清，混身經脈因恐瘴毒流竄，足足封閉了半個月之久，人也癱瘓了半個多月，後雖由莊公公解了開來，但不敢運氣通脈而行，成爲不治之症。

「爲了莊公公對家兄有再造之恩，故逢節令，家兄必去問候，因而遇到了莊公公山下『白衣秀士』林兄，才談起此處的『七星草』正是清奇毒、活百骸的珍品，能得到這『七星草』，便是治療家兄這頑疾唯一的良藥，可惜極難採得，林兄雖在莊公公和賈詡老口中聽得這月牙泉中有此珍品，但從未採取過，準備出塞東行一次，家兄也命在下跟隨林兄，可是由賈詡老仔細一說，還得有位深諳水性中人才能勝任，因這『七星草』產於水底，與類似水草的雜生在一起，故須詳加辨別，必需要在水中匿伏仔細觀察才可，林兄不能入水，這才邀了皇甫兄相助。」

「惡靈官」卓西聽了，始知就裡，對「喪門神」關東看了一眼，關東略一沉思，便道：「聽裴朋友說來，西川兩位前輩對這二樣珍品也是一知半解，有『七星草』，怕還不知如何煉藥？」

他說到這裡，對前行伏在馬背上的古日醉指了指，悄聲道：「據矮鬼說，普天之下能煉製這二樣珍品爲藥物的，除他之外，別無能人，想來並非虛語，矮鬼貪酒，祇要有佳釀和他交換，他肯破費工夫替你煉製，可是近年來他因酒後出言不愼，惹下了一場大禍，爲人到處追殺，我兄弟倆已允諾他，若是他助我們辦妥這樁事，事後定當替他化解這場禍事，來時已在隴東子午鎭，爲這矮鬼之事，和人大打過一場呢。我兄弟發現矮鬼所惹的對頭極爲棘手，怕非我兄弟倆所能應付，現有二位合力，是再好不過的事，因矮鬼煉藥時，還需其他草藥配製，這些草藥，他所居秦西鄜縣都有現成儲備，原本想把矮鬼弄到太平谷，再替他去取草藥，可是還須另起爐灶，實在煩事，二位既也需要煉藥，不妨一客不煩二主，都拜托了這矮鬼算了，你我爲他抵禦這個强敵如何？」

皇甫玄和裴老二聽了，都不住點頭，就此決定，到了敦煌，太平谷二門神和「侏儒神醫」古日醉都有牲口，他們準備好便一路東下，過西安、布達吉都一路平安無事，直到玉門時，才發覺有人跟踪，但他們並不放在心

上，蓋四人功力，都是當今的第一流高手，除非是武林中前一輩的耆宿，若是憑紫陽三傑和巴山老狐這等人物，多來幾個，也不會感到棘手，直至過了惠回堡，將近嘉峪關時，却有人攔道，來的共計四人，一式青灰色布袍，灰布幘巾，幪着頭臉，卓西催馬上前，準備動手，這四人倏從鞍旁各抽出一張短弓，同時把馬散開，形成半月形，都引滿了弓，對準卓西，從形式上一看，這四人在這短弓上有極高的成就，因爲他們這一散開的方向都恰到好處，對方撲向任何一個人，也無法避免另外三個人所發射出的利箭，倒使卓西勒韁不敢造次。

那邊皇甫玄見狀，早除下頭上幘巾，催馬上前道：「各位是郭家堡來的嗎？」

這四人聞言，各對皇甫玄望去，其中一個問道：「尊駕是那一位？」

皇甫玄道：「在下係川北『白龍』皇甫玄。」

四人聞言，俱各揭起幘巾，發問的是個三十左右的精壯漢子，忙抱拳欠身道：「原來是皇甫前輩，小的奉了堡主之命，與海老伯等分五路來接應前輩的。」

皇甫玄聽了一愕，一問究竟，才知道郭家堡隱居的大俠郭申，前幾日在蘭州探訪一位故友，發現蘭州城內，到處聚集着各地來的黑道中人，尤以湘西黔陽「黑白飛丸」沙洛、貴中白雲山畔的「百毒手」鄺眞，他們路遙迢迢的趕到隴中來爲了甚麼？仔細一探聽之下，才知皇甫玄爲了義助巫山「飛虎」裴元俊，與「黑虎」裴元侯出塞採取「七星草」，爲裴元俊治療所中瘴毒，他們爲此前來攔截，郭申暗中偵查，各處不期而至的，足有四五十人，不禁吃了一驚，便連夜由蘭州越青海抄捷徑趕回堡中，盡遣手下分五路接應，一遇到皇甫玄，就引導他進入青海境界的祁連山中，他再親自前來引導越青海去川，當地各旗回族，從無與中原江湖人物中來往，故一入青海，便不怕這般黑道中老賊們前來騷擾云云。

這中年漢子一說完，便命另外三人分三路前去阻攔堡中其他接應人手，約在嘉峪關外七里會合，便偕同皇甫玄等向七里谷而進。

途中，皇甫玄向關東與卓西談起，這位外號「神箭」的祁山大俠郭申是他一位忘年交，他手下都有一手十二發的連環「七五破風箭」絕藝，幾個人聯手，任何高手，一時都難突出這箭陣，故他們一撒出弩弓和佈下陣勢，便能一眼瞧出是郭家堡中人。

他們到了七里谷，等待約有半個時辰，另幾路派出的郭家堡中人已連接而到，其中指揮這五路人的，正是堡中老僕郭海，他一見皇甫玄，立即施禮道：「老奴在途中，想到老爺一發現有人前來作梗，必然想起郭家堡，意料必循邊境往祁連山北麓而走，故在這一方面撥多了人手，正面的官道上，派的人手反最少，不想老爺却循官道而來，目前一入嘉峪關至酒泉這百里左右路程，主要之處都已有人伏伺，堡主因此要老爺繞道而走去堡中了。」

皇甫玄聽了，便將皇甫寧和裴絳珠正係沿祁連山北麓而來的事告知郭海，道：「估計他們行程，也快趕到了。」

郭海忙道：「老奴認得公子，由老奴率人前去迎接，昌珏領路，陪老爺往堡中吧！」

於是，郭海便使那個三十左右的壯漢引皇甫玄而走，自己則帶領七八個堡中手下，沿路迎上去。

第二日黃昏前，已到了郭家堡，堡在一個小山麓下，左邊一道流泉，足有十幾丈闊，成爲天然的護堡河，「祁山大俠」郭申出迎，太平谷二門神和裴老二一看，這位神箭隱俠約莫七十左右年紀，身材枯瘦，裝束也樸素，若不經皇甫玄引見，眞還當他是個普通老農。倒是矮鬼「侏儒神醫」古日醉却識得這位隱俠，他一見郭申，便嚷道：「老不死的，原來你龜縮在這裡，欠老朽的十罎佳釀，這次你便無法抵賴了。」

郭申笑道：「堡中有的由酒泉運來的上好酒泉，老夫釀了不少好酒，把你丟在酒窖裡浸死也可以，慢說十罎

，矮鬼，你的脚怎麼樣？」

這時古日醉正翻身下馬，皇甫玄伸手去扶他，郭申才見到。

古日醉道：「老朽被那老賊踢了一脚，業已斷脛，但不妨事，老朽自行醫好了。」

郭申笑指古日醉，對皇甫玄道：「老弟，聽說你去月牙泉覓這二件珍品，老夫就想起這個矮鬼來，要煉製這二樣東西，非靠這矮鬼不可，不想你們已走在一路了，否則，老夫也準備陪老弟上這矮鬼的門了。」

衆人進堡之後，郭申談起太平谷的紀桑麻，二門神一聽，重新以禮相見，原來這位隱俠與二門神的師伯紀桑麻也是世交，說起來還不是外人。

二更左右，郭海已引了皇甫寧和裴絳珠到堡，可是各人都已喘息不停，一問，原來他們沿路迎了上去，到北大河口，方始遇到皇甫寧和裴絳珠渡河而來，乃會合一起回堡，不想在離堡祇有五十里左右的歪嘴岩，突然有人攔道，要他們丟棄皮囊，方准通過，皇甫寧與裴絳珠想動手，郭海已受堡主囑咐，知來人個個身手高強，見形勢不利，便以箭陣對付後，從速撤走，利用當地地勢脫身，不許對敵，故勸住二人動手，他率領手下七八個人中，都是用這「七五破風箭」的能手，在郭海示意之下，立即發出一排箭，射倒了阻道之人的坐騎，便直衝過去，這一股人的輕身功夫不弱，步

步急追，並不下於快馬奔馳，却忌郭海手下的弩箭，不敢接近。

他們沿路衝過四處阻攔，一口氣急馳了五十里而回，從後追趕的，至少有二十多人，到了堡外烽火台，才有堡中人接應，始喘過氣來。裴老二和皇甫玄正替二人在馬鞍旁解下皮囊，堡外突然傳來了响箭示警。

郭申笑道：「這批朋友光顧老夫堡中來了！」他說後笑容頓斂，對郭海道：「你快發暗號通知所有堡中人應敵，把這二個皮囊放進地窖。」同時對皇甫玄道：「老弟，你背古矮鬼也入地窖去，沒了這個矮鬼，這二樣東西也等於廢物，來人之中沒有一個是好的，一場惡戰勢必難免，我們雖則人手較少，但是所設箭陣是不怕這些老賊們的。」

郭海打前，皇甫玄背起古日醉，一起走出大廳，郭海一拉簷下一根粗繩，立聽尖嘯破空而起，然後閃入廳前假山石中，皇甫玄跟隨而入，祇見內裡點有燈火，岔道密如蛛網，郭海繞走了六七匝，揭起一塊石板，矮身而進，然後循石級而下，內裡全是大小酒罎，到了一處石門，郭海拉了開來，這門內是個寬大各有三四丈的石室，內裡佈置了一些簡陋的坐卧傢俱，郭海把皮囊放下，道：「就請古老爺在這裡休息一陣吧！這石室有門門，內裡可以反扣，外人不易拉開，另一端一扇門是通堡外的秘道，這是堡主準備必要時的通路，這假山石下，有七八處通道可以進入，堡中人俱都知悉另幾道通堡外的秘道。」

皇甫玄把古日醉放在椅上，笑道：「古前輩若不是脚不方便，這地窖內盡都是老前輩喜愛之物。」

郭海一聽，立即到石室外搬來了一個小酒罈來，道：「這是堡中最佳上品，古老爺不妨開來小飲。」說完，便和皇甫玄退出石室，循原路回到大廳上去。

皇甫玄一閃出假山石洞，不禁一呆，就這一會兒工夫，大廳形勢大變，廳前站立了二十多人，有二個老者正和立在廳口的郭申對答，郭申身後的關東、卓西和裴老二均神情緊張，祇聽一個老者道：「老郭，別的不管，祇要你把矮鬼交出，我走我路，因這兩小子傷我門下，我等他們離開你堡中三日，再尋他們算賬，你再多說，便是廢話。」

這老者語氣托大而生硬，皇甫玄仔細一看清這二人，也不禁大吃一驚，原來這二人正是崆峒門下的耆宿「鬼見愁」郝宓和「生死神」馬天常。

郭申道：「好，你既要矮鬼尋上老夫堡中，老夫以你二位身份，沒甚麼話說，可是這一批是甚麼東西？也敢闖進老夫堡中？你二位是知老夫堡中禁例，若不有個了斷，老夫怎能對自已所訂禁例交代？這樣吧！老夫交矮鬼給你，你把這批東西留下算作交換吧！否則，老夫寧願和你折這四十年交誼！」

郭申說到這裡，想也是動了眞怒，原本收斂了的眼神，突然暴射出兩道精芒，直迫去「鬼見愁」郝宓的臉上，倒教這個崆峒耆宿一凜，同時，他的話也尖利無比，一時間倒也無法能回答！隨他而來的二十多人，有一大半都不知這位隱俠的來歷，一聽罵他們是甚麼東西，俱都憤激，有幾個還眞是獨當一面在黑道上聲名顯赫的老賊，早已按忍不住，一個身材高大的探手腰際，同時口中喝道：「老匹夫，你倚仗些甚麼？指咱們都是甚麼東西？你先嚐嚐咱李太爺的『七煞透骨釘』吧！」他聲出手揚，不道手剛揚起，一道白練直飛過來，早繞上了他臂彎！祇一拖，就把他身形拉起，他打出的「七煞透骨釘」都向這二十多人的人叢中打去，這一夥人立即大亂，四散飛逃，又聽得「叭」的一聲，那個身材高大、自稱李太爺的早跌出一丈以外，卧地不起，祇聽一人道：「這斷眞是目無尊長，在崆峒二位前輩及祁山郭前輩面前，居然敢這樣發狂，眞是豈有此理！」

衆人一看這人，乃是川北「白龍」皇甫玄，他手中持的正是仗以成名的「白龍索」，另有二人，想是和姓李的一路，見狀早已向皇甫玄撲了過來。

皇甫玄一抖手中「白龍索」，一道白練直飛而起，索端略一竄動，立把

二人飛撲之勢煞止，皇甫玄喝道：「你這二個不知道進退的，眞敢在長輩面前放肆嗎？」

他這一反激，果眞見效，「鬼見愁」郝宓立即喝道：「你們忙甚麼？既來到這裡，還怕沒有得打嗎？」

他喝完制止衆人，突然回身對郭申道：「你把矮鬼交我，我率了我帶來的人走路，其他的人不關我事，你有辦法留下他們是你的事！」

郭申聽了，輕輕把手向後揮，示意關東和卓西等人後退，這一邊，郭海也悄聲對皇甫玄道：「皇甫老爺，若是動手，你就飛身後退，和老奴會合在一起！」

皇甫玄微一點頭，那邊郭申已對郝宓和馬天常注視，雙目已顯出怒火，沉聲道：「要老夫自己留下他們，老夫爲甚麼要抬舉你？要留，連你們也一起留下，老夫也準備毀了這郭家堡！」他說完，暴喝一聲：「老鬼接招！」便呼的一掌拍出。

這一掌雄勁無比，二老者分左右飛縱，大廳內郭申的雙掌接着連環劈出，立在廳前的二十多個人不得不四散閃避，就在同時，大廳和偏廳廂房的屋面早已弓弦亂响，弩箭如飛蝗般飛來，便聽到一片慘號之聲，已有八九人中了弩箭，另十幾個人各自撤出兵器，舞起一道光牆護身，磕飛這如蝗飛射而來的弩箭，這正廳兩側廂房和偏廳下，則都門窗嚴密，正廳又有

郭申把守門口，正廳對準的是高大圍牆，祇能由圍牆正中大門出去，有二個竄了出去，却也爲門外的弩箭射了回來，祇能在正廳前這周圍七八丈方圓之內往來閃避。

「鬼見愁」郝宓和「生死神」馬天常二個崆峒耆宿緊貼大廳廊下牆壁間，他們知道祁山大俠郭申獨門「七五破風箭」的威力，這種人手衆多連環發射的箭陣，若不等箭盡，必難衝出，他們看出箭手都伏在屋脊背後，連暗器也難打到，如若冒險衝上屋面，必被射成刺猬，深悔自己進堡時太過大意，沒留下幾個人押陣！正在這樣僵持不下之際，屋面上已傳來叱喝之聲，接着，一陣暗器破空之聲，在屋面上的弩箭已零零落落的停止，有人喝道：「裴老二，你有骨氣的，便露面見你沙老太爺，借郭家堡這等用暗箭傷人，算得是大丈夫嗎？快替你沙老太爺滾出來吧！」

郝宓和馬天常見雨箭已停，便撲向正廳，可是正廳之內早杳無人跡，屋面上接連縱下了四五個人來，尚有三個留在屋面上，縱下的正是「黑白飛丸」沙洛、「三陰手」曹浮和紫陽三傑，他們趕到近前，一見郝宓和馬天常，都哦了一聲，沙洛一拱手道：「原來是二位前輩親自找那矮鬼來了！」

郝宓把眼一瞪，道：「偏生你這癩皮狗也在這時向人尋事，把事賴到你老祖宗身上來了，若搜不出這矮鬼，老祖宗就向你這癩皮狗算賬，誰教你借勢把事情擠在一起！」

沙洛聞言，臉色立變，鐵青着臉喝道：「姓郝的，你在說甚麼？尊你一聲前輩，這是抬舉你，怎麼？你擺出前輩眉眼來了？老實說，沙太爺師門長輩也從未這等喝罵過，幾時輪到你來對太爺喝罵，你有甚麼了不起，爲甚麼太爺的事要和你擠在一起？」

郝宓說話，原是狂戾一點，偏生這沙洛因師門和崆峒一派沒甚淵源，受不住他這等狂戾斥責，於是便反唇相稽，郝宓因和郭申鬧僵，被這連環箭鬧得個灰頭土臉，正無處出氣，一見沙洛，知道這次若不是因他擠在裡面，攔道尋事，也不會把矮鬼和二個門神趕到這郭家堡來，鬧成這副局面，因此一口氣都出在沙洛身上，這郝宓說話，一向狂戾，一聽沙洛回喝，早一閃身手起掌落，沙洛料不到他會出手便打，雖往後一閃，但也被掌風掃到，身形往後連退五六步。

在一旁的馬天常却也一掌向曹浮劈去，兩方立即動上了手，在大廳前空地上尚有十幾人中，有一部份是沙洛和巴山老狐佟忠義邀來的。

原本伏截皇甫玄和裴老二的，早派在玉門一帶查探，發現皇甫玄、裴老二和關東、卓西走在一起，估計實力不夠，不敢動手，乃趕進嘉峪關內，準備在酒泉附近動手，適與追踪矮鬼的崆峒門下相遇，就聯合在一起，不想皇甫玄遇到郭海他們，改道七里谷而走，等他們追去，皇甫玄已走，沿路追下，却巧遇皇甫寧和裴絳珠一路，便追了下來。

適巧崆峒派這二個耆宿爲矮鬼之事，親自趕來，途中，他們突然想起郭家堡郭申，本意是想來探問郭申知不知矮鬼踪跡，剛到堡外，見崆峒門下正在堡外，爲烽火台上亂箭所阻，就從後掩上，把烽火台上箭手趕走，闖入堡中，老狐邀來的朋友也乘勢進了堡，事情都是七湊八併合在一起的。

現在一見雙方火拚，於是各幫一方，混戰起來，紫陽三傑一見堡中雙方人數相等，他知沙洛和曹浮決不是郝宓和馬天常的對手，就上前助陣，屋面上又縱下「分水蛟」孟若水，以三敵一，才打成一個平手，看來一時還難分出高下。

可是崆峒門下却不是佟忠義邀來的一班朋友的對手，不多一會，早喪亡殆盡，漸漸圍了攏來，變成五六個一組圍戰一人，這二個眞不愧爲崆峒耆宿，在五六個高手圍攻之下，仍能應付自如，吃虧的二人都是赤手空拳，圍攻他們的，一半都有兵器。

以他二人在武林中輩份，居然還有小一輩的人不服他而和他們二人動手，郝宓一邊打，一邊口中不停的駡道：「你們這輩小狗，今晚若是僥倖給你們逃出你老祖宗掌下，日後老祖宗也會來抽你們的筋，剝你們的皮！」

他這一駡，反倒激起了這夥人的狠心，知道今晚不把這二個老東西撂倒，定必後患無窮，故施展的招式都是又狠又辣，拚命的力戰。

* * *

在郭申發掌時，皇甫玄等都已縱入偏廳廊下，由郭海率領，閃入偏廳暗門，等沙洛在屋角出現，以飛丸趕走屋面上的箭手，正廳內的郭申也率了一衆人由正廳撤走，轉入暗門之內，這暗門是正廳和偏廳之間的一道複壁，另有活板通到地窖，在這複壁內，郭申與皇甫玄見面時，正廳前的雙方業已動手。

郭申嘆息道：「老夫在堡中訓練手下設這箭陣和地道通路，乃是防回族中馬賊前來劫堡，想不到今晚却是用來對付江湖中人，眞非始料所及，這幾個老賊們合該倒霉，崆峒二個老東西雖無甚大交誼，但總是相識了四十年，這幾個老賊，無一是善良之輩，看來是非橫一橫心不可了，老弟，你和裴朋友，關東、卓西上屋，先對付屋面上留下的幾個，郭海帶幾個人再佈箭陣，封了他們上屋之路，老夫要親自出手賞他們幾箭！」

他們聯袂回暗門穿出到了後院，皇甫玄四人一上屋面，立把屋面留守的幾個引來，這幾個那裡是皇甫玄等人的對手，一個個被打得由屋面滾了下來。

郭海早率領十幾個手下在屋面佈下箭陣，郭申才在屋面現身喝道：「郭家堡有條禁例，妄入者死，除非老夫網開一面，如今闖入堡中的，沒有一個尊重老夫的禁例，故也怪不得老夫下這毒手！」

說完，把手一揮，四處弓弦亂响，箭又如飛蝗般而下，下面的惡戰局面也立刻被射散，各人四散避箭。

郭申一咬牙，在箭雨紛飛中，施出了他成名五十年的神技絕藝，他一箭一個，發出了十一支甩手箭，地上已躺多了十一個人，這十一個人，正是沙洛、曹浮、孟若水、酈眞、紫陽三傑等，因避亂箭，身形縱起，想不到這以獨門「七五破風箭」威震武林的郭申會在箭陣中親自出手，各人縱起暴露身形下，如何能逃得過這劫運？偌大院庭中，祇剩下了郝宓和馬天常二人。

這二人知道這箭陣厲害，屹立當地不動，聽風辨音，準備必要時出手接箭，可是他們早已聽出弩箭破風之聲中，另有一道嘶嘶勁急嘯聲，眼見與自己動手的十一個人俱都中箭倒地，知是郭申親自動手的，暗中歎服，這郭申眞不愧有「神箭」之名，一箭一個，俱是當今著名的第一流高手。

正在說話時，郭申已立在屋面對二人道：「老夫總覺得相交四十年的老友，跌翻在黑道中小輩手中，有點看不過眼，同時也爲維持郭家堡的禁例，才下這毒手，郝老鬼，你和馬天常在武林中，也是有數的幾位前輩人物，爲甚麼一開口祇知有己不知有人這等橫蠻？連這種江湖黑道中小一輩的都敢向你頂嘴和動手，這都是你自己爲老不尊之過也。矮鬼之事，任誰也知他是個貪杯的酒鬼，醉後語無倫次，他醉後說你崆峒一派的武功傳自岷山一派，是岷山派的灰孫子，武林中有誰會相信他這等酒後胡言亂語？好，老夫答應你，一個月之內，老夫定當親自陪矮鬼上崆峒來見你們掌門人，至於太平谷二人，是老夫至交的師侄，老夫替你對付十一個人，他們打傷你門下，這筆賬總扯得過吧？這裡沒有外人，來的外人都不能活着出去，不會洩漏今晚的事，你二個也當沒有來過郭家堡，躺在這地上你門下的屍體，都是爲這夥老賊們所殺，不關我事，你說個地方，老夫命手下替你們運屍骸來，你我相交多年，本當招待你們一番，可是今晚不便，老夫不留客，二位請便如何？」

郝宓聽了，對馬天常看了一眼，嘿的苦笑一聲，道：「好，老郭，就依你所說，五個門下屍骸就煩送至子午嶺吧，不過你莫忘記矮鬼之事！」

二人對滿庭屍骸看了一眼，大踏步走了出去，在圍牆外散置着的二三十四馬中，隨便拉上一匹，翻身上馬，便急飛而去。

原本形勢兇險的郭家堡，却因雙方突然火拚而轉危爲安，衆人到了大廳，看到庭中近三十具屍骸，也覺觸目驚心。

這時，郭海在地窖中背來了古日醉，這個一半是禍胎的矮鬼，早已喝得爛醉如泥了。

郭申問起太平谷二門神，要這「鐵背魚」和「七星草」煉藥何用？經關東一說，這才知天地門掌門人「乾坤使者」駱茲因走火入魔，半身不能動彈，要這二樣東西活血通脈。

郭申更知他這位忘年之交「白龍」皇甫玄近年不太肯管別人閑事，與巫山「飛虎」裴兄俊並無交情，爲何肯跋涉長途出塞，這等仗義起來？一問起，皇甫玄悄聲道：「說來慚愧，裴老大時常帶這愛女來探望二老，我因看中這個姑娘，想爲寧兒娶佳媳，才會這等盡力！」

郭申瞥了皇甫寧和裴絳珠一眼，這二個眞是天生一對，便點頭微笑，他一眼看到矮鬼，也悄對皇甫玄道：「等矮鬼替裴老大煉製好這二樣東西，老夫以一百罎佳釀作餌，教他作個女家媒人，老夫替裴老大除去這些老賊，作爲丑表功，做個男家媒人，想來這個佳媳定能娶得成吧。」

三人說完都大笑起來，倒笑得二門神和裴老二莫明其妙，郭申把所說相告，三人聽了，裴老二便笑道：「在下早有此意！」

關東笑道：「這是天成佳偶！」

卓西道：「佳偶天成！」

皇甫寧和裴絳珠一聽，知是在說他們，都紅着臉先後退出廳去，又惹得他們老的哈哈大笑起來了。（全文完）

徵稿啟事

你有好故事嗎，你有豐富幻想力嗎？請試撰著一吓！

本社鼓勵有興趣撰寫武俠小說之有志讀者。誠意培植新作家。試用新作品、歡迎投稿。

（每個故事獨立，不超過十萬字。）

故事須新鮮緊湊。文字須簡潔有力。

情節要曲折動人。佈局要注意技巧。

來稿請寄：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環球大厦三樓

武俠世界編輯部　鄭重先生收便可。



兩期完武俠短篇故事　雲飛雁・文　可飛・圖

名劍風流

認賊作父　疑眞疑假

「的得，的得」馬蹄聲由遠而近。

一身穿青衣，腰帶左右分插長短雙劍的少年英姿颯颯地策馬而來，那匹馬四蹄翻飛，奔馳甚疾。

轉瞬間已馳入林間小路。

陡地聽見「噗」地一聲微響，那雙馬前蹄一軟，想是踏進了鋪滿樹枝草皮的陷阱。

看來是人馬要雙雙滾入陷馬坑中。

「嘶」地一聲，怒馬嘶鳴。

那少年已機警地手勒繮繩，馬兒被扯得雙足人立，當即刹住去勢。

說時遲，那時快，「嘩啦」一聲，見一灰濛濛的大網迎頭罩下，「颼颼」地亂箭隨即四方八面激射而至。

倉卒之間，眼看少年要被困於大網之中，傷於亂箭之下。

不料少年雙足在馬背上一點，整個人已宛如彈丸般往横激射，直飛三丈之外，待他身形剛一站定，見那大網罩住的馬兒，遍體插滿亂箭，已然倒斃。

少年怒極，手一揚，射出幾縷銀光，便聽得怪叫連聲，樹上接連跌落幾個人來。

這時，樹林四周已湧出數十名漢子，各持兵刃，把少年緊密地圍困着。

少年神態冷靜，卓然傲立：「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

他低叱一聲，聲音像寒冰淅瀝。

「小子，別多問，快納命來！」

一虬鬚漢子擺動着一柄月牙鏟斧大踏步上前，他圓睜環眼，月牙斧閃耀着青光。

「朋友，既然要取在下的一顆頭顱，又何妨報上個名號？」少年嘴角隱現出一絲兒冷笑。

那虬鬚大漢也不多打話，環眼珠兒滾動，向左右打個眼色，那數十人便作勢的撲攻過去。

陡地那少年頭一揚，眉毛一挑，一雙俊目暴射出兩道精光，恍如電閃一般。

那數十人當堂嚇得止步楞在那裡，一時之間，空氣好像凝住似的，只聽見人們沉濁的呼吸聲。

虬鬚漢子臉漲得通紅，眼睜得更大，胸腹之際急劇起伏。

陡地他大喝一聲：「上！」手一揚，月牙鏟斧已飛射而去，有如一匹白練傾瀉，身形一晃，竟是借勢撲出，直向少年中門攻擊。

其它漢子也刀槍並舉，分襲少年左右及背後。

少年游身一轉，左手已拔劍掠出一圈劍暈，竟然在刀槍紛襲的空隙中連點起數十朵劍花，那些漢子齊覺得冷風襲臉，急退數步之外時，各自摸了摸鼻子，都被削得平平的，摸上去是濕濕一片，想是血了。

那虬鬚漢是躲閃得快，頭一仰時，鼻子雖保住了，頷下卻被劍花削得

光溜溜的，一副滑稽的樣子。

少年仍是左手擎劍，右手不動，插在腰際的短劍仍在那兒，垂肩立步，神態悠閑。

只是一出招之際，虬鬚漢和這數十名大漢連人家的兵器碰也沒碰上，便已吃了個大虧，各人也知道少年身手極高，不敢再上前去送死，於是呼嘯一聲，各自回身逃命。

虬鬚漢正跑向林間拴着的一匹白馬，驟聽得頭上飄過衣衫颯颯之聲，已見一條人影飛過，虬鬚漢子一矮，手中月牙鏈斧往上拋削過去，恰恰趕得上那人影，卻聽得「刷」的一聲，也不知道少年凌空怎樣出劍，竟把那鏈斧的鏈子削斷，虬鬚漢子手裡只留着半截輕輕的鏈子。

這少年應變身手迅疾無比，既能凌空抽身出劍，又能在凌空之際，施出渾厚內力，直透劍刃，把這條精練烏金斧鏈子削斷，實令那虬鬚漢驚駭之極，不由得冷汗簌簌而下。

少年已安坐馬上，劍已還入鞘中，他冷冷地對虬鬚大漢一笑：「朋友，你還是活動一下雙腿吧。」

少年正要抖韁策馬而去，陡地他臉露訝然之色，眼睛瞪視着前面。

原來，在他眼前出現了兩個蒙面人，身材一高一矮，都是穿着灰袍，像幽靈似的。

一時也不知道二人是怎樣來的，是從樹上飛下還是從樹叢中閃出，只是身形之快，見得輕功造詣甚深。

那高瘦的蒙面人，上前一拱手，問道：「閣下是飛龍血劍申少俠嗎？」

看見對方如此有禮，少年也只好在馬上一揖：「正是在下，請教二位是……」

話未說完，申無畏陡地身形一拔，直飛起一丈，刹那間，底下那匹白馬已嘶鳴哀號，輾轉在地，想是中了暗器。

原來這兩個蒙面人是綽號「鬼影雙魔」卡志、卡忠兄弟，二人一身詭異迅疾的輕功有如鬼影，又擅於發出「無聲鬼影飛刀」這種歹毒暗器，這種暗器是薄如柳葉的淬毒小刀，發射時毫無聲息，令人不易察覺，難以防備。

剛才是卡志上前問話，卡忠趁着申無畏分神回話之際，便猝然射出「無聲鬼影飛刀」，虧是申無畏一眼雙關，他見卡忠手指一彈，兩縷藍光閃爍，申無畏忙飛身閃避，那向他射來的一柄飛刀是落空了，另一柄卻射中那匹馬。

申無畏的身形像一片枯葉似的飄落地上，面有慍色。

「原來兩位是鬼影雙魔。」

「正是。」

只看見兩人已把蒙面布掀去，露出兩個猙獰之極的臉龐，那高瘦的有一個大頭，臉如圓盤，眼鼻口卻擠在臉的當中，臉色白中透青，十分詭異。那矮小的頭卻很小，像普通人的拳頭大小，露出圓瞪瞪的怪眼，仰天兩個鼻孔，唇厚口闊，把小小的臉龐擠得滿滿的，臉色也紅彤彤的，十分恐怖。

「怪不得兩位以布蒙面，原來是見不得人的東西。」申無畏冷冷訕笑道。

鬼影雙魔氣得青的臉更青，紅的臉更紅。

「小子，你是活得不耐煩了。」那矮子冷哼一聲，陡地雙手各自彈出三柄飛刀，電射襲向申無畏全身要穴。

這回申無畏再也不敢托大，身形一轉，左手已拔劍掄起一圈劍暈，那三柄飛刀全被砸飛。

只見卡忠彈出飛刀後，身形一晃，已掠到申無畏之左側，剛站定，右手一揮，只見一條銀光燦然的軟索直纏向申無畏之腰際。

幾乎是同時，卡志亦右手「颼」地刺出一劍，原來卡志袖中藏有彈簧軟劍。

申無畏不敢硬接卡忠的銀絲軟索，身形往上一提，躍起一丈，卻剛巧碰上卡志刺來的一劍。

眼看申無畏要濺血當場。

虧得是他的技藝不凡，瞬即劍交右手一擋，「錚」地一聲，二劍相交，卡志登登登的連退三步，申無畏已凌空借劍勢一彈，斜飛開三丈之外。

卡氏兄弟一出手便落空，當然不肯善罷，二人又叱喝一聲，一扭身形，竟似鬼影似的直追過去。

此時申無畏一站定，旁邊的虬鬚漢子已不知死活，拾起了一把鬼頭刀，迎頭劈去。

申無畏憤怒之極，左踏步斜出一閃，右手劍已反手一掃。

虬鬚漢撲了空，回勢已來不及，竟被申無畏攔腰削成兩截，鮮血噴得衝過來的卡氏兄弟一身都是。

二人見申無畏劍招奧妙神奇，亦各自吃了一驚，收住了去勢，駐足而立，手中軟劍隨即擺出個守勢的姿式，四只怪眼緊緊盯着申無畏。

申無畏仍是雙目低垂，徐徐地把劍交回左手，左手持劍高擧，擺出個「丹鳳朝陽」招式，中門大開。

他的嘴唇蠕蠕而動，低聲說出兩句話：「朋友，再追上來就莫怪我手下無情了。」

顯然是一個警告。

只是「鬼影雙魔」仍冥頑不靈，二人互打個眼色，陡地不約而同地以鬼影輕功直掠過去，一柄軟劍，一條軟索，齊向申無畏中路攻去。

申無畏右手一按短劍的劍把，身形一扭，迅疾地從雙魔當中掠過，驟地二人各自雙腿一軟，跌在地上死去。

「錚」地一聲，短劍已然入鞘，申無畏的右手仍穩穩地按住那短劍的劍把，眼往前視，也不回頭望一下，似乎是肯定剛才施展的「血劍追魂」招式已經把雙魔殺死了。

「好劍法！」

聽見是嚦嚦鶯聲，申無畏微微一怔，抬起頭來，看見遠處樹下站着一位少女。

那少女身穿綠衣，年紀不過十七八歲，卻是十分俏麗，一張嫩白臉兒，襯着一雙水靈靈大眼睛，瑤鼻櫻唇，身段也是不高不矮，十分窈窕婀娜。

申無畏臉上一紅，便踏步往斜走去，不料那少女身形一晃，已擋在申無畏的前頭，「刷」地一聲，她又拔出背上寶劍，劍尖直指住申無畏。

「別走！」她眉毛一挑，冷笑一聲，雖然如此，模樣兒卻是嫵媚之極。

申無畏楞了一會兒，陪上笑臉道：「姑娘，你這是甚麼意思？」

他猜忖眼前這位少女不是鬼影雙魔一伙的，但看得出她的身手不弱，卻纏住自己不放，眞令他有些胡塗了。

「拔出你的劍。」

「爲甚麼要拔劍？」

「本姑娘要跟你比比劍。」

申無畏聽了又好氣又好笑，上下打量她一下，覺得她眞是個天眞未鑿的孩子。

「姑娘，刀劍無情，你我無仇無怨，還是免了吧。」

「不！我非跟你比個高低不可！」她還是固執地說。

申無畏覺得無可理喻，只好微微一笑，掉頭便走。

陡地覺得腦後有一縷冷風襲至，申無畏頭一偏，利劍已直削過去，卻在中途收住了勢，少女手腕一抖，圈出劍花朵朵，直把申無畏全身大穴罩住，劍勢是凌厲之極。

申無畏身形一扭，竟像一尾魚似的從劍網中滑溜了出來，往後急退一步。

「快出劍！」少女嬌叱一聲，便接連「刷刷」兩劍刺出，申無畏左右騰閃。

少女心一狠，手中劍施展得更爲緊密，倒是申無畏毫不在乎地挪動身子，左右閃避，也不出劍迎擋，把那少女氣得直咬牙。

她陡地一收劍，申無畏以爲對方不再與自己爲難了，也算鬆了口氣。

卻不料少女暗運勁於劍身之中，徐徐揚起劍。

申無畏禁不住受了吸引，凝神地注視着。

少女指劍直刺申無畏之左側。

申無畏仍輕挪身形，往右一閃。

誰料少女剛才刺出一劍是虛招，待申無畏不愼中計往右一閃，少女隨即變招往申無畏之右側刺去，疾如電光火石。

申無畏一怔之下，往右一閃之勢已用老，再也不容躲閃，乃本能右手一抽懷中短劍。

「刷」地一聲，銀光一閃。

少女之長劍已被削斷。

少女明知道自己的長劍爲申無畏的短劍削斷，卻只見銀光一閃，他的手仍按住劍把，動也沒動的，根本不容看清他是怎樣出劍的，而申無畏出劍的快疾，實是駭人。

那一柄短劍削鐵如泥，定是非凡的寶劍了。少女好生納罕。

申無畏一時被迫之下，把少女的長劍削斷了，也頗生歉意。

「姑娘，多得罪了。」言罷，正要踏步走開。

「別走！」

又是那一句話，少女又跟了上來，只是她的臉上一派笑嘻嘻的，好像對申無畏毫無恨意。

申無畏停了下來，打量着她，倒是臉紅紅的靦覥着。

「你這柄削鐵如泥的寶劍，可否給本姑娘開開眼界？」她用手指指那短劍。

覺得她是天眞爛漫，也似乎陶醉於她的美，他竟然躑躅起來。

他這柄寶劍從不輕以示人，如今這位少女要看，也就叫他爲難了。

削斷她的長劍，心中已有歉意，終於不忍拒絕她。

他緩緩地把短劍解下來，遞給她。

「果然是好劍。」她拔出短劍來把玩着，只見短劍劍脊上有斑斑血點，像朵朵梅花似的，劍身透出閃閃毫光，其薄如刃，定是鋒利之極。

她剛把劍插回鞘內，他便情急地一伸手，已把短劍搶回，插回腰帶之內。

「姑娘，後會有期了。」他一拱手，便回身往那邊竄去，幾個起伏，便竄出林外去。

* * *

黃昏。

申無畏已風塵僕僕地趕到黃沙鎮，這正是他要來的地方，輾轉打聽多時，總算讓他知道那人是匿在這鎮甸上。

申無畏踏進一家小客店。店小二領他走進後院，替他開了一間整潔的客房。

申無畏四顧打量一下，覺得滿意，便隨手掏出一錠銀子，交給那店小二。

「這是五天的房錢，餘下的就煩你替我點幾個小菜，打一斤好酒，送進這房裡來好了。」

店小二接過銀子，喏喏連聲稱是，心裡卻在不停地納罕着：這客人眞要在這寒傖的小鎮呆上五天？又見他形跡神秘，連飯菜也要端進房間裡吃，究竟是甚麼緣故？

小二拿着銀子走出去，在店堂中見了掌櫃，鬼鬼祟祟地湊過頭去：「掌櫃的，東廂天字號房來的客人說要住五天。」

「哦？」掌櫃的怔地神色不安，他

忖想着來這裡投宿的都是些過路客，多是住一夜便上路的，多年來便少有客人住上三天以上，如今來了這位客人，竟說要住五天？掌櫃的預感着要有甚麼禍事發生。

店小二又低聲地說：「掌櫃的，那客人還吩咐我把飯菜端進他房間裡去吃。」

掌櫃的想了一想，只好道：「那你就把菜端進去吧。」

店小二忙躬身稱是，放下銀子，便跑進廚房裡準備去了。

申無畏坐在房中的椅子上，緩緩地打開揣在懷裡的黃綾包，裡面放的正是那柄斑斕血劍。他在半路上便用一塊黃綾把短劍包好，仍舊插在腰帶上，只是旁人看來，不知道這是包着一柄短劍。

他緩緩拔出短劍，劍身上斑斑地血漬，活像一朵朵鮮艷的梅花，他低首嗟嘆了一聲，這柄劍帶給他一段滲着血淚的回憶……

十年前，申無畏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依着族叔申宏略生活，申宏略待他很好，勝似親生兒子一般。

申宏略是武林名家，外號叫「飛龍三絕掌」，以掌法馳名江湖。

申無畏年幼跟隨族叔習武，才十二歲，已練得一手好劍法和好掌法。

這一年的夏天，申宏略得了一柄寶劍，也就是斑斕血劍，他珍如拱璧。有一天晚上，申宏略留着申無畏在房裡談話。

「無畏，你練武的根基好，人又聰明，雖是小小年紀，已經把申家三絕掌的精髓全部領悟了。」

「叔叔，侄兒還差得遠哩，叔叔要說這些話幹麼？」

申無畏年紀雖小，卻很懂事，一聽叔叔如此說，已知內有因由。

果然見族叔從床底暗櫃裡拿出一個黃綾包袱，緩緩地打開，裹在黃綾包袱內的是一柄短劍。

申宏略緩緩拔出短劍，光華閃耀，卻映着朵朵鮮艷的梅花。

「無畏，這是斑斕血劍，是一口寶劍，不但削鐵如泥，更是吹毛能斷。」

「叔叔，這口劍是怎麼來的？」

「前年我在濟南救了一家人的性命，那人上月送我這口寶劍以為酬答，我再三推讓，那人堅持要我收下，也只好收下了。」

申宏略輕嘆一口氣，又繼續說下去。

「只是我對劍道涉獵不深，所以這口寶劍轉贈給你，後天我帶你持此短劍往嶗山杏隱谷拜見飛靈子師伯，他的劍術造詣甚深，亦曾答允收你為徒的。」

聽族叔這麼一說，申無畏想起了年前隨族叔往嶗山的事。飛靈子鬚眉俱白，卻是精神矍鑠，曾表演一劍穿三燕的絕技，申無畏甚為拜服。

這對熱心習武的申無畏來說，是一大好機會，只是申無畏是個心地純良的小孩，對相依多年的族叔依依不捨。

「叔叔，侄兒情願長依膝下，不願遠離。」

說着，申無畏雙膝跪下。申宏略伸出雙手把他扶起，說道：「無畏，自你父母身故，你我相依為命多年，情同父子，我又何忍讓你遠離，只是……為了你的前途……」

話未說完，但見申宏略面色慘白，冷汗汨汨，原來是前心中了飛刀。

申無畏愕然回顧，赫然見門外站着一人，猙獰狂笑。想是剛才族叔和自己談話之際，他趁機發出暗器的。

那人踏步走入，十指箕張，又發出幾把飛刀，疾迅無比。申宏略右手抄起短劍，一輪銀光，竟把那些飛刀全部砸飛了，同時順腳將申無畏掃滾在房角帷後。

申宏略左手捧心，右手持劍，勉力站起來。

「宮天南，是你？」他的喉嚨好不容易擠出這句話，卻「哇」地吐出了一口鮮血。

「申宏略，十年前舊賬今天要跟你算清了。」

那人相貌威嚴，身體魁梧。

申無畏滾在墻角帷後，正要爬起來，已見那人倒提吳鈎劍劃向族叔的右手，重傷的申宏略臨危不亂，手腕一沉，「噹」地一聲，手中短劍已將那人的吳鈎劍截斷。

短劍連削帶打，往上撩去，那人身形一矮，堪堪避過，借勢一個倒滾。

又是幾縷閃光，那人又射出幾柄飛刀，重傷的申宏略劍勢一慢，頸項又中了一柄飛刀，悶哼一聲。

那人伏在地上的身形陡地一彈，竟連斷劍一起激射過去，申宏略避無可避，竟被那人用斷劍刺個正着，那人的左手亦執住申宏略握短劍的手，正想要奪去那口斑斕血劍。

「蓬」地一聲響。陡地那人整個龐大身形被打得飛起，原來申宏略蓄勁用左掌把那人打得重傷。

但見那人胸前衣衫碎裂，現出五隻瘀黑的掌印，那人坐在地上，嘴角流血，喘息不已。

此時那人又勉力爬起，要爬過去奪取那口寶劍，虧得是申無畏已冒險撲出，抱起血泊中的申宏略。

申宏略此時全身虛脫，眞元已洩盡，萎頓在血泊中，喘氣不已。

「叔叔，叔叔！」他凄然地呼喊着。

申宏略的雙眼已眼神渙散，他顫抖的手把短劍放在侄兒手中。

那人剛撲過來，申無畏反手一劍劃去。

「哎喲！」那人狂叫一聲，肩胸之際被劃破一道口子，鮮血直冒。

申無畏年紀雖小，卻仗着寶劍在

手，接連刺擊幾劍，「刷刷刷」直逼得那人連退數步。

大概他也身受重傷，不敢戀戰，便狠狠奪門而逃了。

申無畏也不去追趕，回身要救治族叔。

「找飛靈子師伯……」申宏略咿唔地說出幾個字，終於傷重倒死於血泊之中。

申無畏撲倒在族叔的屍體上，痛哭失聲。

禍起蕭墻。頃刻之間，慘遭巨變，申無畏含淚埋葬了族叔，獨自攜着短劍往嶗山投奔飛靈子。

＊　＊　＊

短劍「錚」的一聲插回鞘中。

申無畏的眼眶滾下兩顆淚水，淌在面上，凉冰冰的。

他又想起飛靈子盡將秘傳劍術傳授給他，九年師滿，臨別之時，飛靈子再三叮嚀着他。

「徒兒，以你所學的劍法，配合這口斑斕血劍，雖不足以言無敵於天下，然而行俠江湖，鋤強扶弱，綽有餘裕了。」

「只是，斑斕血劍不宜輕以示人，『血劍追魂』招式亦非到萬不得已，不可輕以施展。」

申無畏唯唯稱是。

他下山之後，遊俠江湖，也到處訪尋殺叔之仇人。

仇家一直沒有露面，只是幾個黑道上著名的大魔頭先後伏擊申無畏，都似是仇家在幕後指使的。

也為了這幾個魔頭武功甚高，申無畏迫得施展出「血劍追魂」招式應戰，連殺了「天山三煞」，「毒龍尊者」等多人。一年之間，年輕的申無畏英名四播，因為他除以「血劍追魂」招式震驚武林之外，又擅於施展「飛龍三絕掌」，所以江湖人士尊他一個「飛龍血劍」的外號。

申無畏四處查訪，終於訪出仇人匿在黃沙鎮附近。

想到這裡時，店小二已捧着酒菜進房了。

「客官，請用酒飯吧。」

店小二放下酒菜回頭要走，被申無畏一把拉住，嚇得店小二一怔。

「小二哥，這裡附近有沒有一處宮家莊？」申無畏臉上是和顏悅色的。

店小二鬆了口氣，回答道：「回客官的話，這兒附近，沒有宮家莊，倒有一個左家莊。」

聽了店小二的話，申無畏猜忖着宮天南可能改名換姓，會不會改姓左呢？

他決心前去左家莊窺探一下。

「小二哥，左家莊在甚麼地方？」

「就在往南七里處。」

申無畏默記在心，放店小二走了。

店小二又匆匆去找着掌櫃的，把申無畏訪查宮家莊的事告訴他。

「這姓申的要在這裡住上幾天，果然是存心惹事了，待會兒我要上左家莊稟知三爺一聲才是。」掌櫃的神色慌張地說。

＊　＊　＊

左家莊的護院武師燕子李三聽了客棧掌櫃的稟告，心裡不禁一怔，立即吩咐道：「這個姓申的賴在黃沙鎮不走，似有惹事之嫌，我自有處置之法，你且先行回去吧。」

說完便吩咐莊丁犒賞這掌櫃的一錠銀子，掌櫃的連聲道謝而退。

原來左家莊財雄勢大，只是有一點令人難明的，便是除了莊主左權及女兒雪顏之外，其它莊丁管事及武師等人多是外姓的人。

左權通常是深居簡出，不大露面，對外的事也交護防武師李三處理，近些月來，左權好似心血來潮，命李三加緊注意附近鎮鄉是否有陌生人出現。

李三待掌櫃的離去後，連忙整衣走入後堂稟告。經過數重院落，走到一護衛森嚴的廳堂之外，垂首階前，等候宣見。

好一會兒，一護衛走出領李三進去。

內廳處，當中坐着一個中年人，赫然是殺死申宏略的宮天南，只是頷下留着五綹長鬚，雙眉低垂，顯得是慈眉善目，面相是改變了，而且他不叫宮天南，他是莊主左權。

李三上前行禮道：「參見莊主。」

「李三，有甚麼事嗎？」

「剛才福來棧掌櫃來報，說有一陌生少年要在棧內居住五天，小的覺得事有蹊蹺，特來稟報。」

左權聽了，沉吟半晌，眉毛一挑，問道：「只有一個人嗎？」

李三恭謹地垂手回答道：「是，只有一人。」

「那不必打草驚蛇，暗中派人盯緊就成了。」

「是。」

「你先退下吧。」

「是。」李三躬身行禮退去。

內堂走出兩名勁裝佩劍的中年人，二人腳步穩健，雙眼藏神，看得出是內外功修行極深的高手。

左權執禮甚恭，起立揖讓。

「剛才李三前來稟告，說福來棧來了一少年，要在黃沙鎮住上五天，我想前來黃沙鎮的多是過路客，住上五天的便有可疑了。」左權首先開口說。

「莊主。」那蟹面的中年人圓瞪怪眼說，「今晚我就去客棧把他做了。」

「那倒不必急於動手，我怕是范陽派來的人。」左權有所顧忌地說。顯然那話中的范陽，來頭是不小的了。

「那更是來得好，給范陽一個下馬威。」另一個馬面瘦長的中年人冷笑一聲，陰惻惻地說。

那兩個勁裝的中年人是左權禮聘前來助陣的高手。

原來左權與黑龍會的會主千手毒蟒范陽爲了一樁買賣交惡，范陽說要找他理論。左權知道黑龍會高手如林，因此重金請來「飛天靈貓」牟沛和「七毒劍客」辛獨二人，那蟹面的便是牟沛，馬面的叫辛獨，二人都是江湖上挺有名氣的。

至於申無畏幾次給人伏擊，倒不是左權所爲，而是范陽支使的。

原來申宏略之死，眞正的主兇是范陽，那時范陽要設立黑龍會，乃派出宮天南去擊殺申宏略和幾位武林正義之士。

宮天南是匿跡江湖已久的巨兇，當時他已殺了左家莊莊主左謀，還冒了左謀堂弟之名，霸佔了左家莊產業，還霸佔左謀之妻蓮花仙子喬小雪，喬氏是爲了保存幼女雪顏的性命才忍辱委身事敵的。只是這十多年以來，喬氏把眞相對愛女隱瞞着。

所以左權其實就是宮天南的化名，他是存心冒名去做個現成的財主爺，嬌妻美妾，生活優悠自在。後來范陽迫他去刺殺申宏略，宮天南身受重傷，調養了兩個多月。

以後宮天南與范陽分手，倒安靜了多年。直到范陽要做一樁大買賣，去年底又把宮天南拉出來。

范陽已查訪淸楚，一名京官告老還鄉，在開封城外郊築有巨宅，私囊中金銀珍寶無數，宮天南爲巨利所誘，乃答應再做此巨案。

後來是分贓不勻，范陽一口咬定宮天南私吞兩寶物——翡翠玉馬和辟水夜明珠，雙方鬧得不歡而散。

因爲宮天南獲悉范陽要糾結武林黑道多人前來向自己理論，所以他近來是有些提心吊膽，左家莊中處處戒備森嚴。

「七毒劍客」辛獨說要施下馬威，宮天南細想之下也不反對。

* * *

夜。月朗星稀。

牟沛和辛獨夜奔黃沙鎭，要夜探福來棧，打算擊殺申無畏。

豈知申無畏也在夜探左家莊。他翻墻越屋，疾掠如飛，已避過重重守衛直撲後院而去。

卻不料在西廂後院中碰上了林中相遇的少女。

他就是左雪顏，她在院中練劍，也在思念邂逅中的申無畏，心存雜念，劍便練得不好了。

她仰頭輕嘆了一聲。

那時，躲在暗處的申無畏也看得忘形失神，不小心脚踏着一片碎瓦，發出了聲響。

「誰？」她輕叱一聲。

「姑娘，是我。」他緩步走出，似是按捺不住思慕之情，也爲了怕少女大聲喊賊，那時驚動了全莊，事情反爲不美。

「是你……」姑娘面泛紅霞，又驚又喜。

「姑娘，在下來查訪姓宮的朋友，想不到誤闖貴莊，眞是抱歉。」

「這裡沒有姓宮的。」少女訕訕地說，嬌羞無限。

「請教姑娘貴姓？」

「我叫左雪顏。」

「原來是左姑娘，失敬失敬。」說着便拱手爲禮，逗得左雪顏心花怒放。

「少俠貴姓？」

「在下申無畏。」

二人談得投機，不料左權已掠身而至，身形迅疾之極。

「雪兒。」

「爹。」左雪顏忙向父親施禮。

申無畏一時楞住了，看來這左雪顏的父親有八分相似當年擊殺族叔的仇家，卻又多了五綹長鬚，眉毛眼神也不一樣，慈眉善目，倒像個忠厚長者。

又兼以他是左雪顏之父，不然眞想一劍削破他的衣衫，看看他胸膛有無掌印，肩胸之際，有無疤痕，便知道他是否就是宮天南了。

「雪兒，這位是……」

但見左權和顏悅色地指着申無畏在詢問女兒。

「爹，他就是我告訴過你在林中獨力殺死『鬼影雙魔』的少年人。」左雪顏對父親訴說着。

「哦？」左權贊嘆了一聲：「果然是英雄出少年，『鬼影雙魔』是黑龍會的左右總巡，二人輕功武功都稱得上是一等一的高手，想不到讓申少俠一舉殲殺！」

「老前輩，在下當時是被二人率衆伏擊，也痛惡二人爲害江湖，所以才痛下殺手的。」

「爹。」左雪顏插口道：「申少俠有一口斑斕血劍，犀利無比，當時女兒在旁觀戰，只見少俠短劍一揮，二魔已然斃命，申少俠出劍之快，眞算得上天下無匹哩！」

倒是一片讚賞之言。

左權臉色微變，雙眼注視申無畏腰際黃綾包。

「申少俠，閣下既有斑斕血劍，不知可否給老拙開開眼界？」

「抱歉之極，那柄短劍並不放在在下身上。」

申無畏察言辨色，又覺得左權形態可疑，他打算先行告辭，便向二人拱手道：「老前輩，左姑娘，深夜打擾，眞是得罪之極，告辭了。」

身形一晃，已飛越高墻而去。

左權看見申無畏的身手不凡，暗裡一怔。

左雪顏却臉有幽怨之色，也在奇怪，爲甚麼申無畏腰插黃綾包，却偏不肯把斑斕血劍呈給爹看？爲甚麼他一見爹面，便急急要去？

這似是無可解釋的啞謎。

「雪兒，料不到申少俠這一來，倒讓你爹想出個救命妙計了。」

左權驟然大笑，倒讓左雪顏感到愕然不已。

「爹，甚麼救命？是甚麼一回事？」

「雪兒，你既然要問，爹亦不妨告訴你。」左權長嘆一聲，捋着鬍鬚，說道：「你大概聽過黑龍會主千手毒蟒范陽之惡名吧？」

「爹，范陽是黑道上首惡之兇，誰人不知。」

「這回爹跟范陽對上了，他傳言要糾結江湖上的黑道人物，前來屠殺你爹全家。」

「爹，可是眞的！」

左雪顏嚇得瞪大了一雙眼睛。

「爹就是怕妳擔心，所以才沒有跟妳說。」

左權又是捋鬚長嘆。

左雪顏沉思片刻，悟出父親的眞意。

「爹，你是要找申少俠助你對付范陽麼？」

「正有此意，只是……」左權故作沉吟難決。

「爹，既然你有爲難之處，那麼就由我去找他好了。」左雪顏情急地說了。

* * *

申無畏終於沒有碰上牟沛、辛獨兩人，因爲兩人摸到客棧時，不見申無畏的踪跡，便猜忖他可能夜探左家莊，兩人又匆匆忙忙地趕返左家莊。

申無畏也沒有立即返回客棧，他靜靜地躲在河畔樹下，在沉思着。

在他來說，這眞是一段令他感到爲難的時刻。假如宮天南就是左權，那怎麼辦？

他的心中，已深印着左雪顏的影子，一種朦朧恍惚的戀愛滋味正滋潤着他心頭。

申無畏在河畔徘徊了半夜，才返回客棧。

翌日，申無畏醒來，店小二來通報說左姑娘在外邊飯堂等他相見。

申無畏忙整衣走出。

飯堂內，左雪顏笑盈盈的相迎。

「左姑娘是找在下？」

「是的，申少俠，請坐下再談。」

兩人坐下，店小二奉上香茗，左家莊是豫東首富，有財有勢，如今左小姐親自前來拜候，這客官定大有來頭了。

掌櫃的及店小二都在旁笑嘻嘻地獻殷勤，左雪顏把手一擺，兩人忙退去，讓左雪顏和申無畏靜靜談心了。

「家父近來遭遇一件棘手的事兒。」左雪顏一開口便直說。

「甚麼事？」

「黑龍會范陽與家父有隙，這次糾結江湖黑道，要與家父爲難。」

「眞有此事？」

「難道我跟你誑言來了？」左雪顏吸着小嘴，裝出生氣的樣子。

申無畏見她生氣，一時倒亂了手脚。

「申少俠，你這是見死不救了？」左雪顏又滿面慍怒地說。

「甚麼見死不救？」申無畏有些弄糊塗了。

「我問你，假如你看見有人加害於我，你肯否出手相救？」

「這……這自然要出手相助了。」

「范陽要害我全家，你是答允相助家父，對付范陽了？」

「這……」

申無畏一時之間，頗感爲難地愕着。

「申少俠，你知道『鬼影雙魔』是黑龍會的人嗎？」左雪顏陡地如此問。

「不知。」

「『鬼影雙魔』半途設伏，要殺你，也是范陽預謀的。」

聽左雪顏這麼一說，申無畏倏地心生一計，他決定先助左權對付范陽。

一方面是爲了范陽曾指使鬼影雙魔對付他，那麼范陽對申宏略被害之事可能是有關連了，申無畏也久聽范陽的惡名，着實想替武林除去此害。

另一方面是爲了要弄淸楚左權是否就是宮天南其人？

想到這裡，申無畏仍沉吟無語。

「申少俠，千手毒蟒范陽此人，陰險歹毒，設立這黑龍會，對武林中人橫加殺戮，難道你也坐視不理？」左雪顏再三激勵。

「好吧，在下聽從姑娘吩咐，助令尊一臂之力。」

申無畏終於應允左雪顏的懇求。

* * *

左權設宴欵待申無畏，並介紹牟沛、辛獨兩人與他相識。

酒過三巡，申無畏問左權：「左前輩，有一事想請教。」

「少俠是要問及令叔父申老英雄被害之事？」

申無畏料不到話竟讓他先說，乃點點頭，道：「正是。」

「哈哈……」左權乾笑了一聲：「老拙對江湖之事稍有涉獵，對此事亦有所聞。」

「請問前輩，家叔是否爲宮天南所殺？」

「不錯。」左權捋鬚微微道：「申老英雄的確是爲宮天南所殺，而宮天南受了范陽之支使，才去暗殺令叔的，不過宮天南亦已傷重身死，少俠之仇人，如今只留下范陽一人而已。」

「宮天南眞的已死？」

「他中了『飛龍三絕掌』，又中了令叔一劍，傷勢沉重不治身亡，這是江湖中人確信的事實。」

左權雖然這麼說，申無畏仍是半信半疑。

傍坐的左雪顏也開口道：「申少俠，原來令叔亦爲范陽所害，那麼申少俠若殺了范陽，也算是替叔父報仇了。」

申無畏聽了，只是點頭。

左權心裡暗笑，他以爲申無畏已中計，爲己利用。

左權是打算趁申無畏與范陽鬥個兩敗俱傷，自己坐收漁人之利。

其實申無畏心裡何嘗不明白，他也是將計就計，伺機要揭發左權的眞面目。

＊　＊　＊

寒顫的黃沙鎭陡地來了好幾幫人，那些人個個都是勁裝佩劍，有些是佩帶着其它兵刃的，個個殺氣騰騰。

小小的福來棧也擠滿了客人，掌櫃和店小二看見每個客人都是兇神惡煞的，知道事情有些不妙，除了稟報左家莊的李三外，兩人也只好戰戰兢兢，小心侍候着那些勁裝大漢。

因爲房間不夠，一名身佩飛叉的粗漢要迫申無畏讓出房間。

申無畏仍在元龍高臥，驟聽得拍門聲，他也毫不理會。

房間「砰」地一聲被踢開了，擠進來粗漢和店小二。

店小二的衣領被那粗漢提起來，臉色一片青白，顯然是被脅迫進來的。

「甚麼事？」申無畏懶洋洋地坐在床沿，不經意地出聲問道。

「客官，你這間房可否讓出與這一位大爺？」

店小二愁眉苦臉，期期艾艾地說，說時用手指指背後。

那粗漢濃眉環眼，紫醬臉膛，虎背猿腰，提着一柄五六十斤重的鑌鐵飛叉，很是威武。

「小伙子，放聰明點，就把這間客房讓給大爺。」那粗漢一開口也毫不客氣。

「不讓又將怎樣？」申無畏慢條斯理地答。

「要是不識趣，大爺這柄飛叉要將你砸成肉醬！」這粗漢勃然大怒，左手將店小二一推，店小二連滾幾個觔斗，撞在屋角，直撞得頭青臉腫。

那粗漢揮舞着飛叉，虎虎生威。

「我看未必吧！」申無畏懶洋洋穿上靴子。

那粗漢怒極，圓睜怪眼，大聲吆喝道：「你是讓也不讓？」

申無畏冷哼一聲：「不讓。」

粗漢再不打話，大喊一聲，掄叉直撲過來。

申無畏避也不避，伸手抄去，已把那柄飛叉抄在手中。

那粗漢拚力亂搖，却不能動得分毫，急得滿頭是汗，狼狽不已。

「去！」

申無畏手一送，那粗漢便連人帶叉被他直拋出窗外，「嘩啦」一聲，窗櫺也被砸得粉碎了。

那粗漢躺在院中，跌得渾身酸痛，也爬不起來，直是呱呱怪叫。

一時湧進來了幾個他的同伙。

「老孟，吃了誰的虧？」（未完・一）

溫柔鄉是英雄塚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巴彥・文　可飛・圖

誘魔婆誤入歧路　帶蕭郎巧遇親人

上文提要：騎驢子的老婆婆原來是故意跌下來，蕭郎將轡口抓住，把驢子停下來，老婆婆將紫薇送給他的荷包、密密繡的衣衫、金菓兒連包袱都拿走，幸蕭郎追上奪回，老婆婆原來是天魔女扮演的，蕭郎啼笑皆非，而眞正的魔婆還未來，天魔女和他閑話別後各人所遇的情況，正在談得投契，天魔女發現瀟湘子和武夷優曇，便連忙閃開，蕭郎靜觀瀟湘子和優曇的對話……

蕭郎恍然大悟，這是她生怕被激怒的武夷優曇突然出手嗎？九疑飛花無相，必是如此這般，就不怕着這魔婆的道兒。

可愛的香妹妹，他愛戀的眼睛不離開她，顯然她的心兒亦在他身上，分明這是在教他，一旦面對了魔婆，這般如此，就能躲避無相的九疑飛花。

蕭郎心下大喜，紫虛微步！紫虛者天，天步精微，雖不能尅制九疑飛花，却能不着這魔婆的道兒。

那武夷優曇如何不被激怒，但只連連冷哼了兩聲，說道：「原來，原來那蕭郎身邊的女子是你。」

「是小兄弟，不是女子。」瀟湘子在她面前轉了轉身兒，道：「若不和他稱兄道弟，怎能查訪得出玉姬公主的下落來，哼，這玉姬公主分明在你身邊，近二十年來，就沒離開這浙中，你竟懵然不知。」

武夷優曇也哼了一聲，道：「稱兄道弟，不用說，天劍風流，你和他日久生了情。」

「你胡說。」瀟湘子道：「却是這蕭郎和天魔女在曹娥江泛舟半月，朝夕相對，豈會無情，我且問你，這天魔女是甚麼人？原來就是當年玉姬公主棄在海上的女兒，從這天魔女身上，自也能找出玉姬公主的藏身之處來，我和蕭郎稱兄道弟，必也能找到天魔女，是以，爲了你那寶貝徒兒，若是傷害了這蕭郎，從此斷了追查線索，惟你是問。」

武夷優曇道：「原來如此，你爲何不早說。」

「早說。」瀟湘子道：「那日你一聽說在曹娥江發現了玉姬公主和那婕好的踪跡，就慌忙走了，那容我詳說，現在，你還說我護着蕭郎？」

武夷優曇道：「其實，這蕭郎，我也不是要他的命兒，只要他不薄倖，乖乖地回去和我徒兒成婚！」

「不行！」瀟湘子道：「蕭郎恨你那徒兒入骨，否則就不會碎她肩骨了，而且，你擒他回去了，又如何能從天魔女身上，查訪出那玉姬公主的藏身之處來。」

就在這瞬間，忽聽廟後有人聲傳來，竟是天魔女的聲音，說道：「這魔婆，端的厲害，咱們奔出五百里地來，竟仍被她追上了。」

「別大聲了，」竟是蕭郎的聲音，道：「你不怕她仍在這左近。」

傳來天魔女得意的笑聲，顯然故意把聲音提高了，道：「你走你的黃山路，蕭郎，現在你明白了麼，今日我爲何大聲嚷嚷，就是要這話兒傳入魔婆耳中，她必以爲你已逃去黃山了，那會猜到咱們上了西天目，啊……」

話聲更近了，顯然從廟後轉到廟前來。

蕭郎的聲音，說道：「西天目？你說甚麼？」

天魔女的聲音低了些，道：「既然我已說出來了，那就不怕告訴你，何處離恨天？玉離宮便在那西天目的雲深處。」

蕭郎也啊了一聲，跺脚道：「當眞，我猜來猜去，偏就是沒猜到西天目。」

蕭郎是驚訝，半點兒也不假，任何人也會聽得出來，更何況是蕭湘子與武夷優曇，當然也不疑了。

原來那武夷優曇剛說出不過是要揪蕭郎回去，不是要他命兒，蕭郎忽覺衣袖被人牽了一下，不用回頭，亦知是天魔女了，當下退出墻角，隨她轉到廟後，天魔女便道：「咱們來演一場戲兒，走。」

天魔女隨提高了聲音，既然蕭湘子與武夷優曇的話語，蕭郎已聽得明白，不怕他不明白她的心意。

果然，廟前已不見了蕭湘子和武夷優曇，明知是隱藏了身形，兩人却假裝不知，也在那石鼓上坐了下來。

「遠道離恨天涯遠，那會猜到離恨天竟是在天目山中。」蕭郎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不該說出來的，若被那武夷優曇知道了，那還了得。」

「魔婆！」天魔女恨道：「我娘怕她，那婕妤也怕她，我可不怕這魔婆。」

蕭郎正色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可知這武夷優曇，便是你師傅東海白娘子也極敬重的，你豈可對她無禮。」

「住口！」天魔女大怒，右臂倏地一揚，星光之下，立即湧現一片寒濤，荒山野廟，樹木濃密，一時樹折枝斷之聲，不絕於耳，寒濤一斂，更是落葉瀰空，似萬個黑蝶，漫天飛舞。

「啊呀！」蕭郎像是嚇慌了，一躍跳在天魔女背後，叫道：「駭煞人，我就是怕的飛劍。」

天魔女怒哼一聲，道：「禮尚往來，那魔婆不仁，我就不義，讓那魔婆瞧瞧，是她的九疑飛花厲害，還是我的飛劍厲害。」

蕭郎從她身後轉了出來，道：「那還用說麼，你的飛劍百步外就能取人首級，任她們的九疑飛花如何了得，不能近身，用武無地，也是枉然。」

蕭郎是眞作了個比較，不自覺掃了一眼，心道：「若是曠野之中，也許飛劍勝過九疑飛花，但若有密林隱蔽，你的飛劍便也用武無地了，九疑飛花無相，只怕你連人家的影兒尚未見到，便已着了人家的道兒。武夷優曇和蕭湘子，隱身必在近處，飛劍又何嘗能奈何得了人家。」

天魔女一撇嘴兒，道：「天劍蕭郎，原來只得這點膽兒，我又不殺你，瞧你怕成這個樣兒，走啦。」

「咱們那去啊？」

「你不是怕了那魔婆嗎？離恨天涯遠，玉離宮在虛無縹緲間，不也是你說的，而今走了黃山路的，不是我，也不是你，那魔婆必已飛馳在黃山路上了。」

「你要我跟你上西天目？」

「敢是你不願意？」

蕭郎現下才恍然大悟，可知天魔女對蕭湘子尚所知不多，原來是要把武夷優曇誘入歧途，半日之間奔出五百里地來，誘的是武夷優曇，而不是他，天魔女說西天目，那麼，玉離宮必也不在西天目，而且一定遠離西天目。

蕭郎嘆了口氣，道：「那麼，我……我走啦。」

明知蕭湘子就在近處，相愛的人偏要分離，如何不戀。

天魔女冷冷地哼了一聲，道：「誰教你天劍風流，到處惹草拈花，要命兒的，就跟我來。」

蕭郎心下也不無安慰，讓蕭湘子親眼見到，他和天魔女雖在曹娥江上泛舟半月，其實無情，天魔女壓根兒就不把他放在眼中，慌忙追上天魔女。

來到曠野之地，天魔女霍地一縮步，道：「留心我的步下，亦步亦趨，現在我明白了，師傅爲何傳你紫虛微步。」

「甚麼？」

蕭郎雖然一怔，却不敢出聲，明白天魔女是要助他演練紫虛微步，忙不迭亦步亦趨，別說在星光之下，曠野之中了，便是在大白天，必也快若輕烟。

兩人惟恐武夷優曇不跟來，蕭郎却知蕭湘子必然跟來，心想，這倒不錯，古墓功夫詭絕得近乎神奇，正可較量一下。

他亦步亦趨，竟然不曾落後，嘿！不僅較量了古墓功夫，不也較量了天魔女，越覺這天魔女的師門，和他的師門，果有淵源，甚至這紫虛微步，爲何他練來事半而功倍，不就是證明。

天魔女不時忽然間脚下加勁，把他拋在後面了，是以也不時停下步來等待。

他明白，心下讚道：「不愧是小魔女，果然狡黠，這般回身查看，才不着痕迹。」

約莫奔出了三數十里地，這番天魔女却不再走了，遙向映在天幕上的高山一指，道：「這便是西天目了，原來古墓功夫，也不過如此。」

天魔女立身在小山崗上，天幕上也映出她的俏影來，蕭郎回身，可望出老遠，雖然是石崗，但夜霧凄迷，可知天魔女內家功力亦極深厚，道：「我們眞要上西天目？」

天魔女道：「我已說過了，你走你的黃山路，而且，你不是也想去黃山麼？西天目方圓百里，長年霧湧雲封，有得那魔婆找的。」

「原來你不過是要她們相信，離恨天玉離宮，便是在西天目中？」

「那麼，」天魔女不瞬眼兒瞧着他

，道：「你不相信？你知道在何處？」

「我只知道在虛無縹緲間，雲深不知處。」

既然那婕妤綵舟來去，不用猜，亦知近水了，他曾在東天目演練玉清寶籙，知道可通舟楫的天目溪，亦遠在數十里外，玉離宮豈會在天目山中，心想，即使那武夷優曇不知有綵舟，蕭湘子可知道，而她何其睿智聰明，豈能瞞得過她？

天魔女忽道：「來了。」

慚愧，蕭郎甚麼也沒見到，蕭湘子在古墓面壁多年，能在暗中視物，難道天魔女也能夠？

星光之下，惟見夜霧凄迷，天魔女倏地一揚手，噹噹連聲中，山石上劃出一溜火花，一道寒光，在空中又劃出了一道半弧，飛回落入天魔女手中。

蕭郎道：「你！這是做甚麼？」

「知會宮中人呀！」天魔女道：「黑夜之中入山，才會一路無阻，這是指示宮中人，我們由西南方入山，否則，哼！你天劍蕭郎，眞會魂兮歸來，走啦。」

跟隨在她身後，落下石崗，那知天魔女一縮身，這番不再扣他的手腕，而是一拉他的衣袖，兩人剛躲到石堆後，只見適才他與天魔女立身之處，已現出兩個人影，蕭湘子衣袂飄飄，隔得再遠些，他也認得出來，何況相距不到三丈。

多熟悉的聲音，蕭湘子道：「當眞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這叫做一石二鳥，」武夷優曇道：「你還敢說我心中只有徒兒麼，好個狡獪的玉姬公主，這麼多年來，原來一直不離浙中。」

「婆婆，甚麼叫一石二鳥呀！」

「這是他們江湖中的術語，難怪你不明白，跑不了那小子，不也查出了玉姬公主的下落。」

「那麼，還不快追，西南方入山，就能一路無阻，婆婆，你先走一步，我隨後跟來。」

一先一後，兩人落下山去了，相距不到三丈，蕭郎幾乎大氣也不敢出，眼看兩人已消失於夜霧迷茫之中，這才吐了口長氣，閉上了眼睛，深深地，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心想，天魔女必也如此，否則，怎會不出聲。

他感到不出聲的天魔女挨近來了，感到那如蘭的吐氣，輕輕柔柔地，癢癢地噴在他的脖子上，心想：原來你也知道害怕了，你以爲把人家拋去老遠了，那知人家如影隨形，一直緊跟在身後。

「你你……」蕭郎一怔！只道天魔女像他的樣，大大鬆一口氣，不過把頭兒靠在他肩上而已，那知她的身兒竟向他懷中倒來，慌忙把身子一挪。

蕭湘子，他的香妹妹，才下了山崗，仍在他心中，那俏麗的影兒仍在他眼前，這……這怎麼可以！

若是先前，若是曹娥江的舟中，也許他曾時刻等待這一刻的來臨，但現在，蕭湘子，他的香妹妹，仍在他心中的時刻，即使是天魔女，他懷中再也容納不下了，他霍她一挪身子，天魔女登時失去了平衡，倏地一伸手，把蕭郎摟住了。

蕭郎心下一急，不禁皺了眉頭，忙道：「放手！請放尊重些！」

陡然間，那婕妤的話語又上心頭：「天魔女心中亦是再容不下他人了。」還道她不解溫柔，原來也和夷姝一樣，可惜，晚了，他心中已有了香妹妹，再也容納不下她了。

那知蕭郎要站起身來，她那肯放手，急得蕭郎臉也紅了，蕭湘子若然回轉身來，那還了得！嗳唷！

臂上一陣劇痛，她竟在他的臂上狠狠地獰了一下。

即使蕭郎心下大急，在劇跳，也聽得出來，她嗳唷了一聲，聲中帶笑，是強忍，又忍不住的笑，說道：「好哇！你有了她，就不要我了。」

蕭郎心花怒放，痛在臂上，甜在心裡，倏地一轉身，反而把她摟在懷中，道：「原來……是你！」

原來是蕭湘子，他的香香的妹妹。

蕭湘子閉上了眼兒，道：「蕭郎，大哥哥，你眞好，從今以後，我再不躭心了。」

但蕭郎却躭心了，天魔女呢？她把天魔女甚麼了？

「你放心，」蕭湘子道：「她不過時光凝結一會兒，只一會兒，她就會醒來了。」

他看見了，天魔女就在他身後，半閉着眼兒，幾乎緊挨着他，他一回頭，天魔女輕勻的呼吸，已吐在他臉上了，只不過失去了知覺，如痴似呆。

「你眞不怕她？不怕那武夷優曇不見你，回轉身來？」

「我只怕你被這魔女勾魂攝魄。」

「現在你再不怕了，是不是，哼！」

「再不怕了，蕭郎大哥哥，你眞好。」蕭湘子把頭兒在他懷中埋得更深些，說道：「果然她長得和那夷姝一模一樣，現在我看清她的眞面目了，你還敢說她不是千嬌百媚。」

「現在，」蕭郎說，俯下身，眼兒對着眼兒：「你不是要我比嗎？我可眞比了，任她百媚千嬌，也不及我香香的妹妹。」

蕭湘子霍地掙脫出他的懷抱，道：「你摟得我差點氣都喘不過來了。她就快醒來，我也得趕快走。」

蕭湘子飛快地親了他一下，這還是第一遭兒，但已跳了起來，跳了開去，道：「蕭郎大哥哥，你走你的黃山路，你記住了，任你去到海角天涯，我也永遠在你身邊。」

最後的話聲入耳，蕭湘子的身影

，早已消失於迷茫的夜霧之中。

眞像夜霧一樣迷幻，這是眞的嗎?適才在他懷抱中的，可眞是蕭湘子?他的衣袖牽了一下，她眞是天魔女?還是蕭湘子?

是天魔女的聲音，道:「人家已去遠了，我們也該走我們的黃山道了。」

蕭郎猛搖了搖頭，不是幻，也不是夢，是天魔女牽他的衣袖，不怪蕭湘子要匆忙走了，天魔女的時光，眞只凝結這麼一會兒。

若是以前，他也許眞以爲是幻覺，是夢，現在，他再不懷疑了，他不是害怕呀?爲何心中竟然一凜，蕭湘子眞像無處不在，無時無刻不在他身邊，否則，怎知他要走他的黃山路?

天魔女眞不知道蕭湘子適才還在他的懷抱?眞無所知，時光眞凝結了嗎?

看來是眞的。天魔女一瞪眼兒，道:「看來，你眞像嚇傻了。」

「不!」蕭郎道:「我是歡喜得傻了，還道你要走你的錢塘道，原來你和我同上黃山。」

天魔女凝視着他，忽然嘆了口氣。

蕭郎怔住了!殺人不眨眼兒，刁皮起來近於狡獪的天魔女，竟然會嘆了口氣，當眞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

天魔女不但嘆了一口氣，而且轉身去，分明是不讓他見到，在掩藏甚麼?

掩藏甚麼呢?但天魔女和他同上黃山，如何不喜，他想掩藏心中的喜悅，却不能夠，慌忙也站起身來。

他喜悅，不是因爲有天魔女爲伴，而是可從她口中，對東海白娘子知道得更多些，一定有，白娘子和他師門，一定有淵源，又爲何傳他玉清寶籙，更渴望知道的是:爲何?只聞其聲，爲何油然而生孺慕之情!

痴兒!痴兒!白娘子的呼喚又回到他耳邊，那是多親切，又多酸楚的呼喚。

現在，這親切的呼喚又回到了耳邊，而在身邊，却是可助他解開謎團的天魔女，他不敢希望的，而今，天魔女說了出來，伴他同走黃山路。

他如何不喜極!

却因他的喜極，天魔女却嘆了口氣，從不嘆氣，也從不會嘆氣的天魔女，竟然會嘆口氣，爲甚麼?當喜悅在他心中，他不明白，也無暇去明白。

天魔女走了，他緊緊跟隨，他有太多要想的，現在，除了白娘子，任誰也不存在了，即使走在身邊的天魔女。

＊　＊　＊

九疑飛花!端的精微奇妙絕倫，天魔女無所知，無所覺，而且絲毫不損她的功力。

天魔女脚下不停，蕭郎亦步亦趨，心下能不駭然，他曾兩番時光凝結，一次是着了夷姝的道兒，一次是他心愛的蕭湘子，而今晚，身邊的天魔女如何也着了道兒，他竟也不知，先前還以爲紫虛微步雖不能克制九疑飛花，至少因變幻精微，能令九疑飛花無所施其技，現在才知那是妄想。

今晚强敵當前，他與天魔女時刻皆在警惕中，而蕭湘子回轉身來，來到他們身後，竟然毫無所覺，那麼，天下之間，還有甚麼功夫能克制九疑飛花的!

蕭郎不禁打了個寒戰，幸是他情眞意也眞，心中只有一個蕭湘子，但夷姝、小妖女秦姜，若然糾纏不休，難保沒有誤會的時刻，他不就曾把懷中的夷姝誤會是夷光?在餘姚山上那崖隙中，不也曾把紫薇誤會是蕭湘子，若然蕭湘子也誤會他變了心，只怕他生命的時光，就會永遠凝結!

最可怕的還是紫薇，對他恩重如山，情深更似海洋。而他心中的愧咎，更如山岳，他若是個無情人，也就不成爲天劍風流了，眞不敢想像，一且紫薇來到他身邊，他會不會情不自禁。

天魔女心中再也容納不下他人了，那婕妤說的，現在，他相信了，但天魔女的愛，也如其人，即使心中有愛，也沒些兒溫柔。

夷姝的愛是放蕩妖媚，小妖女秦姜那也是愛嗎?簡直就是狂熱的虐待，火辣辣的，天魔女心中再容納不下他人了，正因深藏在心中，也必如其人，是極霸道的。

但可怕的還是紫薇，正因她是委屈地，只作無抵償的給與，他也無法抗拒。

呔!天魔女怒喝一聲!

啊!蕭郎心中煩惱，憂懼，那脚下也不自覺沉重起來，本是亦步亦趨的落後了老遠，竟也不覺。

「哼!」天魔女對快步趕上來的蕭郎道:「敢是……你對她戀戀不捨?」

「來了!」蕭郎的心在往下沉，即使愛，她愛起人來，也是霸道的。戀戀不捨，當然是指蕭湘子，對蕭湘子，她究竟知道多少?那婕妤和夷姝，對她說了多少?他知蕭湘子在林中難捨難分，她是否都眼見了?

他不能否認，又爲何要否認呢?蕭郎不禁浩嘆了一聲，爲何，不到一月，短短一月，造化小兒，爲何如此弄人?竟有這麼多情孽牽纏?數年江湖浪迹，都不曾遇到一個紅顏知己，爲何不到一月，竟會有這麼多牽纏，誰說愛情的苦也甜?而今有的只是無盡的苦惱。

「哼!」天魔女直視着他的眼睛，雖然黎明前的黑暗已來臨，連星光也已黯去，他仍能感覺到她目中的炯炯寒光。道:「你以爲我只是要把那魔婆誘入歧途?才半日間，奔出五百里來?」

那麼，果然不出他所料，離恨天

，玉離宮，不在天目山中，蕭郎道:「難道你還有其他緣故?」

「哼!」天魔女又哼了一聲，道:「爲了你，把你送上黃山，看你還敢不敢拈花惹草，當眞有其師，必有其徒，你師傅黃衫客一生多種情孽，也自食苦果，前車可鑑，把你送回他身邊，就不怕她們對你糾纏不休了。」

果然，天魔女不但知道他的出身來歷，而且，他無所知的，天魔女對他師傅黃衫客顯然也知道得清清楚楚的。登時喜極，也興奮之極。

他如何不又喜，又興奮，本來他只想從這天魔女，對白娘子了解得更多些的，不料……說來慚愧，當他在黃山，在師傅身邊時，從不覺得對師門所知太少了，自從出來在江湖上行走，才發覺他連師傅的眞姓名也不知道，被人問起時，如何不慚愧。

更令他興奮的是:天魔女怎會知道?當然是她師白娘子所告，豈不是更可證明，白娘子和他師門，尤其是他，都有極深淵源了。

他興奮得一時說不出話來，急於想知道，却又不知如何開口。

天魔女道:「趁天色黑暗，快走，趕快離開天目山。山脈綿延，現在我們仍在天目山中，過了天目溪，我們就不用躭心了。」

既然天魔女要陪同他上黃山，又何必急在這一刻，心下也不禁好奇起來，天魔女對這一帶，顯然極是熟悉，若不是曾在這一帶往來，如何知道得這麼清楚。

這近着黃山的浙江省，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說，蕭郎豈有不聞的，除了浙北及沿海平原地帶，也才稱得上魚米之鄉，除杭州灣以北的杭嘉湖平原外，最富庶的還是寧紹平原，那餘姚虞縣一帶，水網密佈，土地肥沃，西南却皆山地丘陵，七大名山中，南有雁蕩括蒼、天台、西有仙霞，北有東西二天目，莫不是峯巒奇絕，深谷懸岩，溪澗深切。黃山近着天目，蕭郎除了目前爲演練玉清寶籙，曾上東天目外，這東天目竟未曾登臨，不明白天魔女爲何會如是熟悉。

黎明時分，果有一江阻路，臨江還現出個不小的市鎭。

天魔女一指，道:「那便是天目溪了，那鎭名昌化，去黃山僅百餘里了，我們脚下加點勁，不用兩個時辰，便可到達了。咦!」

言尚未了，驀見林中竄出一條人影，落在道上。兩人都是一驚。

雖是有溪，又有市鎭，但仍是天目山中，倏然有人阻路，如何不驚，但一驚之下，不約而同都失笑出聲。

原來攔路的，不過是個十二三歲的孩童，手中握着一把竹劍。

那孩兒竹劍橫胸，呔了一聲，叫道:「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

蕭郎那還忍得住，呵呵笑道:「若要從此過，留下買路財。是不是?敢情是翦徑呀，小兄弟，小兄弟。」

小兄弟，對蕭郎這稱呼自是甜蜜蜜的，而他又如何不樂，別說是個小孩兒了，翦徑竟翦到他的天魔女頭上來，豈不眞是太歲頭上動土。

天魔女也噗嗤一聲，樂開了。

那孩兒大怒，本來身形就小，霍地一縮身，登時失了踪跡，兩人才這麼一怔，啊呀!啪啪，兩聲響，痛得兩人都跳了起來!

竟不料那孩童身法奇快，兩人才這麼一怔，屁股上竟被劈了一劍，還是眞痛，那孩童却早轉到了他的身前。

天劍蕭郎，天魔女，何等身手，即使一時大意，也不由大驚，天魔女更是大怒，左脚尖倏轉離方，右脚踏巽方，心下還不想傷他，只用上了兩成力道，圈臂拍出，只道這一嘴巴子，必打得那孩兒一個踉蹌，那孩兒生得粉粧玉琢，其實可愛，天魔女一掌拍出，左脚却早已出乾門，走中宮，不過是想抓住那孩兒的胳膊，不讓他跌倒。

那知，啊呀!那孩兒只是那麼一縮肩，竟一頭向天魔女胸前撞來。人家孩兒沒跌倒，倒把天魔女撞得一個蹌跟!撞得她心口一甜，眼前發黑。

蕭郎更是大吃一驚，喝道:「好個小頑童!」

倏地滑步一旋身，向那孩兒抓去，不僅脚下紫虛微步，手下更是一式三擒拿，那知……啊唷唷!

只聽啪啪連聲，不僅手上，那孩兒只一晃肩，連他的臉上，也被人家脆生生打了兩巴掌，蕭郎啊呀一聲，痛得跳了起來，皆因不僅已失那孩兒的踪跡，簡直是同一瞬間，又被人家的竹劍重重地拍在他的屁股上!痛得他跳了起來，跳開一丈。

驀見寒濤湧現，怒極氣極了的天魔女一揚手，飛劍已出了袖，却聽一個女子的聲音道:「姑娘請手下留情。」

才見林邊剛轉出一個女子來，早聽嗤的一聲響，天魔女的飛劍竟失了準頭，更令天魔女駭然的是，那彎劍不知被甚麼擊中了，便仍然飛了回來，非但未落地，而且仍然飛回她手中。

顯然那女子仍是用巧力，令飛劍回到她手中，可見人家並無敵意。

但這一驚，眞箇是非同小可。

兩人早已看得明白，林邊轉出來的女子，乍見身材嬌小，面貌却奇醜，早見那孩兒跳到那女子身側，叫道:「姊姊，就是他了。」

蕭郎一怔!那孩兒指着他，原來是姊弟兩人，原來，竟是爲他而來。

天魔女和蕭郎都驚訝的說不出話來，又豈僅這女子能破她飛劍，紫虛微步何等神妙，竟然連一個小小孩兒也奈何不得。既然人家無敵意，不過是小孩兒頑劣而已，是以都目瞪口

呆。

只見那醜女已步出林邊，面貌雖然奇醜，其聲音嬌脆如出谷之鶯。道：「舍弟年幼頑劣，兩位休怪。」

竟向兩人撿衽爲禮。那目光從天魔女身上移向蕭郎，便不瞬地停留在蕭郎面上，道：「原來月前東天目山中，演練紫虛微步的，便是你。」

蕭郎迅速和天魔女交換了一瞥，道：「正是在下，姑娘既知紫虛微步，必也是玉淸門中人了？」

那天魔女也敵意全消，把頭連點，道：「不怪他小小年紀，啊……」

天魔女的眼睛睜大了，那孩兒也大睜了眼睛，叫道：「姊姊，我知她是誰了，白姑姑的徒兒，喂，人家叫你天魔女，是不是？」

天魔女登時喜容滿面，道：「當眞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又是！又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蕭郎怔住了，這孩兒口稱的白姑姑，必就是東海白娘子了，不怪小小年紀，竟已如此了得。

只見那奇醜的姑娘也面露喜容。道：「半年前，聽說有位老人家，逢人打聽我姊弟，難道就是你。」

天魔女霍地一旋身，轉面道：「不就是我這位老人家了，我在這一帶，查訪了幾近一月，怎生總無下落，那麼，你就是蕭姊姊了。」

一句蕭姊姊，蕭郎心中登時一陣劇跳，原來這姊弟兩人也姓蕭，且慢！他早疑心，白娘子與他師門，和他，都有淵源，這孩兒叫白娘子作姑姑，難道……難道眞有淵源？

那孩兒嘻嘻笑，在天魔女身前，轉着身兒道：「原來眞是你，你且想想看，可也認得出我來？」

「啊！」天魔女道：「原來是你這小淘氣，趁早兒還我銀子。」

不待天魔女伸手抓到，那小淘氣嘻嘻一笑，肩頭兒一搖，已躲到那姑娘身後了，這番蕭郎可看得清清楚楚，分明身形步法都是紫虛微步，但快得驚人。

其實天魔女作勢要抓出，那手兒却停在空中，轉身對着那姑娘，面露驚疑，道：「他叫你甚麼？姊姊？」

「是！」那姑娘道：「那是八年前了，我娘去世後，一日在山中，我遇見了他……」

那姑娘無限愛憐地把那小淘氣從身後拖了出來，眉頭兒却已皺了起來，道：「可是你又淘氣了。」

天魔女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了，原來……」

只見那姑娘對天魔女搖了搖頭，天魔女便不再言語了，也點了點頭。

躲在那姑娘脅下的小淘氣，兀自嘻嘻笑，道：「你明明是個花姑娘，誰教你扮成了個老態龍鍾的婆婆，你瞞得別人，可瞞不了我，姊姊，」小淘氣仰起臉兒來，道：「我不是眞想偷她的銀子，眞的呀！我不過以爲她準不是好人。」

了不得，飛劍百步外殺人，瞬息間，化身百變的天魔女，他小小年紀，不但能近其身，而且偸去她身上的銀子，而且，一見就能看破她是化身！

蕭郎早喜極，也愛極了，道：「還說不是存心，先前你攔路翦徑，難道不是有意，可知是個賊性難改的小賊。」

那小孩兒本就粉粧玉琢，急得臉兒紅彤彤，宛若塗丹，叫道：「姊姊，我不過和他們玩兒，攔住他們，等你來呀！姊姊，你別生氣。」

從沒見她臉上露過笑意的天魔女，那眉兒竟彎了起來，唇邊浮現了微笑，道：「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不僅攔路翦徑，而且學到家了，蕭姊姊，順手給這小賊一個嘴巴子。」

好個溜猾的小淘氣，縮身一晃，早轉到蕭郎脅下了，叫道：「姊姊，那日我在東天目山下，見到兩個賊攔途翦徑，那賊子就是這麼說的，我也就……就順口說了出來。」

那姑娘嘆了口氣，道：「所謂近墨者黑，這小猴兒猴性不改，頑劣難馴，是我失了教導，此非談話之所，蝸居不遠，若不嫌鄙陋，兩位可否請小留待茶？」

天魔女性情直率，道：「蕭姊姊，我尋訪了你將近一年，這一帶更是尋遍了，今日既然相遇，便是你趕我走，我也是不走的。」轉身對蕭郎道：「喂！看來眞是近墨者黑，你也快成個大猴兒了。」

原來蕭郎早拉住了那小淘氣，不僅粉粧玉琢，活潑天眞，淘氣也更是可愛，若非生具異稟，豈能戲弄天魔女，蕭郎如何不愛極了他，聞言，却對那小淘氣道：「我告訴你個秘密兒，你可知人家叫她甚麼？」

那小孩兒一揚眉兒，道：「我早知道啦，天魔女，我聽那兩人這樣叫他的。」

「那兩人？」天魔女一怔之下，啊了一聲，忙問道：「可是一個中年女子，一個小相公？」

只見蕭郎蹲下身來，那孩兒兩手摟着他的脖子，好不親熱，蕭郎只對那孩兒耳語了兩句，當眞是個小猴兒，早跳了起來，拍着手兒叫道：「原來你叫小魔女，也是刁皮透頂的。」

蕭郎也樂得嘻嘻笑，對天魔女道：「小魔女，小猴兒，其實你們惺惺惜惺惺。」

天魔女恨得牙癢癢道：「蕭姊姊，你說，這個大猴兒是否也該教訓一下。」

蕭郎啊呀一聲，他不怕天魔女化身百變，可怕小魔女幻影幻形，才聽得聲啊呀！也才旋身，却聽那小猴兒叫道：「放開我，原來你更壞！」

「他沒說錯，我是小魔女，瞧你這小猴兒還敢不敢作弄我。」

原來天魔女聲東擊西，早抓住了小孩兒的衣領，提了起來，兩脚離了地的孩兒，亂抓亂踢，那能碰得到天魔女的身子。

那姑娘莞爾道：「還不向姊姊告個饒兒，說，再不敢啦。」

「我偏不……」那孩兒叫道：「我也不要你告饒兒。」

天魔女倒一把將他摟在懷裡，小魔女，小猴兒，當眞惺惺相惜起來，那孩兒不打也不踢了，也摟住她的脖子。

那姑娘其實不醜，尤其是笑意在臉上，令人如沐春風，却攢了眉兒，道：「你們再要寵他，那還了得，還不快去備茶。」

眞是個小猴兒，不是溜下地來，而是從天魔女懷中霍地竄騰，只一翻滾，已在三丈外了，轉頭就跑，快如一縷輕煙，只把個蕭郎喜得嘴兒也合不上來。

天魔女道：「蕭姊姊，當眞，那來這麼個可愛的孩兒？」

那姑娘見孩兒已去遠了，向山上一指，道：「西天目深山中，原多猴兒，那是八年前了，一日我在深山採藥，忽然竄出一羣猿猴阻路，其中一隻母猴懷抱着這孩兒，把他放在我面前吱吱叫嚷一陣，我尙在驚疑，那羣猴早竄入林中去了。」

天魔女啊了一聲，道：「不怪你說他猴性不改了，從此，你就撫養了他。」

那姑娘點了點頭，浩嘆了一聲，道：「看來已三四歲了，顯然是人家棄嬰山中，或是父母慘遭不測，遺下此兒在山中，猿猴禽獸，尙且把他撫養，我若不收養，豈不是連禽獸亦不如了，那時先母去世不久，我正孤苦，便抱他回去，從此姊弟相依，他迄今尙不知身世，務請你們也嚴守此密。」

蕭郎感懷身世，他尙在襁褓，不亦被棄山中，若不是被他師傅黃衫客適時發現，抱回撫養，這人間可還有他麼？人類竟然互相遺棄殘殺，是眞人不如獸了，蕭郎感懷，能不黯然，不禁也一聲浩嘆。

兩個姑娘對蕭郎的身世皆無所知，只道他爲這孩兒興嘆，是以都不在意。

其實蕭郎豈僅感懷身世，也才知道天魔女原來曾來此西天目尋訪這姑娘的母女下落，這姑娘稱白娘子爲白姑姑，又能不驚奇，更驚奇的是，他在東天目演練玉淸寶籙，偶然被這孩兒發現了，因是這姊弟也在追查他的下落，這其間，必有甚麼錯踪複雜的關連，尤其是！天魔女叫這姑娘蕭姊姊，難道眞是巧合？他師傅竟也命名他爲蕭朗？而他何其慚愧，竟連師傅的眞姓名亦不知道。

是以，他跟隨在兩個姑娘身後，既感懷，也激動之極，只不過插不上嘴。

那姑娘忽然停了步，道：「這便是蝸居了。」

天魔女啊了一聲，蕭郎也不由一怔，只見巉岩嶙峋，石筍如星羅棋佈，崖壁上古松垂藤葛，在晨風中飄拂如珠簾，眼前一片蒼翠，那有房屋。

只見那姑娘立身在一高逾數丈的石筍之前，其上有松矯如盤龍，拂開藤蔓，登時現出一個門戶來。

天魔女再又啊了一聲，道：「不怪我查訪不出，尋找不到了，原來你母親早已去世，居住又在如此隱蔽之處。」

那姑娘輕輕嘆了口氣，道：「此間遠離人居，却也非深山隱蔽，荒蕪不可耕，樵獵亦不至，而又一望無遺，不是反而倍加隱蔽了麼？當年我娘携我來此，無意間發現石筍中空，便闢作居所，就從無外人來過，請進。」

那姑娘當先進入，只見裡面極是光亮，原來石壁上玲瓏剔透，也似星羅棋佈一般，窗戶天然，光線四面八方皆可透入，奇怪的是外面晨風遒勁，裡面却不覺風涼，闢爲居室，果有石室，不僅以石爲床，石桌石櫈，也莫不天成，全不見斧鑿痕迹。

蕭郎讚嘆道：「原來人間天上，便在此間。」

天魔女轉了轉，每轉到一處，便從那如窗戶的石孔中向外望望，道：「蕭姊姊，你說，從無人來過？從無人知道你們住在此？」

那姓蕭的姑娘不僅說話輕柔，而且安詳行態，道：「即使那兩人追到這裡來，你們儘管放心，別說我這居室了，若無我姊弟引路，豈能進得我這中宮來。」

中宮？蕭郎大吃一驚，天魔女啊了一聲，喜形於色，道：「聽師傅說，師伯精先天易數，莫非先前所見的石筍，是按九宮八卦排列的？」

那姑娘點頭道：「當年家母帶我來此時，石筍本是天成，只不過稍加增添堆砌，便成八卦九宮，家母更顛倒了五行，若由杜、死、驚、休四門而入，更是至死方休了。」

天魔女既喜且驚，道：「蕭姊姊，你知有人追趕我們？」

那姑娘向蕭郎一指，道：「小猴兒野性難馴，那日在東天目發現了他，竟演練紫虛微步，跑回來對我一說，我就知必與白姑姑有淵源了，可惜趕去時，已晚了一步，從此我就吩咐他時刻留心，昨晚遙見飛劍掠空，更知是白姑姑門下了，可惜仍然晚了一步，却遇見到那追趕你們的兩人，聽他們口中之言，才知是妹妹你，我算計你們要西去黃山，故爾守候在途。」

天魔女道：「天可見憐，飛劍掠空，不過爲了向那兩人顯顯顏色，不料我姊妹却得以相逢，姊姊那小兄弟呢？」

那姑娘可不是皺了眉兒，目光在溜轉，天魔女便知她在尋找那小猴

兒。

蕭郎即使思潮泉湧，也在奇怪，怎生不見了那孩兒？目光可不是也在溜轉尋找。

那姑娘道：「這猴兒不知天高地厚，我雖不在江湖上行走，却不時出外施藥行醫，是以江湖上稱你們為雙天至尊，也有耳聞，只不過不知妹妹你是白姑姑的徒兒，他亦有淵源而已，既然連你們也要躲避的人，可知了得，而且也入了西天目，你們且先坐一會，我去去就來。」

已走到門洞了，却又回頭，道：「我未回來，你們不可外出。」

隨即匆匆去了，兩人如何會不明白，她是躭心那小猴兒遇見了武夷優曇和瀟湘子。

那姑娘才走，蕭郎那還忍耐得住，道：「快，告訴我，她叫你師傅白姑姑，而你又……」

天魔女走去門洞探頭望了望，回轉身來，未言，先嘆了口氣，道：「也該是告訴你的時候了，師傅既然守候在玉皇山上，派紫黛守候接引你相見，並傳你紫虛微步，你可知這是從不傳外人的，我幾乎已猜到你是師傅的甚麼人了。」

「快，求你，快告訴我。」

天魔女顯然亦怕那姑娘會突然回轉，又轉過身，望着那姑娘的去路，道：「你知道，你師傅黃衫客，也姓蕭……」

蕭郎啊了一聲，天魔女道：「聽着了，不准打岔，這姑娘就是你師傅的女兒，那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黃山之中，有位玉清門下的奇人，膝下有兩個女兒，你師傅那時仍是個翩翩少年，偶遊黃山，被那奇人招贅為婿，把大女兒嫁給他，不久生下了一個女兒，便是這姑娘，却在這一年，那奇人也仙逝了，這大女兒也承繼了那奇人的衣鉢，不僅精研先天易數，且沉迷於道，更精於醫術，經常山中採藥，山外救人，本是恩愛的夫妻，不僅冷落了夫婿，甚至連見面時間也少了，寂寞的山中歲月，月下花前，常伴他身邊的反而是她的妹妹，其實兩人志趣更相投，日久難免生了情愫，終於……」

蕭郎的心兒像提到了口腔，只覺一陣陣窒息，背對着他的天魔女，輕輕嘆了口氣，繼續說道：「那姊姊既精於醫，妹妹有了身孕，如何能瞞得過她，一日，突然失了踪跡，而且把年不滿三歲的女兒也帶走了，却留下了一封書信，大意是成全他們，並為他們祝福。不料那妹妹自愧做了錯事，竟也黯然遠去。」

「遠去了東海神山，」蕭郎嚥了一口氣，忍不住插嘴道：「於來，江湖上漸漸傳聞開來，東海神山上，出現了一位白衣仙人，無人知其名姓，因其一身白，便叫她白娘子。」

「那是好久好久以後的事了。」天魔女道：「可憐那個羞愧的夫婿，悲傷的情人，數年中，眞箇尋遍了海角天涯，竟是無處追尋，又那知妻女其實近在咫尺，心愛的人却遠在海外。那痴心的蕭郎却年復年、日復日，望眼欲穿，伴隨着冷月孤燈，在黃山中淒苦地、痴痴地等。啊！蕭郎，我是說，那老蕭郎，不是說你這個……到處惹草拈花的風流蕭郎，來了……」

天魔女急忙退回身來，蕭郎的心兒也沉了下來，他姓蕭，師傅以蕭為他的姓，而那已懷孕的妹妹、這姑娘口稱的白姑姑生下的孩兒，可就是黃山上的棄嬰，就是他嗎？

天魔女可知道嗎？但尚未說及，那姑娘却拖着小猴兒回來了。

小孩兒把嘴噘得高高的，那姑娘道：「可不是不知天高地厚，這小猴兒竟要去替哥哥姐姐趕走那兩人，幸好不曾遇上。」

如何不愛煞人，蕭郎早把那孩兒拖了過來，道：「小兄弟，那兩人可是招惹不得的。」

那姑娘却又見天魔女與蕭郎並無懼色，不由更增疑惑，道：「這兩人端的是甚麼人？又為何追趕你們？」

蕭郎望了天魔女一眼，古墓盤谷，與世隔絕，數千年不為世人所知，怎不遲疑，天魔女却毫不遲疑，道：「蕭姊姊，說來可話長了，我也是日前才知道，也許，哼，他知道得更詳細些，由他來說吧。」

（未完・十三）

雪蓮情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陳 瑜・文　可 飛・圖

意外學得掌法　深山巧遇師嫂

上文提要：方玉琪眼看追不上崔如風，連忙回庵察看師叔傷勢，得悉師叔在服過碧玉蓮子後已轉危為安，這才放下心頭大石，決定指導過姜青霓習練「飄香步法」後，便去尋覓呂雪君；方玉琪沿途打聽崔如風下落，無意中救了剛與墨無為交手、却被崔如風施放冷箭而受傷的獨孤握，獨孤握在感激之餘，欲把對付崔如風絕招的技藝傳授給他，豈料話聲未落，突有一陣怪笑聲傳來……

獨孤握何等功力之人，自己說話之際，居然有人躲在頭上，還一無所覺，不由臉色一變，一把握住方玉琪臂膀，疾退數尺，舉目瞧去，此時正當日值午時，紅日當頭，樹椏枝葉絲毫不見搖動，那有甚麼人影？心頭不禁大為懍駭，沉聲問道：「老朽獨孤握，樹上那位高人，請現身賜見。」

「別嚕唆，老夫不見生人，你以這點能耐傳給小子，又有何有？快走吧，老夫特地找小子談談來的。」

獨孤握在江湖上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如今聽對方不但口氣大得出奇，而且似乎還和方玉琪有甚麼過節，不由臉色一沉，向空說道：「獨孤某雖然不才，却也不是空言所能嚇退，尊駕如和方老弟有甚麼過節，不妨衝着老朽前來！」

方玉琪這聲音入耳，驀然記起對方正是昨晚在閻王壁劫持樊秋雲的怪人，忙道：「老丈，他是衝着在下而來，與老丈無關。」

獨孤握雙目驟睜，精光四射，哈哈大笑道：「方老弟，獨孤某闖蕩南北數十年，豈是怕事之人，老朽既然遇上，焉有棄你而去之理？」

怪聲哂道：「甚麼獨孤惡，獨孤善的，這小子不過是替你點了點三焦俞穴，你就值得賣命？何況老夫又不是找小子算賬來的，嘿嘿！換在五十年前，你那還有命？」

獨孤握凝運目力，循聲搜索，依然瞧不到半點人影，再聽對方語氣，似乎又並無惡意，不由驚疑參半的道：「尊駕究係何人，找方老弟有何貴幹？能否明白見示？」

怪聲又道：「老夫找這小子，是有話要問，你毋須多問老夫是誰，嘿嘿，就是這個！」

「絲絲絲」一陣細響，獨孤握和方玉琪身前一塊石上，忽然多出一叢青草。

不！又是一大蓬松針，端端正正的插入石中，露出石面的只有一寸光景。

獨孤握哦道：「尊駕就是方才打退惡道人的高人？」

怪人大聲道：「老夫平生不喜歡在拳掌上使毒的人，對那道士只不過薄予懲戒而已，咄！老夫說話已經太多，告訴你姓獨孤的，別躭誤老夫正事，快滾！」

獨孤握這一陣工夫，業已聽出此人敢情有甚麼不願自己聽到的話，要和方玉琪說，此人武功奇高，如果眞要對方老弟有甚麼不利，盡可下手，用不着把自己趕跑，心念一轉，立即點頭道：「方老弟，那麼老朽先行一步，在石埭等你吧！」

說完，飄身往林外走去。

就在方玉琪略一回顧之間，自己身前，不知何時已多出一個高大身形，斷眉掀鼻，似笑非笑，閃着一雙藍陰陰的目光，屹然而立。

那不是在閻王壁劫走樊秋雲的怪人？

方玉琪功運全身，後退一步，冷冷的道：「你待要怎的？」

怪人桀桀笑道：「小子別害怕，老夫對你並無惡意。」

方玉琪劍眉軒動，道：「方某怕過誰來？」

怪人冷嘿道：「那個毛道士，要不是老夫瞧得不順眼，賞了他幾支松針，你就打不過他！」

方玉琪冷哼道：「方某和惡道人墨無爲曾較量過百十招，並沒有輸他一招半式！」

怪人氣道：「小子，你不過仗着『飄香步法』而已！」

方玉琪微笑道：「這就是方某致勝之道。」

怪人忽然點頭道：「不錯，只此一種步法，普天之下，確已無人能夠傷你。」

方玉琪道：「方某身有要事，尊駕如別無話說，方某就要失陪！」

怪人陰陰一笑，口中連說：「有，有，有！老夫昨晚離開黃山已在三百里外，因爲忽然想起你小子原來對老夫大有好處，老夫才特地趕了回來。」

方玉琪道：「你趕回來作甚？」

怪人笑道：「老夫平生從不受人恩惠，因爲你小子對我有惠，所以趕回來找你。」

方玉琪暗想昨晚自己從他手上救下樊秋雲，這也算得是受惠？口中說道：「方某和尊駕素昧平生，昨晚你因樊姑娘打傷你的採糧猴子，才把她擒住，方某因追一個姓崔的淫賊，誤打誤撞的遇上尊駕，後來你放下姑娘而去，雙方既無怨隙，亦無受惠可言。」

怪人急道：「老夫說有就是有，你不是曾在老夫面前施展『飄香步』嗎？」

方玉琪聽得奇怪，他一再提及「飄香步」，難道施展了「飄香步」，他就得了甚麼好處？

心中想着，還沒開口，只聽怪人一陣桀桀怪笑，道：「這就是了，老夫五十年來沒有離開過閻王壁一步，昨晚就因你小子使了『飄香步法』，才算恢復自由，這不是受了你的恩惠嗎？桀桀……」他說到得意之處，又是一陣桀桀怪笑，道：「老夫身受大惠，才回來找你，一面實在老夫也急於想知道你的來歷，現在老夫已知道你是甚麼天台門下了，老夫想問你一句，你既非蓮峯老人門下，這『飄香步』究從何處學來的？」

方玉琪見他生相雖惡，實則並非兇人，不由淡淡一笑，道：「在下從小就會這步法，它叫甚麼名稱，還是昨晚聽老丈說起才知道的。至於在下昨晚施展『飄香步』，原求自保，對老丈並無大惠可言，老丈即使認爲受惠，那麼方才出手驚走惡道人墨無爲，也可兩下相抵，在下實因身有急事，躭延不得，急須趕程。」

怪人慌忙攔道：「不！不！不！那不能相抵，毛道士武功比你雖高，但你既會『飄香步法』，他決難傷你，那如何能抵？何況老夫現在知道你不是蓮峯老人門下，你更不能這樣就走。」

方玉琪急道：「那麼你要如何？」

怪人獰笑道：「小子，老夫不是說過，平生不受人惠，除非把惠還你。」

這眞是胡纏，方玉琪從獨孤握口中得知惡郞君崔如風從這條路走了，心急如箭，隨口道：「那麼老丈準備如何還法？」

怪人又是一陣尖笑：「你小子除了懂『飄香步法』，不過只有一點內力，但仇人倒有不少，老夫還惠之道，就是要傳你一種石破天驚、舉世無匹的掌法，任他普天之下一等一的高手，也莫之能禦，你想不想學？不！小子，老夫這是還惠，你不想學也得要學。現在老夫先讓你小子瞧瞧此掌的威力，當知所說不虛。」

他不待方玉琪開口，伸手摘了一片樹葉，貼在掌心，虛飄飄的往外揮去，那片樹葉經他一揮，由掌心飛出，迅如電光石火，往十丈外一塊山石激射過去，在山石上碰了一下，飄然落到地上。

「小子，你過去瞧瞧！」

怪人負手而立，極爲自得。

方玉琪瞧他摘葉貼掌，揮掌飛葉，心中驀地一動，立即依言奔去。

那知身還未到，一陣山風吹過，那方巨石前面忽然刮起一陣石灰，定睛一瞧，原來那塊數尺見方的巨石竟然化成一堆粉齏！

方玉琪臉色大變，俊目射煞，咬牙切齒，喝道：「飛葉摧心掌，你這是『飛葉摧心掌』，惡賊，原來你就是紅葉妖人，小爺和你拚了！」

怪人得意地道：「哈哈！小子，你眞還有點眼光，不錯，這是……噫，小子你說甚麼？」

嗆！方玉琪松紋劍出鞘，戟指大喝：「紅葉妖人，小爺和你仇深如海……」

怪人眨着藍陰陰的目光，訝異的道：「小子，你這是幹甚麼？誰是紅葉妖人？你和誰仇深如深？桀桀！有仇人那不是正好，學會了老夫這種掌法，報仇雪恨，豈不易如翻掌？」

方玉琪驟覩怪人使出「飛葉摧心掌」，不禁滿腔仇怒，但此時眼看對方那份驚訝神色和一番好意，似乎絲毫不假，心中一楞，忽然想起怪人方才曾說五十年來，沒有離開過閻王壁一步，那麼，難道會「飛葉摧心掌」的還另有其人？

不錯，即使另有其人，但各門各派的武功，秘技自珍，代代相傳，至少他和紅葉妖人之間也自有其脈絡可尋，他心念疾轉，雙目精光如電，盯着怪人，一言不發。

怪人問道：「小子，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來，老夫傳你『飛葉摧枯掌』的口訣，以你目前的功力，定可一學就會，雖然一時還不及老夫十之一二，也足可獨秀武林，傲視江湖。」

方玉琪返劍入鞘，忽然抱拳道：「在下蒙老丈如此厚愛，內心至爲感謝，不過在下心頭有一疑問，要向老丈請教，始能決定學與不學。」

怪人聽得似乎極感興趣，點頭道：「你說，你說！」

方玉琪道：「老丈這種功夫叫做『飛葉摧枯掌』，不知和『飛葉摧心掌』可有異同？」

怪人笑道：「小子，你問得好。老夫適才所使的『飛葉摧枯掌』，其實就是『飛葉摧心掌』，發掌之人把本身三陰眞氣注聚葉上，等到飛葉擊上人身之後，眞力才全部發出，但一震即收，人身血氣受震，心臟首當其衝，故名『摧心』。但老夫幽居閻王壁下，經五十年潛心苦研，去蕪存精，威力更大，無論金鐵木石，只要和此種掌力相接，內部組織悉遭暗勁摧毀，猶如摧枯拉朽，所以改稱『摧枯掌』。其實這種掌法，原和武林中人的『飛花摘葉』一類上乘內功極相近似，所不同的是此種掌法必須以本身純陰眞氣發出罷了。」

方玉琪暗暗點頭，一面伸手入懷，取出黃布包裹着的一片金邊丹楓，隨手遞過，問道：「老丈可曾見過這片紅葉？」

怪人突然臉色一變，縱聲怪笑道：「小子，這回你問對了人，這是勾漏九陰谷的『不凋金楓』，老夫如何不識？哦！小子，這片金楓葉，你是從那裡得來的？」

方玉琪只覺眼前一亮，並沒有回答，又道：「那麼請問老丈，普天之下，會這『飛葉摧枯掌』的共有幾人？」

怪人不耐的道：「喂，小子，你不是有急事待辦嗎？老夫教完就走，你盡是問這些不相干的話作甚？」

方玉琪忙道：「老丈，在下要問清楚，才能練習。」

怪人搖着頭，伸出兩個指頭，道：「普天之下，會『飛葉摧枯掌』的，可說只有有兩人。」

方玉琪心頭驀然一震，急急問道：「那麼還有一個是誰？」

怪人粗聲道：「他就是住在勾漏山九陰谷，你要找他？」

方玉琪點點頭。

怪人突然又是一陣刺耳怪笑，但這一回的笑聲特別刺耳。

方玉琪被他笑出一身冷汗，以爲自己問得太露骨，連忙說道：「老丈何故大笑？」

那知怪人闊嘴一咧，搖頭道：「你見不到他。」

方玉琪毅然說道：「在下非要見他不可呢！」

怪人雙目藍光閃爍，陰笑道：「小子，你不入黃泉，那能見得到他？」

方玉琪心頭一緊，驚道：「甚麼？他已經死了？」

怪人神色稍微一黯，才道：「五十年之前。」

方玉琪失望的道：「死了五十年？」

怪人奇道：「小子，你究竟爲了甚麼，不妨對老夫明說。」

方玉琪搖搖頭道：「老丈，在下願意放棄學習『摧枯掌』，和老丈交換此人來歷。」

怪人想了一會，道：「小子，你一定要聽，事隔多年，老夫說也無妨，不過，老夫說完之後，你小子必須學了『摧枯掌』再走。」

方玉琪毅然道：「好，在下遵命就是。」

怪人聽他肯隨自己練掌，心頭大喜，蹲身在地上坐下，一面說道：「小子，你也坐下來。」

方玉琪依言坐下，怪人又道：「小子，你師傅是否說過，勾漏山在數十年前有過何等人物？」

方玉琪沉思有頃，搖搖頭。

怪人斷眉一蹙，道：「小子，也許是你忘了，唔，難道你師傅沒有和你說過勾漏二君？」

「勾漏二君？」方玉琪口中輕輕唸着。

怪人喜道：「對！對！勾漏二君！」

方玉琪依然搖搖頭，說道：「在下沒聽先師說過。」

怪人雙目一瞪，似乎怪他孤陋寡聞，繼而又點頭道：「這也難怪，恐怕你小子的師傅那時還沒出道。小子，還是由老夫說吧！那該是七十年前，有兩個武林高手在靈山一處峭壁石縫中，發現了一册武功秘笈『玄陰眞經』，這兩個武林高手爲了爭奪那本秘笈，在山頂上連續比鬥了兩天兩夜，依然僵持不下，勝負難分，結果，兩人經過這一場比拚，化敵爲友，想了一個折衷辦法，就是這本眞經爲兩人共有，由兩人共同練習所載武功，由於爲了練功和防範武林中人覬覦起見，他們找到勾漏山九雲嶺一處深壑下面的一個幽谷，那就是九陰谷。」

方玉琪暗哦了一聲。

只聽怪人續道：「十年後，江湖上忽然出現了兩個武功極高的人物，他們憑着自己喜惡，生殺予奪，短短幾年之間，江湖上鬧得天翻地覆，使黑白兩道聞名喪膽，把這兩個人視若煞星，大家替他們取了兩個外號，一個叫做九臂魔君，一個叫做七指煞君。」

方玉琪不禁「哦」了一聲，暗想：這怪人說得不錯，自己師傅確曾說過，那時師傅還在崆峒學藝，兩個魔頭，一個叫九臂魔君，一個叫七指煞君，江湖上合稱勾漏雙魔，因爲方才怪人稱他們做「勾漏二君」，自己才想不起來。

怪人聽方玉琪哦了一聲，目光一抬，尖笑道：「小子，你現在想起來

了？老夫方才還奇怪何以連你師傅也不知道。」

方玉琪冷哼道：「這兩個魔頭殘殺生靈，滿手血腥，結果還不是落得個惡貫滿盈？」

怪人雙目一瞪，藍光暴射，但瞬即收斂，奇道：「小子，原來你也知道？」

方玉琪道：「在下曾聽先師說過，當年五大門派因這兩人作惡如山，遂柬邀江湖白道高手聯合圍剿，把兩個魔頭一齊消滅。」

怪人臉色一變，微哂道：「當年五大門派的主腦人物，也在這一戰之中喪亡殆盡，結局幾乎是同歸於盡，而且勾漏二君，除了九臂魔君身遭慘死，七指煞君却只傷未死。」

「哦？」方玉琪心頭一驚。

怪人又道：「其實勾漏二君當時並沒學全『玄陰眞經』的武學，因爲玄功內力必須循序修練，時間和功力原是相等的，他們只學了三四成火候便踏上江湖，如果再經十年，憑五大門派的能耐，那想傷得人家分毫？但五大門派經此一役，主腦人物喪亡殆盡，於是不得不另立新掌門人，但許多精深武學却因而失傳。」

方玉琪暗想：自己崆峒派的「離合神功」，敢情也是在那個時候失去的，心中不由暗暗嗟嘆。

怪人說到這裡，偏頭問道：「小子，你總該知道五大門派多少年後有個集會？」

方玉琪不加思索的道：「五大門派掌門人定期十年集會黃山天都峯。」

怪人點頭道：「不錯，經過那場激戰之後的第七年，就是五十年前，五大門派新掌門人又有天都之會，那時一共已有九大門派，因爲五大門派式微之後，青城、邛崍、長白、終南就乘時崛起，但有十年未出現的七指煞君却在此時也趕到黃山。」

方玉琪又驚啊了一聲。

怪人接道：「他因爲『玄陰眞經』已告失落，但經十年潛心苦練，武功之高，當時九大門派之人即使聯手合攻，也決難倖勝，七指煞君抱着滿腔仇怒，準備在黃山一擧殲滅九派與會之人，那知他趕到閻王壁前，竟碰上一位遁世高手。」

方玉琪全神貫注，問道：「那人又是誰？」

怪人道：「蓮峯老人。」

方玉琪從沒聽說過蓮峯老人這個名字，不由又道：「蓮峯老人是誰？」

怪人瞥了他一眼，道：「蓮峯老人就是蓮峯老人，咳，小子，你別打岔！七指煞君剛一走近閻王壁，迎面來了一個手持竹杖、銀髯飄胸的老人，他望了七指煞君一眼，徐徐的道：『你也來了？』」

「七指煞君那會把一個老頭放在眼裡，喝道：『難道我來不得？』」

「銀髯老人嘆息道：『來是來得，不過黃山之上，不准再有兇殺之事。』

「七指煞君目射兇光，厲笑道：『憑你也敢多管閒事？』

「銀髯老人微笑道：『這不是閒事，老夫隱居蓮峯，不忍嗅到血腥氣味。』

「七指煞君殺心已起，冷笑道：『我偏要你嗅嗅血腥氣，最好還是先嗅嗅你自己的。』

「銀髯老人道：『老夫能以一身消武林殺孽，也是值得。』

「『好！』七指煞君好字出口，一掌已向銀髯老人胸口印到，那知眨眼之間，老人倏忽不見，七指煞君回頭一瞧，原來他正手拄竹杖，含笑立在自己身後，七指煞君心頭雖然震驚，但伏着一身絕藝，此時惱羞成怒，殺手連出，可是任他再快，依然沾不到老人半點衣角，心中正感驚懍，只聽老人說道：『七指煞君，你連老夫的飄香步都無法化解，遑論其他？去罷！老夫讓你自己考慮，像你兩手血腥的人，如能安心在壁下思過，只要不走出閻王壁三百步，自可無事，否則就得廢去你一身武功，也可任爾下山，只要老夫門下經過壁前，重使飄香步之日，即是你解禁之時。』話聲一落，七指煞君糊裡糊塗地被一陣無形罡氣捲落百丈峭壁之下……」

方玉琪沒等他說完，驚啊道：「老丈，你……你就是七指煞君！」

「桀桀桀……」怪人一陣大笑，右手一伸，赫然露出七個指頭，目中藍光暴射，盯着方玉琪道：「小子，老夫話已說完，現在就傳你口訣。」

方玉琪劍眉凝煞，暗暗切齒，心想：「飛葉摧枯掌」經七指煞君五十年苦研改進，威力比「摧心掌」還要厲害，自己學會了，正好找仇人，即以其人之道還諸其身，替師傅報仇。心念轉動，就點了點頭。

七指煞君瞧到方玉琪點頭答應，心中大喜，當下傳了口訣，又教他如何凝集本身三陰眞氣、如何借物吐勁，解說得極爲詳盡。

方玉琪心切師仇，用心諦聽，加上他人本聰明，此時一經七指煞君指點，便已心領神悟，了然於胸。

七指煞君眼見方玉琪一點就透，心中大爲高興，隨手摘了一片樹葉，遞到方玉琪手上，指了指十丈外的一株大樹，道：「小子，來，你按照所傳口訣，發一掌給老夫瞧瞧。」

方玉琪接過樹葉，站起身子，依照口訣，把本身三陰眞氣凝集右掌，然後迅速把樹葉貼到掌心，揚掌吐勁，一片樹葉從掌心激射而出，啪的一聲，業已嵌入樹身。

方玉琪驀地一怔，接着心頭狂喜，連他自己也不敢相信，這一掌居然把一片輕飄飄的樹葉嵌入十丈外的樹身之中，這份功力，恐怕恩師在日也不易辦到。

他可不知自己得了歸駝子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內力，論功力，已不輸於當代一流高手，何況任何一種功夫，只要懂得訣竅，學起來自然容易。

但他回過頭去，却見七指煞君微微搖頭，道：「小子，『摧枯掌』三陰眞氣借物使勁，須蘊而後發，出掌無聲，中物若虛，你這一掌還嫌陽剛有餘，陰柔不足，所以只能把樹葉嵌入樹身，不能借物震物，發揮摧枯拉朽之功。好，你記着老夫的話，用心練習，就不難大成，老夫要走了。」

說到這裏，驀地雙臂一振，人已隨聲而起。

方玉琪給他這麼一說，果然覺得自己這一掌雖已彷彿達到摘葉飛花的上乘境界，但確實和借物震物還差得很多。

心念一轉，隨手摘下一片樹葉，潛心靜氣，再次照着「飛葉摧枯掌」心法，揚手一掌，往六七丈外的一株碗口大樹身上打去。

樹葉擊上樹身，這一回果然不再發出聲響，也不再嵌入樹身，它只輕輕一碰，便行飄落地上，樹身經這輕微一震，「喀啦」一聲，立即齊中折斷。

方玉琪大喜過望，口中不禁叫道：「好了，好了，這回該差不多了！」

他在說話聲中，正待跑去驗看。

忽然身後有人嬌滴滴的說道：「啊！好俊的功夫！」

方玉琪心中一驚，趕緊回過頭去，不知在甚麼時候，身後已站着一個玄衣少婦。

那女人長得十分冶艷，臉潤桃花，髮綰綠雲，柳眉含翠，眼瀲秋水，一身玄色衣裙婀娜臨風，別有一股少婦風韻，撩人情態。

她本來在驚詫之中臉帶煞氣，可是方玉琪這一轉過頭來，她不禁瞧得一呆，兩道眼神緊盯着他臉上，再也收不回去，眼角眉梢露出盈盈笑意，檀口輕啓，問道：「唷！小兄弟，你這手功夫是跟誰學來的？」

方玉琪被這突如其來的少婦怔得一怔，他可不是被她那美艷的容光所動，而是人家在甚麼時候落到自己身後，自己竟然一無所覺，光憑這份輕功就顯得比自己高出許多。他微一怔神，喝道：「妳是誰？」

玄衣少婦格格笑道：「我問你的話，你還沒有說呢，你叫甚麼名字？方才使的那一手掌法，是從那裡學來的？」

方玉琪一皺劍眉，冷冷的道：「妳憑甚麼問我？要是我不說呢？」

玄衣少婦嬌笑道：「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我看你還是老老實實的說好。」

方玉琪瞧着她那份妖艷模樣，心中已沒好氣，再聽她口氣如此狂法，不由劍眉陡軒，朗笑道：「我姓甚名誰，你不配問，跟誰學的掌法，妳更管不着！」

話聲一落，立即掉頭就走。

那知腳下才一跨動，只覺眼前一花，香風撲臉，不見玄衣少婦擧步，已然臉帶薄慍，攔在自己身前，冷笑道：「小兄弟，別忙，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呢，那能說走就走。」

方玉琪心頭暗暗吃驚，眼前此人的武功果然不弱，當即厲聲喝道：「妳待怎的？」

玄衣少婦柳眉挑動，噫道：「我又沒難爲你，幹麼這般兇？只要你好好回答我，不就沒事了嗎？」

方玉琪怒道：「妳這女人好沒來由，再不讓開，在下可要得罪了。」

玄衣少婦聽得一陣格格嬌笑，道：「憑你這點功夫，想跟我動手，還早着呢！」

方玉琪冷哼一聲，雙掌一錯，左手護胸，右手一招「手揮五絃」，向玄衣少婦拂去，口中喝道：「還不讓開？」

玄衣少婦腳下一動也不動，只是柳腰微微一扭，便已讓開掌勢，一面輕笑道：「你呀，眞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玉腕疾翻，纖纖五指翹若蘭花，出手奇快，反向方玉琪「肩井」穴上拂來，五縷指風，香噴噴地先已嗅到。

「蘭花拂穴手」！方玉琪驀然一驚，連護胸左手要想化解也來不及，腳尖一點，立即往後暴退三尺。

玄衣少婦的蘭花拂穴却一發即收，嬌笑道：「小兄弟，你退甚麼？我眞的要對你下手呀，你休想在我手下走得出三招兩式？」

這話可眞把方玉琪激怒了，他頂門冒火，一張玉臉登時脹得通紅，俊目放光，怒笑道：「好狂的口氣，方某出道以來，還沒有在十招之內，輸給武林中任何一人，就是接妳十招，又有何妨？」

「唷！瞧不出你小兄光的口氣比我還狂！」

玄衣少婦兩道眼神打量着方玉琪，只覺他人美如玉，這一生氣，更是俊臉飛紅，星火含光，美到無以復加，她移着輕盈碎步，逼近他跟前，淺笑盈盈的道：「你眞想和我動手？嗯，還沒動手，你不是已經告訴我你姓方的嗎？」

方玉琪只覺她眉梢嘴角春情蕩漾，腳下不由自主的退後一步，怒道：「只要贏得在下，妳想問甚麼，在下無不奉告。」

玄衣少婦妙目一瞪，道：「你說了可算？」

方玉琪道：「大丈夫一言既出，豈有不算之理？」

玄衣少婦媚笑道：「好個丈夫一言，我準叫你輸得心服口服，你進招吧！」

方玉琪敞笑道：「恐怕未見得。」

右掌一豎，「月移花影」已迎面推出，左手箕張，一招「天魔獻爪」，橫

扣玄衣少婦玉臂。

他心知對方口出大言，並非易與，是以出手就使出歸駝子成名絕技「鐵掌銀鉤」，一招兩式，快逾閃電。

玄衣少婦眼看方玉琪攻勢快速，不由柳眉微挑，嘴中輕哼一聲，身不動，膝不彎，只是嬌軀微晃，身法奇速，一個「移步換位」，方玉琪一招兩式便已落空，她玉臂輕舒，靈活如蛇，「錦絲纏腕」反勾而來！

方玉琪一怔神，一隻柔軟玉掌業已搭上自己左腕，輕輕一帶，身不由己的往前跨上一步，差點就撞進人家懷裡。

玄衣少婦美目盼兮，巧笑盈盈地一聲輕「嚶」，檀口微啟吐氣如蘭，一縷口脂甜香直沁方玉琪口鼻。

他玉臉驟紅，又羞又急，左手被人扣住，右掌借着進步之勢，一招「五丁開山」直切而出。這一掌，他是急求自解，內勁外吐，差不多用上八成力道，威勢奇猛！

玄衣少婦嬌哼道：「你心倒眞狠！」

右手扣着方玉琪左腕不放，微一側身，左手一探，又往方玉琪右腕抓來。

方玉琪右掌劈出，趁對方微一分心之際，功運左臂，一招「蒼龍昂首」，五指一反，掙脫玄衣少婦掌握，一下反扣住她右腕，但劈出的右掌，卻在此時又被玄衣少婦緊緊捉住。

玄衣少婦似乎想不到對方能夠掙脫自己握着的手腕，反過來扣住自己脈門，但她只是微微一怔，任他握住玉腕，並不掙脫。

這一來，變成你抓着我的右腕，我也握着你的右腕，四條手臂相互糾纏，四目相對，呼息相聞。

玄衣少婦兩隻水汪汪的媚眼，此時更是注視着方玉琪，霎也不肯霎一下，紅菱般櫻唇瓠犀微露，雙頰飛起朵朵桃花，嬌羞欲滴，艷光照人。

方玉琪只覺心中一蕩，一顆心簡直狂跳不休，趕緊別過頭去，功運左手，五指一緊，想閉住對方「脈門」要穴，那知才一運勁，陡覺玄衣少婦滑膩如脂的玉腕立時堅如鐵石，心頭一急，只得左手一鬆，放開抓着的右腕，一招「蜚短流長」向她胸口推出。

玄衣少婦粉臉更紅，嬌喝道：「小兄弟，你打到那裡來了?」

她顫巍巍的雙峯一挺，不避不讓，右手隨着話聲，疾出如風，又往方玉琪左手捉來。

方玉琪給她一喝，俊臉驟然一紅，堪堪推出的「蜚短流長」慌忙收轉，化掌爲指，往她肩頭點去。

玄衣少婦却早在他微分心神之際，左手一鬆，身往右旋，纖纖右掌業已貼上方玉琪後心，輕輕一推。

方玉琪連人家使的是甚麼身法也沒有看清，立被摔出去六七尺遠。耳中聽玄衣少婦嬌笑道：「對不?你要是眞和我動手的話，這一掌就得送了小命。」

方玉琪在地上打了個滾，站起身子，他原是心氣高傲的人，怎肯在玄衣少婦手下服輸，何況對方只不過仗着大膽作風，趁自己不敢下手，意存顧忌之時，使巧取勝罷了。心念轉動，立即冷哼道：「在下蒙妳手下留情，不過像妳這般投機取巧，有甚麼值得誇獎之處?」

玄衣少婦臉上一紅，嬌笑道：「好，你要是不服，不妨再來試試，唔，瞧你身佩長劍，想是對劍法較有把握，那麼你就使劍吧！」

方玉琪被她一再輕視，一股無名怒火再也遏制不住，朗笑一聲：「好，就讓妳試試方某師門劍法。」

驀地振腕出劍，撒出一片寒光，照着玄衣少婦飛捲而出。他一劍攻到，只見對方蓮步輕移，一閃躲開，耳聞連珠嬌笑，忽從身後傳來。

不，纖纖玉手同時往自己後肩拍到。

這又是甚麼身法?方玉琪心頭猛驚，趕緊使出「飄香步法」，肩頭一晃，也輕靈的閃了開去，手中長劍一式「倒撤天羅」，望玄衣少婦洒去。

他這一奇奧身法，也使玄衣少婦大吃一驚，嬌笑道：「瞧不出你果然有點門道。」

人隨聲轉，一下又閃到方玉琪身後，青葱般玉指展若蘭花，輕輕拂出。

她這一手，正是「三陰拂穴手」中的奇奧之學，看去平淡無奇，實則那一拂之中暗藏三招變化，不管你劍封掌架，或是縱身躲避，也難逃出那三招變化之內。

但方玉琪却待玄衣少婦玉手將要及身之際，忽然間一個轉身，消失不見。

玄衣少婦一拂落空，柳腰輕擰，閃電轉身。

方玉琪果然用「飄香步法」閃到了她的身後，刺出一劍。

玄衣少婦心頭大是驚楞，急忙展開「移形換位」身法，閃避對方劍勢，一雙纖手更不怠慢，蘭花拂穴，源源出手，同時兩道秋水般眼神，却盯着方玉琪雙脚之上，看他究竟如何閃避?

兩人全以迅靈奇奧的身法，游走閃擊，那裡還像甚麼打架，反之好像一對青梅竹馬的少年情侶在林前捉着迷藏。

大家都爲對方的奇異身法感到驚異，尤其是玄衣少婦，任她全神貫注，依然看不出方玉琪是如何移步和如何轉身。

自己的「移形換位」身法，已是輕功中最上乘的一種身法，移步出脚都有一定尺度，只要心念一動，立時身形念轉，奇快無比。

但此時和對方捉摸不定的身法相

比，「移形換位」似乎還要遜上一籌，幾乎吃了大虧。

她暗自盤算之際，正好方玉琪久戰不勝，猛地刷刷兩劍，使出了「通天劍法」中的兩招煞手絕學「通天徹地」和「橫瀰六合」。

但見一大片銀虹壁立如山，狂瀾怒捲，劍勢凌厲，果然非同小可。

玄衣少婦驀地一怔，她對這兩招劍法十分眼熟。

那是三年前，自己無意之中遇上了一位年輕劍客，竟一見傾心，不克自制，不惜以身示愛，勾引他投到自己師傳門下，結爲夫婦，當時他和自己動手過招，使的正是這兩招劍法。

不想三年之後，又遇上一個使「通天劍法」的年輕人，而且長得比他更爲英俊，尤其這一對大眼睛，亮得像兩顆寒星，裡面好像蘊蓄着無限吸力，只要瞧上一眼，立時叫人心跳神蕩。

正當她心中蕩起一陣微妙感覺，悠然神往，方玉琪的劍光已寒芒迸發，疾捲而來。

玄衣少婦驀然警覺，玄裳飄動，閃出劍幕，嬌聲喝道：「住手！」

方玉琪斜抱長劍，瀟洒的道：「在下並未落敗。」

玄衣少婦白了他一眼，道：「你方才使的，可是『通天劍法』中的『通天徹地』和『橫瀰六合』?」

方玉琪點頭道：「不錯，在下使的正是這兩招劍法，妳是否感到難以應付?」

玄衣少婦並沒有理會他，偏頭笑道：「那麼方少俠該是天台門下了?」

方玉琪道：「天台門下又待如何?」

玄衣少婦嗔道：「我想問你一個人……」

方玉琪微哂道：「咱們方才講好，只要妳贏得在下，妳想問甚麼，在下無不奉告，目前在下並未……」

玄衣少婦不待他說完，纖手連搖，道：「我問你的話，和咱們打賭無關，說明白了，也許大家不是外人。」

方玉琪道：「那麼妳問的是誰?」

玄衣少婦甜笑了一下，羞澀的道：「你一定認識他，因爲你的劍法和他如出一轍，他……他就是我的丈夫。」

方玉琪道：「妳的丈夫是誰?」

玄衣少婦瞟了他一眼，笑道：「他叫八手書生龍步青。」

「八手書生龍……妳說大師兄……」

方玉琪聽得全身一震，一雙俊目霎都不霎的瞧着玄衣少婦，自己奉恩師遺命，正愁茫茫人海，到那裡去找大師兄，不想無巧不巧，會碰上玄衣少婦，而且聽她語氣，已和大師兄結成夫婦。

那麼方才自己太失禮儀了，一張俊臉一時脹得通紅，趕忙收起長劍，走到玄衣少婦跟前，恭恭敬敬地作了一揖，道：「小弟方玉琪給師嫂見禮，方才多多冒犯，請恕小弟不知之罪。」

玄衣少婦一聽方玉琪果然是天台蒼松子門下、自己丈夫八手書生龍步青的師弟，不由想起剛才交手時的情形，心念愧怍，也粉臉一熱，飛起一片紅暈，連忙還禮，一面笑道：「果然是方師弟，你大師兄還時常提起你呢，幾時下山來的?功夫眞俊，叫嫂嫂好生佩服。」

說着妙目流轉，望着方玉琪又是嫣然一笑。

方玉琪心純如玉，此時既知對方是自己師嫂，那敢再作劉楨平視，只是低着頭，道：「師嫂過獎，小弟那裡是師嫂的對手，方才不是蒙師嫂手下留情，小弟早已落敗。」說到這裡，忽然目光一抬，口中叫了聲：「師嫂……」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只覺目光和師嫂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對個正着，心頭一慌，趕緊把目光移開。

此時日近中午，陽光和煦，方玉琪一張俊臉美如朝霞，直瞧得玄衣少婦禁不住心中一蕩，急忙鎮攝心神，羞紅泛頰的「嗯」了一聲，輕笑道：「方兄弟，我們既非外人，有話只管直說。」

方玉琪抬頭道：「小弟想請問大師兄現在何處?」

玄衣少婦沉思道：「他已隨侍恩師南返，我也要急着趕去，哦，方兄弟，你三個月之後到九宮山來，我們也正好回來了，嫂嫂替你置酒接風，你們師兄弟也好暢叙契闊。」

方玉琪聽說大師兄陪着她師傅南返，一時並未在意，當下躬身道：「三個月之後，小弟定當前往九宮山拜謁兄嫂，師嫂回去，還望代向大師兄問好，此刻小弟身有急事，恕要先走一步了。」

說到這裡，又躬身爲禮，往大路上走去。

玄衣少婦瞧着他英俊背影，走出幾步，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嬌聲喊道：「方兄弟，你快回來，我還有話問你呢！」

方玉琪回頭見師嫂招手相喊，只得依言走回去。

玄衣少婦眼波流轉，向他看了又看，柳眉輕舒，展開笑容，道：「方兄弟，我差點忘了，你方才練的那種掌法，不知是跟誰學的?可肯告訴我嗎?」

方玉琪見她忽然又問起「飛葉摧枯掌」來，心中不由犯疑，但繼而一想，練武之人只要遇上奇特功夫，誰也免不了引起好奇之心，這就含笑答道：「這叫『飛葉摧枯掌』，是剛才一位老丈教的。」

玄衣少婦迷惑的道：「飛葉摧枯掌?啊！兄弟，你可知道教你的人叫甚麼名字?」

方玉琪道：「那老丈就是昔年名震

武林的七指煞君，小弟也是剛才才知道的。」

玄衣少婦似乎微微一震，接着答道：「方兄弟，你有此奇遇，福緣可眞不淺。嗯，嫂嫂也得走了，你別忘了三個月之後，到九宮山來。」

嬌軀一轉，人影飄然飛起，轉瞬之間走得無影無踪。

方玉琪只覺這位美艷神秘的師嫂，武功之高，就是久享盛名的一劍、雙拐、三奇、四惡等人，怕也不過如此。

心中想着，也立即往大路上奔去。

不消一陣工夫，便已趕到石埭，正想找一家飯館歇脚，忽聽身後有人叫道：「老弟，你怎的此時才來，酒菜已快涼了。」

方玉琪回頭一瞧，原來正是獨孤握，他這時一手握着自己臂膀，笑道：「來，來，老弟想必早已餓了，咱們邊吃邊談，老朽還有話奉告。」

方玉琪見他果在石埭等着自己，當下也不再客氣，兩人走進酒館，見臨窗一張桌上已放着許多菜餚、兩副杯筷和一大籠饅頭，兩人落座之後，獨孤握舉杯一飲而盡，笑道：「老弟，快先吃些東西，老朽正想聽你說說方才那位高人究竟是誰？」

方玉琪確也感到腹中飢餓，這就挾了一塊牛肉和一個饅頭，慢慢嘴嚼，一邊就把自己和七指煞君相遇的情形，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

這一段話，可把名列四惡的獨孤握聽得目瞪口呆，他一連喝了兩口高粱，皺眉道：「照這麼說來，江湖上傳言的紅葉教教主想必就是當年九臂魔君的傳人，當年他爲惡武林，就是死在五大門派圍剿之下，難怪他的傳人一出江湖，便以五大門派作爲尋仇對象。」

方玉琪聽得悚然驚悟，連忙謝道：「若非老前輩提起，晚輩眞還想不到他就是九臂魔君的傳人。」

獨孤握緩緩的道：「目前雖然尚不能確定紅葉教教主就是九臂魔君的傳人，但也不會差得太遠，不過他始終不肯露面，此中也許另有陰謀。五大門派經此巨變，據說已公然推舉崑崙鍾二先生主持大局，老弟不妨把今日所遇，及早通知鍾二先生，從長計議，早作準備，方爲良策。」

方玉琪恭敬的道：「老前輩說得極是，晚輩適才從準提庵下山，敝師叔也曾如此吩咐晚輩，怎奈晚輩有一位師妹被崔如風那惡賊擒去，救人如救火，一時勢難兼顧……」

獨孤握突然雙目一睜，說道：「老弟這倒不必擔心，這等重大消息，不但與五大門派存亡攸關，而且關係整個武林安危，老弟救人要緊，此事由老朽飯後走一趟準提庵，轉告令師叔就是。」

方玉琪感激的道：「那麼有勞老前輩了。」

獨孤握正容道：「老朽二位摯友，歸駝子身遭橫死、瓢浮子無故失踪，即使刀山火穴，老朽也義無反顧，何況區區小事，只是老弟追踪惡郎君崔如風，他武功精深，而且慣使毒藥暗器，老弟此去，倒須小心才好。」

方玉琪劍眉一軒，憤憤的道：「諒他區區一個惡郎君，晚輩自問還不致落敗！」

獨孤握雖然不知方玉琪武功如何，但從他一雙眼神中看來，這年輕人功力之深，似乎不在自己之下，何況方才又得七指煞君傳授，想來不致有甚麼差池，這就微微點頭，一面低聲道：「老朽適才聽說有人瞧到崔如風在黎明之前，打從這裡經過，好像是往青陽方向去了，這一路人烟稠密，以老朽推想，他可能前往九華，老弟只要沿途注意，就不難追上。」

方玉琪想起月前自己到九華找尋師叔，下山時，在迎客松前不是碰上惡郎君嗎？可能這惡賊的巢穴就在九華。這就霍然站起身子，抱拳道：「承蒙老前輩指點，晚輩這就上路。」

獨孤握笑道：「年輕人就是這股火急性子，救人雖急，也不忙在一時，老弟，你就是要上路，也總得塡飽肚子再走，老朽這裡有幾顆專解迷藥的藥丸，老弟帶去，也可備作不時之需。」

說着從懷中掏出一個小小磁瓶，隨手遞過。

方玉琪連忙雙手接過，感激的道：「老前輩厚賜，晚輩拜領，救人如救火，晚輩就此別過，向準提庵送信之事，也就拜託老前輩了。」

獨孤握見他急着要走，只得說道：「老弟只管放心就是。」

*　*　*

方玉琪別過獨孤握，擔心呂姊姊安危，走出市鎮，再也顧不得驚世駭俗，施展輕功，一路往九華奔去，他這一展開脚程，當眞風馳電捲，疾逾奔馬，路上行人只覺一陣輕風掠過，那能瞧得清人影。

百來里路，不消一個時辰，便已趕到九華山下當日和惡郎君相遇之處，不但一路留心，沒有趕上崔如風的影子，再一打量山勢，此處不過只是入山之口罷了。

當日因爲大冷天氣，崔如風只穿着一襲青衫，而且相隔十多丈，他一步而至，才使自己住足注目。

但最多也只是匆匆一瞥，他是入山去的，究竟往那裡而去，九華山廣及兩百多里，一時又到何處去找？

方玉琪楞了一會，心想，不去管他，自己既然來了，就沿着山徑入山再說，一面四覷無人，從懷中摸出簡小雲送給自己的人皮面罩，戴在臉上。

（未完・十）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文・辛棄疾　圖・可飛

惡江湖

上文提要：黃書郎按照老規矩，建議關必三等人賠錢贖命，關必三心有不甘，邀請惡和尚無色前來繳款，却在銀票上塗上毒葯，使黃書郎中毒，幸而黃書郎服下從古班身上撈來的解毒葯後，不但無恙，還能把無色痛懲；無色沒命地逃何火星廟與何棄色及關必三會合，黃書郎亦追至，他在獲悉何棄色仍劣性不改，擬與無色聯手對付他之後，黃書郎旋動鋼棒，準備下手宰人……

惡父生惡子　名師出高徒

黃書郎却又對關必三道：「你看完這一仗後，一千兩銀子我要定了。」

關必三吼道：「爲你的狗頭擔心吧！我的兒。」

便在這時候，無色大踏步舉杖打來。

何棄色的傷果然好多了，惡郎中古班的醫術眞高明，如今再見黃書郎，他恨不得立刻剝他的皮。

他出手是瘋狂的，尖刀在他的手上打着旋，帶起的冷焰「咻咻」響，他的身子後動先至，十七刀已罩上去了。

七七四十九斤重的禪杖，也只有無色這種膂力大的人才耍得開，那杖影帶起的呼嘯，眞把人嚇一跳。

黃書郎一時間不敢用棒去擋，他暴閃，而且閃向何棄色的左側，無色的禪杖從他的身後掄過去，差半尺沒打中他。

黃書郎的棒就在他身形掠在何棄色左方的時候，「崩」的一下子正打在何棄色的肩頭上。

上一次他在何棄色的肩頭上捅了一刀，他不信才幾天他就會好了，所以便一棒打在何棄色的舊傷上。

「哎唷！」何棄色本來右手勉強握尖刀，不料黃書郎一棒打得他舊傷標血，尖刀握不住，立刻左手去握刀，他卯上了。

何棄色不管自己在標血，一個倒翻觔斗往回翻，人在空中，尖刀直往敵人的頭上扎。

他還厲叫如瘋子：「死吧！兒。」

他這個動作是出乎黃書郎意料之外的。何棄色拚命了，這種殺法就是不要命。

江湖上就有許多人是這種拚命的殺法，這也能鎭懾住你的敵人，可以使敵人寒心，便在這種狀況下，也許就能一擧得手。

然而，黃書郎也是個狠角色。

說他是狠角色，當然洞知其中三昧，何棄色嚇不倒他，當然更唬不住他。

他的身形似蚱蜢，一連三次跳，直到他認爲何棄色的身子已經對他不能構成威脅的時候，他才猛然轉過身來。

他發現無色和尚斜刺裡往他身邊兜來，光景還以爲黃書郎要逃走似的。

如果黃書郎對付他二人就要逃，黃書郎早就找地方藏起來了。

只見他哈哈一聲笑，往空暴起三丈高，呼的一下子落在關必三附近。

他還眞輕鬆的道：「姓關的，準備一千兩銀子吧，你就快看到最刺激的一戰了。」

關必三罵道：「他媽的，棺材裡伸手，死還要錢！」

黃書郎已笑着二次彈起身，只見他一頭撞向疾衝而來的何棄色的身前，棒子旋轉在敵人的頭頂上，發出

「噹」的一聲響，緊接着，只聽得何棄色撕破喉門也似的一聲嗥叫：「啊！」

灰暗中，何棄色手抱脖子往外旋，噗通一聲摔在三丈多深的坡下去了。

無色的禪杖便在這時候一招怒打猛虎，狠狠的打向黃書郎的頭頂。

眞快，黃書郎突然不見了。

無色大驚不敢回頭，他也像黃書郎一樣的如法炮製，急步往前走。

只不過他走了五丈遠，却發覺敵人如影隨形的就在他身後兩尺遠。

「砰！」

不等他回頭，後腦勺已挨了一記狠的。

「吭叱」一聲，緊接着一聲「噹郎」，無色抱着禪杖倒在地上了。

黃書郎立刻轉過身來，不料早已不見關必三的人影了。

姓關的非走不可。

他在何棄色中刀的時候就不吭聲的溜了。

兩個年輕和尚本來也站在廟門口的，不知何時也不見人影了。

黃書郎收起尖刀旋着棒，大步走近火星廟。

他老兄一直走到大殿上，眞邪門，五個和尚坐在地上。

五個和尚也都一模樣的雙手合什，閉目唸着甚麼。

黃書郎只看了一眼，便哈哈笑起來。

五個和尚不爲所動，他好像也不多囉嗦，轉身走入廟後院。

後院不算大，院子裡還有一口井，對面是廂房，房中還點着燈。

黃書郎走過去伸頭看，好像伙，一張桌子上又是肉又是酒，還有一盤葱油餅。

黃書郎也眞餓了。

從天黑折騰到三更天，從白紅院打到河岸邊，然後又在這廟門外，他早已飢腸轆轆了。

可也眞不客氣，三張葱油餅共有三斤重，他捲了一盤醬牛肉，一口氣全吞下肚，肉湯一大碗，他喝了個碗底朝天，本想再吃幾杯酒，他怕再上當。

於是，他拍拍肚皮走出門。

他也走出廟門外，而且還打着噎往南走去。

他又是一副快樂的樣子，吹起口哨了。

* * *

白天，黃書郎本想找個地方安逸的睡上一大覺，他走了不過五十里，便倒在一棵大樹下睡着了。

天空中有許多鳥兒，只不過有一隻灰蒼蒼的白鴿這時候已飛到了涼河的黑紅門總堂。

那是一隻從老通城飛去的鴿子，當然也是信鴿。

老通城第二分堂遭到黃書郎狠狠敲去一萬六千兩銀子而又折了白紅院的盤底，再加上黑紅門總堂發出的殺絕鐵令，於是，關必三就把黃書郎走的方向，以信鴿飛報總堂去了。

關必三沒有逃回老通城，他躲在暗中跟踪黃書郎，直到黃書郎朝南走去，關必三便立刻行動了。

* * *

這天的天色有些陰沉沉的悶煞人，道路上很難看到一個行人，靜蕩蕩的透着幾分寂寞的意味。

順着大路往南行，黃書郎精神抖擻的不緊不慢往前行，他的步履安祥而從容，一襲清涼的長衫，鈕子不上扣，抖呀抖的好安逸。

看起來他好像放單一樣孤零零的一個人，却是就在他哼着小曲走的時候，後面有一騎急馳而來。

黃書郎立刻往路邊讓，只見快馬上坐着一個青壯黑漢，背上斜插着一把砍刀，電滾一般的打從他的身邊馳過，那是個年輕人，因爲馬上的人還重重的看了黃書郎一眼。

黃書郎根本不把這人放在心上，他甚至連眼皮也懶得翻一下的仔細去看。

一個時辰過後，忽又聞得身後傳來快馬奔馳聲。

黃書郎再一次的往路邊讓，當然他也發現馬上人仍然是個年輕的漢子。

年輕人的背上也斜插着一把砍刀，打從他身邊奔馳而過的刹那間，一樣的以眼光重重的瞪了黃書郎一眼。

黃書郎就是想不通，這些騎馬的人是幹甚麼的。

念頭只在心中一動間，便也覺得有些好笑，大道上快馬奔馳本是普通一件事，有甚麼大驚小怪的。

只不過令黃書郎難以明白的，乃是這些快馬每隔一個時辰就會打從身後奔來一騎，而且均以同樣的眼光看了他一眼，馬不停，奔馳得更加快了。

黃書郎的心中開始犯疑。

他開始動腦筋了。

如果想證明這些快馬是爲他而來，最好的辦法便是他在快馬快追上他的時候立刻轉變方向。

江湖上有一種叫做「快馬追踪」的跟人方法，那就是當追踪某一個人的時候，只要確定被追的人走的方向就夠了，但爲了不引起此人的疑心，每隔一段時間，快馬便自此人身邊走過，以證明此人仍然在往此方向走去，那已經追過的快馬便直奔大營，把消息送到總堂口。

黃書郎就是懷疑這些快馬是爲他而來又爲他而去的，他不由得冷笑。

* * *

黃書郎在尋找地方，他準備在追踪他的快馬來到的時候，來一個突然轉道而行，以證明這些快馬眞的是爲他而來，爲他而去。

他果然發覺遠處有一片林子，綠

油油、青葱葱的盡是高大的松柏林子，如果走近看，還有些陰森森的。

他已經準備入林子了，他還往身後看，算一算時辰，也該追上來了。

他甚至還希望那些快馬快一點到來。

就在這時候，林中的樹後面，道路的草叢中，幢幢的人影宛如幽靈鬼魅般的悄無聲息的飄然而出。

黃書郎心中冷冷的想：「來得可眞快呀！」

從兩邊抄過來的人，加上迎面的幾個，約略的算一算也有個二十餘，這些人還有頭上纏白布，小白布圈套在左臂上，其中只有一個人未套白布圈，那個人却已兩目紅腫，光景是最傷心的一個。

黃書郎多少也帶點心驚的模樣，那迎面的五人中，一個身材高大、面龐朱赤的六旬老者，一雙鎖喉環套在他的雙臂上，目光如炬，鼻頭聳動，一身紫衫綢緞的後襬在山風的吹襲下發出噗嚕聲，前襬掖在腰帶上，露出緞褲是純黃色的，快靴上繡着一朵雲，這個……

不錯，是黑紅門門主「虎頭蜂」左宗正就是他。

迎着黃書郎，左宗正竟有着不屑的意味，碩大的鼻孔中不停的冷哼着。

左宗正的兩邊，各有兩個大漢併行，四個大漢中，黃書郎只認得一個，那人便是「拚命三郎」洪上天。

黑紅門有四大護法，看來左宗正已親率四大護法趕來了。

在左宗正五人之後，黑紅門內堂執法白布衣與丁卯仁緊緊的跟着，二人臉上那股子怨毒，黃書郎只一眼便看出來了。

這時候，分從草叢中走出了十幾個怒漢，俱都是血紅着雙目，提着各種不同的傢伙。

這些人有個共同點，那就是齜牙咧嘴的咬挫着牙，還發出咯咯響。

這十幾個人絕不是黑紅門一般打手，洪上天絕不會帶一般人物出馬，黃書郎就以爲這十四個人一定地位不小，至少也是分堂堂主之尊。

不過，黃書郎却很沉着，他的吃驚只是短暫的一轉眼間而已，他心中還眞佩服老通城的關必三，自己才走出老通城不足一日，涼河的黑紅門總堂已大批出動的攔在自己的前頭了。

如果黃書郎知道消息走得這麼快，他寧可找地方躲起來，也不放單的被人堵在這野林子外。

他心中明白，這是一場沒把握獲勝之戰，不但無把握，而且勝算只有兩成。

* * *

黃書郎站在路中央，他笑得十分勉强，也很乾澀，那模樣也透着無奈。

「各位，我不用猜想就知道，各位一定是衝着我來的吧？」

朱堂臉上雙目炯炯，六旬老者冷哼一聲，道：「你就是道上傳言的『惡客』黃鼠狼？」

黃書郎道：「不是的。」

朱堂臉一仰，嘿嘿冷笑不已。

一邊，「拚命三郎」洪上天怒道：「狗東西！你竟然不敢承認自己的臭名了，你怕了，是嗎？你爲你的所作所爲感到後悔了，是嗎？奶奶的，已經晚了。」

笑笑，黃書郎道：「王八蛋才會後悔過去的一切，大護法，你會錯我的意思了。」

洪上天指着黃書郎，對左宗正道：「門主，這小子就是專門坑我黑紅門的惡客黃鼠狼，錯不了。」

左宗正冷沉的道：「是嗎？」

黃書郎道：「在下不是叫黃鼠狼，偷鷄摸狗的事我不幹，打老虎鬥狗熊的勾當我才喜歡，別人叫我惡客，那是別人叫的，我可不承認，至於名字嘛……」他笑笑，又道：「我姓黃，名字上書下郎，書是詩書的書，文氣很濃，郎是兒郎的郎，可不是豺狼虎豹的狼，千萬別弄錯了。」

洪上天罵道：「你他奶奶的就會耍嘴皮子！」

黃書郎却對左宗正一抱拳，道：「看這模樣，眼前這種場面，你老大概就是黑紅門門主左大老爺吧？」

左宗正哼了一聲，道：「老夫左宗正。」

黃書郎道：「御駕親征呀？」

左宗正叱道：「下三濫的東西，你是何人門下？」

黃書郎道：「幹嘛了，套交情不是？」

左宗正冷笑，道：「相反，今日殺了你，提着你的人頭找上你師門，然後殺他個鷄犬不留。」

黃書郎道：「天爺，斬草除根呀！」

左宗正吼道：「殺絕與你這惡徒有關之人，也抵不過我兒少强一條性命。」

他的雙目又見淚，提到他的兒子，還眞令他痛心欲絕得難以忍受。

淡淡的，黃書郎道：「眞是父子連心啊，也父子情深得令我感動，只不過……」

左宗正突然厲吼，道：「小子，老夫此子乃未來黑紅門的延續，却遭到如此不幸，老夫要你親口說出，我兒少强是否爲你所殺？」

黃書郎怔了一下。

一邊的洪上天已吼道：「門主，錯不了的，他們五人頭上均遭重擊，這狗頭的一根鋼棒最愛往人頭上敲，少主與陰山四煞一定是死在他手上，屬下敢擔保一定不會有錯。」

原來左少强與陰山四煞的屍體匆匆運回涼河總堂口，那洪上天與運回屍體的「鐵頭」向冲，二人就一口咬定

是黃書郎下的毒手。

左宗正如今面對黃書郎，他為了確實證明是黃書郎下的毒手，所以他才有此一問。

左面七人中的「鐵頭」向冲已叫道：「門主，我們將這小子堵在此地，形勢上他今天是死定了，在這種了無生機的情勢下，門主如此問他，這小子當然不會承認少門主是他害死的。」

黃書郎哈哈笑了。

他看看三方面的人物，淡淡的道：「這是甚麼話，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不錯，是我宰了那小畜牲，如果說我殺人不敢有所擔當，娘的皮，當初我也就不會下手殺人了，我為甚麼不敢承認。」

洪上天大吼道：「門主，這小子承認了，我們還等甚麼？」

左宗正心中也吃驚，誰的門下如此跋扈，江湖上實在少見，尤其是面對生死關頭。

他伸手攔住四大護法的衝動，冷靜的道：「很有骨氣，也像個男兒漢。」

黃書郎道：「我根本就是個男子漢。」

左宗正道：「你敢說出你的師門嗎？」

黃書郎笑笑，道：「左門主在套我說出我的師門了，哈……激將法也用上了。」

左宗正道：「如果你是男子漢，你就說出你的師承，小子，你敢嗎？」

淡淡的，黃書郎道：「其實，我若說出教我育我授我藝業的人，左門主一定會大失所望，因為我根本沒有師父。」

左宗正火大了，怒罵道：「放屁，若沒師承，你這一身武功從何而來？」

黃書郎道：「說穿了，我甚至連我的父母也不知道，我只是一個快要餓死在廟牆外的孤兒。」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又道：「是我乾爹把我抱去養大的，乾爹就是我父母，乾爹也是我師父。」

左宗正厲聲道：「誰……誰是你乾爹？」

黃書郎道：「皇帝老子。」

他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楞了一下。

但旋即聞得洪上天大罵道：「放你媽的屁，你小子在胡說八道的唬爺們呀！」

笑笑，黃書郎道：「當然不是眞的皇帝老子，而是在我的心中，我乾爹就如同皇帝老子一般，我尊敬他老人家，我更愛他老人家，因為他很偉大。」

左宗正吁了一口氣，道：「小子，你那可惡的乾爹在那裡，他叫甚麼名字？」

黃書郎黯然的道：「我的乾爹已不在這醜惡的世界上了，他老人家是被人坑死的。」

左宗正怒道：「胡說！又是胡說！」

黃書郎道：「你應該相信，我是個不說瞎話的人，左門主，我乾爹早就死了。」

左宗正臉色極寒，道：「你那乾老子他叫甚麼？」

黃書郎恭謹的道：「當年江湖上的『飛雲怒虎』石不古就是我乾爹。」

左宗正聞言，臉色立變，咬牙切齒的道：「好啊，原來古老頭是你的乾爹呀！」

黃書郎道：「左門主也認識我乾爹？」

左宗正吼道：「便剝了皮，我也認得那石老怪，娘的皮，自從我立山開寨以後，正想再找他一較高下，却傳來了他的死訊，當時我還不相信江湖上有人能壓得住那專門搗蛋的獅虎二人，後來才證實石老怪死了，便是那『西山狂獅』田不來聞言也完了，哼……」他連哼數聲，又道：「這些專在道上製造血腥的傢伙，命是不會長久的，就如同你小子！」

黃書郎臉上在變顏色，有人咒罵他乾爹，他當然會怒火攻心。

左宗正又沉聲道：「不錯，有其師父必有其徒，你小子的作風就很像當年的石老怪，愛管些狗閒事，在道上不得人緣，嘿！你小子馬上就知道愛管閒事的下場了。」

黃書郎道：「左門主，我請問你一句話，問完了咱們再殺，如何？」

左宗正道：「說！」

黃書郎道：「令郎是個武才呀！」

「要你此刻奉承，晚了！」

「是晚了，只不過他也應該死。」

左宗正要出手了，黃書郎立刻又向左宗正道：「左門主，你很愛你的兒子左少强，是嗎？」

左宗正道：「老夫以他為榮。」他頓了一下，又道：「天下父母那有不愛自己子女的。」

黃書郎雙手一拍，道：「得，左門主終於說了一句天地良心話，天下的父母沒有不愛自己子女的。」他臉色猛一厲，聲音提高，道：「左少强在老通城經營一家人肉舖子，是也不是？」

左宗正叱道：「關你何事？你走你的陽關道，我兒過他的獨木橋，河水不犯井水，你去搞你乾爹教你的打家劫舍，做你的無本生意，我兒着人開他的半掩門，做他的窰子買賣，兩條路上各自幹各自的，你居然黑心去搗了白紅院，抄了姑娘們的窩，小子，你知道白紅院養了多少人吃飯，上下打點，張羅設備，共有五、七十人靠那白紅院養家活口，你他娘的胡攪一通，弄得老通城的白紅院雞飛狗跳，姑娘們也斷了營生。」

黃書郎冷冷道：「眞是人嘴兩片皮，你的兒子左少强在道上正是一匹小色狠，他用的手段眞夠毒，派人到處去找花姑娘，一旦被他看上，弄一包

寶物去下聘，硬把人家大姑娘拉上床，他先玩上一陣子，然後說人家的姑娘早就破了瓜，是個不貞的破姑娘，生生把姑娘送進白紅院，他仗着有個老爹是黑紅門的當家，更仗着手下一些惡漢似虎狠，誰還敢找他去理論，江湖上也少有人敢和他提一提他做的缺德事。」

左宗正怒罵道：「可惡，滿嘴胡說八道，這些事你是聽誰說的。」

黃書郎自懷中摸出那本小册子，抖手抛向左宗正，道：「吶，這小本子來自你兒子的口袋裡，十六個良家姑娘被他玩過以後推入火坑了，你若不相信，打開小本子看一看便知道了。」

左宗正當然不用看，因為黃書郎的話他早就知道了。

兒子幹甚麼事，老子第一個知道，天下沒有一個糊塗父親的，只有在兒子出了事以後，老子才裝糊塗。

左宗正却不一樣，他忿怒的道：「很好，這是你得自我兒少强之物，也是一項佐證，證明果然是你殺了少强的。」

黃書郎道：「我一直沒有否認。」

左宗正道：「果然石不古作風，小子，你今天死吧！」

黃書郎冷冷道：「我還不打算死，左門主，得勞動你的大駕了。」

左宗正重重的哼了一聲，道：「你不配！」就在他的怒聲裡，只見他右手一揮，道：「各路堂主聽着！」

分別據守在三個方向的十四名堂主，立刻高聲同應：「屬下在！」

左宗正緊接道：「小心圍緊這小子，他若企圖往外突圍，殺無赦！」

「是，屬下恭敬領門主令諭。」

黃書郎哈哈笑道：「眞夠威風，也很夠排場，牛鬼蛇神一大幫。」

左宗正嘿然一聲，道：「你馬上就知道誰才是江湖大豪。」

黃書郎道：「非左門主莫屬。」

左宗正咬牙道：「內堂執法何在？」

就在他的身後匆匆的轉出兩個人，這二人黃書郎當然認識，白布衣與丁卯仁不只一次與他交過手。

只見二人併肩對左宗正施禮，道：「門主吩咐。」

左宗正道：「你們二人曾與這潑皮交過手，竟然失手在他的手中，本門主實在不太相信，今天你們二人再出手，倒要看看這小子的手法到底有何高明之處。」

「遵諭。」

黃書郎哈哈笑了。

他雖然笑得出來，心中却十分緊張，他知道今天乃生死關頭，至少喜笑怒罵得收斂收斂，全神貫注的幹上這一仗了。

他的棒已拔在手上了。

當然，他的尖刀也握在手上，雙目看着往他移來的白布衣與丁卯仁。

「叭叭叭」，白布衣的烏鞭在空中抽得像火炮般的嚇人，他齜牙咧嘴的嘿嘿笑道：「黃鼠狼，你趕快禱告吧，死了以後就不會下十八層地獄了。」

黃書郎道：「下十八層地獄的是你們，老子是來催你們命的人。」

三尺半長刀高擧在空中，丁卯仁咬牙道：「王八蛋，幾次被你逃掉，今天老子在琢磨，應該先斬斷你一雙會跑的狗腿。」

黃書郎不甘示弱的道：「是嗎？你小子也得要小心你的腦袋破，這一回我一定叫你的腦漿也流出來。」

於是，二對一的殺法展開了。

白布衣的烏皮鞭在空中盤龍也似的，兜頭往黃書郎抽纏上去。

黃書郎只用眼瞟着敵人的鞭梢，人並未立即動，因為還有個揮動三尺半長刀的丁卯仁。

於是，斜刺裡那把「咻」聲嚇人的長刀跟着攔腰斬到，而丁卯仁的動作是粗野的，他身邊刀走，直撞過來。

黃書郎的純鋼棒「呼」聲點地，身子冲天飛起如蒼鷹，就在這時，白布衣那盤纏的烏皮鞭急速的在下面佈了一片鞭影，堵兜黃書郎可能落下的每一個方向。

黃書郎的棒子連連疾點又絞，刹那間，他好像一身被無數根棒子包圍着一般，對準丁卯仁直衝過去。

金鐵在瞬間撞擊，丁卯仁怪叫着凌空翻滾，鋼棒打在長刀上，他的刀幾乎被打得脫手飛去。

黃書郎看來是撞擊丁卯仁，却在震退丁卯仁的同時，他又擰腰反彈，烏皮鞭回抽瞬間，鋼棒已打在白布衣的手腕上，同時左手尖刀捅過去了。

來不及揮鞭，白布衣竭力後躍，那烏皮鞭反而成了他的累贅似的握也無力，丟也不是。

這只是一個照面，還不及一招的事，而站在一邊注視的左宗正，木然的對身邊四大護法道：「小心他那把尖刀，那刀與他的刀法。」

眞是行家，左宗正一眼便看出黃書郎手上的「惡信」短刀了。

丁卯仁雙手抱刀，發瘋也似的狂叫：「殺！」

大旋身閃過敵人的尖刀，白布衣重聚功力於烏鞭上，他配合着丁卯仁的狂叫：「殺！」

空中刹時鞭刃交織，打着旋風般捲向敵人。

黃書郎似乎突然發了瘋，宛似魔神附體般的大力，難以抑止，那眞是怪異與神詭般的瘋狂，他的棒子打着勁旋，旋出一片光華，閃縮在他的週身上下每一個可以閃動的部位，長刀飛上了天，烏鞭掉落在地，沒有「弄弄」聲，但白布衣與丁卯仁二人幾乎互相摟抱在一起，更且流着鮮血往外撞去，光景傷得爬也爬不起來了。

是的，左宗正說對了，黃書郎最是不願以尖刀刺殺的手段，這時候他用了。

他必須在此刻痛施殺手，除非他不想活了。

就在黃書郎旋轉着身形不可思議的閃向一邊，而且他還眞的氣定神閒的樣子，所有人都忿怒了。

兩邊圍着的堂主與四大護法就要出手了，左宗正却厲聲叱道：「四護法何在？」

洪上天當先走出來，緊跟着一個灰髮老者手提一根倒刺巨杵，橫着肩膀走上前，與此同時，另外兩個黑漢抖着滿臉虬髯，肩上扛着砍刀，自兩邊走出來。

四個人恭謹的對左宗正施禮，齊聲道：「四護法聆聽法諭。」

左宗正戟指對面冷冷笑的黃書郎，道：「拿下。」

「是！」

黃書郎却哈哈笑了。

他笑着對左宗正道：「娘的，人海戰術不是？以多爲勝老子照單全收，姓左的，別在我面前擺譜，搞排場，回去你的黑紅門，關起門來當皇帝也沒人管，眼前，你只不過是個人熊，有甚麼好咤呼的。」

左宗正冷哼，道：「老夫決心點你的天燈，小子，你就生受吧！」

黃書郎道：「那是你說的。」

左宗正叱道：「拿下！」

洪上天四人已將黃書郎包圍住，四個人四個方向，在聞得左宗正二次喝叫「拿下」的時候，四個人立刻發動了。

洪上天的鬼頭刀暴斬如電，從黃書郎正面殺去，那灰髮老者慢條斯理的抱着他的倒鈎刺杵，直往黃書郎緩緩的走去，好像他不是同敵人在拚命，而是要與黃書郎攀交情似的滿臉掛着笑。

身後的兩把大砍刀却旋風也似的到了黃書郎的後背上方了。

黃書郎一聲斷喝，他的人宛似螺絲在上旋一般筆直的往空中冲天而起四丈高。

這身法好像他們沒有見過，便「鐵頭」向冲也吃一驚。

這時候，黃書郎拿出他的眞功夫來了。

他不能有任何閃失，因爲這一回他輸不起。

要命的時刻是不容任何失誤的。

不能像當初被洪上天四人堵在荒洞口時候一樣，一個大意背上挨了一刀。

半空中，他忽然使了個燕子穿雲身法，上身下壓，頭下脚上，猛古丁往洪上天撞去。

「拚命三郎」洪上天齜牙咧嘴哈哈冷笑，他心中可樂了，拚命不是？老子外號就是「拚命三郎」，來吧！我說兒。

他心中在想着，鬼頭刀已在他的頭上交叉縱橫十八刀，佈成一道刀網，就等着把敵人碎屍萬段了。

於是，金鐵撞擊中，黃書郎的身子就好像窒息而停滯在半空中一樣。

「倒轉乾坤。」

左宗正一聲驚呼甫出，洪上天已發出淒厲的狂嗥：「唔……啊……」

洪上天反手捂住冒血的後脖子根，他那個後肩中央好像出現個血泉一樣。

他的身子往外撞，鬼頭刀只拖了一丈遠便脫手了。

落地，黃書郎二次拔身起，他仍然拔身半空中，就在他的足下，像巨浪般的發出轟的一聲響，原來，那灰髮老者的刺杵風雷般的掃過來，差半寸未掃中黃書郎的一條腿。

這灰髮老者乃是黑紅門中最陰毒的人物，江湖上提到「惡剝皮」就是此人，而在黑紅門中，人俱稱呼他一聲尹老而不名。

姓尹的名叫尹占山，他被稱爲「惡剝皮」，實乃因爲他的手中兵器太過霸道，巨杵上滿佈尖刺，中在人的身上便立刻被撕去皮肉一塊。

巨杵足有四十斤重，上面的刺亮晶晶，抖動起來宛似許多閃亮的星兒的模樣。

黃書郎彈身在半空中，只不過他只上升了一半，發覺下面的巨杵力道已老，這種時機是有利的。

於是他壓下上冲之勢，反手一棒打過去。

「叭！」

「啊！」

這一棒他用了十成力道，這正打在灰髮老者尹占山的鼻頭上。

眞要命，打得此老滿臉血肉模糊，碎肉點點中，便雙目也好像爛了一樣直往外撞去。

姓尹的也眞狠，痛歸痛，叫歸叫，雙手握着巨杵轉動着身子，繞圈打又砸，他已敵我不分了。

就在這時候，另外兩把大砍刀捲地流雲般殺過來。

黃書郎抖起一身冷芒，便往撲擊而到的二人中間撞去，他好像不要命了。

這二人也是道上响噹噹的人物。

一個叫「惡刀客」范洪，另一個是「山大王」秦大力。

兩人見黃書郎不逃避，反而一頭撞進來，兩個人的心中就是一喜。

不料，黃書郎的怪異身法眞不可思議，他的身子如游魚，「咻」的一聲穿進刀叢裡，便也傳來兩聲「噹噹」響。

「唔！」

黃書郎的棒子敲得妙，分別打在兩個敵人的膝頭上。

兩個敵人一歪身，一邊的左宗正厲吼：「好一手游龍戲鳳！」

黃書郎的身子剛站定，十四個圍着的黑紅門各分堂堂主已往黃書郎撲擊過去了。

「鐵頭」向冲更是狂叫如虎，道：

「殺了他。」

一聲斷喝傳來：「你們退下，讓我親自收拾他。」

黃書郎深吸一口氣，他把被汗水弄濕的雙手在褲管上擦了擦，道：「左門主，眼下的情況很明顯，你們一心要我的命，我又不想死得太早，我還年輕，有許多事情等着我去辦，所以我覺得我不能死，不如我們打個商量，你看怎麼樣？」

左宗正道：「除了生與死，已沒有商量餘地了。」

黃書郎道：「左門主，我可是手下留情了，如果眞要卯上幹，我又在乎甚麼？」

左宗正冷哼道：「那麼，你就卯足勁拚命吧！」

黃書郎道：「左門主，你的四大護法與兩大執法均只是受了傷，暫時無再戰之力，這就是我手下留了情，難道我還要怎樣？」

左宗正陰森森的道：「沒有人要你手下留情，也不會有人承你的恩德，一開始就是一場豁命的搏殺，黃鼠狼，當你挨刀的時候，你會發覺我及我的屬下將會毫不猶豫的朝你致命之處下重手，而且……嘿……還將留下你一口氣，在這遼天地的林邊點你的天燈。」

拚命穩住忿怒的情緒，黃書郎用力咬咬唇，道：「看來左門主今日非取我的命才甘心。」

「虎頭蜂」左宗正的鎖喉環上下交錯，他出手如電，紫衫飄揚中，他已流電迴射般的攻出了十七次。

金光眩目飛閃中，他的身子已融合在一片影像裡，勁氣如嘯，力道似刃，一雙鎖喉環在他的手中已至出神入化了。

黃書郎翩然騰挪，鋼棒暴擊如驟雨滾雲，連帶着左手尖刀「惡信」也狂刺不已。

眨眼之間，雙方已作了數十次接觸。

灰髮飄拂中，左宗正的雙鎖喉連環夾擊電一般的直往敵人的棒上套去，就在他快要套牢出棒子的時候，右腿疾抽又掃，地堂腿配合得相當妙，一般而言，視爲佳作。

黃書郎的「惡信」絞着刺殺，他絕不會上這種當，忽然棒子平推，擋住了被鎖喉環套上之危，他的「惡信」毒蛇也似的昂首挺刺，剎那間宛如出現一片彩霞迸射，那迷人十色的光芒，正燦爛的流閃着，便也甩開下面暴踢而來的那條腿。

於是，兩條人影倏分又合，左宗正狂叫如獅：「死吧！兒。」

無數光環沒命的罩上敵人，豁出命了。

黃書郎不作稍讓，誰怕誰？

他的棒子上擋下擊，左手「惡信」却認眞的連捽一十七次。

終於，兩個人倏然分開了。

左宗正灰髯飄飄，喘息吁吁，滿頭冒起汗珠子來，他的肩與右手上在冒血。

黃書郎腹部與左肩上被鎖喉環敲打得痲木不仁，他的口角也在溢血，顯然受了內傷，他有些窒息感。

猛提一口氣，左宗正嘶吼的道：「給我圍緊了殺。」

圍在四週的十四名分堂堂主早就忍耐不住了。

仍然是「鐵頭」向冲的吼聲大：「殺！」

「殺！」

十四個怒漢合擊，這光景，黃書郎的心中最明白。

他肚子上挨了一記，怕是斷了肋骨不知有幾根，方才他以乾爹教自己保命的那招「誘龍鬥虎」傷了左宗正，但左宗正的一招「雙鎖惡龍」亦還報得難以忍受。

問題來了。

他只是一個人，而敵人的大批援手都不是簡單人物。

以目前的情形，好像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不拚也得拚。

黃書郎運足一口氣，咬緊牙關，竭盡力氣攻拒於羣敵狂殺中，他吃力的奔掠閃殺，猶得注意左宗正的偷襲，眞也難爲他了。

左宗正心中惱火極了，以黑紅門一門之尊，猶無法擺平黃鼠狼這個殺死愛兒的兇徒，如此實在有些窩囊。

他在發出圍殺命令的時候，就覺得窩囊，他老下臉皮下達這種以衆凌寡的命令，實在有失身份，然而他又不得不老下臉皮，因爲殺死兒子的仇人就在面前，如果不如此，怕是很難收拾得了這頑徒。

搏殺進行得異常慘烈，沒多久，黃書郎已是全身冒血、傷痕纍纍，他血染重衣，口吐血水，雙目更見血紅一片，那汗水和着血水，順着他的腮幫子流入口中，鹹鹹的，可也帶着腥羶苦澀。

這，原本就是江湖——惡江湖。

黃書郎仍然能拔空而起三丈餘，騰空也是他選定目標下擊的目的，他已經數次下擊成功了。

黑紅門這邊十四個分堂堂主已有五個在冒血，他們却仍然帶傷不退，殺紅眼了。

於是，黃書郎再一次拔空而起三丈高，却不料他的身子剛剛升到高空，斜刺裡金光打閃，一對鎖喉環往他的頭上套來了。

這個動作大出黃書郎的意外，左宗正應不會在此刻偷襲他的。

但左宗正還是追上空中來了。

原本是下壓撲擊之勢，黃書郎立刻改變身法，他出棒擋在頭頂上，緊接着施展凌空飛躍，虛空七個觔斗連着翻滾不停，目的只是以一口眞氣逃過左宗正致命的一擊。

不料當他氣力已盡正要落地之時

，忽然發覺左宗正的那雙金環仍然在他的身後不及兩尺遠。

左宗正也跟着凌空虛渡，硬是不放過要取黃書郎的命。

黃書郎貼地溜着翻滾，只見左宗正金環交擊不已，就在一陣追擊與狂閃中，黃書郎暗中一咬牙，忽然不躲了。

他反方向繞向敵人的懷裡。

「噹！叮！沙！」

「啊！」

夾雜的聲音很難分清怎麼發出來的。

只不過當兩個人分開的時候，黃書郎的左臉頰已血糊淋漓，分不清那是人臉了。

他只是一挺間，立刻拔身狂奔。

他只有一口奔逃的氣了。

後面，左宗正未曾站起身，他的雙環又套回雙臂，而空出的雙手拚命的捂着胸腹間。

是的，黃書郎在要緊的時候撞入他的懷中，便也殺了一刀在他的胸口下方。

十四個堂主追上來了，有一半伸手去托左宗正。

「門主，門主。」

「殺……了他。」

是的，有幾個去追黃書郎了，其中就有「鐵頭」向冲在內，他恨透了黃書郎。

只不過黃書郎很會逃，他盡往茂密的森林裡竄，而且身法之快，比個眞的黃鼠狼還要快。

於是，追殺他的幾個黑紅門堂主又聚在一起了。

那向冲破口大罵：「他奶奶的，此獠不除，我黑紅門之大患也。」

這時有人提醒大伙，道：「快折回去吧，不知門主傷得如何了。」

依照向冲的意思，還想再往深處搜找，只不過此刻天也快黑了，如此荒林更不易搜找像黃鼠狼這種人物。

* * *

黃書郎從未受過如此重的傷，此刻他伏在一叢草窩裡直喘氣，對於這次搏殺還能留得一口氣呼吸，他已經感到相當的滿意了。

有傷就得盡快醫，他懷中有的是治傷的藥，當然，那全是從「惡郎中」古班手中弄來的。

他仔細的查看傷處，眞不輕，肩頭上、肚皮上，甚至兩條小臂加上半張臉，全都有鮮血冒出來，最叫他難以忍受的，莫過於肚皮上狠狠的挨了一環。

「虎頭蜂」左宗正狠狠出手，中了他的鎖喉環，比中一悶棍還令他難受。

服了藥又把傷口加以處理，黃書郎頓感自己又撿回一條命。

他又笑了，只不過他的笑沒人看得到。

* * *

黃書郎很會照顧自己，服了藥之後他並不立刻離開林子，他找了一處枝粗葉茂的大樹，把自己隱藏在樹叉上，他呼呼的睡了。

如果說他眞的那麼安心睡得着，那也是古班的傷藥實在妙極了。

因爲，當東方泛起魚肚白的時候，黃書郎才在一陣鳥叫聲中醒過來。

於是，他緩緩的溜到樹下，他左右前後看一遍，方才哈哈的笑着往林外走去。

他也察看受傷的地方，好多了。

當然，他也檢查內傷，也幾乎完全好了。

黃書郎笑駡道：「好個惡郎中，你的藥也太可愛了，娘的，總得設法子再多弄些備用，呵……」

他笑着走出林子，也緩緩的到了大路上，想着昨日夕陽下，此處一場血戰，他幾乎連老命也留在此處。

抖一抖身上的草葉，黃書郎正要大步走去，猛古丁，他楞住了。

他發覺前面一道斷崖下，併肩站着六個惡漢。

於是，他又回身奔去，只不過奔了半里遠，迎面又見三個怒漢朝他走過來。

原來這一處的山林很特別，大道沿着林邊由北往南，林子的另一面盡是惡山斷崖，別說是受傷的人，便正常的人也不容易從林後面走得脫。

昨晚天黑以後，「鐵頭」向冲幾人空手走出林子，被重傷的左宗正叱責了一頓。

左宗正決心不放過黃書郎，他知道黃書郎受了重傷而逃不遠，他就命人再從林子兩端兜，便也被向冲幾人發覺只要守緊兩端，黃書郎早晚也會出來的。

果然，黃書郎走出林子了。

這眞是收拾黃書郎的絕佳機會。

向冲就以爲捨此機會，以後很難再有這種機會了，所以他很同意左宗正的看法。

現在，黃書郎不走了。

現在，從路的兩邊併肩走出兩排人，數一數，一共是九個人，九個黑紅門各路分堂的堂主人物。

黃書郎笑了。

兩邊的九人也在笑，只不過黃書郎是苦笑，而向冲他們却是冷笑。

冷笑總是不懷善意的。

而且，許多人的冷笑叫人全身不自在。

黃書郎開口，道：「各位，原來各位尚未離開呀！眞是盡忠職守，奉行命令。」

「鐵頭」向冲冷哼又冷笑的道：「走？沒有帶着你的屍體，沒有提着你的人頭，怎麼回去祭我少門主的亡魂？」

黃書郎道：「貴門主有傷在身吶，應盡早醫治。」

（未完・十七）

狐步歲月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失復而得珠玄　求强可不情愛

上文提要： 三船、陰九成、王化城串連在一起，務要得到玄珠爲止，三船告誡梅子不要和小莊來往，小梅不聽，因小莊和義母有染，怒將小莊的玄珠帶走，三船認爲小梅和小莊反目，使小莊不敢接近自己妻子，就無從奪取玄珠，花瑛想爲小梅解困，三船便將花瑛殺掉，想嫁禍小梅，使她天涯亡命的被仇人追殺，使小莊再和自己妻子快樂。小莊找到梅子時，可惜玄珠已落入三船手中……

三船以爲擊傷皇甫嵐或制住他，必能引出莊嚴來，除非莊嚴眞的已經死了。據他所知尚未死。

皇甫嵐越來越不濟，不久挨了兩掌。被這等人物擊中一兩掌，非同小可。皇甫嵐口角滲出血絲，此刻就是想抽身，只怕也來不及了。

就在這時，另外一道人影，有如天空的怒隼疾射而來。三船似乎知道不便久留，突然撤退。

一個倒縱就是十丈左右，且是來人的相反方向。

由於來人還在五七丈以外，所以三船還是溜了。

也許他無法對付這主僕二人。

皇甫嵐要追，莊嚴道：「不必追了！追不上了。」

「主人，這東西落入此人之手，可能會帶回扶桑。」

莊嚴道：「當然，但沒有那麼快。」

「任何一個扶桑人得到此寶都會不顧一切立刻潛回扶桑的。」

「他還要辦些事才會走。」

「主人是說他要帶走常薇薇夫人？」

「正是。」

皇甫嵐欲言又止，他本想說常薇薇夫人和小莊有一手，可是這些話怎可對莊嚴說出來呢？

「走吧！去找常薇薇。」

* * *

小莊未找到夫人（常薇薇），莊嚴也未找到。

那谷中已無人居住了。

小莊等很沮喪，他們都以爲，三船會盡快返回扶桑。

梅子道：「小莊，你不必發愁，他果眞回到扶桑，我帶你們去扶桑，他是絕對想不到的。」

小高道：「好主意！順便到扶桑去玩玩。」

小莊道：「那不會好玩的。」

「不妨！」梅子道：「只要隱匿得好，我會設法掩護你們，只不過要小心，而且要一擊成功。」

小莊道：「梅子，這不失爲一條路。」

梅子道：「但願他暫時還不會去扶桑。小莊，你是不是很希望得到那玄珠？我覺得我受的惠也不少，我的內力也增長了許多。」

小莊道：「當然，最重要的是，中國的寶物不能落入扶桑野心份子之手，那會貽患無窮。」

梅子道：「對！一定要奪回來。」

這工夫他們發現小巷口走入一人。

這人竟然是夫人常薇薇，手中還提了個包袱。

這是一家餃子館，在胡同盡頭，所以迎着巷口，三小都看清了來人，不由互視了一眼，十分驚奇。

只不過他們幾乎都猜到夫人包袱

中是甚麼東西。

梅子心中在想：萬一包袱中就是玄珠，而且是專程送給小莊的，她又怎能不許小莊接受這份厚禮？

如果小莊接受了，小莊有甚麼理由拒絕夫人？

小莊不能不起立招呼：「大姐……」

「小弟，我這個不速之客歡迎嗎？」

小莊道：「這是甚麼話？請坐！」

夫人坐下來，梅子打量着夫人，不能不承認這個中年女人的魅力，也難怪小莊會被她迷住了。

小莊叫小二添了杯筷，爲她斟上酒。

夫人舉杯道：「小弟，爲今日相見乾一杯！」

小莊和小高都舉杯，只有梅子未舉杯。

梅子道：「請問，我該叫妳甚麼？」

夫人淡然道：「妳隨便，愛怎麼叫就怎麼叫。」

梅子道：「總不能叫你莊太太吧？」

夫人的涵養眞好，笑笑不答。

小高道：「稱呼無所謂，只要上了床頂事就成！」

夫人道：「小弟，我來此是送你一件禮物的。」

小莊道：「眞謝謝了。」

「怎麼？小弟也不問我是甚麼禮物？」

「大姐送的禮物都不會太差。」

「如果是你急欲得到的呢？」

「那我就更感激了。」

「只有這麼一句話？」

「我想大姐送小弟禮物，不是爲了聽幾句感謝的話吧？」

「當然，當然，這包袱中的球你喜歡吧？」

「喜歡。」

「你可知是甚麼球？」

「不管是甚麼球都是一樣。」

小高道：「只要不是渾球就成。」

夫人道：「是玄珠。」

這本來也不是意外，但由夫人親口說出就不同了。

小莊道：「這禮物的確珍貴！」

夫人道：「小弟，喜歡嗎？」

「當然，因爲它本來就屬於小弟和梅子的。」

「這麼說，把姐姐的功勞一筆勾銷了？」

「當然不！只不過任何事都有其原因的。」小莊鄭重地道：「今後我會當妳爲親姐姐看待。」

「你知道姐姐不稀罕那種姐姐。」

「小弟也只能如此了。」

夫人道：「小弟似乎要拒絕接受此珠？」

「我們遺失的東西，爲甚麼要拒絕？當然，大姐如果一定要以此珠作談判條件，我寧願不要。」

「不要？你會拒絕這人間瑰寶？」

「我和梅子永不再分離，如果接受此珠而會傷害我們的感情，老實說，我寧願放棄此珠。」

夫人愣了一陣。

她似未想到，小莊對梅子如此認眞。不由自主地看了梅子一眼，梅子可以體會，這目光中藏了一把刀。

「不……不要？」

「小弟說過，大姐送的東西我要，要是一定要附帶任何使小弟無法接受的條件，小弟寧願不要。」

「既然如此……」

「不！」梅子大聲道：「小莊，你應該要，東西是你的，不要白不要，這東西要定了。」

梅子站在小莊背後，忽然制住了他的穴道，道：「夫人，他要了。事實上這玄珠我也有權處理它。」

「可以，」夫人道：「留下玄珠，小弟我要帶走。」

「帶走？虧妳說得出口。」

「我爲甚麼說不出口？他本就是我的人。老實說，在他沒有認識你之前，他已經是我的枕邊人了。」

「妳這麼大的年紀，竟然說出這種話來？」

「那有甚麼關係，妳可知道我自三船手中搶到此珠也是冒了九死一生的危險嗎？這能一筆抹煞嗎？」

梅子道：「別忘了，三船是搶自王化城，而王化城又搶自別人手中，爲了此珠，『女扁鵲』花旗之弟弟午夜飛頭，目前花旗和一干白道人士正在追殺我。」

夫人道：「那是別人的事，與我何干？」

「夫人要怎麼樣？」

「聽妳之言，似乎玄珠比人重要，這好辦！妳要玄珠我要人……」突然搶過小莊，挾起就走。

梅子大聲道：「玄珠也要，人更需要。妳這是幹甚麼？快放下來！」

夫人已經越牆而去，這兒的人沒有人能追上她。

二人在飯館後牆外折回來，不由大吃一驚。

放在桌上的玄珠已經不見了，問過伙計，說是未近桌邊。

這叫做人財兩失，也未免太大意了吧。

由此可見，小高和梅子之重視小莊，遠遠超過玄珠。

小高道：「糟的還不是丟了玄珠。」

「那是甚麼？」

「更糟的是，可能上了當。」小高道：「我們怎能証明那包袱中確是玄珠？」

「這……」梅子不由色變，道：「是啊！不過，要不是玄珠，爲何被人取走了？」

再問帳房，說是好像剛才有人在桌子附近走過，但當時並未注意桌上的東西及那人的動作。

當然，也未看清那人的面貌，他是背向櫃枱的。

二人立刻追出。

使他們懊喪的是，不知道包袱中是不是玄珠？

小高道：「現在我想到一個可怕的結果。」

梅子道：「怎麼說？」

小高道：「說不定這是三船的一個詭計。」

「三船直夫？」

「當然，因爲玄珠被他搶去，夫人又偸了來引誘小莊，這有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是夫人與三船合謀，以假玄珠來賺小莊。」

「你是說夫人明知包袱中是假玄珠，她搶走小莊之後，三船趁機取走了包袱，使我們弄不清是眞是假，但夫人的人情是賣了。只怪我們自己未能把握而遺失了玄珠。」

梅子不出聲，她以爲也有可能。

「另一個可能是眞的玄珠確在包袱中，夫人偸去，三船追來，趁機帶走了包袱。」

梅子道：「的確不出這兩個可能。」

小高道：「梅子，妳要信任小莊。」

「如今他在夫人手中，信任又如何？」

小高道：「小莊的脾氣我最清楚，夫人就是脫得精光請他玩，他也不會上的，妳放心。」

「小莊有那麼偉大？」

「不是他偉大，而是妳對他的魅力大。」

「去你的吧！小高，我們怎麼辦？」

小高道：「首先要找到夫人，找到她也就找到了小莊。」

「他們還會到那谷中去？」

「八成不會去了。」

「會去小道觀？」

「夫人不會把面首帶去讓那些扶桑女子看了鬧笑話。」

「這就難找了吧！」

小高道：「還有個辦法，我認識丐幫的弟兄，請他們幫幫忙。」

「丐幫不是解散了？」

「不是解散，而是前任幫主死後，後繼無人，各地的叫化子不團結而各自爲政。每個地方的叫化子還是團結的。」

＊　＊　＊

小高見到了地方上的叫化子頭兒。

此人是個長老，幫主從缺，他們各地自成一單位，長老就儼然是個幫主了。

「小高，好久不見了。」長老呂鼎光接見了他。

這兒是一個廢棄的家廟。

「呂長老，好久未見你老了。」

「不敢當，小弟光臨一定有事。」

「有件事想請長老幫忙……」他先掏出一張三萬兩的銀票，道：「一點小意思，不成敬意。」

呂鼎光閃目一看，嘿！眞大方，三萬兩！

丐幫在地方上雖有影响力，三萬兩進賬還是一個大數目，道：「高小弟，這怎麼可以……」

口說不可以，却取過了那張銀票。

「長老你別客氣，小弟應該表示一點敬意的。」

「那麼小弟說說看，能辦到的一定……」

「長老一定能辦得到，請盡快查明三個人的下落，一個是扶桑人三船直夫，又稱『船先生』，一個是三船的夫人，名叫常薇薇的，還有一個年輕人，名叫莊林。」

「這個莊林可是『狐步門』的高足，也是一代名宿莊嚴的獨子？」

「正是他！」

「這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嘛！」

「是的，長老能盡快查出他們的下落嗎？」

「能。」

「多久？」

「遲則一天，快則半天。現在是午時頭，在今夜子時以前一定有頭緒。」

小高站起兜頭一揖，道：「老哥偏勞。」

「那裡，讓小弟破費眞不好意……」他指着這張銀票道：「小弟，這張銀票不會有問題吧？」

小高道：「老哥，請先兌現了再辦事不遲，好在這家錢莊就在這大鎭上。」

「高小弟言重了，好，咱們一言爲定。」

丐幫在這方面確有過人之能。

不到一天，大約在傍晚就有了消息。

說是找到了三船直夫。

三船直夫本在小道觀中，後來到了鎭西三里外「五鬼溝」處，似在等一個人。

天已經黑了，這工夫來了一個人。

三船直夫見了他最忌憚的莊嚴，不由大笑道：「我終於等到了！老友！」他們過去的確是朋友。

莊嚴道：「相信你是有備而來的。」

「當然，據我所知，令狐慈已經死了。」

「是的。」

「你如果今夜也離不開『五鬼溝』，那將是武林中的一件大事，那要比令狐慈之死要隆重多了。」

莊嚴道：「而且你會更出名。」

「時已不早，我們動手吧！」

莊嚴撤劍在手，他用的是上好鋼

劍。

三船直夫抽刀，這才發現是一柄怪刀。

刀的樣式怪，但有如一汪綠水，寒氣逼人。

這是鑄刀劍名家劉學古的傑作。

他爲此刀取名爲「綠雪」，刀刃上有鋸齒。

莊嚴知道這刀不是凡品，他的劍要特別小心。

三船單手握刀，這和扶桑劍道的握刀法不同。

綠芒一閃，自莊嚴頂上掠過。

三船的技藝似乎比傳說中更高些。

莊嚴重傷得救，但好了之後，眞炁一直不能像未受傷前那麼流暢，這就阻礙了他的鑽研進境。

他曾苦練過「至陽夫人」的內功心法，都未能勘破那種滯礙，所以莊嚴的「狐步」雖是三人之冠（莊嚴、令狐及高登），對付三船却還是差了些。

所以說，即使三船手中沒有「綠雪」，也可能是平手之間。

他們並未超過一百五十招就有了結果，莊嚴的長劍斷了約一尺二、三左右，這氣勢上已吃了大虧。

因爲他必須更加注意，不使他的殘劍碰上怪刀。

正因爲如此，他就會礙手礙脚，不能全神貫注在招術上了，而對方却可以隨意出招。

當莊嚴的長劍又斷了半尺時，急閃之下，左腰臀上被劃了一刀，衣破血出，但不很嚴重。

只不過到此地步，信心是絕對會動搖的。

大約不到兩百招，三船以扶桑絕技連攻十七刀，還射出三枚星鏢，有一枚深入莊嚴的右臂。

右臂中了暗器，動作立刻受到影響。

一道閃電似的綠芒自莊嚴背掃過。

莊嚴往前一仆，雙手才落地，人又彈起，但尚未轉過身來，綠芒閃電又至，直貫背心……

「五鬼溝」上夜涼如水，只有三船的喘息聲。

他終於達到了目的。

他認爲，中國武林中死了一個莊嚴之後，幾乎等於精英全死光了。未死的根本就不屑一顧了，要說還有，那就是小莊。

狂笑聲搖山震岳。

不要說這「五鬼溝」上沒有五鬼，就算有也被他的雄渾笑聲嚇跑了。

這工夫一個人狂掠而到達五鬼溝。

他看到了這一幕，他淌着淚，知道來遲了一些。

他就是劉學古。

他要告訴莊嚴一個秘密，那秘密對於莊嚴的戰敗或生死，都有極大的關係，但是，只遲了盞茶工夫。

「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劉學古在淌淚也在發抖。

這工夫三船突然迴身，發現了劉學古。

只要看一眼，他就知道劉學古一腔仇火。

可見劉學古當初鑄此刀是懾於他的淫威，絕非甘願的，更不是看在他巨額鑄造費用上的。

三船道：「劉學古，你有何感想？」

劉學古一字字地道：「我很後悔。」

「後悔爲我鑄了此刀？」

「後悔來遲了一步……」

「即使不來遲了，你又能如何？」

劉學古道：「如果早來盞茶工夫，躺在地上的是你而不是莊大俠。」

「你那兩手成嗎？」

劉學古並不想告訴他這個秘密，道：「我知道，你不會留我的活口再去鑄造一柄對付『綠雪』的寶刃！」

「你說對了。」

「我已經不在乎了！不能挽回莊大俠的生命，我這條爛命算不了甚麼，只是讓你多活幾天罷了！」

「只有幾天？」

「正是，你最多活不了三個月。」

「哈……」三船大笑道：「在目前，你也只能在口頭上佔些便宜罷了！告訴你，中國已無我的敵手了。」

劉學古未接下三招七招，就流血五步了。

三船走後，劉學古的徒弟來收了屍。

＊　＊　＊

小莊見過劉學古之徒，知道這噩耗。

小莊哭倒昏了過去。

他本以爲父親還活着，父子見面一定能全力除去三船，甚至包括高鴻等人。想不到父親單獨行動。

要不是皇甫嵐迄未找到莊嚴，應能把小莊的近況報告莊嚴，莊嚴總以爲兒子太小，不堪一擊。

皇甫嵐只是把莊嚴、令狐慈及高登等三人合研的小册子交給了小莊。

劉學古之徒帶他們去了莊嚴的墓處。

臨去時，小徒對小莊說了個秘密。

那正是劉學古要對莊嚴說而尚未說出的。

至於那玄珠，的確是夫人被三船騙了。

三船故意讓夫人看到那玄珠用藍包袱包着放在暗壁之內而離開，夫人上了當取走了假的。

現在，三船直夫眞的是心滿意足，他要走了。

在走之前，還希望把夫人帶走。

常薇薇知道他會來，就在居處等他。

這是一個秘密的所在。

夫人倚在床上，那姿態十分撩人。

只不過三船也只能欣賞，心餘力絀。

「我知道你會來。」

「這表示妳知道我多麼重視妳。」

「對！但我並不重視你。」

「妳似乎對於這次騙妳之事仍然耿耿於懷。」

「正是。」

「妳是知道，玄珠對我太重要，我到中國來的目的，很多人有不同的猜測，但事實上……」

「正是爲了玄珠。」

「對了，所以妳要原諒我。」

「你既然都已經不成了，你却要我留在你的身邊，又不能辦事，解決問題，你不以爲自己太自私了嗎？」

「放心！到了扶桑，我會找個代我陪妳上床的人。」

「如果我不想去扶桑呢？」

「我希望妳聰明些。」

「如果我寧願死也不變聰明呢？」

「活着才能上床銷魂對不？」

「如果不能和自己喜歡的人上床，死又何妨？」

三船大爲錯愕，以前他只以爲常薇薇只是一個縱慾的淫婦，想不到也有她的執着。

「妳是說妳不怕死？」

「我是在此等死！只希望給我一個痛快。」

三船道：「值得嗎？」

「小莊以爲值得。」

「小莊對你只是蜻蜓點水，他對梅子才是眞的。」

「我知道。」

「妳知道還會想不開？」

「只要我對他是眞的就成了。」

三船直夫嘆口氣道：「這世上只有我對你才是眞的。」

常薇薇無限感慨，她相信這說法。

只不過她沒有辦法勉强自己，因爲她從未愛過他。

以前她只以爲，可以命令自己去愛一個人，她錯了。

我，不能作余的主人，余也不能作自己的主人。

儘管我，余和自己都是一個人。

常薇薇道：「我相信你對我是眞的。」

「是不是因爲我不行了？」

「當然不是。我不妨直言吧！」

三船突然阻止她說下去，道：「我懂了！」

他眞的懂了，他猜出常薇薇要說甚麼。

沒有人願意聽那句話——我從未愛過你。

常薇薇道：「你動手吧！」

三船道：「如果妳能自裁，就讓妳自己來。」

常薇薇道：「我不會自殺的。」

「這就不能怪我了。」

常薇薇閉上眼睛，聽到三船直夫走近。

只不過時間却緩緩地溜走，她還有知覺。

很久之後睜開眼，三船已經走了。

三船不忍殺她，已證實了三船眞心愛她的。

這世上的確沒有第二個人對她如此眞情了。

她想一下，突然有所決定，騰身而起追出。

＊　＊　＊

小莊、梅子和小高等在茶館中消磨時間。

花旗站在門外。

小莊走了出來，花旗道：「我不是找你。」

小莊道：「花大國手，妳找梅子和找我一樣。」

「不一樣！她殺了我弟弟。」

「錯了！殺人者是三船直夫。」

花旗大聲道：「我不信。」

小莊道：「是眞的！由於梅子叛了他，他殺了想接近梅子的令弟花瑛，而且取走了他的人頭。」

「你是說旨在嫁禍？」

「正是如此。」

「以三船的身份及身手，他不必如此。」

「以他的身份，才不會親手殺死他的晚輩。」

「不管怎麼說，我要爲弟弟報仇。」

梅子道：「我絕未殺他，甚至我以前從未見過他，那天我在飯館用膳，他毛遂自薦，却也沒有出軌行爲，即使有我也不可能殺了他。」

「施襲就可能。」

梅子道：「我不喜歡如此胡攪蠻纏的作風。」

花旗道：「這是我們二人的事，別人不能插手。」

小莊道：「由於那時我和梅子有點誤會，她才會放單，如我在，此事也許不會發生，發生了也會由我負責。」

花旗厲聲道：「小莊，你如果出頭，我們的人全上。」

小莊道：「可以！我現在的心情也不好。」

「是啊！」小高道：「嚴老伯剛去世，他還在帶孝哩！在目前，對於殺嘛，像吃蜂蜜一樣。」

鐵雄飛道：「那唬不住人。」

小莊道：「總之一句話，這會造成親痛仇快的後果。」

花旗向梅子撲去，梅子接下，道：「小莊，不要幫我，讓我試試看。」

小莊知道梅子不成，但是，梅子却不是自不量力之輩。

打了七、八招，花旗自然佔了上

風。

只不過要馬上擊敗梅子却辦不到。

原來近來小莊教了些有用的給她。

尤其是一些任何時地都可以用上的「散手」。

十八九招時，梅子施出一新招，儘管她是初練，尚未得到眞髓，但絕招畢竟不同，竟把花旗逼退了兩步。

這使花旗十分難堪。

在場諸人都以爲一二十招內她會制服梅子。

當然，衆人都相信，是小莊調教過她。

花旗自然不會技止于此，一些高人教她的絕活也不少，她畢竟是身經百戰的老手了，絕活一出，梅子就有點不靈了。

那知她趁機詐退，突然扭身射出一枚星鏢。

由於花旗以爲她是眞的招架不住後退，未防她這一手，急閃之下，仍然射在她的左臂上。

花旗哼了一聲，伍一龍道：「怎麼回事？」

他看不見，却知道場上起了變化。

鐵雄飛道：「丫頭以暗器傷人……」

伍一龍要上，鐵雄飛已經上了。

梅子更加不敵，因爲鐵雄飛比花旗的身手靈光。

小莊道：「梅子退下。」

梅子一退，鐵雄飛跟進，小莊一擋，兩人接實了掌。

「啪」地一聲，鐵雄飛悶哼一聲連退五步。

誰會相信這小子有此功力。

但衆目睽睽，大家都以爲小莊用了全力，而鐵雄飛却只用了六七成內力，才會有此巨大的差距。

當然，只有鐵雄飛心裡清楚。

小莊抱拳道：「各位，事實確是如此，希望到此爲止，全力來對付大敵三船直夫，他想溜回扶桑。」

司馬長鞭道：「花大國手，小莊的話也不無道理。」

柳倩道：「在目前，對付三船最重要，此事可留待以後解決，反正小莊跑不掉，梅子更不會跑掉。」

這見解大家都贊成。

事實上花旗如不贊成，就只好以多爲勝了。

剛才小莊亮了一手，鎭住了羣雄。雖不致被他唬住，畢竟這些人當中無一人是他的對手。

花旗道：「梅子，咱們的事還未完。」

梅子道：「我知道。」

「如果妳能到舍弟墓前去頂禮膜拜一番，這事好商量。」

梅子道：「去拜拜本無不可，既然妳視爲一種補償的條件，恕我不能應命，因爲在當時我沒有犯任何錯。」

「那就走着瞧吧！」

小莊等人離開了茶館。

花旗派人盯上了他們，聽聽他們背後談甚麼，如果是梅子殺了人，背後的交談才會洩漏秘密。

小莊等人出鎭不遠，在一片疏林中遇上了三船直夫。

小高和梅子二人駭然色變。

梅子走上一步，道：「義父，你就把我殺了吧！你已得到了玄珠，可以回扶桑去了，別再造孽哩！」

三船直夫道：「我本來可以走了，可是我總是以爲，不除去小莊，好像留了個禍根似的……」

梅子道：「難道小莊比高鴻等人還可怕？」

三船笑笑，道：「他們三人不足爲懼！」

小莊却以爲三船把高鴻等人看扁了。

梅子道：「義父不能看在……」

小莊上前拉下她道：「退後！」

「小莊，你不行！」

「退下！」

「小莊，不可衝動，他太厲害了。」

「對，但是，世上沒有擊不敗的敵人。」

「小莊，我們齊上。」

暗暗跟踪小莊等人的是司馬長鞭。

他以爲有此變化，應該立刻通知其餘的人。

無論如何，這是武林中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於是他暗暗地放出了鏢子，他不能讓小莊這樣死去。

三船直夫打量小莊道：「你該感到榮幸。」

「爲甚麼？」

「因爲我把你們父子列爲最大敵人，且凌駕於高鴻等三人之上。」

「只怕你把我估高了。」

「就算目前估高了，三五年之後，也必成氣候，到那時候，你也許會到扶桑去找我。」

「你怕我去找你？」

「我不喜歡發生那種事。」

「這麼說，你是非殺我不可了？」

「對！還有個理由，我也要殺你。」

「我知道，是爲了薇薇。」

「知道就好。」

「你過去不是希望我們在一起？」

「那是在她未表明心跡之前。」

「她對你表明了心跡？」

「當然。」

「她說甚麼？」

小莊稍想就通了，道：「她根本沒愛過你對不？」

三船的濃眉挑了一下道：「但我沒有殺她，那是因爲她雖然從未愛過我，我却一直在愛她，而且到目前爲止

，仍然……」

小莊喟然道：「關於你的作爲，沒有一件是我所欣賞的，却只有一件，那就是你用情至專。」

三船不勝唏噓，道：「當然，不殺她我也費了很大的掙扎，才這麼決定的，你知道，這很困難。」

「當然！你到中國來就是爲了這東西。」

「對！出乎意料地，順利到手了。」

「你在利用高鴻等人？」

「當然。」

「我却以爲他們也在利用你。」

「利用我？」三船直夫聳肩大笑。

他當然不會相信這說辭。

他一直把他們三人看得很低，因爲他們缺乏氣節。

梅子道：「義父，小莊算是你的一個知己。」

三船道：「在某一方面來說，的確如此，但也因爲他太可怕，我不想爲我留下麻煩，尤其是在我越來越老，而他却是逐步往上爬的情勢之下。」

「義父……」

三船手一揮，道：「小莊，動手吧！」

小莊撤出了長劍。

三船「嗆」地一聲，怪刀出鞘。

小高和梅子心頭一凜，那怪刀上的綠芒十分耀眼，和三船篤定的神色相映輝，一片肅殺之氣。

小高和梅子雙雙撤兵刃撲上。

「下去！」小莊大聲斥責。

小高道：「你要送死，我們也不能獨活。」

小莊道：「退下去！你們不上，我還有一半的勝算。」

梅子道：「還有一半？」

「對！」

小高道：「小莊，你別騙我們了。」

小莊道：「你們一上，我就只有三、四成的勝算了。」

梅子看看小高，二人只好退下。

司馬長鞭疾射而至，道：「在下算一個如何？對付宿仇大敵，也就不必計較甚麼單打獨鬥了。」

小莊道：「還是那句話，多一人會減少我的勝算。」

「小莊，你別任性，他說得不錯，你是中國武林的一點希望，不可再自暴自棄，來！我們聯手。」

「好意心領，請退下去。」

「小莊，你這是自取敗亡。」

「請退下！」小莊大吼着。

司馬長鞭悻悻退下道：「不知好歹……」

小莊攻出了第一劍。

也許由於這一劍太平凡，三船想去削他的長劍，但小莊撤劍夠快。

三船一直保持攻勢，只要以怪刀去找小莊的長劍就成了，小莊必須小心閃避，這就太吃虧了。

三十招後一不小心，「錚」地一聲，小莊的長劍一斷爲二，手中的斷劍只有一尺多長了。

小高馬上把劍丟給他，小莊接住再戰，三船並未乘勝追擊，他以爲這只是時間問題。

三船要看看小莊到底有多大的耐力。

小莊大多時候都在迴避對方的怪刀。

只不過有時却又主動地去砸擊對方的刀背。

又捱過了二十招左右，兩小手心直冒冷汗。

因爲他們不信小莊能拖過百招。

即使能拖過百招又如何？

「卡喳」一聲，小莊的劍又被削斷。

小莊手中的斷劍約二尺長，仍然攻上。

「錚錚」兩聲，又斷了兩段，已不足一尺了。

「接着……」司馬長鞭丟出了他的長劍。

小莊接住，三船傲然一笑，似乎在說：我看你們有多少兵刃。

小莊再戰，已由普通招術改爲罕見的了。

三船忽然下了戒心。

他以爲的確未看錯小莊，這小子是個危險人物。

他現在用的，都是莊嚴、令狐慈及高登等三人的精華，而且經小莊再加精研濃縮過。

這種精華連三船都要小心應付。

但是，才十七、八招，又是一聲大震，小莊的長劍又一斷爲二。

此刻，他能用的兵刃已經不多了，只剩下梅子的刀了，而他用刀又不大習慣。

就在三船得意地暢笑，四山回應之時，又來了好幾個人，正是花旗、鐵雄飛及伍一龍等人。

他們是接到司馬長鞭的傳信而趕來的。

小莊道：「鐵大俠的兵刃可否備用一下。」

「當然可以，」鐵雄飛送了上來，他怕丟出兵刃而被三船的寶刃削斷，看來已經是同仇敵愾。

小莊要這柄劍是有原因的。

這一柄比任何一位的都重些，像伍一龍及花旗都用劍，都嫌輕了些。

小莊這一次攻擊，有如狂風驟雨。

除了小莊，還有五六個高手在一邊虎視眈眈。

三船忽然覺得自己太托大了。

當然，三船也不是毫無打算的人，一旦小莊倒下，這些人聯手他也不在乎，因爲他們的兵刃十之八、九全毀了，在那些人無兵刃之下，就是他的怪刀的天下了。

才十二、三招，小莊連續主動以

他的重劍去砸擊對方的怪刀寶刃，鐵雄飛大叫：「小莊……不可以……」

但是，就在第三句「不可以」時，只聞「卡察」一聲，三船的「綠雪」一斷爲二。

絕的是，他手握刀柄，刀身只有兩寸餘。

三船一怔，在這瞬間，看看小莊的成竹在胸神色，他忽然有所憬悟，他記得他在「五鬼溝」上和莊嚴對決，最後以寶刃得手之後，劉學古趕到說過一句話：「如我早到盞茶工夫，躺下的是你而不是莊大俠。」

這話當時他也未想到其他。

如今想來，那就是玄機。

劉學古當初鑄此劍時，不過是懾於他的淫威，不得不應付，卻在這劍的吞口附近留了致命的弱點。

只要重擊吞口外二寸至三寸處，即可震斷。

再犀利的寶刃，自那地方斷了還有甚麼用？

三船拿着刀柄在發楞。

此刻名的份量顯然大過一切。

小莊一滑而至，自然要補上一劍，他不能放過這個殺了自己的父親以及中國武林不少高手的異邦殺手。

然而，就在這瞬間，三船背大石之後射出一道人箭，人劍合一已到了他背後三步之處。

相距三步，只要「龍形一式」即可夠上攻擊部位。

三船在這利那，知道要脫出死神的指縫是很難的，他只有盡全力來應付小莊，因爲他重視小莊。

他以爲此人施襲的勢道固然銳不可當，却未必比小莊難纏，所以小莊這一劍被他手中的斷刀格開。

這一格也使他大吃一驚，膂力驚人，把他震退半步了。

雖然只有半步，却使後面的攻擊者更順利地得手，一劍貫入三船的體內，另一手立刻扯下了三船肩上的包袱，而小莊此刻也一劍貫穿了三船的腹腔。

那包袱中是甚麼東西就不問可知了。

這人正是高鴻。

小莊說得不錯，三船以爲他在利用高鴻等三個同門師兄弟，小莊却以爲高鴻等在利用三船。

看來還是高鴻等人更高明些。

高鴻一手取包袱，一手使劍，下面一腳把三船的屍體踩向小莊，小莊急退急閃，高鴻已遁去。

現場上一陣大亂，司馬長鞭等人紛紛去追。

當然追得更快的是小莊。

小莊雖快，終是慢了一步，把高鴻追丟了。

衆人追上了他，花旗道：「小莊，對不起，我錯怪了你們！」

小莊道：「現在還說這些幹甚麼？」

鐵雄飛道：「小莊，你似知他的刀上有弱點。」

小莊點頭，道：「各位知不知道高鴻會藏在何處。」

衆人都搖頭。

小莊道：「此寶落入此賊手中，比落入三船手中更可怕，希望各位幫忙找一找。」

就在這時，忽見一個女人托着一個人奔過。

居然是常薇薇夫人，抱着三船的屍體向岔路奔去。看來，她還是一個重情感的人，儘管她說過：從未愛過三船。

衆人不由搖頭嘆息。三船有此下場，非他個人始料所及，也非夫人始料所及。

三小和衆人分手去找高鴻等人。

小高道：「小莊，在三船和你對決時，我們二人不停地冒冷汗。」

小莊道：「我知道。」

「劉學古告訴你一個大秘密？」

「不，是劉的門徒對我說的。」

梅子道：「劉學古眞是個有心人。」

小莊道：「高鴻等得到玄珠，可能會離開中原，我們要加快找尋，遲則生變。」

小高道：「說不得我再去找丐幫的呂鼎光。」

梅子道：「好主意。」

* * *

小高找到了呂鼎光，說了所求之事，而且立刻送上兩萬兩銀票，道：「呂老哥多幫忙。」

那知呂鼎光世故地笑笑，又把銀票推了回來。

「老哥你別客氣。」

「不是客氣，而是不能收。」

「不收就表示不願幫忙。」

「不是不願，而是不能！」

小高微怔，這才看出對方不是客氣。

「老哥，爲甚麼？」

「不能就是不能，老弟，老哥抱歉。」

「是不是高鴻等撂下了狠話？」

呂鼎光苦笑不答。

「老哥身爲長老，在地方上一呼百應，難道會怕了三個過路客？」

呂鼎光道：「老弟，老哥哥言盡於此，你要擔待點！恕我不留客了。」

小高失神落魄地辭出，對小莊說了一切。

梅子道：「呂鼎光眞不是塊料。」

小莊道：「交情不夠，難怪人家不肯插手。」

梅子道：「大利所趨，只怕也會接手，小高，你送他二十萬兩試試看，他要是不接我把頭拿下送你。」

「你的頭我可不敢要。」

小莊道：「梅子的話也是實情，果眞如此這個人就一文不值了。」

（未完・廿一）

東風傳奇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通天教估計錯誤，以爲各大門派中人，明明中了陰極針，已漸漸發作，才採取全面進攻，認爲可以一網打盡，豈料越打抵抗力越强，而自己的主力只是天龍武士和六十名迎賓，助拳協助的金母等又反戈相向。他們以姬紅棉的迎賓撲攻對象是衡山派、東海龍王，天龍武士撲攻的是武當、少林，還有天演子助陣，結果天演子敗退，通天教又少了一悍將，但仍混戰未停……

戰局漸已明朗　敵首却未露面

這眞把歸二先生看得驚奇不止，不知他這套劍法究竟是何來歷，會有如此威力，自己竟是從未見過，一時不敢大意，揮動旱烟管，只是以守代攻，想看清對方路數再行出手。

這樣又打了十來個照面，除了發現對方劍勢如長江大河，劍光迴旋成渦，稍一不愼，就會被捲入旋渦之中，除此之外，依然看不出路數來。

歸二先生依然不動聲色，只是把旱烟管揮舞得更急，使對方感覺自己已經全力以赴，技止此耳，以怠其心，實則暗藏實力，步步爲營，覷伺對方破綻，功凝左手，隨時準備出其不意的一擊。

這一陣工夫，雙方又打了十幾個回合，項中豪眼看武當名宿歸二先生也不過如此，果然漸感不耐，口中大喝一聲，劍化一道長虹，猛向歸二先生身前橫掃過來。

歸二先生估計他這一劍少說也使出了八九成力道，一時那還怠慢，急急向右閃出，右手旱烟管順着對方由左向右之勢，運起全力由右向左，朝他長劍上敲去。

但聽「噹」的一聲金鐵大震，項中豪不防他有此一着，長劍揮出，被對方順勢敲着，一時收不住勢，連劍帶人身不由己的被打得轉了一個圈，瞥見歸二先生笑嘻嘻的就站在自己面前，左手一指閃電般點來，一時那裡還躲閃得開，口中「呃」了一聲，立被制住。

歸二先生嘿然道：「小子，你記着，薑是老的辣。」

旱烟管一下敲在他「氣海穴」上，項中豪一個人隨着委頓下去，倒在地上。

秦劍秋、白素素迎着的是大洪山山主呂長素，和他妻子劉玉嬌。

呂長素中等身材，弓着身，白晰的冬瓜臉上堆起笑容，連連抱拳道：「三公子、六姑娘……」

秦劍秋冷然道：「我不是三公子，拙荊也不是甚麼六姑娘了。」

劉玉嬌嬌嬈的走上兩步，嬌聲道：「當家的，你怎麼一點也不識時務，現在該稱秦少莊主、少夫人才是！」

她正是昔年名震兩湖的大洪山山主閩太師的侍姬，如今少說也有四十五六歲了，却依然徐娘半老，風韵猶存，臉上塗得紅紅白白的，又嬌又俏。

說起呂長素，二十年前只是閩太師手下的一名管事，因爲勾搭上劉玉嬌，才爬上山主寶座的。

怎知天理循環，二十年後長輸將軍眞的變成了長輸將軍，對虎狼之年的劉玉嬌棄甲曳兵而走，這一來，就更畏妻如虎，呂長素有一個堂弟，叫呂通天，生得精壯紮實，就成了呂玉嬌面前的紅人。

呂長素爲人工於心機，但人算不如天算，大兒子雖是他親生的，不幸

年未弱冠，就被馬車給壓死了，有人說，這是呂長素夫婦的報應。此後十幾年中，呂長素因棄甲曳兵，劉玉嬌一直沒有生男育女，直到呂通天當了管事，劉玉嬌卻一連生了一子一女。

呂長素心裡明白，只是不敢說出口來，有時也只好自己安慰自己，亂了倫，可沒亂種，反正總是姓呂咯！

這名管事呂通天一直跟着呂長素夫婦，寸步不離，現在就站在他們夫婦身後。

秦劍秋道：「呂山主賢伉儷在大洪山逍遙自在，何苦投靠通天教，如同附庸，聽在下相勸，還是及早離去的好。」

呂長素道：「秦少莊主說得極是，只是……只是……」

劉玉嬌接口道：「你只是甚麼呀！不會告訴秦少莊主，咱們可是身不由主，不得不遵奉總管指示行事。」

秦少秋問道：「總管？妳說的總管是甚麼人？」

劉玉嬌道：「總管，就是一個自稱總管的人咯，少莊主和少夫人是教主門下十大弟子中人，怎麼連總管是誰都會不知道呢！」

秦劍秋聽得大奇，忍不住朝嬌妻白素素看去，問道：「妳知道嗎？」

白素素微微搖頭，說道：「連你都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呢？」

秦劍秋朝呂長素問道：「總管指示你們甚麼呢？」

呂長素為難的道：「這個……」

劉玉嬌格格的笑道：「當家的，你眞沒用，秦少莊主就是不問，咱們也非告訴他不可，這有甚麼好為難的？」

秦劍秋道：「不錯，你們只管說好了。」

呂長素搓搓手道：「這……」

他依然沒說出來。

「你眞是越來越沒用了！」劉玉嬌橫了他一眼，又道：「還是由我來跟秦少莊主說吧，事情是這樣的，方才當家的聽到總管以『傳音入密』傳達指示，要我們把秦少莊主、少夫人二位拿下。」

秦劍秋朗笑道：「就憑二位嗎？」

突然，三縷藍芒從側面激射出來，襲向秦劍秋胸腹右側。

秦劍秋長劍一圈，就把三支淬毒袖箭一齊擊落！

就在此時，只聽白素素一聲嬌叱：「你敢偷襲少莊主！」

劍光如電閃過，慘嗥乍起，已把掩近秦劍秋右側的呂通天一顆首級齊肩劈落！

劉玉嬌看得雙眼通紅，嘶聲喝道：「賤婢，我和妳拚了！」

長劍疾向白素素刺來。

白素素冷笑道：「妳心疼了！」

手中長劍噹的一聲格開對方刺來的長劍，立還顏色，幻起三道精光，迎面洒出。

劉玉嬌面首慘死，形同拚命，一支長劍使得潑風一般，兩人在剎那之間，已打得如火如荼，難分難解。

秦劍秋目注呂長素，凜然道：「呂山主，你還不動手嗎？」

呂長素自然知道秦劍秋是通天教教主門下的三弟子，一身所學，非比尋常，至少也不在自己之下，是以遲遲不敢出手，聞言連忙陪笑道：「在下自思絕非少莊主對手，但這是總管之命，在下又不敢不遵，還望少莊主手下留情。」

「且慢！」秦劍秋道：「你口口聲聲說的總管，究是何人？」

呂長素苦笑道：「在下眞的不知道，今天參與大會的大多數人都是接獲總管通知才趕來的。」

秦劍秋道：「你們聽命於他，怎會不知道他是甚麼人呢？」

呂長素道：「那是憑一顆刻有『總管』二字的朱鈐所頒指示行事，只怕誰都沒有見過此人。」

「唔，聽來很神秘。」秦劍秋點着頭道：「好，我自會把此事弄清楚的，你可以出手了。」

呂長素無可奈何的抱抱拳道：「在下……怎能和少莊主動手？少莊主多多原諒。」

長劍展處，一劍斜刺而出，他似是不願出手，也不敢和秦劍秋動手，是以刺出來的長劍，戰戰兢兢，十分小心。

秦劍秋對呂長素的來歷自然十分清楚，他昔年只不過是聞太師手下的一名管事而已，完全憑仗劉玉嬌的關係才爬上大洪山山主寶座的，憑他能有多少能耐，大概對方逼於形勢，不得已才和自己動手的。

以秦劍秋的個性，本來不想和他糾纏，但看他一再要自己劍下留情，也就不好給他十分難堪，姑且和他打上十數招應應景，這樣他就可以有交代了，因此只是漫不經心的隨手化解對方的劍勢，並沒有向他眞的進招。

呂長素果然不出秦劍秋所料，不但劍法極其普通，就是劍上功力也並不如何，只有江湖上一般武師的身手，當然，其中也有一兩招是比較凌厲的，那是從各門各派的劍法中剽竊來的，秦劍秋那會放在眼裡。

片刻工夫，就已打出十幾個照面，秦劍秋懶得和他動手，正待叫他住手，突覺執劍手背上微微一麻，心中奇怪，低頭看去，只見手背上不知何時已釘着一支通體黝黑如墨的細針，這針分明淬過劇毒，心中暗暗一凜，急忙劍交左手，同時用左手連點了腕、臂等三處穴道，目光一注，冷喝道：「呂長素，這支針是你射出來的了？」

「哦，啊！」呂長素吃驚的道：「這……這是呂氏毒針，淬過劇毒，中針的人，不過盞茶工夫就會發作，這該如何是好？」

秦劍秋道：「不是你放的嗎？」

呂長素詭笑道：「也許是我那婆娘放的，這樣也好，本來在下是打不過少莊主的，但總管之命，在下又不好違抗，少莊主中了呂氏毒針，那就成全在下吧！」

秦劍秋怒聲道：「你待怎的？」

呂長素笑道：「自然等少莊主毒發，才能割下人頭，好向總管覆命。」

秦劍秋大笑道：「呂長素，你自問能在我劍下走得出幾招？」

左手長劍一抖，劍光如練，直劈過去。

呂長素陰笑道：「那倒未必！」

身形疾轉，發劍還擊。方才他明明劍上功力不强，劍法也極其普通，但這回出手竟然劍風呼然，連身法也輕靈無比，劍隨身走，匹練如飛，記記都是辛辣招式，攻勢凌厲！

秦劍秋右手中針，雖然閉住了穴道，但也不能支持多久，差幸通天教門下左右手都會使劍，眼看呂長素和方才簡直如同換了一個人，才知他方才只是故意偽裝，好使自己疏於防範，此人心計果然深沉，心頭怒極，冷哼道：「呂長素，你劍法不錯啊！」

「哈哈！」呂長素大笑道：「秦劍秋，你總是年紀還輕，遇到自己沒有把握勝他的人，就要扮豬吃老虎，這道理你現在懂了吧，只可惜現在已經遲了！」

秦劍秋立誓非要把他除去不可，使出「靈飛身法」，身形一個輕旋，落到呂長素右側，長劍疾劈而下，口中沉哼道：「也不算遲！」

呂長素乍見秦劍秋只閃了閃，就失去對方人影，心知不妙，急忙向左閃出，但覺肩背一陣刺痛，已被劍鋒劃破了數寸長的一條，不覺厲笑道：「好小子，你已經死在眼前……」

話聲未落，一道雪亮的劍光迎面掃來，連話都不敢多說，急忙舉劍封格，雙劍交擊，「噹」的一聲，兩人各自震得後退了一步，秦劍秋眼前一黑，身不由己又往後退出一步。

呂長素看在眼裡，心中暗喜，這小子分明劇毒已在發作，自己還怕他作甚？一念及此，立即朝前欺去，手中長劍一緊，刷刷刷，劍勢連綿攻出。

秦劍秋自知時間拖長對自己不利，一面施展「靈飛身法」，脫出對方劍勢，一下閃到呂長素身後，一劍刺中其後腰。

呂長素口中悶哼一聲，身形急忙朝前竄出。

秦劍秋豈肯放過，雙足一點，縱身撲去，劍先人後，化作一道長虹，朝呂長素後心激射過去。

呂長素一生譎詐，發現秦劍秋中毒之後，自己還不是他的對手，此時追撲過來，劍勢極强，心頭暗暗吃驚，急切之間，猛吸一口眞氣，硬把竄出去的身子，向左橫移開了三尺來遠，讓過秦劍秋追擊之勢，右手長劍迅使「龍尾揮風」，反手朝秦劍秋身後攔腰掃去。

秦劍秋中了毒針之後，連番使劍，劇毒已在發作，劍先人後，朝呂長素後心射來，乃是立意要在自己毒發之前把呂長素誅殺，此時呂長素朝橫裡閃出，他一下失去了目標，再也無法控制飛縱出去的人，砰然一聲撲倒地上。

這一下，也正好躲過呂長素從背後襲來橫掃的一劍。

呂長素眼看秦劍秋撲倒地上，心頭大喜，口中笑道：「姓秦的小子，你認命吧！」正待舉劍刺下，陡聽一聲嬌叱：「姓呂的，看劍！」

劍光從斜刺裡飛來，直取呂長素腦袋，那是白素素，呂長素急忙閃開！

這一瞬間，撲臥地上的秦劍秋忽然醒來，看到呂長素閃到自己身邊，身形一弓，劍使「迴風掃葉」，貼地朝呂長素雙足揮去。

這一劍用上了八成力道，劍光掃過，但聽呂長素一聲大叫，雙足齊踝削斷，往下倒去，秦劍秋也因用力過猛，毒發昏迷過去。

原來，白素素和劉玉嬌動上手，她一手劍法，藝出通天教，而且是通天教教主最先調教出來的六大弟子之一，一身武功，就是江湖一流高手也未必過之。

劉玉嬌年輕時本是一名走江湖的繩伎，被當時的大洪山山主聞太師看到，迷戀她的狐媚手段，納為寵姬，時常得到聞太師的指點，武功自然也錯不到那裡去了，但若是和白素素相較，就顯得還差上一籌。

方才二三十招下來，白素素已經佔盡上風，把劉玉嬌困在一片劍光之中，瞥見丈夫一下撲倒地上，呂長素正待舉劍刺下，心頭大急，口中一聲嬌叱，捨了劉玉嬌，縱身發劍朝呂長素刺來。

呂長素堪堪閃開，劉玉嬌也追了過來，她看到秦劍秋撲倒地上，自然要纏住白素素，好讓自己丈夫得手，這就扭動腰肢，騷笑道：「少夫人怎麼捨了奴家，找上我當家的，他可是銀樣蠟槍頭，中看不中吃的呀！」

口中說着，右手連展，長劍連續刺出。

白素素擔心丈夫安危，她不信丈夫會傷在呂長素的手下，他撲倒地上，會不會是中了暗算？一面揮動長劍，噹噹兩聲，封開劉玉嬌的劍勢，這時也正好是秦劍秋一劍削斷呂長秦脚踝，兩人同時昏了過去，心頭大急，喝道：「妳還不住手？」

劉玉嬌厲笑道：「小丫頭，妳丈夫中的是呂氏毒針，現在已經毒發昏迷，一個時辰內，沒有獨門解葯，就會不治身死，妳等着當小寡婦吧！」

口中說着，手中長劍可沒停下來，反而加緊搶攻，這一情形，很明顯

是不讓白素素去救援，只要時間拖長，劇毒就會漸漸攻心。

白素素怒聲道：「好個賤人，我就先收拾了妳。」

這回不僅含怒出手，而且也急於先制住對方，才能取到解葯，因此劍勢突然加急，宛如迅雷閃電，綿密刺出。

不過六七招，劉玉嬌已被逼得屈居下風，手酸力疲，連連後退，心中又驚又急，一面運劍護身，一面大聲道：「妳丈夫中了毒針，妳都不管了？」

白素素劍勢稍緩，問道：「妳有解葯？」

劉玉嬌道：「妳先停手，我給妳解葯就是了。」

白素素道：「好！」果然停下手來。

劉玉嬌劍交左手，探手入懷，右手朝前伸來，嬌笑道：「拿去！」

突然撒出一方緋紅手帕，朝白素素迎面投來。

白素素早就懷疑劉玉嬌不懷好意，沒待她手帕出手，早已施展「靈飛身法」，一個輕旋，已到了劉玉嬌身後，抬手一劍從她後心刺入，喝道：「賤人，我說過要收拾妳的。」

劉玉嬌沒防白素素的身法會有如此快法，手帕堪堪投出，眼前人影頓渺，只感後心一涼，胸前衣衫似被利器刺穿，急忙低頭看去，半截雪亮的劍尖已從前胸透出，一時睁大眼睛，驚怖的道：「妳……」

話聲未落，人已撲倒下去。

白素素抽出長劍，正待朝丈夫身邊掠去，瞥見呂長素雙踝被削，業已醒轉，雙目通紅，一臉俱是獰厲之色，雙手撐着身子，朝丈夫身邊爬去，兩人相距已不到三尺，這一情形，分明有和丈夫同歸於盡的企圖，心頭一驚，立即飛身掠起，一下落到呂長素面前，喝道：「呂長素，你想怎的？」

呂長素是橫上了心，一言不發，猛地身形一弓，雙手箕張，加速朝秦劍秋身上撲去。

白素素看得大怒，飛起一脚，把他踢出數尺之外。

呂長素緊閉着嘴唇，連哼也沒有哼，右手忽然朝懷中探去，取出一個白瓷藍花小瓶，正待奮力朝地上摔去。

白素素心中一動，身形飄動，劍光一閃，把他剛舉起來的右手齊腕削斷。呂長素大叫一聲，痛昏過去。

白素素急忙俯下身去，拾起瓷瓶，凝目看去，瓶上果然貼着一條紅紙，寫着「呂氏毒針外敷解葯」，口中怒聲道：「該死的東西，果然不出我所料，你想毀去解葯。」

一面拔開瓶塞，看到裡面裝的是一種黃色粉末，一時那還待慢，迅即回到丈夫身邊，仔細查看，才發現他的右手背上還釘着一支藍汪汪的細針，整條手背已色呈烏黑，腫脹得幾乎比平時大了一倍，這就撕下一角衣衫，裹着把毒針起下，針尖處隨即流出一縷黑血，心中暗暗罵道：「姓呂這針好生歹毒！」

就從瓷瓶中倒出葯料，撒在傷口上。說也奇怪，葯粉撒上之後就凝結成痂，四周黑色部份好像被葯粉吸收、集中，漸漸縮小，腫脹也漸漸消散，不過盞茶工夫，就已完全恢復原狀，那黃色葯粉凝結的痂已經變成黑色，隨着脫落，只留下針頭大的一點傷口。

秦劍秋也在此時倏地睜開眼來，看到妻子蹲在身邊，只是睜着眼睛凝視着自己，白素素驚喜的道：「你醒過來了？」

秦劍秋翻身坐起，說道：「我中了呂氏毒針，好像已經毒發昏迷，妳那來的解葯？」

白素素玉手揚了揚，嫣然笑道：「我見呂長素從懷中拿出一個瓷瓶，企圖把它毀去，給我搶下來的，哦，你快運氣試試，體內餘毒是否未清？」

秦劍秋依言閉目運氣，檢查了一遍，睜眼道：「沒有甚麼了。」隨着站起身來，問道：「呂長素夫婦怎麼了？」

白素素舉手掠掠散亂的秀髮，就把剛才的情形，大概說了一遍。

秦劍秋含笑道：「多虧賢妻相救，不然，我會被呂長素活活扼死呢！」

白素素粉臉一紅，口中輕啐了一聲。

秦劍秋回頭看去，呂長素業已醒轉，他右手被削斷，雙足也被削，痛得雙目盡赤，一臉獰厲，已不像人形，只是張口喘息，不覺奇道：「他還沒死！」

白素素哼道：「這種人作惡多端，臨死前，就該讓他嚐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滋味，我們不用理他。」

這時，和至成大師動手的天演子已經離去，歸二先生擒下項中豪，白衣堂長老率同十六名弟子迎戰衝上來的十幾名附從通天教的武林人士，當場格斃三個、五人身負重傷，另外制住了九人，一場激戰也告結束。

只有雙環無敵秦大鈞和一個使一柄九環金刀的紅臉老者依然相持不下。

這老者身材高大，留着一把蒼髯，正是北六省名動武林的「九環金刀鎮八方」霍元慶。他和白臉霸王項繼楚（項中豪、項中英之父）是八拜之交，這次就是應項繼楚之邀來參加大會的。

此老人本正派，只是在北六省名頭大了，難免剛愎自大。兩人相遇之時，還各自說了些仰慕的話；但一個是「九環金刀鎮八方」，一個是「雙環無敵」，這就有了問題。那是因為兩人的外號都有一個「環」字，因而引起了爭執。

霍元慶因秦大鈞年齡比自己小了

十來歲，居然就稱「雙環無敵」，心中微感不快，手掀蒼髯，斜睨着秦大鈞，笑道：「老哥號稱雙環無敵，就憑雙環，可以天下無敵嗎？」

這句話聽到秦大鈞耳裡，存有輕視之心，自然也大為不快，微微一笑道：「兄弟這外號，是武林朋友相戲之言，兄弟萬萬不敢當，至於一個人畢生精研武學，到了爐火純青之境，一環已可以無敵於天下，又何在乎多？」

「何在乎多」就是隱指他的九環而言。

霍元慶那會聽不出這話來，雙目精芒暴射，沉笑道：「秦老哥在雙環上一定精研已久，到了爐火純青之境，老夫也正好討教一番。」

本來雙方迎上了就該動手，秦大鈞因對方出言托大，心中不禁有氣，也沉笑一聲道：「兄弟正想瞧瞧老哥這九環金刀鎮八方，不知如何鎮法？」

霍元慶哼道：「你馬上可以看到了！」

手腕一振，金刀上九個金環發出噹噹大响，喝道：「秦老哥請！」

秦大鈞雙環一分，也說了聲：「霍老哥請！」，就立時動上了手。

秦大鈞是武當名宿，手上一對鋼環取法太極兩儀，也叫「太極圈」，又稱「日月環」（雙環一大一小），是武當派歷代相傳的兩種兵器之一（長劍和銅環），因為鋼環比長劍更難使，如果內功不到相當火候，是使不好雙環的，因此武當派的人差不多都使用長劍，很少有人以雙環作為兵器的，但雙環却是武當派上乘的鎮山絕藝。秦大鈞這一展開雙環，銀光流動，漫天都是一圈圈的環影，令人目為之迷！

霍元慶也確實不愧是金刀鎮八方，一柄九環金刀使得刀光電閃，繚繞全身，進退如風，宛如金甲神一般，氣勢威猛。

兩人這一交上手，瞬息之間，就已打了十幾個回合，雙方勢均力敵，難分軒輊。

霍元慶一面揮刀，一面說道：「秦老哥使的，就是貴派的雙環絕藝了？」

因為雙方分不出高下，他這句話就含有輕視武當派之意了，也就等於說：武當派的雙環絕藝也不過如此，只能和我區區霍某打成平手。

秦大鈞是武當派俗家領袖，為人一向正直無私，並不是氣量狹小之人，但霍元慶一再語帶譏刺，不覺氣往上沖，怒笑道：「敝派雙環絕藝博大精深，兄弟窮數十年之力，也不過學到十分之一二而已，倒是霍老哥這一路使的，只是刀法而已，似和九環無關，不知九環是否還另有奇招？」

兩人心頭都懷了幾分怒意，刀環也自然加緊施為。只是武功一道，强勝弱敗，有其一定的尺度，兩人功力相等，就是有求勝之心，也無法倖致，這回各出奇招，全力施為，打出三百餘招，依然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這一區域的戰事已經次第結束，歸二先生、秦劍秋、白素素三人同時朝鬥場走來。二十四名俗家弟子中，有五人負了傷，也已包紮妥當，一齊圍了上來。

秦大鈞及時道：「霍老哥，咱們似乎也該住手了。」

霍元慶大怒道：「你以為人多勢衆，老夫就怕了嗎？你叫他們一起上來，老夫也決不含糊。」

秦劍秋道：「爹，你老人家還是讓孩兒來對付他。」

秦大鈞大笑道：「不用，咱們今天就是打上一千招，也非分出個勝負來不可！」

霍元慶和他打出三百招，一直攻守兼施，誰都無暇緩過手來，此時眼看秦大鈞在說話之時，有了一絲空隙，那肯錯過機會，口中猛地大喝一聲，振臂一刀，直劈過去，一道匹練般的金光疾捲而出的同時，刀上九枚金環也隨着發出噹噹之聲，九圈金影突然脫出刀背，急如飛矢，朝秦大鈞激射過去。

九環金刀果然另有絕活！

秦劍秋叫道：「爹，小心！」

秦大鈞早就料到他刀上的九枚金環不會徒作裝飾而已，因此雙方在激戰之中，也一直留意於此，此時果見他乘自己說話之際，稍微分心，就九環同發，急襲而來，不覺大笑道：「你終於出手了！」

右手鋼環一記「日輪經天」，朝金刀上全力磕去，左手向空連揮，較小的鋼環飛旋而起，登時幻起一連串的環影！

不，在一聲金鐵交鳴的大震聲中，秦大鈞往後退了一步，也同時响起一連串九聲叮叮清响，左手鋼環在激射而來的九枚金環上都磕了一下。

不，他藉着這一步後退，左手鋼環每一記都磕在金環的缺口上。（九枚金環上，每一枚都有一處小小的缺口，霍元慶全力一振，金環從缺口脫出，射向敵人）這用力一磕，正好一個接一個的套入他的小鋼環之中，這一着當然要有敏銳的目力和迅捷準確的手法，才能辦得到。

霍元慶這一記刀招，為了要施展九環齊發，自然用上了十成力道，因此在刀環（秦大鈞右手大鋼環）交擊之中，也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這一着被震得各自後退一步，原是早在他意想中的事，因為自己這一刀，對方也必須全力迎擊，才能接得下來，只要對方全力迎擊，那就會着了自己的道。

因為要是全力迎戰，就無暇閃避九枚金環，等到兩人各自被震後退之際，也是九枚金環襲上身的時候。

他怎知秦大鈞也早有準備，也要藉着後退來收取他的金環，因為退後一步，就可拉開自己和金環之間的距離，左手鋼環就可以從容施為。這是

兩人在各自震退一步之前所作的預估。

其實這一段話，只是一聲重大的金鐵交鳴之後，接連又响起密如連珠的九聲噹噹清响，前後不過是一瞬間的事。

秦大鈞朗笑一聲，拱拱手道：「多謝霍大哥了。」

霍元慶眼看九枚飛環依然沒傷到對方，只當剛才九聲噹噹連响已全被他磕飛出去了，聞言哼道：「你說甚麼？」

秦大鈞左手抬處，搖動鋼環，發出噹噹之聲，一面笑道：「承蒙霍老哥惠賜九枚金環，兄弟不該謝嗎？」

霍元慶早已從他左手鋼環發出的噹噹聲中，看清楚自己的九枚金環已被對方串入鋼環之中，氣得一張臉脹紅了，怒哼一聲道：「很好，姓秦的，你給我記着，終有一日，老夫會向你加倍取還金環的。」

說完，氣冲冲的轉身就走。

秦劍秋劍眉一挑，喝道：「姓霍的，你給我站住！」

霍元慶霍地回過身來，沉聲道：「年輕人，你有甚麼事？」

秦劍秋俊目含光，朗聲道：「你附和通天教，與各大門派爲敵，家父因你平日尚無大惡，才不想使你太過難堪，只收下你九枚金環，以示薄儆，你却不知悔改，居然還有尋仇之意，秦某說不得只好把你留下來了。」

霍元慶聽得怒笑道：「年輕人，你留得下老夫嗎？」

秦大鈞叫道：「劍秋，讓他走吧！」

秦劍秋道：「爹，這老匹夫自承落敗，自可讓他離去，但他尚有要向秦家莊尋仇之心，孩兒就得把他留下。」

一面抬目喝道：「只要你在我劍下走得出十招，我就讓你離去，走不出十招，我要你留下一條右臂再走。」

霍元慶氣極而笑，點頭道：「好，如果走不出十招，你要老夫留下項上人頭，亦無不可。」

秦劍秋嗆的一聲掣出長劍，抬目道：「那就開始吧，這是第一招！」身形飄動，抬手發劍，一片劍光錯落飛出！

霍元慶倒也不敢大意，金刀疾發，朝前撩去。他自恃功力深厚，何況厚背金刀勢道沉重，長劍只是輕兵器而已，一上手就準備和秦劍秋硬打硬磕，看你小子年紀輕輕，內力自然比自己差得遠了。

那知金刀撩出，眼前一片錯落劍光竟然全是虛招，一記也沒有撩着，心頭猛吃一驚，急忙撤刀左閃，總算見機得快，一支森寒的長劍從他右肩擦衣刺過，雖然避開，也驚出了一身冷汗。

轉過身去，只見秦劍秋站在那裡，並未再發第二劍，只是冷冷的道：「這一劍若要傷你，你的右肩早已被我長劍刺穿了。」

霍元慶「九環金刀鎮八方」在北六省是响噹噹的人物，幾曾聽過如此刺耳之言，何况說這話的又是一個弱冠孺子，口中大喝一聲，身形一晃而前，金刀橫胸推出。這一刀是他在盛怒中發出，威勢極猛，一道金光宛如橫瀾般席捲過去。

「第二招！」

秦劍秋的聲音剛出，人已飛縱而起，一下躍起三丈多高，凌空發劍，一片錯落劍光起自高空，像纓絡下垂，朝霍元慶當頭罩落！

霍元慶沉嘿一聲，朝前橫推而出的刀勢突然帶轉，朝上劈去。

這一記總算給他磕上了，錯落長劍落到刀光之上，接連响起了九聲金鐵交鳴，前面八聲只是「噹」「噹」連响，快速如同連珠，但第九聲却悠長而勁，「噹」聲入耳，人影倏分，自恃功力深厚、刀勢沉重的霍元慶但覺從對方長劍上傳來一股極大的震力，脚下浮動，再也站不住樁，被震得往後連退了兩步。

「第三招了！」

霍元慶剛退出一步之際，就已聽到秦劍秋的喝聲，等退到第二步，還未站隱，眼前微風颯然，人影閃動，一縷銀芒已如閃電般射到咽喉！

同時，但聽秦大鈞的聲音急急喝道：「劍秋……」

銀芒倏杳，只感右肩一涼，「噹」的一聲大响，那是厚背金刀墮地之聲，霍元慶幾乎連瞧都沒有瞧清，急忙低頭看去，一條血淋淋的手臂和一柄自己最熟悉的厚背金刀都已落到了地上！

他幾乎不敢相信地上的那條手臂會是自己的，刹時間連臉上的肌肉都扭曲起來，駭然道：「你……果然削斷了老夫的右臂！」

秦劍秋早已返劍入鞘，冷然道：「現在你可以走了！」

霍元慶依然喃喃的道：「年輕人，你在第三招就削斷了老夫的手臂，難道老夫練了幾十年的刀法，都白練了？」

金刀棄地，手臂委地，他連看也不再看第二眼，嘶啞的大聲道：「你們都聽着，從此，江湖上再也沒有我九環金刀震八方這個人，老夫直到今天才知道，我練了幾十年的九環奪命刀法，只是騙人的玩意，它居然騙了我幾十年……」

脚下踉蹌，連說帶走，往外奔去。

這一陣工夫，被武當「太極劍陣」困住的第二隊六十名天龍武士，也經凌雲子、寒雲子聯手施展「眞武指」，一一加以制住。

這一區(少林、武當二派)繼中間一區(衡山、離火、排教、泰山、東海龍王、落花島島主)和上首一區，(終南、華山、紫柏、岐山、白石山)在差不多

時間，就次第把衝殺過來的通天教徒衆(一隊男女迎賓、兩隊天龍武士)以及不少附和通天教的武林人士先後予以制住，一場兇悍無比的激戰也隨着平息下來。

現在，整個大會場上的形勢已經全面改觀，只有三處戰圈的戰事還在延續，尚未結束。第一對是谷飛雲和東無忌。

谷飛雲縱然已盡得崑崙派眞傳，但東無忌是通天教教主的首徒，武功自然勝過同門甚多。谷飛雲展開「乾坤八劍」，和東無忌使出來的「通天劍法」，幾乎功力悉敵，並無多讓。谷飛雲會使「紫府迷踪身法」，東無忌也會「靈飛身法」，雖然「靈飛身法」不如「紫府迷踪」的深奧精妙，但也只是起步稍慢、變化較少而已，身法還是相當輕靈的。

因此兩人這一戰，東無忌打得要比谷飛雲吃力，但谷飛雲也沒有佔到多大的上風。

原因是谷飛雲發現眼前的東無忌是眞正的東無忌，並非是通天教教主所喬裝，他必須擒活的，才會和對方糾纏了這許多時候。

東無忌心裡當然明白，如論谷飛雲的武功，應該高過自己，他和自己纏鬥到現在，目的可想而知是要生擒了。因此這一戰，東無忌自然要步步爲營，不能有一絲破綻，爲對方所乘，打得不但吃力，也愈打愈驚。

十師妹姬紅棉率領的六十名「迎賓」，其實乃是自己的師弟妹，武功都是由師尊一手調教的，却最先遭到覆滅，左右兩翼兩隊天龍武士乃是教中的精銳殺手，不料也相繼全軍盡墨，可見今日之局，各大門派是有備而來，本教已是徹底失敗了，此時再不設法脫身，就脫不了身了！

一念及此，口中大喝一聲：「谷飛雲，我和你拚了！」

喝聲甫出，手中長劍陡然一緊，劍演「通天徹地」，一片劍光盤空匝地，朝谷飛雲攻來。

這一招，才是「通天劍法」中最凌厲最强烈的一招，在他全力施爲之下，當眞有天地混蒙，日月無光之概。

劍勢甫出，東無忌身形一長，矯若天龍，一下騰身飛起三丈來高，身形一屈再伸，左手五指如鈎，在一片劍光中，朝谷飛雲當頭撲攫而下。

劍法和「天龍爪」同時施爲，幾乎是拚命的打法。

谷飛雲一直只以「乾坤八劍」應敵，就是爲了等候機會，要擒活的，此時眼看東無忌眞的要和自己拚命，劍光漫天而來，倒也不敢大意，右手長劍一振，只好使出一直不肯施展的「乾坤四劍」中的「震兌一劍」，耀目銀芒，閃電劃出。

雙方劍光乍接，嗆然有聲，不知雙方誰破了誰的劍法，兩道奇亮耀目的劍光同時倏然而滅。

東無忌發劍之初，就已料到自己劍法一定會被谷飛雲破去，因此早就騰身凌空躍起三丈高，雙方劍光由奇亮耀目到倏然隱沒，會有一瞬間的工夫，是視覺最不適應的時間，(目力最好的人也都會感到眼前一暗)他就算定了在這一瞬間用「天龍爪」朝谷飛雲當頭抓落。

谷飛雲早已看到東無忌劍勢甫發，人就凌空躍起，早已存了戒心，劍光乍接，一下就破去對方劍法，更顯得東無忌這招劍法使得虎頭蛇尾，虛張聲勢，此時看他撲攫而下，左手抬處，使了一記「縱鶴手」，朝上推出。

東無忌在這記「天龍爪」上倒是用了全力，一個下撲，一個上推，兩股力道自然很快就接觸上了，但聽半空中响起「蓬」然一聲大震，東無忌身形一弓，雙脚一蹬，一個人宛如離弦之箭，劃空飛射出去。

原來東無忌早就計算到自己這一記「天龍爪」，谷飛雲一定會使出崑崙絕技「縱鶴擒龍」中的「縱鶴手」朝上推來，也只有這一機會，自己才能借他巨大的推力，脫離現場。

他果然不愧有小諸葛這個外號，算無遺策，現在他就這樣由谷飛雲把他送了回去。

谷飛雲眼看自己竟然上了他的大當，心頭不覺大怒，猛喝一聲：「東無忌，你往那裡走？」正待縱身追去。

「哈哈，小施主不用追了。」一道人影及時瀉落在谷飛雲的身前。

谷飛雲聽出來人聲音，喜道：「是醉道長？他……」

醉道人笑嘻嘻的說道：「今天這一場大戰，總得有個人趕回去報訊才行。」

谷飛雲聽得一怔，說道：「道長是說，讓東無忌趕回去報訊？他向什麼人報訊呢？」

在他想來，通天教教主已在這裡，東無忌還要向誰去報訊呢？

醉道人笑了笑，道：「貧道一時也說不上來，這是家師千里傳音說的，要小施主不用追了。」

谷飛雲喜道：「老人家也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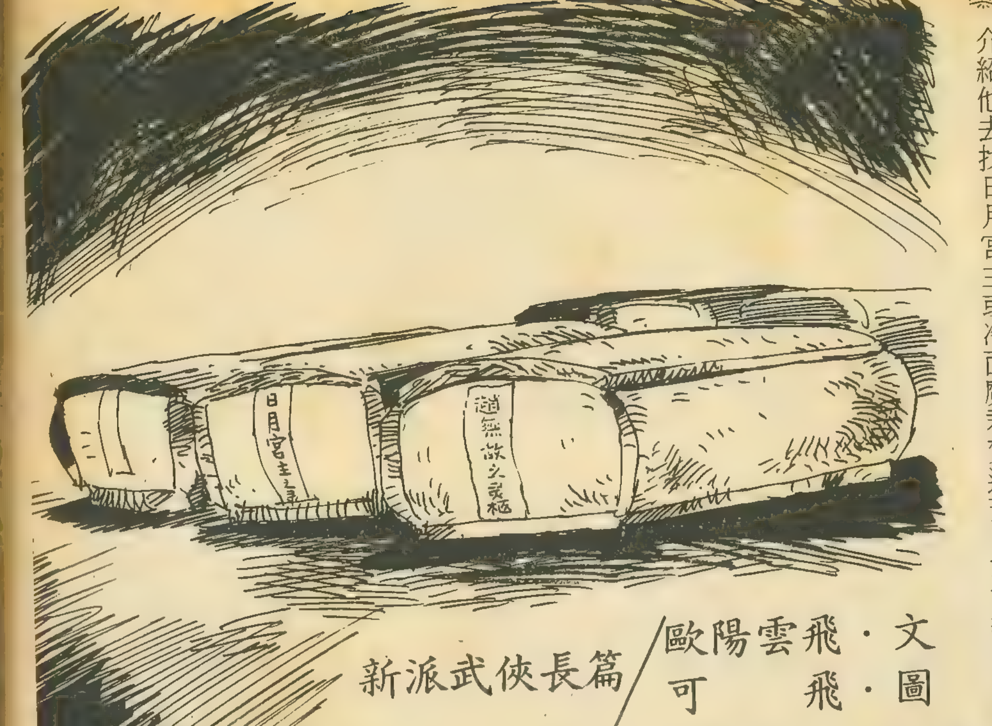
醉道人道：「家師去了望仙觀，小施主還不知道呢！貧道的望仙觀，這些日子，也被通天教的人整個借去了，觀中道友們已有一個多月無家可歸，剛才才搬回去，正好家師也趕來了。」

現在，大局已經定了，只有兩處最主要的戰場依然搏戰方酣，而且愈戰愈烈。

先說金鸞聖母以一支三尺長劍獨鬥玉杖彭祖憚南天六尺長的白玉杖，不但在兵刃上比對方短了三尺，人家可以記記不離你左右，你却無法夠得上人家，尤其功力方面，玉杖彭祖也勝過金鸞聖母甚多，因此除了躲閃，根本不敢和對方硬打硬砸。

（未完・四十九）

上文提要：唐雪蓮本是神指唐威的女兒，因被山賊黑煞神黑杜長擄走，想作壓寨夫人，唐雪蓮不肯，但身已懷孕，逃回唐家，唐威要她墮胎，她不肯，又私奔到桃林處將胎兒產下，養大成人名天生，無姓。唐雪蓮既不從父又不認夫，遂爲二人所殺，天生遵母遺囑，亦不認公公和父，要爲母報仇，尋師學藝，一無和尚介紹他去找日月宮主或冷面魔君賀通天，才有辦法學成絕技……



七殺刀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可飛·圖

死亡谷對聯怪異　武林王考試收徒

只見山勢突變，兩峯交抱，形成一個渾然天成的拱門，上面寫着三個斗大的字：「死亡谷」！

下邊，兩側，各豎着一塊碑。左邊的石碑書：「入谷者死！」四字。右邊的石碑書：「出谷者死！」四字。

向內望去，不遠處，一字排開，擺着六具石棺。

眞是怪事，若是死亡谷內有妖魔鬼怪，豎一塊「入谷者死」的石碑也就夠了，何須再加一塊「出谷者死」？

同樣的道理，如說谷內禁錮的有江洋大盜，蓋世魔頭，「出谷者死」即可，入谷當不至於惹來殺身之禍吧？

兩塊石碑，都是被人以「金剛指」法寫上去的，一爲顏字，一爲柳體，筆法迥異，功力不同，顯然是出自二人之手，越發使事情變得神秘詭異，撲朔迷離，把聰明的恨天生給搞糊塗了，想不通個中的奧妙。

正自百思不解，紅臉、尖腮二大漢已啣尾追到。

紅臉大漢一個箭步，搶到恨天生前面去，道：「傻蛋，放着現成的少舵主不做，幹嘛偏偏要做流浪漢？」

尖腮大漢亦道：「是嘛，一回總舵就有榮華富貴可享，別再當唐家的活靶子，跟我們回去認祖歸宗吧。」

恨天生怒目而視，一言不發。腦子却沒閑着，正在苦思脫身之計。

硬的不成，紅臉大漢改用軟功：「少舵主，求求你，幫幫忙吧，請不回少舵主去，總舵主總會要我們的命。」

尖腮大漢也在旁邊猛敲邊鼓：「少舵主大人大量，大慈大悲，就成全我們一次，立個大功吧。」

恨天生忽生一計，答非所問的道：「你們兩個識不識字？」

紅臉大漢道：「俺大字不識一個。」

尖腮大漢道：「咱家是個文盲。」

恨天生喜極而呼道：「那就好，那就好。」

紅臉大漢聽得一呆，道：「好什麼？」

恨天生道：「沒有什麼，我的意思是說，難得兩位如此恭謹誠敬，就跟着你們走吧。」

尖腮大漢簡直喜出望外，伸手作勢道：「少舵主請！」

恨天生指着死亡谷道：「兩個先請，走這邊。」

「尊卑有別，屬下斗膽也不敢。」

「長幼有序，兩位理當先行。」

「這……」

「這是命令。」

「是。」

「請！」

「請！」

兩個傻小子，不明就裡，還以爲是恨天生回心轉意，眞的要認祖歸宗，讓他倆立大功，當即興冲冲的，邁

開大步，跨進死亡谷。

死亡之谷，果然名不虛傳，進沒三步，便聽見有人喝道：「趴下！趴下！」

「趴下！」

接聞有怪異的聲音劃空而來。

話是從那裡發出的，他們不知道。

怪異的聲音表示什麼，同樣不知道。

恨天生只看到了結果，兩名大漢的喉結上各插着一片樹葉，眞的已經趴下去，氣絕身亡。

乖乖，飛花摘命，葉落索魂，這是高級功夫，神乎其技，恨天生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忘其所以的大呼小叫道：「啊！好棒啊！」

一個清脆、悅耳，彷彿銀鈴似的聲音回應道：「怪事，殺了你的同伴還叫好？」

循聲望去，死亡谷內，已神不知鬼不覺的多了一位身穿紅衣，頭梳雙辮、唇紅齒白、膚若凝脂，年約十四五歲，說多美就有多美、說多俏就有多俏的小姑娘。

姑娘的身旁，另有一個與她不相上下的小男生，鬼頭鬼腦，賊眉賊眼的，是一個聰明的娃兒，也是一個難纏的傢伙。

賊眼少年一開口就沒好話，接着紅衣少女的語氣道：「我看不是白痴，便是呆瓜。」

恨天生不悅道：「豈有此理，這是什麼話？」

賊眼少年嘻皮笑臉的道：「唐伯虎的古畫。」

恨天生面不改色的道：「你們弄錯了，他倆不是我的朋友，是仇人。」

紅衣少女一揚柳眉兒，嬌滴滴的給說：「是仇人更好，救了你的命，怎麼謝我們？」

恨天生以爲是自己聽錯了，瞪着眼珠子說：「什麼？人是兩位殺的？」

賊眼少年道：「是呀，你好像不相信？」

恨天生據實說道：「是有點不相信，兩位的年紀這麼小……」

紅衣少女得意洋洋的截口道：「人小本事大。」

賊眼少年的口氣更大：「其實只是雕蟲小技，一道小小的小菜罷了。」

飛花摘命，落葉索魂，只是雕蟲小技，恨天生目瞪口呆的道：「這是小菜？還有大菜呀？」

紅衣少女回頭指一下，散落在身後的白骨、骷髏、殘屍、腐肉，神氣十足的道：「當然，沒有大菜如何將這一羣闖谷犯禁的魔崽子擺平。」

恨天生道：「都是你們兩位的傑作？」

賊眼少年傲然道：「答對了。」

紅衣少女補充道：「如假包換。」

賊眼少年接着招招手，詭笑道：「朋友，別客氣，進來吧，小爺請你吃大餐。」

「入谷者死」，打死他也不敢冒此奇險，恨天生倒抽一口寒氣道：「不要，不要，我不想死，也不能死。」

紅衣少女輕蔑不屑的道：「飯桶！」

賊眼少年的話更惡毒：「沒有出息！」

紅衣少女繼道：「不敢闖谷，那你來此作甚？」

恨天生道：「只是路過而已。」

賊眼少年好霸道：「路過也不行，死罪可免活罪難逃，陪小爺我玩玩吧。」

話落，人已跨步而出，冷不防打出一拳，通！正中恨天生的胸部，好重，當場搖搖晃晃的退了好幾步，栽坐在地。

天生的硬骨頭，很快便咬着牙齒爬起來，破口罵道：「流氓，無賴，你怎麼可以隨便打人？」

說流氓眞像流氓，賊眼少年伸手擦了一下鼻子，擺出一副小流氓的架式來，大言不慚的道：「媽的，打你是客氣，惹火了你爸還要殺人呢。」

紅衣少女不甘寂寞，飛起玉腿掃過去，冷聲道：「站着多累，坐下歇歇吧！」

還眞靈，恨天生沒有半點武功底子，只有任人擺佈的份兒，少女玉腳掃過，又乖乖的躺下了。

屢仆屢起。

屢起屢仆。

可憐的恨天生被人當作猴子來要，接連摔了七八次，時而葫蘆倒地，時而小狗吃屎，時而四脚朝天，時而五體投地，直摔得鼻青臉腫，灰頭土臉，狼狽得不成人樣兒。

二人終於停下手來，賊眼少年道：「咦，這小子好像不是練家子？是一隻菜鳥。」

紅衣少女想一想，道：「可能，即使懂得一點皮毛，也難登大雅之堂，頂多半瓶醋。」

恨天生恨聲道：「在下本來就不會武功，你們簡直欺人太甚。」

賊眼少年道：「算你幸運，若是武林中人，不死也得脫層皮。」

紅衣少女揮揮手，道：「掃興，一點也不好玩，滾吧！下次多帶幾個凱子來。」

總算有驚無險，恨天生鬆了一口氣，轉身就走。

但行沒五步，又折轉回來，賊眼少年一楞，道：「臭小子，怎麼又不走了，欠揍？」

恨天生字斟句酌的道：「可否請教兩位幾句話？」

紅衣少女道：「有屁快放。」

「可知日月宮主的行踪？」

「不知道。」

「冷面魔君賀通天呢？」

「不知道。」

「兩位可有開門授徒的計劃？」

「怎麼？想拜在小姑奶奶的門下爲

徒？」

「是有這個意思。」

「可惜我們沒興趣。」

賊眼少年接口道：「同時也不夠資格。」

恨天生追問道：「這是爲何？」

「因爲我們現在只是別人的預備徒弟。」

「預備徒弟？」

「就是距離正式徒弟還有一大段路的意思啦。」

「爲甚麼會這樣？」

「表現太差。」

「啊，本事這麼大，簡直神乎其技，還……」

「有甚麼辦法，老頭的要求太高，想收一個足以打垮砸爛一宮、二門、三大世家的高手做徒弟。」

「笑話，這種厲害的角色，誰會再拜師學藝。」

「說的也是。」

「不知是那一位武林高人？」

「一個糟老頭。」

「糟老頭？」

紅衣少女道：「不錯，我們都叫他老頭，或糟老頭。」

「姓甚名誰？」

「他沒有說。」

「你們爲何不問？」

「問也是白搭，老頭守口如瓶。」

恨天生沉吟一下，道：「咱們打個商量好不好？」

賊眼少年道：「打甚麼商量？」

恨天生道：「介紹我也當老頭的徒弟。」

賊眼一翻，少年冰涼的聲音道：「就憑你這副德性？」

紅衣少女另有高見，仔細的瞧一下恨天生，道：「別狗眼看人低，這個楞小子許是塊璞玉，可以琢磨，再說多一個出氣的人也不賴。」

賊眼少年瞄了恨天生一眼，頷首道：「嗯，好主意，谷中生活太單調，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咱們是該找一個人來使喚使喚了。」

目注恨天生，繼又說道：「算你走運，找對了人，姑且做一次介紹人，但你必須答應我們幾個條件。」

恨天生道：「甚麼條件？」

賊眼少年神氣活現的道：「先叫我一聲哥哥。」

恨天生遲疑一下，爲了報仇，決心不顧一切，一絲不苟的叫了一聲：「哥哥。」

紅衣少女不甘後人，亦道：「叫我一聲姐姐。」

「姐姐。」

「乖，以後不論何事，有功是我們的。」

「有罪小弟一人承擔。」

「叫你往東，不會往西。」

「理當如此。」

「我們吃肉，你喝湯。」

「應該的。」

賊眼少年接着道：「打不還手？」

「可以。」

「罵不還口？」

「沒問題。」

「乖，這才像是一個小弟，走吧。」

「到那兒去？」

「進死亡谷。」

「入谷者死……」

「放心，死亡之谷，不殺不會武功的人，況且你現在身份不同，是老頭的預備徒弟的候選人，特准入谷。」

* * *

是沒事，平平安安的進入死亡谷。

死亡谷內的景象陰森恐怖已極，當他從那六口石棺的前面經過時，發現棺蓋是開着的，就豎在石棺的後方，上面還有姓名。

第一口石棺是：金刀趙無敵之棺。

第二口石棺是：鐵掌歐陽春之棺。

第三口石棺是：日月宮主明英之棺。

第四口石棺是：龍虎門主降龍手龍九天之棺。

第五口石棺是：風雷門主風塵俠客馬驥之棺。

第六口石棺是：冷面魔君賀通天之棺。

乖乖楞地冬，韮菜炒大葱，一宮、二門、三世家、六大門派之中，就有五個人列名其中，只有神指唐威是唯一的例外。

然而，說也邪門，石棺已備，棺內却空空如也，並無一屍半骨。

反倒是在死亡谷內，觸目皆是骷髏、白骨，延伸得很廣，很遠。

毫無疑問，死者必係闖谷犯禁之人無疑。

問題是要石棺何用？

爲何會有棺無屍？

糟老頭又是何方神聖？

問紅衣少女與賊眼少年，二人亦皆莫測高深。

跟在二人的身後，行行復行行，地勢豁然開朗，眼前百花遍地，撲鼻生香，與早先的景況截然不同。

百花深處，幽徑盡頭，一座宏偉壯麗的建築物赫然在望。

是一座宮殿，雕樑畫棟，大而且華麗。

朱紅色的大門之上，有一方匾額，上書：「武林王府」四個斗大的金字。

兩旁還有一副對聯，是：

三分天下孔明志氣何其小
七殺刀口獻忠殺人不算多

好大的口氣，連諸葛孔明與張獻忠亦未放在眼內。

恨天生不禁爲之一呆，道：「這是誰寫的？」

紅衣少女道：「老頭。」

恨天生道：「好大的口氣。」

賊眼少年道：「不大，不大，小意思。」

恨天生道：「眞想不到，死亡谷內還有這樣的宮殿，老頭絕非等閑人物，可是，在江湖上似乎還沒聽說有武林王這一號人物。」

紅衣少女噗嗤一笑，道：「本來就沒有，是老頭自封的。」

賊眼少年扮了一個鬼臉，道：「連房子也是霸佔別人的。」

恨天生一怔神，道：「是誰的？」

紅衣少女道：「原本是張獻忠的大西王國別府，張獻忠敗亡後被老頭竊佔，舊瓶裝新酒，將原來的匾額對聯全部換成現在的。」

恨天生對這些事很感興趣，道：「原先的對聯寫甚麼？」

賊眼少年雙手一攤，吐出來三個字：「不知道。」

房子雖大，却冷冷清清的未見半

徬，徬若「國…城鬼屋。

門口時，紅衣少女忽道：

候着吧，我們進去替你通報

年道：「最好是跪着，這樣

大一些。」

當即雙膝跪下去，傻乎乎

人？」

女道：「不大，七八年來，

外，老頭還沒有選中第三

。」

恨天生道：「小姐姐，妳是說曾有不少人欲拜老頭爲師？」

賊眼少年領着道：「絕大多數都是擅闖禁地的山野頑童。」

「老頭一個也不中意？」

「這種鳥不生蛋，狗不拉屎的鬼地方，那來的可造之才，方圓百里之內，除小哥哥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人。」

「結果，這些人都被趕出死亡谷？」

「你想得倒美，一部份被割去舌頭，驅往後山種菜養豬，或留在府中充當奴隸。」

「另一部份呢？」

紅衣少女道：「更慘，燉成人肉羹，被老頭吃了。」

恨天生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驚叫道：「我的天哪，老頭還會吃人？」

賊眼少年不乾不淨的道：「媽的，小事一樁，何必大驚小怪，人肉挺好吃的，尤其是像你小子這樣的童子肉。」

紅衣少女不疾不徐的道：「換句話說，你的命運跟那些野孩子完全一樣，如果沒被糟老頭看中，不是養豬當奴隸，就是燉肉吃。」

恨天生有一種被騙的感覺，憤憤然道：「你們爲甚麼不早說？」

賊眼少年道：「現在告訴你也不遲。」

紅衣少女道：「想反悔還來得及，可以滾出死亡谷。」

賊眼少年說得更詳細：「不過，得留下一些東西作紀念。」

「留甚麼東西？」

「舌頭。」

「你們好毒辣。」

「這是規矩。」

「哼！」

「免得你饒舌，將死亡谷的秘密抖出去。」

紅衣少女挑眉瞪眼的道：「你是跪在這裡，準備當預備徒弟的候選人？還是留下一截舌頭，到死亡谷外去當啞巴？」

恨天生毫不考慮，斬釘截鐵的道：「既來了，則安之，見不到糟老頭，學不到蓋世神功，絕不離開。」

言來悲壯慷慨，擲地有聲，賊眼少年擊掌讚了一句：「有志氣。」

紅衣少女也拍手道：「有氣魄。」

賊眼少年道：「報上名來，好爲你入內稟報。」

「恨天生。」

「姓恨？好奇怪的姓。」

「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我叫小流浪，也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紅衣少女進一步解說道：「小流浪從小就無父無母，流落街頭，騙吃騙喝的混日子，可能是個見不得人的私生子，七八年前，因爲溜進死亡谷，躺在石棺裡睡大覺，被老頭捉住，見他資質尚佳，收爲預備徒弟。」

恨天生道：「還沒有請教這位小姐姐的芳名。」

被人稱作姐姐，紅衣少女顯得十分受用，嬌聲道：「我叫虎妞，老虎的虎，俏妞的妞。」

小流浪替她補充道：「虎妞的遭遇更特別，她是在很小很小，還在穿開襠褲的時候，被一隻母老虎含在嘴裡，翻山越嶺而來，由老頭一手扶養成人，因爲父母不詳，身世不明，可能是個棄嬰，我們只好叫她虎妞。」

恨天生驚「哦」一聲，道：「哦，原來兩位也有一段不平凡的際遇，希望多美言幾句。」

虎妞俏皮的說：「會的，多一個出氣筒，何樂而不爲。」

小流浪道：「會的，多一個使喚的人，樂觀其成。」

「再見。」

「回見。」

虎妞與小流浪相視詭笑一下，進入武林王府，順手關上了門，只留下恨天生獨自一人跪在那裡。

* * *

原以爲很快就會有消息，事實却大謬不然。

沒再見虎妞、小流浪。

沒見到武林王糟老頭。

眼見日已偏西，大門始終未再打開。

個…衛…

行至大

「就在這兒

老頭。」

賊眼少

希望或許會

恨天生

的道：「多

紅衣少

除我們二人

個預備徒弟

直至夕陽西下時，才冒出一個二十餘歲，呆頭呆腦的傻子來。

是一個奴隸，手裡捧着一碗鹽水飯，往恨天生面前一放，掉頭就走。

恨天生急忙拉住他，道：「朋友慢走，在下有話要說，你們糟老頭到底收不收我恨天生做預備徒弟？」

傻子猛搖頭，嗚嗚哇哇的亂嚷嚷一通，還張開嘴巴，指着自己的舌頭給恨天生看。

話聽不懂，眼睛則看得很清楚，舌頭少了一大截，原來是個啞巴。

啞巴流露出同情的眼色，看表情却又愛莫能助，也弄不懂武林王葫蘆裡賣得是甚麼藥。

恨天生只好退而求其次：「麻煩你，去請虎妞或者小流浪出來一下。」

啞巴點點頭，兀自走進武林王府去。

不知是話未傳到，還是事出有因，許久之後，仍未見虎妞、小流浪現身答話。

却見一位頭髮半白，身穿黑衣，滿臉疤痕，說多難看就有多難看，單腿、獨臂、一隻眼的乾瘦老人，拄着一根拐杖，踏着夕陽，一跳一跳的行過來。

拐杖很妙，是一根旱煙袋，往恨天生的面前一站，提起煙桿來呼嚕、呼嚕的抽了兩口煙，粗聲大氣的道：「男兒膝下有黃金，娃兒，你跪在這裡做甚麼？」

恨天生望着黑漆大門道：「求武林王收我爲徒。」

黑衣老人嘿嘿冷笑一聲，道：「那個老混蛋答應了嗎？」

「還沒有。」

「已經跪了多久？」

「差不多四個時辰。」

「還不曾見到老混蛋？」

「是的。」

「好可憐，天都快黑了，找個地方睡覺吧。」

「我不累。」

「你打算跪到幾時？」

「直至糟老頭答應我的要求爲止。」

「假如老混蛋一直避不見面怎辦？」

「在下相信精誠所至，金石爲開。」

「起碼應該把肚子塞飽吧？」

恨天生瞪着鹽水白飯，昂首道：「君子不吃嗟來之食！」

黑衣老人的獨眼陡地一亮，射出來一道懾人的寒芒，道：「有骨氣，餓死之後我老人家願意爲你刨一個坑。」

話完，正欲離去，恨天生道：「敢問老丈何人？」

黑衣老人抽了一大口煙，吐出來一大片霧，道：「人家都叫我老煙槍。」

「也住在死亡谷？」

「只是路過，想到對面山上去。」

「入谷者死，不怕犯了武林王的禁忌？」

「哼，草包一個，不學無術，憑他還不夠資格跟我老人家鬥。」

話至此，不再多言，掄起煙鍋，在門柱上磕掉煙灰，繞過武林王府，大步離去。

* * *

中午。

第二天的中午。

恨天生一夜未睡，粒米未進，膝蓋都跪腫了。

虎妞、小流浪與武林王依然踪影全無。

累啊！睏啊！

饑啊！渴啊！

面對着啞巴剛剛才送來的一碗白飯，一盤紅燒肉，半碗湯，恨天生的腦海中乍然浮現母親臨死時的慘狀，暗道：「老天，我不能死，我要學藝，我要報仇！」

要學藝，要報仇，必須活下去。

想活下去，就非得吃東西不可。

恨天生想通了，不再跟自己過不去，端起白飯、澆上紅燒肉，猛往嘴裡扒。

老煙槍正巧又來了，揶揄道：「娃兒不是不吃嗟來之食嗎？」

恨天生實在太餓了，猛吃兩塊肉，大喝一口湯，吐字不清的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怎麼說？」

「老頭以禮相待，不能算是嗟來之食。」

「何以見得？」

「瞧瞧，有肉也有湯，待如上賓。」

「可是，那個老混蛋尚未露面？」

「也許時辰未到。」

「你打算繼續跪下去？」

「當然！」

* * *

恨天生沒有說謊，第三天仍舊規規矩矩的跪在那兒。

虎妞沒再現身。

小流浪未再露面。

始終沒見到武林王。

膝蓋腫了。

眼睛花了。

耐性漸漸消失。

怒火漸漸升高。

終於忍無可忍，恨天生爆炸了，呼地一躍而起，罵人的話一籮筐，粗野的程度連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臭虎妞，妳給我滾出來！」

「小流氓，你給我死出來！」

「老頭，老混蛋，武林王有甚麼了不起，少擺臭架子！」

「我喊到三，再不現身，就要破門而入，操你親娘祖奶奶！」

「一！二！三！」

太累，太氣，也太激動，恨天生顯得有點神智錯誤，歇斯底里，可不是說着玩，三字出口，人已撲上去，

眞的想破門而入。

拳打、脚踢，用碗來砸，用石頭來轟，奈何大門太厚，又下了門，一絲一毫也動不了。

罵得他口乾舌燥，累得他汗下如雨，老頭、虎妞、小流浪一概裝聾作啞，相應不理。

門厚衝不破，牆高又爬不上去，恨天生却不死心，被他想出一條毒計來，以最快的速度，就近找了不少雜草，枯枝與乾柴，很快就在大門前堆成一大堆。

老煙槍又回來了，奇道：「娃兒，你怎麼不跪了？」

恨天生惡狠狠的道：「媽的，男兒膝下有黃金，老混蛋他給臉不要臉，再跪下去還算甚麼英雄好漢。」

老煙槍呼嚕、呼嚕的抽着煙，讚道：「對，這才是男子漢，大丈夫，不爲勢劫，永不低頭！」

微頓又道：「現在作何打算，可是想要燒他的房子毀他的窩？」

「就是這個主意。」

「有火種嗎？」

「正想向老丈借。」

煙鍋就是最好的火種，老煙槍以行動代替了答覆，將一大團火紅的煙渣往乾柴上一磕，小心翼翼的吸了兩口氣，煽了兩掌風，馬上便冒出火苗來。

老煙槍的身上揹着一隻大葫蘆，葫蘆裡有酒，是烈酒，正是助燃的好材料往火苗上一澆，立即劈劈拍拍的燒起來。

偏巧又有風，是順風，風助火勢，一發不可收拾，不一時，大門、匾額、門柱便付之一炬，緊接着，轟！的一聲，門樓也倒下來。

「燒得好，燒得妙，燒得呱呱叫！」

「夠勇敢，夠大膽，孺子可教也！」

眞是一個怪物，老煙槍狀似頑童，又喊又叫，又跳又躍，比過新年放花炮還要高興三分。

恨天生沒理會他，邁開大步，闖進武林王府去。

虎妞、小流浪就在附近不遠，瞪着眼珠子同聲喝道：「小子，你好大的狗膽。」

恨天生聲色俱厲的道：「是你們故意逼我上梁山。」

虎妞道：「你最好還是乖乖的跪到門外去。」

恨天生不以爲然：「老子已經跪夠了。」

小流浪寒臉道：「不跪你就永遠見不到老頭。」

恨天生憤然道：「老混蛋再不露面，就用火把他燒出來。」

拿起一根燃着的木頭來，當眞要燒房子。

虎妞睹狀大怒：「你欠揍！」

小流浪臉一沉：「你找死！」

對武技一道，恨天生狗屁不通，那裡是虎妞、小流浪的對手，但他天生的牛脾氣，不肯服輸，嚷嚷道：「有膽就來，誰怕誰呀！」

結果不問可知，舉手投足之間便被擊倒了。

却不甘心，起來再戰。

再戰也沒用，又倒下了。

死亡谷外的往事又在此重演，恨天生好似發了瘋，着了魔似的，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倒下去十次，又爬起來十次，最後已經頭昏眼花，搖搖欲墜的站不穩馬步，仍在直着嗓門嘶聲叫罵：「騙子，小騙子加上老騙子，都是不折不扣的大騙子！」

惹火了虎妞，叱道：「再鬼叫，就把你殺了燉肉吃。」

小流浪隨聲附和道：「對，好久未吃人肉，把他宰掉熬湯喝。」

立從左右兩側虎撲而上，將恨天生生擒活捉。

「放開我，放開我，我有血仇未報，死不瞑目。」

「誰敢吃我，小心本少爺會在誰的肚子裡造反。」

恨天生雙手被制，兩隻脚可沒閑着，又踢又踹，又蹦又跳，甚至還想張口咬人。

虎妞怒吼道：「小流浪，摔死他！」

小流浪應道：「對，最好摔成肉泥血漿！」

「一二三，摔！」

二人同時說話，同時用力猛晃，像摔死猪似的，果然將恨天生全力擲出去。

一擲之力，奇大無比，撞向數丈之外的一塊石碑。

眼看生死俄頃，命在旦夕，陡覺自己的身子被一物托住，彷彿耍猴一般，在半空中盪了幾個鞦韆，輕飄飄的落在地面。

是一根旱煙袋。

就拿在老煙槍的手裡。

正四平八穩的坐在一個小亭裡。

老煙槍顯得很得意，眉飛色舞的哈哈大笑道：「好，很好，有膽識，夠氣魄，刁蠻、倔強、死不認輸，我老人家就喜歡這樣的娃兒。」

恨天生滿腹疑雲的道：「老煙槍，鬧了半天你就是那個糟老頭武林王？」

老煙槍點頭道：「完全正確。」

恨天生道：「這個玩笑未免開得太大了，白白的損失一座門樓。」

老煙槍笑道：「値得，値得，犧牲一座樓弄清楚一個人的脾氣性格，還是挺合算的。」

虎妞道：「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燒一座破門樓算甚麼，老頭多的是金銀財寶，拔一根汗毛就可以蓋一座更好的。」

小流浪道：「老頭，老煙槍這三個字蠻順口的，從今以後咱們就改口好不好？」

老煙槍吸了一大口煙，邊吐邊說道：「好啊，老頭糟老頭，老煙槍，隨你們叫，只要好好練功，別壞了我的大事就成。」

虎妞瞄了恨天生一眼，道：「老煙槍，我們介紹的這個小子不錯吧，是否……」

老煙槍截口道：「眼前第一關已過，還有第二關。」

恨天生道：「第二關是甚麼？」

老煙槍道：「口試。」

「請問吧，在下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你叫恨天生？」

「是的。」

「百家姓中好像沒有這個姓吧？」

「是我自己取的，因爲心中充滿了恨。」

「今年多大？」

「十五。」

「你老子是誰？」

「黑煞神黑杜長。」

老煙槍的眼睛乍然一亮，聲音提高了許多：「黑肚腸，閻王李自成的老搭檔，七十二舵的總舵主？」

恨天生恨聲道：「是他，但是我不承認。」

「你娘呢？」

「唐雪蓮。」

「神指唐威的掌上明珠？」

「我們母子早已跟唐家斷絕關係。」

「既不要老子，也不要外公，這是怎麼回事？」

恨天生聞言只好將自己悲慘的身世，原原本本的說出來，最後咬牙切齒的道：「我好恨，恨唐老兒不仁不義，恨黑肚腸冷酷無情，將他們碎屍萬段，才可消我心頭之恨，也才對得起死去的娘，以及春香、秋月。」

老煙槍聽得津津有味，頻頻頷首稱讚：「好極了，好極了，我老人家就是想挑一個心中充滿仇恨的娃兒來調教。」

步出小亭，端詳一下恨天生的五官，再摸一摸他的骨格，繼道：「聰明才智，根骨悟性，俱屬一時之選，尤其殺孽深重，正是老夫需要的人選。」

恨天生道：「你老人家的意思是決定收我爲徒？」

老煙槍乾咳一聲，道：「你想得倒美，凡事皆須循序漸進，應先從預備徒弟做起。」

虎妞的小嘴一噘，道：「是嘛，任何事都有個先來後到，想升級還輪不到你，我是你的師姐，排名第一。」

小流浪接口道：「小心爬得太高太快，跌下來摔死人，我是你的師哥，排名第二。」

話是這樣說，態度頗爲友善，連聲恭喜不迭。

恨天生是個急性子，恨不能馬上就成爲武林高手，道：「師父……」

剛剛叫了一聲師父，便被老煙槍打斷了：「小子，你只是一個預備徒弟，還不夠資格叫老夫師父，而且我老人家也不喜歡人家這樣叫，還是叫我老頭或者老煙槍比較舒坦。」

恨天生當即改口道：「老煙槍，是不是馬上就可以開始傳授武功？」

武林王老頭道：「廢話，老夫一身是仇，滿身血債，同樣也急着想要找一個人去血洗武林。」

恨天生聞言精神大振，雀躍道：「既然如此，那咱們現在就開始吧。」

「小子，你三天沒睡，不睏？」

「人逢喜事精神爽，不睏，也不累。」

「不累就好，精神可嘉。」

「先學甚麼？」

「挨揍。」

「挨揍？」

「挨揍！」

* * *

眞是怪人怪事，老煙槍之言不假，教給恨天生的第一課果然是挨揍。

揍人的人是虎妞，還有小流浪，偶而老煙槍自己也會客串一下。

起先，恨天生心裡覺得很窩囊，以爲是老煙槍故意拿他尋開心，眞寃枉。但不久便發覺，此舉奧妙無窮，不單單是可以在挨揍的過程中，禁得起揍，挨得起打，鍛鍊出鋼鐵一般的體魄，更重要的是久而久之，學會了騰挪閃躲，變幻莫測的奇妙身法。

第二課是挨毒。

這也是老煙槍獨創的絕招之一，所謂挨毒，就是將整個人，全部浸泡在毒液之中，浸泡不足，還要加熱熬煉，藉以强化體魄，達到百毒不侵，甚至洗髓易筋的目的。

第三課是打坐。

也就是先從最根本的，內家練氣吐納之術做起，以期紮下最紮實的根基，以爲修練技擊之術預作準備。

三種課程，或則各自獨立，或則交互運用，由於老煙槍對他期望甚殷，希望恨天生能夠成爲一位內外兼修，出類拔萃，一等一的第一流高手，是以每一個環節的要求皆極爲嚴苛，未達盡善盡美之境，絕不休止，單是這些基礎功夫就花費了一年有餘。

有時被虎妞、小流浪揍得皮開肉綻，體無完膚。

有時被毒液煎熬的全身浮腫、潰爛，寸步難行。

有時體內血氣竄流，如萬馬奔騰，更是苦不堪言。

但是，汗沒有白流，血沒有白淌，揍也沒有白挨，一切都得到了應有的報償。

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任督二脈已通。

無懼蛇蠍，不畏巨毒，可謂百毒不侵。

最重要的是練出一身硬骨頭，强壯如牛，也練出一套詭異的身法，神奇飄忽，來去如風。（未完·二）